

王雲五 發行

公

羊

義

疏

(三)







國學基本叢書

公羊義疏

(三)

陳立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羊義疏四十一

文九年盡  
十一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据南季稱使〔疏〕

注据南季稱使○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

當喪未君也〔注〕時王新有三年喪〔疏〕

上八年八月天王崩故也

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注〕

据崩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疏〕

通義云有事於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

未稱王

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注〕俱繼體

其禮不得異〔疏〕

注俱繼至得異○白虎通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同瑁明為繼體君也曲禮疏云準左傳之義諸

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為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為元年正月即位也又云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稱子亦無文約

020046



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

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

〔注〕各信恩於其下。〔疏〕

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曲禮疏云：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又云：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

王崩，殯後未踰年，稱余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坊記云：未歿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沒猶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通義云：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即位，則王者有踰年即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按春秋書宋子衛子，是即諸侯稱子之證。○注各信恩於其下。○釋文：信音伸，繁露玉杯云：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之大義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二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疏〕

莊三十二年傳云：踰年稱公，故據以難之。繁露玉杯云：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相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通義云：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先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祀，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輿，三年之內，常若父存。○注故君至之心。○白



虎通爵篇云。父存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何。卽尊之漸也。又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與對。乃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推此以言。諸侯亦同。

### 不可曠年無君〔注〕故踰年稱公〔疏〕

注故踰年稱公。○白虎通爵篇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

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又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君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卽位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先君之薨。不論何月。踰年正月。皆卽位也。

###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涼

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疏〕

注孝子至稱子

○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不敢貪至尊也。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又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是三



年後然後稱爵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卽位，四月丁巳葬，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生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子張至三年。○論語憲問篇文校勘記云：鄂本涼作諒，釋文作涼，音亮，後漢書引彼注云：諒闇，凶廬也。詩疏引鄭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禮記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鷓之鶉。書稗傳考異曰：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按今論語作諒陰，今書無逸作亮陰，蓋涼、涼、亮、諒及闇與陰皆音義通。鄭注書伏生書傳皆作凶廬解，蓋今文說也。此作涼闇，所引當是魯論。古文宜作諒，或作亮。左疏引馬氏論語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孔注論語亦云：諒，信也。陰，默也。皆古論語說也。夫既云信默，又云不言，語義重複。諒闇者，惠士奇禮說引葛洪變除云：子爲父，三月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爲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檠於東墉下，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以短柱拄起此橫梁之著地者，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用泥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拄起梁，又立小障以避風，凶事轉輕。劉氏論語正義云：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倚廬不塗，既葬塗之。塗近於聖，釋名：聖，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聖室者，壘塹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塹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聖，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書大傳：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又云：喪禮不言者，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爲士民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則其餘不言可知。劉氏寶楠曰：冢宰聽治，其證有可考者。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為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若武王初崩，成王無論能親政與否，而諒闇之制正在不言，周公居冢宰禮宜攝政，流言奚自來哉？可謂允當不易之論。白虎通又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何以為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劉氏又云：邦治掌於冢宰，因喪攝政，凡事皆聽可知。白虎通止以財用為言於義隘矣。今本論語聽下有於字，與檀弓同，偽古文伊訓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亦無於字。此引書云者，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據喪服四制，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尚書成語，非翦截無逸篇文。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繫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尚書，然則亦非無佚語。高宗篇當是佚尚書，若然，孟子滕文公篇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者，其時三年之喪且久不行，安得尚有三年不言之禮？文公五月不命戒，已為近古，不得以三代盛時禮繩之也。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

非禮也。〔疏〕

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

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穀梁傳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注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然則是王者與

〔注〕據未稱王曰非也。〔疏〕

通義云：未稱王也。

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疏〕

通義云：問未稱王則曷為以王者無求之義責之？按當作一句讀。俞氏樾云：王者字不當疊。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義不可通。

曰：是子也。〔注〕雖名



為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疏〕

注雖名至之位。禮記中庸疏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俗本禮

記注有引此作子是者。誤。何意以雖三年內稱子。其實非但繼父位。即與王同。當守文王之法度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

而求。故譏之也。〔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疏〕

注引文至法度。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受命三年。然後稱王。乃斷虞芮之訟。後

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疏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注云。周文王以戊午。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入戊午。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引易乾鑿度云。入戊午。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是皆文王受命制法度事也。按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是子也。云云。彼疏。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隱元年傳亦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通義云。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



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國〔疏〕

注奔父至喪也○禮記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越境也或爲越疆白虎通喪服云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蓋謂娶於諸

侯者夫人奔喪君則視凡鄰君加厚鄰國之君本有會葬禮也雜記又云夫人至入自闔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皆如奔喪禮然注云女子子不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闔門側階謂旁階也他謂哭踊擗麻此謂婦人奔喪儀節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儼然諸侯矣然則奔喪禮與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之亦若諸侯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按鄭禮記注云夫人車服主國致禮皆如諸侯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注不言至聘也○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故奔喪不書○注故以至禮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夫人違禮而出會者皆不致唯此文書至故莊元年注云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致文見下○注書者至危重○舊疏云夫人奔喪禮既許之則是常事而書之者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卑於夫人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按今文春秋說諸侯夫人似無歸寧之道義具莊二十七年今奔喪大夫家故危重也○注言如至繫國○上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上四年經云逆婦姜于齊逆至共文但言于齊則知娶于大夫故不得言如齊正由其非大夫所有也此夫人奔喪不言如齊則文不可施君不行使于大夫故又不可言如某氏是以書如齊以見大夫繫國也且上經既從略以示娶于大夫此不嫌非大夫也上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蓋亦大夫繫國之義故亦書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 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疏〕

隱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此書葬故難之通義云據平惠定靈不書葬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丑月之二十五日

不及時

書〔疏〕

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葬匡王襄元年九月天王崩二年正月葬簡王昭二十二年四月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皆不及時也

過時書〔注〕重錄失時〔疏〕

桓

五年三月天王崩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過時書也○注重錄失時○舊疏云以天下共葬一人而不如禮故重錄之刺其失時也

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

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

〔疏〕

注謂使至會之○白虎通崩薨云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為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分為三部有始死奔喪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來京師

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者故此惡文公不自往也通義云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為用在於別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易下邳傅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贈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



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按。越紼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按白虎通崩薨篇又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必其時葬也。此據隱三年傳說。諸侯之禮最詳。故何氏彼注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於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云。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僂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崩爲魯主。此諸侯奔喪之證。何氏亦云。越紼奔喪。蓋有所受之矣。白虎通又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昭三十年傳。游吉日。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彼疏引鄭元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明以諸侯有奔喪之禮。故鄭駁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爲自違其傳也。書顧命記成王之喪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因奔喪而朝見新王也。禮記檀弓云。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證也。○注日者。至責內。○舊疏云。正以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屬不日故也。言襄王如禮者。卽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含且贈。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云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贈。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顯侯國之怠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按穀梁傳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注。不得備禮葬。又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明時皆不會葬。故天子之葬。不得備禮。此有往者。書以張義。責魯因以責諸侯。春秋內魯故注。但言責內也。楊疏云。傳稱不志葬者。據治平之日。正法言之也。是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疏〕

通義云。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冲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

注出

獨至子辭。○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夫人出因奔喪。得禮。故與臣子辭。書致也。○注月者。至至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夫人當與君同。此月。故解之。舊疏云。獨行無制。恐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注。其日何難也。與公有約。然後入。彼始至書日。故解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疏〕

通義云。殺稱及者。相累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左疏引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按左傳所載。皆

作亂當誅。書及皆累者。蓋同罪之辭。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注〕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嘗

癸酉九月無癸酉十月朔日也。或時歷官誤置閏。而此年閏在九月前。則癸酉即九月朔日矣。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左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為異也。

○注動者至人也。○注申傳義。以有動之者而地動。即周語所云也。通義云。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伏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

何以書記異也。〔注〕天動

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是時魯文公受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

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疏〕

注天動至常也。○易繫辭傳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韓云。

剛動而柔止也。疏。天陽為動。地陰為靜。各有常度。故乾之彖曰。乾道變化。坤之卦辭曰。安貞吉也。亦動靜義也。○注地動至陽行。○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劭漢書注云。失其所。失其道也。填陰為陰所填。不得升也。漢書五行志云。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邱陵涌水出。蓋凡震皆陰行陽事也。故穀梁傳曰。震動也。地



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注引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明陰不宜盛而動也。○注是時至同也。○穀梁疏引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為陽行，專政之所致，即此注受制公子遂也。齊晉失道，蓋謂齊商人晉趙盾弑君事，四方叛德，蓋如宋弑君杵臼、莒弑君庶其、齊又弑商人，楚爭中國之屬，北斗之變，見下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所感同者，彼注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弑其君而立之應也。五行志云：文公九年癸酉地震，劉向以為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歿，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子彊盛者將動為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注不傳至可知。○舊疏云：僖十四年沙鹿崩，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今此地震為內錄之內，為新王天下明矣，故言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通義云：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按孔說是也。外震不書，尊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假以張義，震不言何在，止統言地震，故亦得為四方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疏〕

釋文：椒一本作萩。按秋聲，萩聲，古音同部。穀梁傳作萩。漢書古今人表：楚湫舉師，古曰：即椒舉也。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入文公所聞世。見升

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疏〕穀

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襄之也。通義云：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始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醇，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於中國也。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自見。○注入



文至狄也。○校勘記出見升平法云。諸本同。解云。言見治升平者。升進也。見下當有治字。釋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入文公所聞世者。舊疏引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此所聞之世是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爲升平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下語亦斥所聞世言也。彼注云。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尙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謂莊王。此爲修禮接內。故亦不得見殊也。○注屈完至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伯德成王事也。又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此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蓋彼在所傳聞世。不合見大夫。書之者。以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彼皆別有主書。故唯此爲始。與內接得其正也。○注聘而至大國。○舊疏云。等是夷狄。而舒越之屬。皆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据屈完氏。〔疏〕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据屈完氏。〔疏〕  
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見法矣。

是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貴之。嫌夷狄質薄。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疏〕

校勘記云。浦鏗云。壹誤一。按唐石經諸本皆作一。○注許與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聶許釋文引李注。許與也。又徐無鬼云。夫神者不自許也。釋文引司馬注。許與也。說文言部。許聽也。引申之爲與。隱二年左傳注引許作禦。注氏中經義知新記云。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尙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卽此義也。按作禦不可通。當仍何注意作與。解爲是。彼疏云。制禦戎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卽使足也。亦強爲之解。○注足其至以漸。○校勘記出貴之云。鄂本貴作責。此誤。言若卽足之與以氏。則醇同中國。當以中國禮義責之矣。卒讀如猝恐夷狄質薄。不得猝然備責也。故以漸進之。通義云。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是也。繁露觀德云。吳楚國先聘我。



者見賢謂此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稱子也二傳皆有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之語彼以賢而不字張義此以名而不氏張義意同而取義微異

###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疏〕

左傳作隧誤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隧作襚石經此處闕釋文亦作襚云衣被曰襚說文作稅云贈終者衣被曰稅以此襚為衣死人衣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疏〕

上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彼譏其一人兼二事此譏其一人襚二人也與隱元年譏宰咺兼之同義○注禮王至尊卑○一本有主作王者誤依宋本閩本正左疏引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為禮非也鄭箴之曰若以為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劉氏評云襚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足為難也又上五年穀梁傳注引廢疾云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來言鄭釋之曰秦自敗于殽與晉為仇兵無休息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劉氏難曰四年夫人風氏薨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贖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則此書來兼譏不及事矣

### 曷為不言

及成風〔注〕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

### 〔疏〕

注據及至文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如齊亦不言及者彼為外夫人故也○注連成至僖公○傳若但問曷為不言及嫌欲上成風使及僖公故連及成風問知直問成風尊僖公卑體當絕

也通義云穀梁以為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為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今僖若在何以稱之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



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疏〕

注不可至尊也○通義云僖公成風兩言之者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

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言豈可以一端盡之哉○注母尊至繫子○漢書杜鄴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女雖貴猶為其國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册府元龜引梁何佟之議云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釋名釋長幼云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禮記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成風序在下也通義云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為僖公先薨禭辭亦先致之故耳則是春秋但順當時致辭序耳無義例矣孔氏故與何氏立異忘其違經義也

###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二月辛卯臧孫辰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辛卯月之二十一日隱元年注所聞世無罪者目錄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昧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

狄之〔疏〕

注謂之至狄之○毛本脫猶字僖三十三年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義與此同通義云復稱國者秦晉構怨起於襲鄭秦為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但即殺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

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為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爵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按令狐戰先昧奔秦皆見上七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疏〕

杜云宜申子西也。左疏載釋例云宜申不書氏賈氏以為漏與得臣不書族同蓋夷楚故略其大夫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疏〕

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為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然則至七月不

雨猶不為旱矣。然雖不必成災歷三時不雨亦足為異。故書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注公子至所招○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翟有炕

陽之應。

及蘇子盟于女栗〔疏〕

杜云女栗地名闕通義云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郝氏懿行說略云孰及之蓋大夫也。大夫盟王臣翟泉已然矣何以

知非沒公也。公不與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也。何諱焉。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杜云蘇子周卿士。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孔傳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是蘇忿生封于蘇其所都之地名溫。故僖十年左傳狄滅溫蘇子奔衛也。蓋王復之為卿或別封他邑。此蘇子其後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疏〕

左傳作厥貉。杜云厥貉地名闕。古厥屈同部假借字。漢書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即闕黨童子。



也。闕屈亦同部。通義云：莊侍郎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圉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焉。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尙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樓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侯者，所謂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衛州吁弑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弑他篡之難作，魯鞏會之卒之，弑隱者鞏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蔡於彼經曰：衛州吁弑其君完，鞏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弑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弑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又至於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則知黨弑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乘火，寧可不慎。按莊侍郎語，見春秋正辭。莊孔二氏說，可謂得春秋微言矣。○注魯恐至弱也。○按如左傳，則宋鄭陳蔡皆附屬楚，與魯相近，故恐也。

#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圉〔疏〕

釋文：說文作圉，字林曰：萬反。二傳作麇，讀書叢錄云：說文：麇，从鹿，困省聲。籀文不省，作麇。傳寫者省鹿作困，通作圉。昭元年：楚子卷卒。釋文：左氏作麇。卷又圉字之省。校

勘記云：按玉篇：圉，懼免切，牢也。圉，巨萬切，邑名。廣韻二十五韻作圉，邑名。白萬切，誤也。此當從說文作圉。今說文：圉，養畜之閑也。無圉字。依陸氏，則說文字林皆有圉字。玉篇本之爲邑名正字。何本公羊作牢，圉字通借也。葉本作曰萬反，盧本從之，不知曰乃誤字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麇亦作麇。注不釋其地所在。按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麇在當陽。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爲麇國地。按傳：楚子伐麇，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爲麇之國都。則麇遂滅矣。防渚爲今鄖陽府房縣。杜佑曰：房陵，卽春秋時麇國地。所謂防渚者也。秦始皇徙趙王遷于房陵，卽此。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達攻下房陵，又使劉封、糜竺乘河水，會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據房陵，降魏。蓋隴蜀咽喉，蜀魏



所必爭也。又云十六年楚伐庸，欒人率百濮聚于選，則欒猶存。蓋庸在上庸，為今竹山縣。欒有錫穴及防渚，為今之鄖縣房縣，俱屬鄖陽府，為接壤庸滅而欒亦不復存矣。今與陝西四川接界，按廣韻二十阮，圈又姓。後漢末圈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圈氏本氏其國，然則古有圈國，其即楚子所伐者也。

###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疏〕

史記注引服虔曰：叔仲惠伯，通義云：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按左傳作叔仲

彭生，釋文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按禮記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生，皮為叔仲氏，蓋謂叔孫氏之仲也。石經宋本左傳亦無仲字。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也。左傳匡或作筐，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即襄三十年傳：會卻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水經注陰溝水篇：谷水首受渙水于襄邑東，東經承匡城。春秋書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圈稱云：襄邑本襄陵承筐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包氏慎言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與食，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朔甲子，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此所言據夏正也。于周為三月。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是年，周天正朔亦為乙丑月小，殷地正朔甲午月大。

### 秋曹伯來朝

###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甲午，月之四日。杜云：鹹，魯地。大事表云：續漢志：濮陽縣春秋時有鹹城，濮水之北，當在今曹州府曹縣境。齊氏

召南云：杜顯言魯地，以異於僖十三年齊桓會諸侯之鹹也。續漢志：東郡濮陽縣有鹹城，或曰古鹹國，與僖十二年同一鹹，非別地。

狄者何？〔注〕以日嫌夷狄不能偏戰，故問也。〔疏〕

注以日至問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夷狄能偏戰，今而書日，故執不知問。通義云：以所聞之世，敗

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按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傳聞世也，亦不月，何氏無此例，但從略爾。

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

注蓋長百尺。○舊疏云：何氏蓋取關中記云：秦始皇

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為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為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強合。按穀梁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范云：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兵車之軾高三尺二寸，是其所說長短不同。彼疏引春秋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為君，蓋何氏所本。杜注左傳云：蓋長三丈，彼疏引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是左氏所說長短亦不同也。左傳謂即鄭瞞。說文：鄒，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兼取內外傳為說。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故杜氏以為三



丈蓋亦以意言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索隱云：釐音僖。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則長狄其黃帝後與魯語以汪芒氏之君為漆姓者，古漆釐同部，得段借也。方輿紀要：鄆，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城，古狄邑，即長狄所居。韋注國語封囑二山在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為長翟也。說文以此篆厠涿郡北地之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矣。兄弟二

人〔注〕言相類如兄弟〔疏〕

注言相至兄弟。○穀梁傳亦云：弟兄三人，佚宕中國。注：佚，更也。明非同時兄弟，故言相類。故左傳敘鄆，曠伐齊，在齊襄二年。晉獲焚如，在滅潞三年也。舊疏云：別之三國，

不相援助，是以知其非親兄弟者，非也。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注〕不書者，外異也。〔疏〕漢書劉向傳：上封事述春秋災

異云：長狄入三國，師古曰：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按左傳又有宋獲緣斯，衛獲簡如，小顏止述齊魯晉用公羊義也。○注不書至異也。○春秋有為天下記異者，僖十四年沙鹿崩之屬是也。有為王者之後記異者，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之屬

是也。外各國異皆不書，詳內略。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疏〕左傳云：齊襄公之二年，鄆曠伐齊，齊王其外之義也。故之齊之晉皆不書。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注：榮如，焚如之弟。其

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注〕經言敗，殺不明，故復云爾。〔疏〕左傳云：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搆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

命宣伯。杜云：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注經言至云爾。○下方欲明殺一人言敗之義，故此傳逆詳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疏〕左傳：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事在宣十五年。

於晉為景公六年，據左傳，榮如為焚如之弟，榮如死於魯桓十六年，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既長且壽，可謂異極。故何氏以為相類如兄弟也。穀梁亦云：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注〕據敗者



內戰文非殺一人也〔疏〕

注据敗至人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內魯爲王王於諸侯無敵之義但當言戰戰則是內敗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今敵其一人而言敗狄于鹹作內戰之經故難之

大

之也〔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

言敗〔疏〕

注長狄至言敗○舊疏云正以各之一國故也雖非兄弟若不爲君羣行亦得即長人十二見於臨洮是也按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注言其力足以敵衆又云瓦石

不能害注肌膚堅強瓦石打適不能虧損故云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也

其日何〔注〕据日而言敗與公子友敗莒師于犁同非殺

一人文〔疏〕

注据日至人文○校勘記云鄂本無于犁非也按釋文出于犁二字即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獲莒棼是也彼傳云季子待之以偏戰故彼亦日也然則公子友與莒棼戰亦二人相敵蓋用穀

梁屏左右而相搏事故云同非殺一人文也

大之也〔注〕如結日大戰〔疏〕

注如結日大戰○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僖元年注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

繫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也

其地何大之也〔注〕如大戰故地〔疏〕

注如大戰故地○如戰于城濮戰于邲之屬也隱元年傳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

地其所期處重期也故此亦書地爲信辭以大之通義云使如結日地期大戰是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魯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

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二國皆欲爲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



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

通義云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

大荒之東徑阻篋絕忽爾佚宕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左傳疏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禺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綿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按唯其如此故謂之異穀梁亦備詳其異仲遠之疑殊可不必○注魯成至狄行○舊疏云正以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意封于魯晉文齊桓皆率諸侯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爾然若如左傳則齊事在桓前也蓋何氏所據不與左傳同校勘記出輔佐云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改輔助非也羽翮猶羽翼謂輔佐也說文羽部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从羽高聲繫傳按史晉舡人曰鳥所恃者六翮也是也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古多段羽翼喻輔臣也穀梁疏引考異郵云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弑之禍近下人代上之疴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屬羸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代上之疴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虛取義大同論衡異虛云如謂舍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故此亦記其三以志異○注故自至四十○舊疏云春秋之經自宣成以下訖於哀十四年止弑君二十七亡國二十四知此注誤宜云弑君二十也八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春秋說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又云其弑君二十卽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獮四年歸生弑其君夷十年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爲



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闞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弑其君虔。棄疾殺比。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十三年，吳殺胡子髡。沈子楹。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四年，蔡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六年，陳乞弑其君舍之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蕭。十五年，晉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滅萊。十年，遂滅偃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賁渾氏。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二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五年，楚滅胡。哀八年，宋滅曹之屬是也。按何氏雖言宣成以往，不必定至宣世始應此異。如齊宋莒魯皆在應內。春秋雖止於哀十四年春，而陳恆弑君，亦應在內。天人之應同也。下十六年之楚滅庸，亦應入數。舊疏未免太泥。又舊疏所數吳子謁弑于巢，楚子虔殺蔡侯，吳殺胡子髡，沈子楹，皆為外所殺，亦不列諸臣弑君之科。成十八年，晉弑君州蒲，又鄭伯髡原卒于操，亦弑。見襄七年。何皆不數。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為弑。公羊雖無傳，然何氏於公子比出奔晉，下注云：避內難，則與左亦同。其滅國數胡子髡、沈子楹，尤誤。彼經滅者，君死於位之稱，非國被滅，亦不合。其吳滅楚，當列入春秋後。如楚滅陳、越滅吳，皆去獲麟不遠，亦宜數也。







公羊義疏四十二

文十二年  
盡十三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疏〕

通義云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鍾邲邲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為說非何氏義果如左氏所記則太子不得守國當絕

又據地奔魯魯當坐受邑盛伯當坐竊邑也何以經無貶文

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注〕與郟子同義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

歸尤當加意厚遇之〔疏〕

注與郟子同義○僖二十年云郟子來朝是也彼傳云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彼注云郟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穀鄧也書者喜內見歸則

此書來奔皆與郟子同當亦為喜內見歸也繁露觀德云盛伯郟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為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邲霍云云文之昭也盛即邲也通義云兄弟辭者為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是也彼又云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衛侯衍出奔齊是也此不獨與何異且與傳違傳明云失地之君而以衛侯衍為比可謂擬不於倫矣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注不據為難何以不名者以郟子注已明故此不復言從省也○注月者至遇之○校勘記出尤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尤誤猶前為魯所滅者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是也言盛為魯齊所共滅今又來奔尤當厚遇故書月見其與穀伯鄧侯郟子皆書時異也按齊魯共伐盛盛降于齊



則盛為齊所滅。蓋時猶如紀季屬為附庸。今復見滅來奔。故書爵也。杜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彼以盛伯為太子。故如此釋。與此注加意厚遇之義。似同而不同也。

###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注〕卒者許嫁。〔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子。月之十二日。○注卒者許嫁。○舊疏云。舊本皆無此注。且理亦不須。疑衍字。按無者是也。何氏於經有傳

者。皆不注經。且傳明云許嫁矣。注豈非贅設。故傳九年伯姬卒亦無注也。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疏〕

以叔姬無所繫。又書卒。故知許嫁也。與僖九年伯姬卒傳同。詳見彼。穀梁傳曰。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顧氏棟高子叔姬卒論云。左氏謂叔姬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遂以此叔姬為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伯姬來歸。八年杞伯姬卒。為杞之所請繼續為昏者。揆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土庶人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姊二人。前後俱為杞所棄。杞何強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為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為是。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為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昏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



風馬牛者。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敵。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於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皆有所為。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為得乎。按顧說是也。既出則非諸侯夫人。當入諸侯絕期內。無為為之服。宣十六年。郊伯姬來歸。不見其卒是也。

其稱子何。〔注〕据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疏〕

注据伯至稱子。○即僖九

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也。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

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

注不稱至別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注。同母姊妹。通義云。謹按。殷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二而

皆為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為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按。殷道親親。故母弟母妹皆特異。春秋從殷質故也。○注

禮。男至之手。○下男子。毛本子誤人。既夕記。喪大記。皆有此文。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為其相襲。既夕記注云。備襲。即遠別之義。喪大記絕作死。

夏。楚人圍巢。〔疏〕

杜云。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大事表云。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古巢城。為巢國地。水經注。沔水篇。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

朝。春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 秦伯使遂來聘〔疏〕

左氏穀梁遂作術古遂術同部字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又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故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管子度地篇故百家

為里二十為術術音遂也毛詩疏引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詩或言說說者說其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秦伯使遂來聘正用公羊傳文師古曰即左氏所謂西乞術也通義云即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舊疏云左穀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按舊疏非是遂正字術借字古名字相配秦西術字乞見僖三十三年左傳乞讀為乞乞終也竟也逸周書太子晉篇孔注遂終也廣雅遂竟也是遂與乞義乃相比舊疏何反以遂為誤也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疏〕

荀子大略云春秋賢繆公與公羊義同

何賢乎

繆公〔注〕据聘不足與大夫荆人來聘是也〔疏〕

注据聘至是也○見莊二十三年彼傳云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

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蓋其不遠稱大夫亦是不壹而足之義

以為能變也〔疏〕

荀子大略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繆公以為能變也史記秦

本紀繆公益厚視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鄙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曰嗟士卒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偃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据左傳則此事在文三年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則作在敗殺以後按以左氏事證之似當作於三帥還歸嚮師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言不用百里等之諫故有黃髮良士之思截截諷言



之悔也。其實敗殺而後。二年戰彭衙。三年伐晉。七年戰令狐。十年伐晉。曷嘗真能悔過。聖人因其有悔過之心。一載之書。一賢於春秋。無非假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採世之心也。通義云。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禮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按下十八年。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則何氏不以此爲康公事。孔氏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牽涉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

### 其爲能變奈何。

## 惟譏譏善。靖言〔注〕。譏譏。淺薄之貌。靖。猶撰也。〔疏〕

此下皆秦誓語。引以證繆公能變之事。○注。譏。譏。淺薄之貌。○惠氏棟公羊古義云。此述秦誓

之辭。而字多異。然反覆按之。與尙書無大抵牾。蓋今古文之殊耳。說文引書曰。淺淺巧言。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譏譏之言。任乞之勇。王逸楚辭章句引書云。譏譏靖言。靖與靖同。釋文。尙書作截截。淺薄貌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按。譏。淺同韻。截亦同部。得通。書釋文引馬注。辭語截削省要也。與淺薄亦近。惟此以貌言。諸家或就辭言耳。說文言部。譏。善言也。段氏注云。古文秦誓。截善善調言。調字下引之。今文秦誓。淺淺。戈部。淺字下引之。釋云。巧言也。公羊傳。劉向九歎。李尋傳。皆作譏譏。王逸注楚辭。引尙書。作譏譏。靖言。皆今文尙書也。諸家作譏譏。許作淺者。同一今文。而有異本。如同一古文。而馬作偏。許作調。不同也。按。許以譏爲善言。或別一義。不必牽以說書與此傳。○注。靖。猶撰也。○釋文。靖。本或作調。皮勉反。又必淺反。本作撰。七全反。又仕勉反。公羊問答云。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撰。讀曰詮。詮云。言善也。祭統。論撰。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撰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撰。又作撰。卽其證。讀書叢錄云。靖古通作靖字。爾雅釋詁。靖。治也。治與撰義相近。尙書秦誓。惟截截善調言。說文。調。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調言。又引周書。淺淺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本或作調。是後人依尙書改之。段氏譏字下注云。淺下既引淺矣。而譏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王逸所據譏譏靖言之本也。善言釋靖言何。曰。靖猶撰也。撰同撰。撰言善言也。廣雅釋訓。譏。善也。賈逵外傳注。譏。巧言也。韋昭注。巧辨之言。然則此善言者。謂善爲言辭者。不同話下之善言也。按。靖。靖同部字。撰。撰皆从異得聲。與扁亦同部。古耕青間。有與眞臻等部通假者。故嘗作調。此作靖。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憑空結撰。易以



動人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言者無不淺薄故以譏諷狀其貌

俾君子易怠〔注〕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疏〕

注俾使也〇詩

邶風綠衣云俾無訖兮俾使也又日月云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說文人部俾益也一曰俾門侍人故引申之為使義〇注易怠猶輕惰也〇九經古義云書怠作辭籀文辭作僻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此以輕詁易以惰詁

怠也襄四年左傳貴貨易土注易猶輕也晉語注同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又祭義云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怠猶慢易也故檀弓云吉事雖止不怠少儀怠則張而相之注並云怠惰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易讀如素問解休之休舊

疏云言使此君子易為輕惰非是何意謂譏諷諍言之人能使君子輕惰也秦繆一聞杞子之言即輕師遠襲是其故也輕惰釋文作輕惰

而況乎我多有之〔疏〕

書況作皇公羊古義云依字當作兄

兄滋也無逸云無皇曰又曰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無逸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兮召曼職兄斯引義皆作況通義云書云我皇多有之此以況訓皇穆天子黃竹之詩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甫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

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熹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況之為兄古文也皇之言況古訓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書大傳皇於折獄乎此段皇為矧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此段況為皇暇字也皇與況互相假借

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訓大非按段說非是此言而況乎我多有之即以況為矧況字謂此譏諷諍言之人實足使君子輕惰矧況我多有之我對君子也君子尚為所惑而況乎我多有之者謂杞子逢孫也樊毅碑況作兄管子

書皆以兄為況漢尹翁歸字子兄注兄讀為況故況兄皇皆通唐石經況字缺

惟一介斷斷焉〔疏〕

九經古義云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夷聲近猗故尚書作猗說文斤部斷斷截也从斤斷古文絕又

曰詔古文斷从卓卓古文裏字周書曰詔詔猗無他技猗大學作兮兮焉猗皆語辭按斷从裏故何氏以專一釋斷斷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無他技〔注〕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



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

釋文他作佗。技，古義云：技與伎同，尙書或作技。○注一介猶一槩。○釋文一介，古拜反，尙書音古貨。

反則陸氏所見尙書作一个，與大學同。校勘記引惠棟云：古無个字，作一介爲是。漢書孔光傳：「援納斷斷之介。」注：介，謂一介之人。正用周書語。介，槩，疊韻爲訓。按禮記釋文：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昭四年左傳：「使真饋于个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作真饋于介而退。」御覽引周書明堂位：「左爲左介，右爲右介，卽月令之左个右个也。」左傳稱一介行李，是偏副之義。杜注：昭四年云：「个，東西廂亦偏室之義也。」蓋古以一個作一枚解者，止作箇。何訓一槩，亦不作一个解。馬書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何當與同。」○注斷斷猶專一也。○禮記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也。後漢書卓茂傳：斷斷專一也。漢書孔光傳：斷斷專一之貌，並與何同。專一卽鄭氏之誠一也。史記魯世家云：斷斷如也。索隱：斷斷是專一之義。廣雅釋訓：斷，誠也。○注他技至端也。○釋文奇，其宜反。本又作琦。同。鬼谷子捭闔篇：「校其技巧短長。」注：技巧，謂百工之役。禮記大學：「無他技。」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莊子在宥云：「是相于技也。」注：技，不端也。不端，卽異端也。秦誓釋文：「技，本又作伎。」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回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諸子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皇侃論語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與聖經大道異者也。按：何以異端連奇巧言，則不必如皇說。猶孟子言小有才者爾，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孔氏廣森經學后言云：「邢疏異端諸子百家之言，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按：孔氏此解，尤與何氏說斷斷爲專一者相發明。○注孔子至也已。○見論語爲政篇。何氏集解：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意亦指楊墨等說。後漢書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古文家無師傅爲異端也，皆與何氏異。

其



心休休〔注〕休休美大貌〔疏〕

注休休美大貌○爾雅釋詁云休美也易大有順天休命文選注引鄭注休美也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又書疏引王肅云休休好善之貌

能有

容〔注〕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疏〕

公羊古義云尚書曰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而讀為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仰也仰當作如如其意也按能猶而詩衛風芻蕘能

不我知謂而不我知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是能與而同而猶如也易明夷傳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小雅都人士云垂帶而厲箋云而厲如擊厲也是輾轉相通尚書禮記之如有容即此之能有容也○注能含至之言○此為繆

公悔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為容逆耳之言孔傳謂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雖通而義未切

是難也〔注〕是難行也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

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

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疏〕

注是行也○言休休有容不易行也此穆公能悔而悟方知其難○注秦

繆至西戎○史記秦本紀云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是其悔過霸西戎事也新序五云故誓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說苑尊賢云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父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譏諫之言任乞乞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息夫躬傳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子之言自敗其師悔過自責疾



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後遂以霸。○注故因至大夫。○所謂因其可與而與之也。按秦見春秋。始僖十五年戰于韓。書爵。見偏戰。獲人君。當坐絕中國也。而未能用周禮。擯之不足。責之數。再稱秦師。於僖二十八年。爲其從伯者。攘楚。書師以錄功。嗣殺至上十年。皆狄之齊秦。上九年來歸。穢。始與魯爲禮。又兼之非禮。故於此年來聘。修好。尊王。無可議譏。故特書伯。善而與之也。○注子貢至謂也。○見論語子張篇。

### 冬十有一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午。月之六日。杜云。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大事表云。今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

坂故城。又云。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卽蒲坂也。今蒲坂故城在永濟東南。又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爲界。晉強。遂跨河西。而滅西虢。兼舊鄭。以汾澮爲河東。故以華陰爲河西。自夷吾請割河外列城外。東盡虢略。河外。卽河之西。虢略。故虢國地。卽今閿鄉靈寶。在河之東。背約不與戰。韓見獲。僖十五年十一月。秦歸晉侯。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晉太子圍爲質于秦。秦復歸河東。而河西五城。終爲秦有。自是秦地東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判然兩戒矣。方輿紀要。河西經同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經雷首山西。乃折而東。其地謂之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見史記注。續漢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陰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 此偏戰也。何以言師敗績。敵也。〔疏〕

與上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同。注云。俱無勝負。通義云。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爲主也。不言及者。

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甯居。將於是總校其功罪。以晉及秦。則觸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觸與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



害重也。問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此見繁露竹林篇。

曷為

以水地。〔注〕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近所在也。据戰于泓不言曲。〔疏〕注据戰至言曲。〇見僖二十二年。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据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

與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注

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疏云：此注以疏為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何本同。何本作疏，不作流也。又云：按此是流字，鄂本唐石經作疏，乃譌字耳。邢昺所據已譌。按校勘語是也。注疏均不為疏字為解，知當是流，謂河至此而曲流也。公羊問答云：河千里而一曲，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昆侖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河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流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八曲也。北至泒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按爾雅釋水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漢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然陽曲去河曲遠，當如杜以為在蒲坂縣南者是。〇注河曲至曲也。〇校勘記出曲流云：國監、毛本同，鄂本流作疏。按作疏者誤。通義云：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詞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



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遭離之嘻。二國之罪均矣。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鬪。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俞氏懋云。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曷爲以水地之間。蓋謂河曲疏闊。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間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據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流作疏。當據以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所惑耳。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注〕書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邑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

厲衆。然後敢城之。言及者。別君邑臣邑也。〔疏〕

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爾。按。運。鄆。皆從軍聲通。此作運者。假借字也。杜云。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卽鄆也。彼

釋文云。本又作鄆。音同。廣韻二十三問。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禹貢兗州之域。卽魯之附庸須句國也。秦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國。武帝爲大河郡。隋爲鄆州。按。魯有東西鄆。在東平州者。西鄆也。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逕鄆城縣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卽此城也。按。成四年。城運。昭二十六年。公至自會。居于運。二十五年。齊侯取運。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運元。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又運潰。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圍運。十年。齊人歸運田。皆是。此年所城爲東運。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邑。故鄆邑。左氏傳。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邑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郡邑篇。沂水縣。本莒魯所爭之鄆邑。十三州記曰。魯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在此。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治東北四十里。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員亭。地理志。東莞下云。術水南至下邳。



入泗。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也。齊氏召南云：魯地名鄆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與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團城是。成四年所城鄆，以備晉及昭公所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城，按此及成九年楚人入連，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運，皆在沂水者，蓋是時屬魯，故季孫城之，不知何年入于莒，直至昭元年取之，復屬魯也。地理志琅邪郡諸下云：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鄆亭城在沂水縣東北四十里。○注書帥至城之。○校勘記出書帥師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書帥至城之。此本及閩本書誤帥，今訂正。監毛本改言帥師者，非。舊疏云：如此注者，正見隱七年城中丘之屬，皆不言帥師故也。按臣下不可使者，即上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傳云：不至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蓋臣下不可使，微弱特甚，故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也。或此為莒魯所爭，因畏莒，故不敢徒行與。○注言及至邑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又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公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是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為晉文諱也。晉文雖霸，疆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

有餘，故復盈為諱。〔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午，月之二日。○注不書至為諱。○校勘記出會人孤云：鄂本會字上有疆字。此脫。按僖二十八年注云：陳有大喪，而疆會其孤，有疆字是也。舊疏云：盈者相接足之辭。

晉文於僖二十八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款，夏六月卒，至冬未葬，而晉文會諸侯于溫，經有陳子，是強會人孤，令失子行，亦是文公恥之，是以春秋遂卒竟不書款葬，深為晉文諱也。今若款子朔書葬，則文公之惡還見，是以此處須去朔葬，使若陳國之君例。



不書葬然。故言盈爲晉文諱。按文公恥之者。彼注云。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疆會其孤。故深爲恥之。是也。通義云。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 邾婁子籛條卒〔疏〕

左氏作籛條。按說文艸部。籛。籛也。又蔭黃蔭職也。是二物。竹部。籛。籛條。粗竹席也。條。籛條也。籛條作一物解。知邾婁子名當作籛條。桓六年左傳所云。取於物爲假。是也。通義云。邾婁文公也。前

用鄆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

###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疏〕

校勘記出至秋七月云。唐石經。鄂本皆作至于秋。此脫。○注公子遂所致。○五行志中之上。十三年。自正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邾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顛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按。施不由上出。及君弱。諸義皆同。惟何氏專以爲公子遂之應爾。

### 世室屋壞〔疏〕

左氏穀梁作大室。公羊古義云。世室。二傳作大室。賈逵服虔等。皆以爲太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中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

之廟室。洛誥。王入大室。裸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宜專屬伯禽。棟按。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衛太叔儀爲世叔儀。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世與大同義。世室猶大室也。原注。樊殺復華。下民租田口



算碑云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又樊毅修華岳廟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按禮記曲禮下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為大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今本穀梁亦同左氏作大至猶世室也或劉子政等所據穀梁作世室與范本不同耳然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疑穀梁傳作世室猶世室也故范以世世有其室解之謂經之世室猶言世世室也壞者說文土部壞敗也籀文作敷又支部敷毀也是壞敷義同釋文引字林云壞自敗也敷毀反則漢以後強生分別也此云世室屋壞即自敗之壞史記秦本紀墮壞城郭則人壞之壞也皆作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疏〕

杜以為大廟之室以左傳不別此為何公之廟故以為大廟不知古世與大通左氏之大

室即公羊之世室也彼疏引賈服等皆以為大廟之室者非穀梁傳曰猶世室也下即曰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是亦以此為伯禽之廟按以五行志所引穀梁考之似伯禽曰大室語亦當作世室○注魯公至伯禽○魯世家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明堂位魯公伯禽也

周公稱太廟〔疏〕

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注引此傳文按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論語八佾云子入大廟皆周公廟也

魯

公稱世室〔疏〕

舊疏云即此經是也通義云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為太祖而伯禽為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為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孔疏引明堂位云魯公之廟

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諡按魯雖有二世室武世室係魯之僭禮蓋世室本伯禽廟本稱後有武公其子孫因即留與伯禽世室對舉魯人誇張以象文武二祧不可為典要也且明堂位

亦多 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疏〕

舊疏云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穀梁傳亦云羣公曰宮注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



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注少差至周公。○校勘記出上尊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上作尙。按尙上通。舊疏云廟者尊卑達名。鬼神所居之稱。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

此魯公之廟也。曷為

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疏〕

禮記明堂位注

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按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天子之禮。然則周公太廟疑仿周人明堂之制。魯公世室仿夏世室之制。歟。明堂位多首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如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之屬。則彼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指周文武廟而言。言魯之魯公廟武公廟。即周之文世室武世室爾。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與世室同。故文武廟亦稱世室。世世不毀。故亦曰祧。此傳云世室猶世室也。言此之世室猶周之世室也。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武廟則稱武宮。見成六年。並無世室稱也。○注魯公至毀也。○魯世家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又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是魯公為魯始封君也。按魯有周公廟。伯禽廟世世不毀。又有文王廟。姜嫄廟。所謂特廟也。并四親廟而八。禘祫時或不及特廟。尊不就卑與。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注〕據魯公始封也。〔疏〕

此難不以魯公為太廟之故。又周公未嘗就封。何以稱太廟。

封魯公以為周公也。〔注〕為周公故語在下。〔疏〕

正以周公為始封祖故僖廿四

年富辰數魯衛等同為文昭。知以周公為正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注〕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尙書曰。用

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疏〕

校勘記出魯拜其後云。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此脫。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有。○注始受至



廟也。○書洛誥云：戊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魂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威格，王入太室禲，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又云：太室，清廟。毛詩大雅序：清廟，祀文王也。是始受封于文王廟也。故禮記祭統亦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是也。漢書王莽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魯頌王曰：叔父五句，蓋其誥辭也。知者，左傳定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與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同。今惟康誥存，則伯禽與唐誥皆必是當時篇名。猶君牙伯冏之類，或爲伯禽之誥也。當卽史魂所祝之冊。祭統又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一獻，一醑尸也。此諸侯命其臣之禮。王命諸侯禮亦宜然。周封魯公，則在烝祭新邑之時，特加文武各騂牛一尊，周公也。故孔傳云：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按所告當在明堂，無親至文武廟事。故言太宣禲，太室卽明堂之中央太室，亦曰太廟。因其制同而大享帝，以文武配在此故也。詩疏引鄭志答張逸，引洛誥王入太室禲一條，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故明堂位一曰文王廟，大戴禮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蓋宗祀文王于明堂，故得統稱焉。故詩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事也。亦謂之文祖。洛誥乃單文祖德。詩疏引鄭注云：乃盡明堂之德，是也。○注尙書至是也。○書甘誓文，按彼謂遷主，天子親征，載以行者，有功則賞之主前，與此微異。引之者，證以賞必皆于祖前也。故祭統載孔悝鼎銘亦曰：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云云也。諸侯命大夫於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復行一獻命之。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償。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蓋錫茅，胙土，非比尋常爵賞卿大夫以下也。○注父子至公也。○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也。通義云：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言命魯公以爲周公之後。

曰：生以養周公〔注〕生以魯國供養周公〔疏〕

周禮太宰云：五曰生以馭其福。注：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者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



生以養周公是也。○注生以至周公。○此養讀如孟子以天下養之養。萬章篇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伯禽諸侯故以魯公供養也。

死以爲周公主。〔注〕如周

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

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疏〕

周禮注引主作後。彼疏云。彼云主。此云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按主後古音同部。義亦可通。後如禮喪服爲人後者之後。

通典引馬注。受人宗廟之重。明受宗廟之重者稱後也。故喪服不杖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亦謂持重者。故何氏謂以魯公爲祭祀主也。主亦如不杖期章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之主。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敖繼公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賈疏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親。又無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故以祭主爲重也。○注加曰至之辭。○校勘記引浦鏗云。受當授字誤。舊疏云。卽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壇。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黷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覆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按白虎通社稷篇。亦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謹敬潔清也。初學記引漢舊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此制也。此曰。如詩魯頌闕宮篇。王曰。叔父之曰。箋云。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蓋皆左傳所謂命以伯禽册中語。○注禮記至子也。○鄭彼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引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縑。按天子方千里。開之得積數一百萬里。魯方七百里。開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子也。以爲有王功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故也。故又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於天下。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主

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按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公以爲周公。兼生養死祭言之。非專指爲祭主一事也。且爲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又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辭。若於爲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按王氏說主是也。下注云。據爲周公主者。可證。然則周公曷爲不

之魯。〔注〕據爲周公主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周公不之魯。則不得供養爲主。〔疏〕

注據爲至爲主。○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以答不之魯。故此復據爲周公主者。謂生養死祭。以難不之魯也。言既供養爲主。何爲不之魯。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

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

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疏〕

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曰。王曰叔

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漢書注引尙書大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通義云。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



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注周公至至大。○詩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謂周公也。漢書古今人表列周公上上，故云周公聖人也。祭統云：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又云：所以明周公之德，是其德重功大也。○注東征至國怨。○僖四年傳語：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注嫌之至周室。○正以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崩，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故周公恐之魯，則天下迴心趣鄉之也。孔氏廣森集本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違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又云：故周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上注嫌周公不之魯，無以供養為主，故此注云：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故無妨不之魯也。

### 魯祭周公

何以爲牲。〔注〕据廟異也。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

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疏〕

校勘記出用白牲，云闕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白牡，當据正。此本注中亦作牡，不誤。史記三

王世家云：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欄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子於太廟，牲用白牡。詩魯頌閟宮云：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嘗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荀卿之徒，据其後侈陳之，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魯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焉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公歟。按：劉說非是。按史記世家云：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語。烏得以郊特牲一語，盡反諸家之說，魯非強悍之國，僖



亦非跋扈主焉。敢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隧。猶須請于襄王。而謂魯敢自爲郊禘乎。襄王以王章阻晉。獨不能以王章罪魯乎。詩之所詠。略舉數端。詩所不及。不得遽謂禮之所無。況詩明云白牡駢剛矣。諸侯自僭。可云非禮。成王康之。則有所受。何得仍責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國諸侯亦有效用白牡者爾。○注白牡者。殷牲也。○禮記明堂位注。白牡者。牲也。又檀弓云。殷人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繁露郊事對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食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以用白爲貴純。似與何氏所據異。又春秋下宜脫傳字。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注。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然則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惟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於他廟。亦爲僭。其列國諸侯。惟二王後。得用其先世所尙之色之牲幣。以祀其先祖。如宋祭殷先王。亦得用白牡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注。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禮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也。○注周公至同也。○白虎通崩薨篇。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繁露郊事對云。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駢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則此云。謙不敢與文武同者。謂不敢用赤牲也。魯世家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論衡感類云。開匱得書。覺寤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是周公死有王禮也。蓋今文尙書。皆以金縢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故儒林傳谷永上疏亦云。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寤金縢之策。故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焉。○注不以至嫌也。○校勘記出謙改周之文。鄂本謙作嫌。此誤。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尙黑。是夏黑牡也。舊疏云。正朔三而改。改天正十一



月者當以十三月爲正蓋苦用黑牲則周公有繼周之嫌故通之也。魯公用騂犗〔注〕騂犗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

以脊爲差〔疏〕

注騂犗至牲也。○經義述聞云疏曰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犗爲赤脊矣。引之謹案牛有赤色謂之騂犗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唯脊毛赤而餘則否。

豈純色之謂乎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尙黑殷牲尙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尙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犗爲特牛特牛牡牛也。騂犗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吳氏經說云疏山脊曰岡故知騂犗赤脊。釋文云犗詩作剛漢書五行志注云犗領上鬣也。楚辭守志覽高岡兮曉曉注云山嶺曰岡嶺俗領字然則岡領同義。曲禮豕曰剛鬣亦謂豕肥則脊上毛長也。剛段借字古止作岡騂剛爲赤脊信矣。天子騂犧純赤諸侯騂犗但脊上毛赤以是別尊卑之等。故注云從周制以脊爲差。說文犗特牛也不若何說之的。按王氏之說辨矣。然明堂位所記皆魯禮魯兼用四代禮樂夏商之牲純周則止騂犗耳。不得據以相難。不然則犗字從岡其義何取。○注魯公至爲差。○繁露郊事云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按郊用騂犗魯公廟用騂犗不同魯公廟不用天子禮樂故不嫌用赤牲也。從周制以脊爲差者謂從周制用騂但以脊爲差別耳。禮記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正義。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羣公以下則亦元冕。故公羊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其先代之服。二王之後不立始封君廟則杞祭東樓宋祭微子以下亦皆元冕也。

羣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疏〕

注不毛不純色。○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也。明不毛爲不純色也。公羊禮說云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擇牲卽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



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子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殷事用鬯可也。注，鬯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為而不純乎？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尚不敢與文武同性，故以脊為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也。孔冲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牲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冲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按通義云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黝牲，犧牲之屬皆可也，亦沿孔疏之誤。○注所以降于尊祖。○校勘記云，盧文弼曰：于當作子。按此本疏中作降于尊祖，今按作于不辭，作子是也。然則凡用牲廟各別牢，故禮運疏引逸禮云：毀廟之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注〕据牲異也〔疏〕

釋文云：盛，粢盛也。在器曰盛。此盛統言之，與下傳周公盛之盛少異。

周公

盛〔注〕盛者新穀〔疏〕

注盛者新穀。○孟子滕文公云：以供粢盛。注盛，稻也。周禮載師：不耕者祭無盛。按說文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故在器即謂之盛。此蓋對下燾與廩言，故解爲新穀，亦以意言之。

非詰盛爲新穀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受春人春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盛蓋亦即接盛與。

魯公燾〔注〕燾者冒也故

上以新也〔疏〕

釋文：燾，徒報反。一本作濤，音同。○注燾者至新也。○小爾雅廣詁：燾，覆也。亦作幬。廣雅釋詁云：幬，覆也。覆冒義同，謂以覆乎上也。按釋文云：一本濤疑幬之誤。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是也。亦作壽。方言：壽，覆也。又云：

壽，戴也。亦謂以舊穀戴新穀義之反覆相通者也。說文火部：燾，覆照也。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注：敦，讀爲燾。覆也。舊疏云：正以燾詰爲覆，若似周書燾以黃土之屬是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各半也。

君

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祿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

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



書勝錄云釋言廩，廩也。郭注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濂于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濂之濂。濂，雜也。卽讀從此傳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濂廩聲相近。此舊疏引鄭注易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當是後人改竄。鄭易本亦不作廩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疏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云，讀如羣公廩之廩。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言爲其慊于无陽。鄭注慊，讀如羣公濂之濂。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作慊。慊，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羊疏，謂傳羣公濂，按說文五下，濂，愛濂也。從來从向，向卽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廩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宮室云，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濂。濂，古讀如廉。濂，廉聲相近。故文異，謙者，雜也。言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爲衍文。熹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濂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卽牽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讀書叢錄云，爾雅釋文，孫炎曰，廩，臧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頤煊案，孫炎以鮮爲絜，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廩鮮也。郭意同於孫炎舍人。故注云，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亦當作鮮。公羊疏，廩者稀少之名。詩疏引鄭易注作濂。濂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懋曰，宗廟粢盛，必無新故雜揉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濂曰濂，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濂者，冒也。覆也。何氏訓濂爲冒，疏謂濂詰爲覆。若周書濂以黃土之類，正得其義。魯公濂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鮮也。鮮字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



有少義。此說亦曰：廩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濂。周易文言傳鄭注曰：濂讀如羣公濂之濂。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然則羣公濂猶羣公慊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禮記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是可得其義矣。○注此謂至之差。○舊疏云：若以時祭粢食精饗，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禘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子尊祖故也。按禮者所以別同異，諸侯之尊，豈必於粢盛斬其新穀，蓋有所等差，正所以尊祖也。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注〕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

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不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疏〕

注簡忽至譏之。○通義云：歷七月不雨，則無壞道而壞，知其積

地不脩者久矣。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又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沱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後六月，吉禘于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故是歲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至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禘祭也。躋釐公者，先禰而後祖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氏。彼云：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則似為禘之常稱矣。○注言屋至錄之。○通義云：屋者，當中霑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蓋本五行志所載左氏說，謂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按明堂位曰：復廟重檐，注：復廟，重屋也。謂上下重屋也。詳錄壞之所在，為重宗廟也。明太廟非必全壞也。○注以不務公室。○定二年冬十月



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注務勉也。舊疏云。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注不月至上月。○校勘記出不月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不誤書。舊疏云。當蒙上月者。謂蒙上秋七月也。日者。久也。彼久不脩。是以書月。此亦久不脩。故知當蒙上月。爾意謂據定二年傳書十月例。此也。

### 冬。公如晉。

### 衛侯會于沓。〔疏〕

左穀二家經。會下有公字。按有者是也。此亦宜有。如無公字。傳注均宜有說。繁露隨本消息云。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謂此沓及下斐之會。十四年新城之盟事也。意謂魯不事晉。至此始改事。何氏無此意。蓋齊趙經師異說也。杜云。沓地闕。

### 狄侵衛。

###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十二月無己丑。十一月之十二日也。然十四年始書公至自晉盟。後即書公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斐。則經月不得有誤。己丑

或乙丑之誤爾。

### 還自晉。〔疏〕

左傳作公還自晉。穀梁以為還者事未畢也。



# 鄭伯會公于斐〔疏〕

釋文斐本又作裴按左傳穀梁傳並作裴杜范皆云裴鄭地按左氏襄三十一年鄭印段廷勞于裴林大事表云即裴林宣元年諸侯會晉于裴林杜亦云鄭地滎陽苑林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

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詳宣元年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水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

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

王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二為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疏〕

注黨所至語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通義云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詰為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為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為時見黨訓所轉訓時也按史記注引服虔注黨正訓所即杜氏所本故曾子問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女氏之所也禮父黨無容謂父所無容也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侯所也齊策歸于何黨矣謂歸於何所也經傳亦多以所代時昭三十一年左傳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謂有時有名而不知無名也大戴禮本命篇無所敢自遂也謂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左傳晉楚所以兵威遂謂時以兵威之也昭七年左傳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有時反其道以取媚于民也昭三十年左傳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謂有時助執紼也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亦作時字解公羊問答云越語夫上黨之國章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注文公至見序○上七年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失序也是也。○注後能救鄭之難。○上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注不逆王者之求。○上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注上得至善之。○上得尊尊之義。即不逆王者之求也。下得解患之恩。即救鄭之難是也。一出三爲諸侯所榮。即及晉侯盟。鄭伯會公于斐。衛侯會公于沓是也。通義云。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也。按如繁露云。衛鄭皆不期來。似無因公請平于晉之義。請平事見左氏傳。毛本於改于非。









公羊義疏四十三

文十四年  
盡十八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月者為臣子喜錄上事〔疏〕

穀梁傳自晉事畢也。○注月者至上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

此月故解之為臣子喜錄上事見上文僖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同書月義不同春秋無達例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

相篡弑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疏〕

孔疏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朔日○注不書至之次○葉鈔釋文篡弑作篡殺音申志反下

同按十行注疏本載音義亦作殺包氏慎言云絕其葬使不得入先君之兆也通義云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按孔氏於晉侯詭諸卒下云不葬者里克弑先君命嗣與弑君同罪奚齊未踰年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



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為奚齊討賊即為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則亦以此不書葬為責齊臣子不討弒舍之賊矣然魯子赤被弒文公書葬何以不責魯之臣子辨見僖九年按史記齊世家云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而商人自立是為公懿所謂臨葬更相篡弒也惟細按何義似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階與史記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則昭公篡立或不書葬以示絕與晉惠公同與公羊何氏無此義姑存之以備一說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盟下

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疏〕

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九日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大事表云今商丘縣西南有新城亭水經注睢水篇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文十

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南○注盟下至趙盾○襄十六年戊寅大夫盟傳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此注信在趙盾與彼信在義同舊疏云若如盟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以盟下日以起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注〕狀如彗〔疏〕

史記天官書彗星三見正義謂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入于北斗是孛即彗也穀梁傳孛之為言猶彗也○注狀如彗○禮記曲禮云國中以策彗



卹勿注。彗，竹帚是也。彗，卽經傳止作彗。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相似彗也。是也。天官書記歲星失次云：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正義。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如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災變。書又云：天棊長四丈，末兌，天棊長四丈，末兌，天棊長四丈，末兌，天棊長四丈，末兌，天棊長四丈，末兌。蓋皆彗類，故爾雅釋天云：彗星爲棊槍，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棊槍，妖星別名也。是也。占經又引尸子曰：彗星爲棊槍，見妖星篇。彗星占篇引荊州占曰：歲星逆行過度宿者，則生彗星。一曰天棊，二曰天槍，三曰天棊，四曰芴星。此四者皆爲彗。按芴，卽彗星，彗，棊槍，棊與彗同也。管子輕重篇：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對言之異散，則總名彗也。

其言入于

北斗何〔注〕据大辰不言入，又不言彗名。〔疏〕

注据大至彗名。○昭十七年，有星彗于大辰，是大辰不言入也。直言于大辰，不言所入之星名也。何者？彼傳云：其言

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又曰：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是大辰東方七宿皆謂之辰，非七宿之常名也。故此据以爲難也。按注，彗字疑星之誤。

北斗有中。〔注〕中者，魁中。

〔疏〕

注中者，魁中。○穀梁傳其曰：入北斗何？斗有環域也。注据彗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五行志下之下，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彗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

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攏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索隱引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類聚引又云：合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魁中猶言斗中也。其第四星與何以書記異也。〔注〕彗者，邪亂之氣，彗者，掃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

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



宋莒魯弑其君而立之應〔疏〕

注孛者邪亂之氣○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爲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釋名釋天云孛星之旁氣孛孛然也穀梁注引劉向

曰孛星亂臣之類○注孛者至象也○昭十七年左傳申須曰孛者所以除舊布新也又二十六年左傳晏子曰天之有孛也以除穢也史記正義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孛所指之處弱也○注北斗至所出○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疏引馬注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初學記引運斗樞云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樞機之分運七政之紀九星之位史記注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璿璣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爲天之機樞玉衡也七政者史記注引書大傳云七政謂春夏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又引馬注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侯異故名七政也與書傳小異○注是時至之應○校勘記出王都不能統政云閩監毛本同此本王作正皆誤鄂本作王者當據正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注引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孛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弑其君五行下之下載此經引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象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孛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齊弑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弑靈公又引董仲舒以爲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弑君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悟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縱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鞏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孛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占經引感



精符云。李賊入北斗中者。大國結謀伐天子。又云。星孛入北斗。兵大起。將有外以制權。以兵爲政者。取應大率相同。惠氏士奇春  
秋說云。漢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  
三台。三月。遂經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齊受禪。又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  
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同占。故周內史叔服曰。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之象也。由是楚莊觀兵周疆。敗晉師。非所謂疆國發兵。諸侯爭權與。按齊晉並爭。蓋  
指宣十七年。晉衛伐齊。成元年。齊伐魯。二年。齊敗衛。晉魯衛敗齊之屬。吳楚更謀。謂楚莊爭霸。成七年。吳伐郟。爲吳伐中國之始。  
齊宋莒魯事。此年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七年。宋弑杵臼。十八年。齊弑商人子卒。莒弑庶其。是也。

### 公至自會〔疏〕

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蓋喜得與晉及諸侯盟。猶上書公至自晉。及上年書還自晉義也。

### 晉人納接蓄于邾婁弗克納〔疏〕

左氏穀梁接作捷。經義雜記云。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今左傳穀梁作捷。賈景伯所見公羊穀梁皆作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

捷接二字。古多通用。

### 納者何。入辭也。〔疏〕

九經古義云。納當作內。古文入作內。按莊九年傳亦云。納者何。入辭也。穀梁於僖二十五年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蓋納兼二義。

### 其言弗克納何。

### 〔注〕据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疏〕

注据言至立辭。○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納頓子于頓。爲入國得立辭。



此言納接蓄于邾婁與彼文正同。宜亦得國。今云弗克納。故難之。

大其弗克納也。〔注〕克勝也。鄭伯以勝為惡。此弗勝。故為大。

〔疏〕

注克勝也。○詩小雅小宛。飲酒溫克。傳克勝也。禮記禮器云。我戰則克。注克勝也。荀子大略篇。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注克勝也。○注鄭伯至為大。○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

惡也。是鄭伯以勝為惡也。彼以勝為惡。故此弗勝為大。通義云。不能納糾。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蓄于邾婁者。致晉君之意也。復言弗克納。專卻缺之義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

〔注〕据伐齊納子糾。恥不能納。〔疏〕

注据伐至能納。○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恥不能納也。是其諱不克納。故書伐以起之也。然則弗克納者。蓋可以克而弗克之

也。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疏〕

穀梁傳是卻克也。與此異。左氏又以為趙盾。陳樹華云。下十五年至宣九年。卻缺兩見。穀梁作卻克。乃傳寫之誤。左傳亦云。以諸侯之師八百

乘。納接蓄于邾。

以納接蓄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注〕沛有餘貌。〔疏〕

注沛有餘貌。○廣雅釋詁。沛。大也。漢書五行志。沛然自大。楚辭九歌。

沛吾乘兮桂舟。孟子梁惠王云。沛然下雨。音義。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霈。謂大雨也。大雨即有餘意。經傳釋詞。若猶然也。易乾九三。夕惕若厲。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巽六二。用史巫紛若。義亦同也。

而

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蓄晉出也。獲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疏〕

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

公羊問答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女子子之子為外孫也。按爾雅出與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襄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以出為外孫者。為同為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



之自出時已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皆謂女子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

子以其指〔注〕指手

指〔疏〕

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疏云子謂卻缺言子以手指指摩于邾婁令使納接蓄也此說迂回子以其指蓋欲令以指喻也喻義在下

則接蓄也四纓且也六

〔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

注言俱至正性○毛本俱誤據公羊問答云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懸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

拇枝指附贅懸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疏云舊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蓄猶人之四指纓且猶人之六指皆異於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通義云謹案子稱卻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爲四偏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爲六此軍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示卻缺言接蓄比之於指如計四數者然也纓且如計大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爾讀書叢錄云按疏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蓄猶人之四指纓且猶人之六指右手將指連左手言之則爲第六指離左手言之則爲第一指故下文云纓且也長按洪氏迂回孔義較是然與何義俱不得天之正性不合故舊疏引舊說以四指六指者喻之也其舊疏云地四生金于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亦未是於以指何涉

以大國壓之〔注〕壓服也服邾婁使從命〔疏〕

釋文壓於甲反服也校勘記云此當本作厭之何訓爲服不當加土○注厭服也○荀子正論云天下厭焉與鄉無

以異也注厭然順服貌禮既夕記纓條屬厭注厭伏也後漢書桓榮傳胡廣傳注並云厭伏也

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注〕設齊復興兵來納纓且

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疏〕

正以齊亦大國故也時晉霸中衰故邾婁人以理與勢並舉卻之

貴則皆



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疏〕

注時邾至體敵○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菴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菴奔晉是邾婁再娶也白虎

通嫁娶篇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莊十九年傳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故聘婚未往而死媵仍當往以示不再娶之義邾婁元妃卒後復娶于晉衰世諸侯不能如禮也纘且元妃所生則纘且適子之位已正晉人欲以庶奪嫡邾婁人不敢以嫡庶名分卻之故曰貴則皆貴也通義云皆六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為婉遜辭云爾是也舊疏云蓋皆是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言非姪姊所生也非注義如左右媵則自有定序見隱元年注不得以長幼論也注明言再娶與左傳合非所謂左右媵也亦非以姪姊與二媵較貴賤也雖然纘且也長〔注〕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唯當

以年長故立之〔疏〕

隱元年傳立子以貴不以長既皆貴故以長也邾婁君兩娶本失正不敢斥君之非故渾云兩不得正性其實纘且正接菴不正也穀梁云纘且正也捷菴不正也注正適也是也

卻缺

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注〕如邾婁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疏〕

校勘

記出爾克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爾克誤倒穀梁傳曰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注非力不足義不可勝是也按邾婁人詭辭以謝晉晉人藉義以自解故如邾婁人言而退也

引師而去之故

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注〕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疏〕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為繫之以吉者蓋有過則改聞義則徙善之大者非徒无



咎矣。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為不可通哉。學者詳之。按左傳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注云。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也。惟以為宣子事為異。

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疏〕

通義云。據傳言卻缺率師八百乘。則非將卑師少文。

貶曷為貶。〔注〕據趙鞅納蒯聩不

貶。〔疏〕

注據趙至不貶。○即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是也。彼疏云。卻缺納不正。貶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正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是其義也。

不與大夫專廢置

君也。〔疏〕

繁露王道云。大夫不得廢置君。又云。觀於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今本君下行命字。非也。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繇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夏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

後知何知之晚也。杜預取以說左氏。按興師伐國。皆所甚惡。春秋何不概貶之稱人。況納接蕃事。必受君命。專責之帥師。無是理也。

曷為不與。〔注〕據大其弗克納。實與。

〔注〕弗克納是。而文不與。〔疏〕

通義云。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

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

專廢置君也。〔注〕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

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蕃不繫邾婁者。見挈于卻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蕃。見當國也。

〔疏〕

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傳。故明云。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諸侯



得天子錫命即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卹之道是諸侯憂天下宜也與大夫不同故得發彼傳○注明有至專也○舊疏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即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注接舊至缺也○舊疏云據僖二十五年納頓子繫頓也按接舊進退在卻缺故不繫以邾婁也卻缺之宜貶愈見左氏家劉炫云已云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接舊也然則蒯賸亦去衛納時亦未得國何為繫之衛與○注不氏至國也○舊疏云據宣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皆言氏也僖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齊也此本當言邾婁接舊當國如齊小白例因本未得國而又見挈于卻缺與鄭段亦異故去其國見義不得更氏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為後齊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為內諱使若尚為

大夫〔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嘗甲申月之十二日通義云日者罪不若弑君重穀梁傳曰其地于外也○注已絕至大夫○上八年公孫敖奔莒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則絕其大夫公子慶父臧孫紇之屬是也則不得嘗卒今敖嘗卒故解

之脅歸其喪即下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是亦為內諱義也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疏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是以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嘗卒以其卒時非大夫故也公孫敖出奔視被黜重矣當絕尤不當卒茲卒之故為內諱文使若尚為大夫也大夫去國得尚為大夫者以臣子以義去者君有不絕其祿之事禮記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白虎通引援神契云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是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注〕 据弑其君之子奚齊也。連名何之者。弑成

君未成君俱名。問例所從也。〔疏〕

注据弑至齊也。○即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弑未踰年君之號也。亦弑未踰年君不言弑其君。而引先君冠子上。與此殊。故据以難。○注連名至從也。

○春秋之例。弑成君未成君皆名。成君名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之屬是也。未成君名。則此及哀三年。齊陳乞弑其君荼。是也。此若止問弑其君。嫌僅問未踰年君何以稱其君。故連名問之。正以問例所從也。据下傳意。則從

成君例矣。

已立之。已殺之。〔注〕 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潘意為害。故先立而弑之。〔疏〕

通義云。已已商人也。已代

舍立乎其位。而實即已手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篡者異。齊世家云。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死。陰交賢士。附愛百姓。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弑舍自立。是其事也。惟以商人為昭公弟。用左氏義。○注商人至弑之。○舊疏云。正以弑舍不書日。見不正遇禍。則知商人本正明矣。然則公羊以商人為潘之適。舍為庶。潘立舍。立商人未定。商人緣潘有廢立意。故先立舍。而害之也。則與左氏叔姬無寵情事亦殊。

成死者而賤生者

也。〔注〕 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不解名者。言成君。可知從成君不

日者。與卓子同。〔疏〕

繁露精華云。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

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注惡商至所為。○正以已立之。已殺之。是懷詐無道也。春秋貴信而賤詐。故於商人尤賤之。通義云。後商人遭弑。且為責討賊。成之為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為君。而見商人賤為



賊也。按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注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弑也。義亦同。彼傳又云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注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是亦以舍立不正也。已成舍為君商人不以國氏其罪惡已見矣。○注不解至子同。○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注云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正以成君例齊日此不日故與彼同。通義云不日者弑未踰年君正例也。然此已成舍為君則不得同未踰年君例也。不解名者僖九年注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彼意以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為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為若被弑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故將名連弑問之此不解稱舍之義以上言其君明從成君被弑之故也。

###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疏〕

九經古義云公羊主內娶之說故以子哀為書字為無聞。隱二年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救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

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疏引舊解云失之者謂其未達稱子之意與公羊無聞之義同。

###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注〕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稱例〔疏〕

穀梁傳注云單伯魯大夫



按莊元年有單伯逆王姬十四年有單伯會伐宋此或其後與○注此問至稱例○事具下

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

事執之晉人執行人叔孫舍是也〔疏〕

注以其至是也○見昭二十三年彼年正月叔孫舍如晉公羊無傳其為銜奉國事至晉明也

不稱行人而執

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疏〕

即此及莊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是也其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雖為國事然辟軍之道其罪由濤塗自致也○注分別至其本○校勘記云浦鏜云當各字誤倒穀梁傳曰齊人執單伯私罪也所謂罪惡當各歸其本也

單伯之罪何

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注〕時子叔姬嫁當為齊夫人使單伯送之〔疏〕

校勘記出淫乎云唐

石經諸本同毛本乎誤于穀梁傳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注時子至送之○公羊與穀梁同穀梁疏云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左氏以叔姬為昭公妃單伯為天子大夫為魯請叔姬與公穀異

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注〕据夫人婦姜繫公子遂〔疏〕

注据夫至子遂○宣元年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

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

深諱以起道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姬也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疏〕

注深諱至執者○穀梁疏云王則闕



於取人之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為諱也。按內辭者。為內諱辭也。魯不能教正其女。致令淫泆。故深為諱。○注不書至道淫。○舊疏云。欲決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之屬。齊歸也。言深諱者。正以子叔姬有罪故也。言以起道淫者。謂深諱不言其歸。即是以起道淫之義。何者。若更為小事見執。何須諱其歸于齊。今不言歸于齊。而與單伯俱見執。明其在道與單伯淫。于歸事不醒醒矣。或曰。不書歸于齊者。深諱其起道淫故也。何者。若言叔姬歸于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即有道淫之理也。按或說亦通。蓋正為魯諱道淫。何為又起之與。○注齊單至姬也。○不書叔姬歸于齊。但書單伯如齊。即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則單伯送叔姬自見。道淫亦可見。所謂微而顯也。○注齊稱至伯討。○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單伯叔姬有罪。嫌齊執為伯討。故稱人。不以伯討與之。順諱文也。通義云。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孔說亦可從。

###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

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

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疏〕

注月者至

秉政。○泄盟來盟。皆時。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此月。故解之。大夫秉政者。舊疏云。即公子遂是也。○注宋亦至之。黨。○上八年傳云。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謂慈父。王臣。處白也。彼注云。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是為人君之蔽也。○注三亂至信辭。○校勘記云。三。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此。本。三。字。剗。改。當。本。作。二。舊。疏。云。春秋之例。凡莅盟來盟。例皆書時。欲見王者當以至信先于天下故也。是以桓十四年注云。時以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



信先天下是也。今而齊月，故言不與信辭耳。○注不稱至大夫。○舊疏云：正決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文矣。宋無大夫者，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官舉至孫也。○通義云：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乎內錄之也。按大夫之義，例不官舉。上八年書殺司馬司城來奔，以官舉見宋之亂，此亦宜止官舉而詳錄華孫者，正以見華孫無惡，書月不書時，專以起宋亂，故不與信辭也。穀梁注：范泰亦以錄名以存善，惟其解稱官為異。

### 夏曹伯來朝

###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疏〕

注據齊至叔姬。○下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是也。

內辭也。脅我而歸

之。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篋。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為叔姬淫惡魯類故

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

錄與子叔姬異。〔疏〕

校勘記云：脅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我誤物。○注筍者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北。九經古義云：史記張陳

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篋輿前服虔曰：篋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音如類反。云如今輿牀。人輿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篋舉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即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輿。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篋輿。諸說唯



服子慎與何邵公合。蓋目擊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笱音峻。與服義合。又引韋昭音如類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笱竹輿也。峻與笱。笱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輿皆去聲。亦作輿。作輿。又車部。輦。大車駕馬者也。段又云。按左氏傳。陳畚耜。耜者土鑿。漢五行志作輦。是耜乃輦之或字也。史記河渠傳。山行卽橋。一作輦。夏本紀正作輦。漢書溝洫志作山行則橋。韋昭曰。橋。木器。如今輦。人舉以行也。然則周禮輦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輦。或作輿。或駕馬。或人舉。皆宜用之。徒土則謂之土輿。卽公羊之笱。左氏之輦。輿也。用之。身人。則謂之橋。橋卽漢書輿輦。而越嶺之輦字也。禮經軼軸。卽輦字之異者。注云。拱狀如長牀。是也。然則笱狀如輦。但以竹爲之。或馬引。或人舉。未可知耳。通義云。笱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敖死已閱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笱名。卽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劉氏寶楠愈愚錄云。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輦輿前。韋昭曰。輿。如今輿。人舉以行。韋注。輿上當有笱字。說文云。笱。竹輿也。是笱亦輿。其制雖有竹木之異。而爲今之輦無疑也。从木則爲輦。爲橋。从竹則爲笱。爲輦也。漢書嚴助傳。乘輦而踰領。服虔曰。輦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輦。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是以輦過領耳。何云陵絕水平。如師古說。是輦爲輿。輿卽今之肩輿也。按。橋卽輿。輿。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短。故韋以爲如今輿。輿也。輦。橋音近。故本紀作輦。輦作橋。亦是段音之字。橋與輦同。南齊書薛淵傳。淵從駕乘輦。橋。先是敕羌虜橋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虜橋卽輦。輦。此古稱之僅存者。今按。作橋。作輦。音義展轉相通。謂如今之肩輿。或竹或木。或有帷無帷。其制率相似。唯此傳笱不得以肩輿目之。無論敖死已數月。卽甫死之尸。亦無載以肩輿之禮。當如史記注。服章郭三家之說。或如拱牀若長牀。人舉以行者。笱字从竹。當以竹爲之。或兼用木。非生人所用之具也。惠孔二家說近是。俞氏樾曰。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之編輿中。何解非也。今按。笱者。以橫木懸其板。使人舉之也。其名蓋起於笱。虞之笱。攷工記梓人。爲笱。虞。鄭注。樂器所懸。橫曰笱。從曰虞。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卽相通。橫木以懸鐘鼓。謂之笱。故橫木以縣棺。亦謂之笱。試比類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



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局。宣十二年左傳服注。局。車前橫木也。而橫木舉鼎亦謂之局。士冠禮設屬。是也。皆其例矣。釋文。筍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筍與前服曰。筍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陸氏音筍為峻。蓋本服氏之說。夫筍與不妨亦有筍名。然敖死已久而猶得於筍與尸。傳致其尸。萬無是理。釋名。釋樂器曰。筍。峻也。是筍虞之筍。亦可讀如峻矣。○注將送也。○爾雅釋言。文詩邶風燕燕云。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注為叔至來也。○禮記曲禮云。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白虎通崩薨篇。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按敖死已閱八月。誠如孔氏所說。豈得尸猶可致。蓋尸柩古通名。左傳隱元年云。贈死不及尸。杜云。尸未葬之通稱。蓋即取敖柩置編與中。傳送而來也。魯魯令受。故諱不言來。通義云。本送柩于竟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為辭。爾是也。○注不月至姬異。○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魯月。此不月。故解之。正以棄歸之例。無罪者月。叔姬雖有罪。推閔之意。猶恩錄之。與無罪等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弒其君處白。齊人弒其君

商人。宣公弒子赤。莒弒其君庶其。〔疏〕

注是後至庶其。○舊疏云。楚人滅庸。即下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也。宋人弒其君處白。見下十六年冬。齊人弒其君商人。見下十八年夏五月。

宣公弒子赤。十八年冬。子卒。傳云。子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莒弒其君庶其。在下十八年冬。漢書五行志云。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夷滅舒蓼。劉歆以為四月二日。魯衛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朔日有食之。據歷。辛丑六月之二日。非朔也。同劉歆說也。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



注大夫至解也。○舊疏云：正以內大夫出聘例書至故也。○注不省至至也。○舊疏云：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包氏慎言云：絕者，謂絕不使為大夫，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但得放棄之，賜玦不反也。故云：使若異單伯至，單伯淫而絕，則叔術之妻媵竊國，論其絕也必矣。公羊以其讓國之功，除其前之淫罪，蓋論人君與士大夫異科，君與國為體，有功於國，其餘小過則略之。故齊桓之姊妹不嫁，晉文之納懷嬴，春秋皆不之責焉。以其拯生民之功大也。叔術妻媵之罪宜絕，而其見幾能作，舉國授之夏父，免數世爭篡之禍，以隱桓之事衡之，則術之當幾立斷而不受辱，其智為不可及矣。故春秋即其絕于邾婁者，通其子孫於天下，功罪並見，言如叔術者，乃可免於誅，其子孫乃可不以先人為辱耳。聖人目覩時變，舉一叔術為鑑，非惡叔術也，以為如此而不免於誅，則誅之不勝誅矣。解詁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通義云：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故也。按家父之是否一人，亦未可定。計莊元年至此八十三年，莊元年已能奉使逆王姬，亦須二十而冠後，則應一百餘矣。至此尚在，而能如齊，且道淫叔姬，此必無之理。其非一人可知。其書單伯至自齊，應仍是順諱文，使若單伯以他事如齊，今未歸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申月之九日也。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注〕據甲寅齊人伐衛日伐也。〔疏〕

莊十年傳

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此人而言伐，故弟子據而為難。通義云：晉強而蔡無備，至日即入其國也。○注據甲至伐也。○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辰，齊人伐衛，是日伐也。

至之日也。〔注〕嫌至日



伐不至日入。故曰入也。主書與甲寅同義。〔疏〕

通義云。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注嫌至至入也。○正以若不書日在入蔡上。嫌至日伐不至日入也。○注主書至同義。○即

彼傳云。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曰。以起其暴也。此與甲寅同義。蓋亦以卻缺。今日至。便以今日入。故書日以起其暴也。校勘記出。故曰入也。云鄂本同。蓋誤。閩監。毛本作日。穀梁疏以伐入兩舉為伐。

而不及入日非。

秋。齊人侵我西鄙。〔疏〕

左傳本無秋字者。脫文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人上有秋字。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疏〕

注不序至而知。○上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映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為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為善文也。然則此若序若日。則七年之諱見而恥著。故仍順上諱文。不日不序。作為不可得知之辭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為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略外。無略內而錄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慎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略之。

十有一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注〕据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疏〕注齊人至言來〇見上 閔之也〔注〕閔傷其棄

絕來歸〔疏〕通義云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為別異耳無罪痛之曰隱有罪痛之曰閔 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

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

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為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

子當申母恩也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疏〕穀梁傳曰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欲其免也注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與貴稱書之曰子者蓋父母之恩欲

免罪也以彼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故也〇注孔子至親也〇見論語子路篇白虎通五行云父為子隱何法法水逃金也鹽

鐵論周秦篇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且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按今律有親屬相為容隱

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有罪相為容隱皆勿論亦此義也春秋決事云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乙是也舊疏即

言來以閔之是也〇注言齊至發明〇校勘記出令與云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令作今舊疏云若以棄歸為文即言子叔姬

來歸不言齊人即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敖為齊所惡而來歸之今此亦

為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按公孫敖言歸子叔姬言來歸而曰同文者書來與否內錄辭其為齊人歸者同也知亦為齊人

所惡故相發明也〇注叔姬至恩也〇上四年始逆婦姜于齊知不得有女出適故以為文公姊妹下十六年夫人姜氏薨十七

年葬我小君聖姜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是時文公母在也通義云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為內明義孝子當緣



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注月者，至罪例。○舊疏云：正以棄歸之例，有罪者時，宣十六年秋，邾伯姬來歸，是也。無罪者，月，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通義云：凡來歸，無罪時，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於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譏，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辭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按孔氏之論甚洽，惟以有罪，月，無罪，日，與注反，不若仍從注義。邾伯姬，杞叔姬，事皆無考，罪之有無，原無自知，然此經既恩閔之，固宜從無罪例，則書月爲無罪也。蓋有罪時，無罪，月，卽以詳略分也。

###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郛也。〔注〕恢，大也。郛，城外大郛。〔疏〕

注恢大也。○說文心部，恢，大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恢，大也。又引蒼頡篇，恢亦大也。楚辭守志云：配稷契兮。

恢，唐功，注恢，大也。亦作𡗗。廣雅釋詁云：𡗗，大也是也。○注郛，城外大郛。○管子度地篇：城外爲之郛。釋名釋宮室：郛，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意林引風俗通云：郛，大也。又華嚴經音義引風俗通云：郛之爲言廓。玉篇引白虎通云：郛之爲言廓也。大也。詩大雅皇矣：贈其式廓。釋文：本作郛。爾雅釋詁：廓，大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城郛之所占幾何？曰：匠人營國，方九里，爲井八十一，爲夫七百二十九。逸周書作雒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按百八十丈爲一里，其丈數易里數正相符。郛之大者爲郛，作雒篇曰：郛方七十里，則爲井四千九百，爲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榮洛水，北因邾山，則郛大小蓋因地勢異乎？城之有定數也。由王之城遞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三公之都視諸男，城亦如之。當爲井九，爲夫八十一，以差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



旁各加五分里之二為井三為夫二十七強大夫之城當方一里為井一為夫九也祭仲之論都城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圻內外通行之郭所占皆無考以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則郭之夫數當四倍于城強也

入郛書乎曰不書〔疏〕

舊疏云按諸舊本此傳之下悉皆無注有注云圍不言入入郛是也者衍字耳通義云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圍鄭是也若旁徵左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郛襄元年

晉伐鄭入其郛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注〕諱使若為同姓見入郛故動懼我也動

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注〕齊侵魯魯實為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

去幾亦入我郛故舉入郛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疏〕通義云我數被齊兵聞其入曹郛恐

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注〕据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据盟〔疏〕

注据序至据盟〇舊疏云据序上會何得弗及盟乎是以問之嫌据盟者嫌直据盟

問之通義云据鄭伯言逃歸不盟按與彼不相比附無為据之也

不見與盟也〔注〕與齊期盟為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侮辱



有恥。故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故言齊侯弗及。亦所以起齊侯不肯。〔疏〕

注與齊至與盟

○舊疏云。使若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訖。即棄之而去。齊侯不及盟。傳言不見與盟。必為中見簡賤。受侮有恥。故經諱其辭也。○注亦所至不肯。○舊疏云。若直言不及盟。文體已具。足見不得盟矣。而更言齊侯不及何。欲道是時不肯盟者。是齊侯也。若直言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不及盟。不妨行父不及。無以見齊侯不肯矣。按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是亦以齊侯不肯也。但不以為為子叔姬耳。通義云。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

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為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

注視朔說在六年。○上六年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

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也。○注不舉至為重。○校勘記出于廟先受朝政。云。鄂本朝作朔。此誤。又出朝廟禮也。云。鄂本禮作私。此誤。因形相近也。閩監。毛本改作禮。又出故以不視朔。云。鄂本作故。不以非是。上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不舉不朝廟。故解之。視朔重於朝廟。舉以該輕也。明皆不舉也。○注常以至重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誤倒。鄂本作重始。當據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常以至始也。則本作重始。舊疏云。言十二月之政令。所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也。

公曷為四不視朔。〔注〕据無事也。〔疏〕

注据無事也。○正以此經上下俱無朝覲會盟征伐之事故也。

公有疾也。〔注〕以不



諱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疏〕

左傳亦云。公四不視朔。疾也。○注以不至有疾。○校勘記出如有疾。云鄂本如作知。此誤。按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禴廟禮。

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則不視朔大惡也。春秋宜為諱。今不諱舉公。故知有疾也。明猶可原也。○注公有至是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也。

何言乎公有疾不視

朔。〔注〕据有疾無惡也。〔疏〕

注据有至惡也。○舊疏云。即昭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眡也。者是。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注〕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

舊疏云。即鄭氏云。魯至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禮已

後遂廢者。正取此書也。○注有疾至朔也。○通義云。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為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又引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穀梁注亦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江氏永鄉黨圖考云。自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日為多。故子貢欲去之。襄二十九年。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則此時公若在國。猶朝正。然

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言無疾大惡。

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疏〕

注言無至言也。○通義云。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疏〕

左氏作鄆丘。穀梁作師丘。鄆。犀師。古音義通。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蓄丘。故買氏云。公羊曰蓄丘。穀梁曰師丘。



今左氏經作鄆字。經義雜記曰：釋文作犀丘。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丘。則唐以來本不作蓄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水經注潁水篇：細水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縣所謂鄆丘者也。秦伐魏，取鄆丘，謂是邑矣。杜云：鄆丘，齊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說文邑部：鄆，新鄆，河南縣。前漢志同。續漢志曰：汝南郡，宋公國，周名鄆丘。漢改爲新鄆。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段氏玉裁云：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鄆丘，是其地。今安徽潁州府城八里有城，故新鄆城也。方輿紀要：新鄆城在潁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鄆城。按公子遂會齊侯之地，當从杜說。顧氏棟高本之。故公羊正本作蓄丘也。後人見左氏作鄆丘，因以汝南地當之。彼別一地也。穀梁作師者，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比。趙策作師比。蓋蓄犀鄆師，無一定也。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辰月之六日。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未月之十日。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注〕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漱浣。〔疏〕

注：莊公至漱浣。○莊二十一年，築臺于郎，傳何以書。

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是也。注意以于郎譏臨民之漱浣。此曰泉臺，應是一地。

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注〕未成時但

以地名之。〔疏〕

謂莊三十一年稱築臺于郎也。

既成爲泉臺。〔注〕既成更以所置名之。〔疏〕

謂此名泉臺故也。

毀泉



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疏〕

通義云。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自非兩譏。即見者不復見也。

先祖為之已。

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築毀譏同。

知例皆時。〔疏〕

穀梁傳曰。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注但當至惡也。○後漢書楊終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以其無妨害於民也。不若何氏義切。○注築毀至皆時。○

舊疏云。知例皆時者。正以此經

文承月下。恐蒙月。故如此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疏〕

水經注江水篇。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是也。杜云。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竹

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為庸國地。當四川陝西湖廣三省之交界。說文邑部。庸。南夷國。段注。牧誓有庸。蜀二志。漢中郡皆有上庸縣。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故上庸城。尚書庸地。在漢水之南。南至江尚遠。偽孔傳云。在江南。非也。按僖二年傳。曷為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然則此楚秦之滅庸。蓋巴人道之。與虞同矣。此無傳。何氏當別有所見也。左傳亦不見巴首惡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白。〔疏〕

左氏穀梁作杵白。史記宋世家亦作杵白。公羊此及僖十二年陳侯名亦作處白。杵正字。處假借也。

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疏〕

稱名氏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桓二年。宋華督弑其君與夷之屬是也。不稱名氏者。此及下十八年。齊人弑其



君商人之屬是也。

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疏〕

注賤者至稱人

○繁露順命云。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又云。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政。帥甸猶帥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稍人帥乘。攻而殺之。乃下士。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國人莫敢不從。謂之賤不可也。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擅廢置其君者。當以春秋為鑒焉。按窮者極也。大夫弑君。其賤極於降稱人。人者士之正稱。若闞弑吳子餘祭。盜殺蔡侯申。則又不在大夫士之科矣。繁露又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闞盜而已是也。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故

重者錄。輕者略也。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疏〕

闞。監。毛本。於此下有注云。賤者窮諸人者。言士先自稱人。今弑君亦稱人。故曰窮諸人矣。云賤者窮諸盜者。言士之賤名不過于盜故也。

共四十二字。在降大夫使稱人之上。鄂本注無之。係疏文誤入。十行本繫此四十二字於上。毀泉臺傳疏。故如此解下。亦誤。詩小雅巧言云。君子信盜。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正義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注降大至重也。○注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則降同士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則降同士稱盜也。以大夫已降稱人。故士降稱盜也。○注無尊至刎脰。○校勘記出刎脰。云鄂本同。闞。監。毛本。脰改頭。按釋文作頭。云如字。本又作脰。音



豆九經古義云無尊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見呂覽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見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斬首梟之者梟當作梟玉篇云賈侍中說梟謂斷首倒懸也野王謂縣首於木竿頭以肆大梟秦刑也云無營上犯軍法者陳羣新律序云廡律有乏軍之典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胡建案軍法曰正法屬將軍將軍有罪以問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云殺人刎頭者高祖約法三章所謂殺人者刑焉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亡舉其大略如此耳公羊問答問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从梟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梟首濫觴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解詁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辜之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法耳按易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文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去不順忽出也或从恣倒古文學即易突字考恣正梟首之象與不孝者斬梟合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則又依周禮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而作此刑者也○注故重至略也○舊疏云謂大夫弑君罪重故稱名氏責之深若大夫相殺罪輕于犯君故降稱盜者義之輕重然也義或然也○注不日至賤之○通義云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例也按內娶亦失德之一也義與上七年王臣卒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疏〕

通義云討弑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癸亥。月之五日。聖姜二傳作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未。月之二十六日。

諸侯會于扈。〔疏〕通義云。復不序者。為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按穀梁傳。范云。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

秋。公至自穀。〔疏〕通義云。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按此後齊未來伐。明得意也。

冬。公子遂如齊。〔疏〕校勘記出公子遂如齊。云。唐石經鄂本。上有冬字。此脫。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丁丑。月之二十四日。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疏〕通義本作嬰。音義。嬰舊同。左氏經作罃。茲從昭公五年注。校改。○注秦穆至其賢。○舊疏云。正以秦是戎狄。春秋外之。往

前以來。未錄其卒。今乃始書。故以賢解之。而左氏為康公者。與此別。穀梁無解。通義云。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為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按如傳義。則使遂來聘之秦伯。仍是穆公。孔氏據



左氏改公羊可以不必解詁箋云秦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此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遜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為賢穆公能變迫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誦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為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矣按劉說非是賢繆公能變何為賢於康公之世不得援善善及子孫為說吳札自以賢札上推吳子所謂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與此亦不相比附滕侯以先朝新王得褒亦不得引以為例秦俗用人殉葬延及始皇猶未變革何知康公能變其俗況康公如賢自宜不從亂命乃以康公之失近削繆公之卒殊失經旨要之說公羊止可以公羊為主公羊既以善變美秦伯則以十二年之秦伯仍穆公明甚不必牽合左氏史記為調人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注〕 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

宜當坐弑君〔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齊戊戌月之十六日通義云謹案左傳弑之者公僕邴歆與其驂乘閻職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篡不去日處曰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篡明當葬知不葬懿公者

亦從不討賊例按孔說是也何云齊人以君事之當坐弑君故亦責臣子以不討賊也○注商人至弑君○校勘記云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弑君閻監毛本同鄂本且作宜當據正疏已作以且亦作宜古已以通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傳趙盾弑君賊此其復見何注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今此商人於上十四年弑其君舍今而復見故解之正以春秋之義弑君之賊皆不復見以宜在誅絕之科商人自立為君齊之臣民已君事之君臣名分已定故今宜坐弑君之罪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殊也且又見商人弑君舉國不討書以責臣子也莊二十二年肆大省注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為商人責不討賊意亦謂商人弑君臣子宜討既覲然事之則宜成其為君今而弑之當坐弑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二日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

〔疏〕

注不舉至內也○毛本二誤五舊疏云書事舉重春秋之常今而悉舉故解之穀梁傳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為介故列而數之也者亦是古舉重之義也又云外大夫未有並見者於內唯有此經及定六年季孫斯仲

孫何忌如晉之文故知正是重錄內也正以出聘宜卿為使大夫為介今二卿並出虛國家廢政事以卿位大貴重政事是出故也通義云遂謀弑赤而請于齊赤母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未見拒也使舉上客而不舉介獨此列數之者著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弑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義各然也解詁箋云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弑也子赤齊出也故為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弑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于卒也去日以明首從分別輕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按行父不討賊復如齊定宣公不得謂無罪春秋蓋以行父雖卿非常國之臣政在公子遂或量力不責之與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疏〕

通義云既葬不名

何以不日〔注〕据子般卒日〔疏〕

注据子般卒日○即莊三十二

年書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

隱之也〔疏〕

繁露楚莊王篇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

何隱爾弑也〔疏〕

釋文弑作殺音試下及注同今本亦誤作弑

弑則



何以不日〔注〕据子般卒日〔疏〕

注据子般卒日○以子般亦被弑而日故据以難

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

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疏〕

注所聞至般異○舊疏云正以子般為所傳聞之世故也莊三十二年注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

殺其恩也與此注文相足隱元年注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於所傳聞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是所聞世恩深於所傳聞世故子般忍言其日而子赤不忍也通義云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繁露又云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是也穀梁傳云子卒不日故也穀梁不傳三世之義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

復反〔疏〕

注歸者大歸也○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詩邶風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夫歸其事與哀姜大同亦夫死子弑賊人立時州吁未討也以歸寧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

歸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是也彼為內女設例故有來也○注夫死至去也○鄂本殺作弑紹熙本同當据正史記魯世家云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亦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注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又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注引泰



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此注云賊人立無所歸留明宣公不能事也○注有去至復反○舊疏云正以常事不書故也按莊二十七年大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哀姜不在七棄之科然夫死從子子弑賊立義無可從故有去道也書者重其事也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法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弃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不當坐按董生特以夫人姜氏何以如齊以例夫死無子者可以更嫁非謂夫人姜氏更嫁也婦人無專制故今律凡婚娶有違者皆罪坐主昏也解詁箋云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 季孫行父如齊〔疏〕

春秋說云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弑子赤者非獨襄仲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一人耳故身死而名不顯季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如叔仲以為不可則子赤焉得弑宣公焉得立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有憾於歸父乃以殺適立庶歸罪襄仲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則行父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明矣按惠說是也蓋此亦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與

###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何〔注〕据莒人弑其君密州〔疏〕

注据莒至密州○即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

稱國以弑者衆弑

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疏〕



注一人至絕也。○左傳載釋例引劉賈許穎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按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失衆當絕惡及國朝不知何指。若以爲惡及卿大夫則稱國以見君罪。非春秋尊尊之旨也。穀梁傳注傳例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是也。疏引舊解稱國者謂惡及國人并惡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也。乃涉於賈逵之說。○注例皆至之也。○通義云所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舊疏云謂失衆而稱國以弑者皆書時以略之。卽定三十年冬薛弑其君比之屬是也。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者亦是稱國而書月者彼非失衆是以何氏云不書闔閭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弑讓國闔閭欲共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之者是也。按何義甚明不必如孔說。



# 公羊義疏四十四

宣元年  
盡二年

##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六〔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宣公第七卷六。左傳釋文。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魯世家。文公長妃齊女哀姜生子。

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徐廣曰。倭一作倭。何氏以宣公為僖公妾子。公羊敬嬴作頃熊。則楚女矣。與史記左傳並殊。按新序七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劉向習穀梁。則穀梁亦以宣公為僖公子矣。禮記檀弓云。遇懿伯之忌。敬叔不入。下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鄭注。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考懿伯為孟獻子之子。獻子為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娶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為敬子。敬子即敬叔。自桓公至敬叔七世。懿伯正為其叔父。是宣公為僖公子明矣。倭倭委古音同。作接者。恐是譌字。孔疏引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今史記作倭。孔氏所見。或即徐廣所見本。無作接說。

##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注〕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

義異。故復發傳。〔疏〕

經義述聞云。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意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按王說。



是也。注明云：故復發傳，明與彼傳同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亦是重發傳。○注：桓公至發傳。○禮：喪服，臣爲君斬衰三年，爲踰年君無服。故嫌篡成君與篡未踰年君異。然雖未踰年，君位已定，臣子之分，義無所逃，故罪之如一也。故閔繼子般不書即位，是其正也。通義云：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義或然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

公文〔疏〕

通義云：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爲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總外屬譏矣。○注：譏喪至文也。○舊疏云：何氏以爲人君喪娶宜有貶刺之文，若其吉

逆使卿者，宜書譏之，見不親迎而已。卽叔孫僑如之徒是也。今公子遂爲君喪娶，宜去公子以見譏，而存公子復作不親迎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遂本弑君之賊，若去公子卽嫌爲觸弑君大惡之故，諱去公子卽似隱四年十年公子翬之類，是以不得成其貶文。若然，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亦譏喪娶之經，而不去公子者，彼是喪未畢納幣爲失禮猶淺，此乃初喪逆女固當合貶。卽下八年注云：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者，義亦通於此。按此如隱二年書紀履緌來逆女同，故止是譏不親迎爾。文公逆女在四年二年冬始納幣，猶以其圖婚在三年內譏之。此則三月已逆女，上尙有納采諸禮在前，喪娶已明，又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不必再去公子。又恐觸諱，仍不見其貶喪娶文也。○注：有母至公文。○舊疏云：下八年夫人熊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頃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是其有母也。舊疏云：母不命使者，婦人之命不通四方，何得言如。作內使之文者，正以緣內無貶公之文故也。何者，若其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爲絕賤，不成爲諸侯然也。正緣此事不得去如也。若然，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所以不嫌莊公不能貯蓄，絕而賤之者，彼告糴之事可以通臧孫之私行，此大夫不外娶，無通私行之義，故如是。按紀履緌來逆女，紀伯有母，不稱母通使文，故但書履緌來逆女而已。此與內大夫出聘文同言如，皆是君使之文。若絕去如，則當書公子遂逆女于



齊嫌爲貶公喪娶矣。故仍作常辭言如也。穀梁傳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皆用公羊家義。左傳注亦云。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是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疏〕

左傳以爲尊夫人。齊氏召南考證云。逆女既書公子遂。此文蒙上。自應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而再見是也。按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云。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與此同。穀梁以爲遂之挈由上致之。成十四年。僑如同。皆非公羊義。夫

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据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据

夫人氏。欲使去姜。〔疏〕注据僑至齊也。○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注經有至去姜。○以傳若但云夫人。何以不稱氏。嫌据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難也。貶曷爲

貶。〔注〕据俱至也。譏喪娶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

〔注〕据師還也。〔疏〕注据師還也。○見莊八年。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彼公滅同姓。非師之罪。故歸善於師。歸惡於公。此公喪娶。是公之罪。非夫人而貶夫人。與彼義

違。故据爲難。內無貶于公之道也。〔注〕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



夫人〔注〕据俱有諱義〔疏〕

注据俱有諱義○舊疏云春秋之道多為內諱何故此經不為夫人諱而貶之乎

夫人與公一體也〔注〕

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疏〕

禮喪服傳云夫妻一體也又云

夫妻畔合也集韻畔合其半以成夫婦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示婦與夫一體也○注恥辱至明矣○舊疏云正以夫人與公共諱知榮辱同矣通義云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穀梁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蓋本之服義○注云氏至夫人○校勘記出比於去姜差輕云閩監毛本同鄂本輕下疊輕字舊疏云去姜即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是也然此不諱者以其輕而僖元年去姜則重矣亦不諱者何氏云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是也按哀姜罪重春秋以王法正之故魯臣子不得申其私恩待以夫人禮貶去其氏以示絕故雖重亦不諱也與此不諱有輕重之殊其稱婦何

〔注〕据桓公夫人至不稱婦〔疏〕

注据桓至稱婦○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不稱婦是也

有姑之辭也〔注〕有姑當以婦

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繼重在遂因遠別也月者公不親

迎危錄之例也〔疏〕

詩衛風氓云三歲為婦傳有舅姑曰婦正義公羊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穀梁傳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舊疏云隱二年傳

云在塗稱婦與此違者兼二義也言在途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亦謂之婦矣○注有姑至言之○有姑當以婦禮至文四年逆婦姜于齊成十四年僖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及此經是也無姑當以夫人禮至者桓三年夫人姜



氏至自齊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婦姜亦上加夫人者舊疏云臣下錄之是也以婦禮至者昏禮記士禮有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又贊醴婦又婦盥饋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是也未知諸侯夫人其禮若何以夫人禮至者則莊二十四年注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曰大夫宗婦皆見是也○注言以至別也○校勘記出見繼重在遂云閩監毛本同按繼當讀爲繫解云故言見繫重在遂桓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此言以故爲行遂意也舊疏云遂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進止由遂故言見繫重在遂也因遠別者舊疏云若不言以直云遂夫人則嫌怪夫人男女無別故云因遠別也○注月者至例也○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是親迎書時也不親迎危錄之書月者此及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

###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注〕是是衛〔疏〕

經傳釋詞曰云爾語已詞也隱元年穀梁傳猶曰取之其母懷中而殺之云爾論語述而篇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無去是蓋猶言無即往是衛焉爾

然則何言爾近正也〔疏〕

通義云比于專殺猶似近正按謂近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正

此其爲近正

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二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

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



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墨，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

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疏〕

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傳曰：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詩鄭風羔裘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白虎通諫諍篇引援神契曰：三諫待

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曲禮疏引王度記亦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則還，得玦乃去。若然，曲禮說大夫士去國之三月而復服，注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矣。與此不同者，蓋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行素衣素裳諸禮也。又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是皆三年待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三月章，言爲舊君者有三：一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雷次宗所謂恩紀內結，實異餘人，是也。二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三曰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又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尙有列於朝，出入尙有詔於國。按後二條，一是大夫自爲舊君服，一是大夫之妻長子爲舊君服，皆以禮待放，君不絕其祿位，不分已去未去言也。江氏筠云：去與未去皆服，故經但言舊君，而不言大夫之在外與在國，蓋皆恩義未絕。通典引石渠禮論，戴聖謂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是也。若有罪見逐，收其宗廟，其妻長子亦不得留在本國矣。孟子離婁篇述爲舊君反服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既云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既云導之出疆，是指已去國者，其實待放未去，而值君薨，與已去而值君薨者，皆服齊衰三月也。○注古者



至大夫○曲禮上篇文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是也彼疏引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事從周禮說鄭駁之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自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注蓋以至類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淮南本經訓刳胎殺天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皇不翔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此加几者俗字○注三年至敢去○校勘記出徽墨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墨改纒疏並同此坎卦上六爻詞也舊疏引鄭氏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為蛇蛇之蟠屈如徽纒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為門闕於木為多節震之所為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墨實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園土者殺故凶是也然則繫于徽纒以待議罪有三年二年一年之殊已恐陷於三歲不得故待至三年乃去也白虎通諫諍云所以必三年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慰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義亦通

君放之非也〔注〕曰無去是非也大

夫待放正也〔注〕聽君不去衛正也〔疏〕

舊疏云此二句皆是今事非古法按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三諫不從

復任其放故曰非也大夫待放則上注之自嫌有罪當誅故曰正也○注聽君至正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按衛蓋是字誤或當作爲按注就本經釋之作衛亦可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二年



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

不可奪親也〔疏〕

白虎通喪服云：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說苑修文篇：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

其惟親喪乎。後漢書陳忠傳：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又云：周室凌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是以蓼莪為從軍之詩。故大戴禮小辯注亦云：困于兵革之詩也。蓋三家詩語，又荀爽傳對策曰：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繁露竹林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以門內之治，尚恩行私恩，不得行公義。故三年不呼其門也。○注重奪至恩也。○通典引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之恩也。然則臣有大喪，不與公役者，有二：一以重奪孝子之恩，一以吉凶不相干故也。故白虎通喪服又云：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是也。○注禮父至從政。○禮記王制文：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者，彼注云：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然則期之後，容有使役者。蓋國有大事，期後役使，自是一時權禮。若其常，則三年不從政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與此殊者。注云：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正義：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父母之喪，三年不



從政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是權禮也。舊疏云：此政謂稅矣。王制云：從政自讀如征稅之征，故彼記上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云云。下云：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云云。卽周禮旅師所云：新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謂復除不給徭役也。故鄭注周禮引王制解之。此引以證臣有大喪，君不呼門，自謂大夫士以上，政當解如政事之政，從爲政事，與論語可使從政也。與之從政同，當是斷章取義也。○注故孔至親也。○舊疏云：曾子問文引鄭注致事者，還其職位於君，是也。校勘記出周人卒哭而致事。云今本曾子問無此文。此與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興國本合。段玉裁說按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鄭注云：周卒哭而致事。閩監毛本周誤則禮記校勘記云：殷人既葬而致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宋監本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考文引足利本同。段玉裁云：公羊宣元年注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疏統謂曾子問文。岳氏云：興國本禮記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大書爲經文。按此同公羊注疏，而與本疏不合。又出周卒哭而致事。云惠棟校宋本作周。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周誤則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校云：按皇氏疏則周人卒哭致事是鄭君從夏殷推而知之。當是注文，而孔氏云：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致事，則又似屬經文，而誤入注耳。按皇氏疏云：夏后氏尙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周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則皇氏所據鄭注與孔氏不同，但鄭氏解致事在殷人句下，明鄭氏所據本無周人卒哭而致事語。故於注末申之云：周卒哭而致事也。若元有此語，誤入注中，則致事注當在周人下，或在夏后句下方合。公羊疏所見之曾子問本與興國本合，不必比而同之也。卒哭者，禮記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鄭注禮既夕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者，鄭注二者，恕也。孝也。已既思親，推己及人，亦不奪其親，是恕也。孝子思親，若不致事，則是忘親。故今致事，是不自奪其思親之心，是孝也。禮記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



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奪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然則杖齊期以上雖入公門衰亦不脫故引舊記以明之言君子以已恕人不可奪人喪使之免經而已亦不可自奪其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惟其如此故臣下在喪不入公門君亦不奪其情以免吉凶相干曲禮云凶服不入公門故也

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尋周曰弁加旒曰冕主所以

入宗廟〔疏〕

禮記檀弓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是則期內不使故已練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者彼記又云昔者魯公伯禽

有為為之也是非其正也通義云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鄭彼記注亦云權禮也何氏云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所當然者謂不獨金革服金革之事失禮即既練而弁冕即事亦非正上注引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其正也鄭注喪大記又云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蓋弁經者弔服帶者要經自謂喪服明弔服加重也注正失鄂本正作政當從之○注弁禮至文冠○白虎通緇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戰伐田獵皆服之爵弁者周人宗廟士之冠也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尋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李如圭云古者以鳥獸之皮冒而句領皮弁象之聶氏引舊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為之高尺二寸禮又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鞶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賈疏云凡冕以末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皮弁用之於田獵



戰伐爵弁用之於祭。故曰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也。以皮弁爲武冠。蓋今文家說。成二年傳。衣服與頃公相似。何注禮。皮弁以征。彼疏云。卽昭二十五年注。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傳。亦有是語。御覽引三禮圖。皮弁春八月習大射。冠之行事。是今文詩春秋家皆然。惟周禮司服云。兵事韋弁服。卽成十六年左傳之韋章之跗注是也。按字林云。韋。柔皮也。皮韋同類。故同有皮弁之稱。惟皮弁白色。韋弁韎色爾。或古只是皮弁。周文有皮弁韋弁之別。與○注夏曰至宗廟○士冠記云。周弁。殷舁。夏收。當作舁。釋文作舁。是也。毛本同。獨斷云。冕。周曰爵弁。殷曰舁。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筭。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諸侯。卿大夫七。組纓各如其綬之色。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禮記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舁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正以冕卽弁。唯大夫以上得有冕。士以下只弁耳。彼注云。皇冕屬焉。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是則收舁弁正爲入祀宗廟之冠矣。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冕之覆在上。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爵弁旣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于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圓。又考後漢輿服志。冕制皆前圓後方。則與下圓上銳者異。疑爵弁與冕雖同有上延。而爵弁延下則爲合手之形。與冕狀別。然則夏殷實用舁收以祭。周弁制如舁收。別加旒爲冕。以爲祭服耳。弁非天子之祭服也。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亦云。據說文。弁本作兗。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弁與冕制異。與皮弁制同。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賈氏之說。蓋本漢禮器制度。吳氏以釋名說文駁之。似亦可從。冠禮記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舁名出於幪幪。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



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史記五帝紀。帝堯黃收純衣。蓋夏以前通用收。詩文王常服黼。尋傳尋。殷冠也。江氏筠讀禮私記云。爵弁既非冕制。而與尋收連言者。蓋冕飾至周始備。尋收二者周制。以弁例之。如殷士裸將服尋。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尋而葬。周人弁而葬。亦其一也。是也。鄭本主誤王。

**服金革之事〔注〕**謂以兵事使之〔疏〕

注謂以兵事使之。禮記中庸云。衽金革。疏。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又曾子問云。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又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然則父母之喪。三年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之事。不顧私恩。權禮也。若有急難。雖卒哭之後。亦當以國體為重。曾子問所記伯禽事是也。喪大記疏引庾氏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國。候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荅所訪逮而已。王政未入于國也。庾氏因上記有既葬與人言。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故分別之也。

君使之非也。

**〔注〕非古道也〔疏〕**

言非禮之正也。監本道誤旨。

臣行之禮也〔注〕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

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疏〕

注臣順至發明。通義云。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釋纜而赴難。則禮宜然。校勘記出臣順為命。云鄂本為作君。此誤。古者臣有大喪以下。與放胥甲

父義無涉。因欲借君使之非臣行之禮。喻君放之非臣待放正之義。故連言之。

**閔子〔注〕閔子騫以孝聞〔疏〕**

注閔子騫以孝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

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要經而服事〔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疏〕**

注已練至乎帶。禮記問傳云。期而小祥。練冠



縗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禮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皆可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愛之心也。首經象縗布冠冠缺項。要經象大帶。閔子既練後服王事。故首經除而要經如故也。喪大記云。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正義。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經。異凡弔也。彼謂卒哭之後并首經亦變者。或亦權禮與。

既而曰。若此乎。古之

道不即人心。〔注〕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疏〕

注言古至斥君。○通義云。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注即近也。○禮記王制云。必即

天論注。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正義。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爾雅釋詁。即。尼也。書疏引孫炎云。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注引尸子曰。悅尼而求遠。是即尼近互爲訓也。又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正義云。伯禽卒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則更無所爲。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是以閔子屬於君命。要經服事。既葬事之後。知不即人心。退而致仕。猶斯道也。退而致仕。〔注〕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疏〕

注致仕至於君。○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致政。還君事。又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致

政。以王事歸授之。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致爲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是致有歸還之義。

孔子蓋善之也。

〔注〕

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

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遜順不訕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

〔疏〕

舊疏云。蓋猶是也。言於此三事。孔子皆善之。其三事者。初則要經而服事。次則謂君爲古者。後則退而致事。是也。按此蓋如蓋通乎下之蓋。蓋猶皆也。時賢蓋謂當時有責閔子要經服事者。此賢者過之也。有疑閔子退而致事者。不肖者



不及也。孔子中庸之道，故皆善之也。遜順不訕其君，表記所云。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也。故言古以飾之。

### 公會齊侯于平州〔疏〕

杜云：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大事表云：今泰安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義云：不致者，與惡桓同義。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見法而已。所

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

### 公子遂如齊。

###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曹取之不書。〔疏〕

注據曹至不書。○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

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然則濟西田本魯有，為曹所取明矣。曹取不書，故據以難也。通義云：據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按：若如此，據傳當云：此未有言伐者。其言取之何矣？

所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共國辭。〔疏〕

穀梁傳：內不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左傳：齊人取濟西之

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通義云：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杜亦云：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范云：宣公弒立，賂齊以自輔，恥賂之，故書齊取。較杜孔義為長。○注故稱人共國辭。○舊疏云：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人篡弒，以地賂人，齊人



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曷為賂齊〔注〕据上無戰伐無所謝。〔疏〕

注据上至所謝。○舊疏云。決哀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以邾婁子益來。八年夏。齊人

取謹及俾。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此上不見戰伐之文。應無所謝。故難之。

為弑子赤之賂也〔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

弑之。恐為齊所誅。為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

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疏〕

注子赤。齊外孫。○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子赤即取於齊者所生。故為齊外孫。○注未之至賂也。○校勘記。浦鐸

云。由猶通。十年疏引受賂作受財。下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絕乎我。齊已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言其人民貢賦尚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未之齊也。故解之。由律行言許受賂者。九經古義云。按漢律有受賕之條。魯賂齊。不當坐取邑。且未之齊而坐者。由齊聽請故也。漢律行言許受賂。亦得坐受賕之條。故舉以況之。唐律疏義職制云。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枉法者。減二等。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按今律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各減受財一等。即此也。魯當坐今律有事以財求行條也。○注月者。至子益。○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俾。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然。蓋彼為伐國而賂齊。此為篡嫡而賂齊。罪大於彼。故書月以惡之也。

#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注〕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

將。〔疏〕

校勘記出楚子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作楚人。按此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知公羊經作楚人。不然。則注無為如此解。今作楚子者。衍左穀二家誤。○注微者至遂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

言遂。兩稱耳。明彼為微者。故不得言遂也。但別兩耳。以大夫無專制之義。唯人君得行其遂。故知此楚人為楚子耳。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以公子結聞齊宋欲謀伐魯。矯君命而與之盟。其事危急重大。故與得遂也。彼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疏〕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杜以為經無宋字。蓋闕。正義引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義或然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疏〕

左氏穀梁作斐林。斐裴通。見文十三年。魏世家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斐林。在大梁之

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水經注滑水篇。華水又東逕裴城。即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裴林。宣元年。諸侯會于裴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宛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京服之說。並為誤也。一統志。裴林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春秋之裴林。

此晉趙盾之師也。〔注〕据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會諸侯。〔疏〕

注微者至諸侯。○舊疏云。謂若是微者。即不能為會主。以致諸侯于



斐林而會之也。按上文明云晉趙盾帥師救陳。故云此晉趙盾之師也。

曷為不言趙盾之師。〔注〕 据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伊維

戎盟再出名氏。〔疏〕

注据公至名氏。○即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維戎盟于暴。是彼公子遂再出名氏。故据以難此。上出趙盾下稱師也。

君不會大

夫之辭也。〔注〕

時諸侯為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

地之者。起諸侯為盾所會。〔疏〕

通義云。新城之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注時諸至

師也。○正以四國實為趙盾所會。若言會趙盾。明盾為主。是以卑致尊。故去其名氏。若非趙盾然。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是其義也。○注殊會至所會。○舊疏云。言殊會者。正謂先序諸侯。訖乃言會晉師。是也。所以不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帥師伐鄭。而先言會晉師于斐林。乃言伐鄭者。若以趙盾之師先在。是致諸侯來會之然也。故曰起諸侯為盾所會耳。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使一大夫。立於斐林。拱揖指搗。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隲之有泮也。亦言諸侯為盾所會。莫敢不從。春秋殊之。所以尊君抑臣。不與其致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疏〕

左氏穀梁作侵崇。左氏釋文作崇。云本亦作崇。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尚書大傳云。秋祀柳穀華山。鄭注。祭柳穀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必齊人

讀崇為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按崇古音在東鍾。柳古音在蕭幽部。二部間有通轉。故尚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隸釋載漢石經。作其道于不詳。又玉篇。鯛。直馨切。又直久切。廣韻。鯛。徒紅切。又直冢。直柳二切。鯛从同音。



而有直柳切。故漢地理志。汝南郡。桐陽。孟康曰。桐音紂也。又育字轉入平聲。在蕭幽部。而說文肉部。育从充省聲。亦其證也。吳氏經說云。春秋三傳。多以聲近相借。如歸邴之為歸祊。包來之為浮來。曲池之為毆蛇。夫童之為夫鍾。犀丘之為鄆丘。為師丘。皆是。獨此傳以義同借。鄭注尚書大傳及周禮皆云。柳聚也。酒誥其敢崇飲。傳左傳崇卒也。注亦皆云。崇聚也。按吳氏猶未知古韻之有通轉也。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疏〕

鹽鐵論論功云。

晉取郊沛。王師敗于茅戎。沛蓋柳字之誤。詩地理考。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緜封崇伯。國在豐鄆之間。周有崇國。晉趙穿侵崇。按彼本左傳為說。以崇為秦之與國。宜在西周。如公羊義當在東周。圻內。或河北地近溫原者。故得有晉大夫忿爭事。○注天子之閒田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正義云。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為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畿外閒田少。畿內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為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為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為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然則圻內自封國外皆為閒田。其實邑也。○注有大至侵之。○蓋如成十一年左傳。載晉郤至與周爭鄆田之類。曷為不繫乎周。〔注〕据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疏〕

注据王至繫王。○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不

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疏〕

注絕正其義。○舊疏云。謂絕柳不使繫之於王。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按王師敗績于貿戎。亦正其義。

使若王者自敗。不言晉敗之也。其義皆與此相足。



晉人宋人伐鄭〔疏〕

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

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壬子二月無壬子正月之十一日也舊疏云宋鄭皆言帥師者其將

皆尊其師皆衆故也大棘杜云在陳留襄邑縣南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寧陵縣西南七里有大棘城亦與睢相近水經注陰溝水篇云澗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鄆之大棘鄉也春秋宣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其地後爲楚所併故圈稱曰大棘楚地有楚太子建墳伍員釣臺澗水又東逕安平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郡國志陳留已吾有大棘鄉元和郡縣志已吾故城在寧陽縣西南四十里一統志大棘城在歸德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寧陵在睢州東大棘當在其間○注復出至宋國○通義云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按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注云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華元不能死被獲明當絕也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彼疏引何氏廢疾云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劉氏申之曰公羊例大夫死生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綏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師並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據也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責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後者豈有賢行得衆乎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閱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殺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

伐晉，惡其構怨，結禍無已〔疏〕

注秦稱至無已。○舊疏云：正以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始有大夫，宜見將之名氏。若其貶人，宜稱人稱國，而言師者，正以閱其衆，惡其將故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所

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又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又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是秦稱師之義也。殺之戰，見僖三十三年，襄公繆公之死，見文六年及十八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獯〔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丑，月之二十八日。左氏：穀梁：夷獯作夷皋。玉篇：犬部，獯，胡刀反，犬呼也，鳴也，咆也，或作嗥。周禮：大祝云：來嗥

令皋舞。注：皋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山海經北山經：丹熏之山，有龍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鱗其身，其音如獯犬。初學記引作嗥犬。知獯嗥皋音義皆通。說文口部：嗥，咆也。獯，譚長說：或从犬，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三傳俱言弑君者趙穿，其實盾爲主使，故亡不越竟，俟其事也。反不討賊，爲其私也。盾爲司馬昭，而以穿爲成濟，此董狐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爲萬世弑君之戒。如曰：盾實無罪，以良史之深文，遂成鐵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粉飾以欺後世，未可知也。况君卽不君，臣可因以不臣哉。然則宣四年左傳稱君君無道之說，不可爲訓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注〕匡王〔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八日。○注匡王：○下三年葬匡王，是也。



# 公羊義疏四十五

宣三年  
盡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注〕据食角不言之〔疏〕

注据食角不言之○成七年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其事也

緩也〔注〕辭間

容之故為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

詳錄其簡甚〔疏〕

注辭間至急也○經傳釋詞云之言之間也若在河之洲之屬是也常語也按之為言之間辭詩則緩以足句春秋則緩以示義故加之為緩辭也通義云謹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

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時則有牛禍哀元年穀梁傳說此經云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皆以對食角為急辭也楊疏引舊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總為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也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其餘不發亦緩可知公喪在外逆之緩也衛侯之弟鱗秦伯之弟鍼稱之者取其緩之得逃吳敗六國稱之者取其六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奚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考仲子言之者隱孫為脩之緩也日食言之者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注別天牲主以角○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是主以角也○注書者至而災○鄂本作絜下同閩監毛本作潔俗絜字五行志下之上劉向以為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區霽昏亂亂成於口幸



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董仲舒指略同。何氏但譏其養牲不謹。失事至尊之道。餘無說。未知與劉董同否。禮記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鼯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意。亦與何同。○注主事至簡甚。○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鼯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弑君子。弑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旨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曷為不復

卜〔注〕据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疏〕

注据定至卜牛。○彼經云。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

養牲養一卜〔注〕二卜語

在下〔疏〕

郊特性注云。養牲必養二也。正義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一為帝牲。一為稷牲。皆得吉乃養也。是二牲皆先卜也。○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誤卜。今訂正。

帝牲不

吉〔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疏〕

注帝皇至神也。○齊氏召南考證云。

皇天大帝。似應作天皇大帝。鄭注周禮大宗伯禋祀祀昊天上帝云。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晉書天文志云。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是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又周禮疏引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又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



云按乾鑿度有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即北辰耀魄寶，亦即天皇大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為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為太乙。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與下禮四方各別。故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注：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矩，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此所謂五帝也。周禮疏引文耀鉤有其文：羣神，蓋即大宗伯所記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下者焉。皆天皇大帝總領之。故周禮疏引文耀鉤又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一名皇天，書君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周禮疏引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亦名上帝。周禮掌次以旅上帝，亦名皇天上帝。月令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亦名昊天。書堯典：欽若昊天，一名皇皇后帝。論語堯曰篇：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此注宜為天皇大帝也。舊疏云：天地之內，五帝羣神，則包有岳瀆等在內，蓋雖地類，地亦統於天焉。○注不吉者有災。○此經之屬是郊特牲疏：若帝牛不吉，或死傷，是也。

則扳稷牲而卜之。〔注〕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

復不吉，不復郊。〔疏〕廣雅釋言：扳，援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扳，引也。與注義合。隱元年傳：扳隱而立之。注亦云：扳，引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質弱易扳纏。注：扳纏，猶牽引也。謂帝牲不吉，則引稷牲當之也。哀元年

穀梁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意雖稷牲合時得禮，用之可也。○注先卜至卜爾。○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疏：為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為帝牛。蓋即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之屬。養牲之時已卜，此改為帝牲之時又卜，故何

氏以為凡。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當二卜也。



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疏〕

注牲宮至絜清○郊特性云帝牛必在滌三月注牢中所搜除處也正義搜謂搜掃清除故周禮掌馬者謂之廋人繁露

郊事對云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鄭氏郊特性目錄云以其記郊天用駢犢之養又注云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亦取其絜清之義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注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其實天子犧牛亦須在滌故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是也下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國語楚語云觀射父云大者牛必在滌三月小者羊豕不過十日又禮器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注繫牲于牢也戒散齋也宿致齋也時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也○注三牢至天牲○舊疏云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徒之三月示其潔也哀元年穀梁傳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然則六月即庀牲養之三月始繫于滌此三月之中又以三牢遞養皆取其絜也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為其可以改卜也故傳又云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

於稷者唯具是視〔注〕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

降稷尊帝〔疏〕

注視其至尊帝○郊特性云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正義云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通義云謹案此謂既取稷牲為帝牲則

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按禮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牛得而用之蓋稷牛唯具亦即大夫之索  
郊則曷為必祭稷〔注〕据郊者主為祭天〔疏〕  
注据郊至祭天○郊特性郊之祭也迎長王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是主為祭天  
王



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疏〕

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注祖謂至所生○詩大雅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是其事也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有九族而親之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虬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嫗桑蟲成爲己子憑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禴宮注先有事於禴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又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器疏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以后稷配靈威仰也然則殷郊祀汁光紀夏郊祀白招矩與○注配配食也○荀子禮論云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按凡祀典言配如句龍配祀社棄配稷之屬皆配食也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王

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注〕据方父事天〔疏〕

注据方父事天○獨斷云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御覽引漢官儀父天母地爲天下主

自內

出者無匹不行〔注〕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必得主



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

變得禮也。〔疏〕

注必得至接之。○毛本推誤。惟喪服小記注云。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藝文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祭

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又巡守篇云。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通義云。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稷配郊。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祔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注不以至上帝。○孝經聖治章文。禮記大傳注引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通典引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按鄭氏之義。以郊與圜丘所祭帝不同。圜丘所祭者。天皇大帝。郊所祭者。三代各祭其所出。何氏於下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與鄭氏同也。明堂之祭。為月令季秋大饗帝之祭。鄭彼注言大饗者。徧祭五帝也。又曲禮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是明堂大饗。徧祭五天帝。兼五人帝五人神。以文武配之。孝經主言嚴父。故但及文王也。祭法疏引雜問志云。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是也。孝經注用孔傳說。以郊謂圜丘祀天。非。其注宗祀于明堂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蓋與何鄭同。郊特性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為物之本始。祖為王者之本始。后稷為始祖。故推之配天。不以文也。○注上帝至天下。○禮記大傳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



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正義按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也。舊疏云。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內。迭王天下。即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者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滅參者虛。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虛者房。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精。是其義也。禮記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又月令祈穀于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以為春秋緯文。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祭其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也。○注書改至禮也。○鄂本無也字。善其應變得禮。即上帝性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之禮也。改卜之後。牛死即不郊。亦得正也。穀梁傳曰。事之變也。事變而處之。得正也。通義云。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為譏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弗而行事。按繁露語見郊祭篇。又郊祀篇云。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

### 葬匡王〔疏〕

舊疏云。天子記崩不記葬。今而書者。正以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滿七月。即文九年傳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此未滿七月。所謂不及時書也。

### 楚子伐賁渾戎〔疏〕

左氏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釋文。賁渾。舊音六。或音奔。潛研堂答問云。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六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為贛。即古文睦字。睦字从光。光讀為六。

故睦亦有六音。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府嵩縣。即詹桓伯所謂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正義。陸渾本是燉煌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為號也。昭十七



年為晉荀吳所滅。史記注引服虔云：陸渾戎在維西南也。地理志：宏農郡有陸渾。下云：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此與姜戎別。

### 夏楚人侵鄭

### 秋赤狄侵齊〔疏〕

大事表云：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為一也。即狄有亂，以後箕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為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為二。其至通于中國，加以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八

年借晉伐秦，自為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匈奴分為南北單于之始也。

### 宋師圍曹

###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無丙戌，九月之二十五日，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也。

### 葬鄭繆公〔注〕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弒，故略之也〔疏〕

注葬不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此衍。解云：考諸舊本皆無注。然則有者衍字耳。舊疏又云：

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按有注者非也。子未三年見弒者，多從無去月見略之例。此即隱三年傳所謂不及時而不日慢葬者。何氏云：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定十三年，辭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故略之也。為彼書辭弒其君比，稱國以弒，明失衆。此鄭繆公子為公，子歸生弒之，非失衆之文，故於其卒也，備書日月，何略之有。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疏〕

說文邑部郟東海縣帝少昊之後所封漢

書地理志郟故國少昊後盈姓今山東沂州府郟城縣西南百里有故郟城一統志故郟國在沂州府郟城縣西南二十里與江南邳州接界向者杜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蓋即隱二年所入者詳彼疏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注〕据取汶陽田不言棘不肯〔疏〕

注据取至不肯○成二年取汶陽田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

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是也

辭取向也〔注〕為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為利故諱使

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

者公不能獨平也月者惡錄之〔疏〕

注為公至愈也○校勘記云鄂本無起其平也四字諸本皆涉下誤衍當刪正讀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為一句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

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說文討治也蓋魯本治莒郟不平因而取向以義始以利終故諱為作辭若莒不肯遂伐取其邑以弱之然愈者愈於直書取向惡殺也穀梁又曰不肯者可以肯也注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為大國所和其非莒不肯可知○注莒言至平也○舊疏云正以及是汲汲之意亦見直之意故如此解以經不曰平莒郟而曰及郟是汲汲於郟又見非莒不肯矣故得起其平也○注書齊至平也○蓋魯力實不能獨平借助齊侯故書之又見魯之因人取邑恥甚也○注月者惡錄之○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注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平莒及郟是和難者正也取邑惡詞也舊疏云定十一年冬及鄭平知平例不月此月故以為惡錄之按左傳云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



行禮是并責其伐也。舊疏又云：若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又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於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也。是也。蓋平例時書月，皆各有所主，當文解之，故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亦書夏五月，注月者，專平不易是也。

### 秦伯稻卒〔疏〕

通義云：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無乙酉，五月之二十八日也。說苑復恩云：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蓋本左傳為說，錢氏大昕答問云：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者，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子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按下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是鄭人固以子家主逆矣。

### 赤狄侵齊。

### 秋，公如齊。

###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疏〕左氏經無子字。按下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通義云。月者。為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疏〕注不日至當誅。○舊疏云。正以所聞之世。

大夫之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今此不日。故解之。後漢書孔融傳。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憚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注〕据當舉叔姬為重。大夫私事不當書。〔疏〕

注据當至為重。○舊疏云。正以春秋尊內故也。○注大夫至當



書○禮記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內外大夫皆不  
得以私事書舊疏專以內大夫直錄其如爲所據難尙未備

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

可〔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魯負教

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疏〕

注禮大至歸宗○禮喪服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

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此歸宗猶言歸甯爾與齊衰期章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之歸宗異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何氏說大夫妻歲一歸宗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于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閑也按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此不言從可知故無大夫妻越竟歸宗禮何氏所舉謂大夫娶於同國大夫之常禮爾若娶於諸侯當如諸侯夫人不得歸甯詩疏引鄭志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王后夫人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是也○注叔姬至在固○正以叔姬於義不得歸甯今違禮來魯明失教戒故歸重在固爲魯殺恥以婦人之道既嫁從夫故也通義云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送之女留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甯失禮合譏故並書見之又足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婦甫嫁遠歸故不可也按反馬之說出於左氏左疏引何氏膏肓言禮無反馬之法鄭氏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夫家之車也何彼禮矣篇云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義論



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按推士禮以言大夫以上。婦人出嫁亦當乘其夫家之車。男帥女。女從男之義。所以重恥遠嫌也。詩之百兩御。百兩將。自美其送迎之盛爾。不得據爲婦人自乘其車之證。何知歸車不在百兩御之中乎。昏禮雖士禮。如三月廟見諸節既同。何所見婦車一節獨異焉。○注言及至夫人。○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刺其無別。是以下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彼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外也。注若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

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

而俱至者與。〔注〕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疏〕

注言其至鳥獸。○舊疏云。言其無別。如雄狐綏綏。故曰雙行游匹而來。鶉鶉不異。故言匹至似於鳥獸矣。

而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非何氏義。九經古義云。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䟽跖。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謂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爾雅釋地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曰鶉。注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郝氏懿行義疏云。西山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鸞。郭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鶉。鶉鳥也。海外南經。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逸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是鳥出西南方也。公羊宣五年疏引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卽此類也。按韓詩外傳。南方有鳥。名曰鶉。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封禪書。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鶉。郭氏比翼鳥。讚曰。鳥有鶉。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按如惠氏郝氏所引。則鳥獸俱有名雙雙者。然細玩何義。似止以高固叔姬雙行匹至。有同以牝牡雌雄爾。不必拘拘以比翼鳥等喻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禮。男女有別。內外有閑。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甯。高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桓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俱往。君子謂魯桓失夫道矣。關雎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爲有別。雙雙而來。雙雙



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哉。按士昏禮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于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三月親見妻之父母。故譏其雙雙而至也。昏禮疏引膏肓又云。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且大夫不外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劉氏逢祿箴膏肓評曰。春秋之義。大夫不得外娶。大夫尤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劉氏猶牽涉左氏反馬說也。

### 楚人伐鄭。

###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注〕据宋華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疏〕

通義云。春秋託王者

之事。見誅賞之法。故弑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弑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變書是也。輦遂之復見。從內諱弑故也。甯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弑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事復見。不得為難。故獨發難於此。是也。○注据宋至復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上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是也。按傳据此三者。華督至莊十二年。始被殺。歸生死於宣十年。崔杼死於襄二十七年。皆未即死。經不復見。故据以難也。舊疏云。春秋之內。書名弑君。後不復見者。唯此三人耳。餘見者。皆著義焉。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屬。欲見罪在桓宣。故輦遂得見。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弑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書之者。善之也。然則善其臣子得討其賊。故書。則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書者。亦是討得其賊。善而書之。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注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



書者亦輩遂之類。故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輩遂之類。見其與獻公同謀弑剽。是以彼二十六年弑剽之下。注云。甯喜爲衛侯衍弑剽。不舉衍弑剽者。諼成于喜是也。其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下傳云。不以其罪執之也。注。當坐執人。亦是其得書之義。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皆書者。商人之下。注云。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當坐弑君。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得書者。亦是加弑故也。如趙盾之類矣。

親弑君者趙穿也。〔注〕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疏〕

上二年左傳云。乙丑。趙穿攻靈公於

桃園。注。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疏引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譌。其本未必然也。史記晉世家亦曰。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注復見至非盾。○正以存其文。不沒其實也。然史明云。而迎趙盾。故春秋以盾爲首惡。曰親弑君。見其特行弑事爾。

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

賊也。〔疏〕

繁露玉杯云。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

別贖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比貫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幡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



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慙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眾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討賊。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滿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為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穿之惡。仍未得捨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穀梁上二年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正見孝子之至。

何以

謂之不討賊。〔注〕据皆去葬不加弑。〔疏〕

注据皆至加弑。○校勘記云。鄂本葬下有日字。此脫。按。依疏日字不當有。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云。葬許悼公。傳賊



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是以君子加弑焉爾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然則加弑者雖不討賊亦書葬明其非實弑也晉靈去葬則趙盾與親弑者同文既與親弑者同則與加弑者異則盾卽是賊傳又云不討賊故難之也上二年穀梁疏趙盾與許止加弑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弑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厚之至故也

**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疏〕**

上二年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晉世家亦云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

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穀梁傳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通義云此晉史斥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爲春秋新意矣

**趙盾曰天乎無辜〔注〕**辜罪

也呼天告冤〔疏〕

注辜罪至告冤○詩小雅正月民之無辜箋辜罪也大雅雲漢何辜今之人箋辜罪也爾雅釋詁云辜罪也說文辛部辜臯也穀梁傳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晉世家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人窮則反本急

則呼天穀梁注告天言無弑君之罪故曰冤也舊疏云冤謂冤枉之冤也

**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疏〕**

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注迴已易他誰作盾而當忍

弑君者乎釋文孰爲盾絕句按范義迂回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孟子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穀梁傳孰謂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曰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是此傳之謂卽穀梁之爲也

**史曰爾爲**

**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注〕**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

**明義之所責不可辭〔疏〕**

校勘記出如何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改而何按如當讀而古如而字通隱七年左傳歆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莊七年經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也是也左傳記太史對曰子爲正



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晉世家。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穀梁傳。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通義云。爲仁。外爲仁也。爲義。外爲義也。錢氏大昕答問曰。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注復反也。○詩小雅黃鳥。復我邦族。箋云。復。反也。又我行其野云。言歸思復。傳復。反也。爾雅釋言。復。返也。○注趙盾至可辭。○左傳。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不越竟。在反不討賊。卽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弑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

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

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注〕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

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餽受爵。以上嗣尊祖之

道也。喪紀以絜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

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餽作登餽。精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

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字。又出升餽。云閩監。毛本同。鄂本餽誤餽。此本誤餽。今訂正文王世子升作登。又出精粗。云鄂本粗作麤。按疏中引注作餽。按荀子大略篇。吉事尙尊。喪事尙親。注。吉事。朝庭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也。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麤。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喪服以麤爲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卽路門內之燕朝也。鄭注。內朝。路寢庭。君之視內朝也。



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羣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與臣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燕。蓋古者視朝之儀。君先出路門。立於治朝之宇。徧揖羣臣。則朝禮畢。玉藻所謂君日出而視之是也。隨卽適路寢聽政。若有議論。卽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逕就內朝。亦尋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故云體異姓也。鄭云。體猶連結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賤異位。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祖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故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

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注〕已。已諸大夫也。〔疏〕

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

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廣雅釋言。彈。拚也。說文。丸。圓傾側而轉者。玉篇。彈。行丸也。吳越春秋。彈生於古之孝子。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李尤彈銘。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爲矢。合竹爲樸。廣韻。彈。射也。元和志。晉靈公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按如此傳。似在內朝側。釋文。已趨。音紀。釋名。容。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是樂而已矣。〔注〕

以是爲笑樂。〔疏〕

高誘注。呂覽云。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爲樂也。繁露仁義法云。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嬉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通義云。謹案左傳。戰于令狐。靈猶

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其所爲。乃昌邑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濟彼童心。至於殺人。以爲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蒞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祈天永命。今趙盾奉疆祿之主。



前後左右不慎其選。諭教無術。陷之於惡。已則避禍。而委君子死。誰執其咎矣。按孔氏此論嚴而正。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

〔注〕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疏〕

注荷負也。○釋文傳注俱作何。云本又作荷。文選東京賦。荷天下之重任。薛注。荷負

也。小爾雅廣言。荷擔也。左傳昭七年。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也。○注。畚。草至之鍾。○公羊問答云。說文留部。畚。蒲器。餅屬。所以盛種。種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左傳正義引說文。蒲器可以盛糧。今本作盛種。誤也。國語周語。倂而畚揭。注。畚。土籠也。左傳襄九年。陳畚揭。注。畚。蕘籠也。又宣十一年。稱畚築。注。畚。盛土器。蓋皆以草或蒲為之。可以盛土。可以盛穀。故左傳注云。畚以草索為之。筥屬是也。吳氏經說。按左傳置諸畚。注。畚以草索為之。其器可以盛糧。周禮挈壺氏。鄭司農注亦云。畚所以盛糧。然則說文云。畚。餅屬。蒲器也。所以盛種。為盛糧之譌矣。許君所謂蒲器。是編蒲柳以為器。可以盛糧。如今俗所謂筥也。字書無筥。疑即畚之聲轉。麥雲謂畚為蒲草之器。漢世或然。字從留。缶之留。當是瓦器。古量穀用六斛四斗之鍾。亦是瓦器。故齊人謂畚為鍾。舊疏云。齊人謂之鍾。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按六斛四斗之具。只可以盛。不可以量。種即五穀總稱。不必依左疏改為糧。如畚為瓦器。必如左傳十釜之鍾之大。亦非一二所能荷也。蓋畚者量穀之物。或草或蒲或瓦皆可。各隨方俗所宜。其所容若干。亦不必一定。亦無定名。以為畚。可以為蕘。可以為土籠。可也。

自閨而出者。〔注〕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

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疏〕

注宮中至之閨。○爾雅釋宮。文。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舊疏

引孫注亦云。闈者。宮中相通小門也。彼又有小閨。謂之闈。舊疏引李注云。皆門戶小大之異。說文門部。闈。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注。闈。宮中之巷門。左氏閔二年傳。賊公于武闈。注。宮中小門。謂之闈也。周禮匠人注。廟中之門。謂之闈。亦謂廟旁之門。婦人出入。



故禮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闈門也。按雅訓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士虞記注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爲況。然則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似闈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小門謂之闈也。蓋凡宮寢之別門皆可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說文門部又云闈持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按儒行云。闈門圭審注。圭審門旁審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是闈卽取圭義。言其小也。下云入其大門。入其闈。是闈爲小門矣。○注從內至可知。○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也。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九卿之九室。東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然則韋氏所謂君之公朝者。蓋卽正朝兩旁之室。諸侯大夫則在治朝之兩旁也。爲諸臣治事之處。故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明諸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路寢。諸臣各聽事于兩旁之朝。俟諸臣聽事畢。退乃還小寢。容諸臣有面陳之事故也。此趙盾所立於外朝者。當卽此朝。但何君以闈門分內外。見荷春者遠從闈出。不必闈門定在外朝內內朝外也。

趙盾曰彼

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闈。〔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孰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賤器。

何故乃出尊者之闈乎。呼之不至。〔注〕怪而呼。欲問之。〔疏〕注怪而呼欲問之。○校勘記云。毛本怪作恠。俗字。曰。子大

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注〕願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

子。〔疏〕經傳釋詞云。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子大夫也。爲問辭也。當作邪讀。繫辭。夫易何爲者也。詩旄丘。何多日也。士昏禮。敢不從也。禮曲禮。奈何去社稷也。皆當如邪義。按如也讀亦通。○注願君至解也。○校勘記云。毛本君誤人。按見就或



云當作就見非也。孔疏云：過朝以示人，令人懼己，即本此君貴己以視人，立義靈公欲以視人，適趙盾問故，因欲即其來見時就而解之也。○注古者至曰子。○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注子者，人之貴稱。詩王風大車：畏子不敢箋云：子者，稱所尊敬之辭。按左傳：穀梁並云：子為正卿，明稱大夫辭也。

**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注〕赫然，已支解之貌。〔疏〕

注赫然至之貌。

○經義述聞云：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捺也。說文：捺，裂也。从手，赤聲。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辭曰：赫汝軀，拉汝榦，節解汝肉，抽汝腸肺，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按廣雅釋詁亦云：捺，裂也。莊子養生主云：動刀甚微，謦然已解，謦與捺亦同。公羊問答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儀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儀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榦，云云。故何以赫然為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識從何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證為衰世之淫刑。按今律有凌遲，即支解法也。

**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注〕主宰割殺膳者，若今大

**官宰人。**〔疏〕

注：主宰至宰人。○禮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天子有宰夫，兼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膳夫卑於宰夫，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也。春秋時候，國不必有宰夫，因通謂膳宰。如左傳昭四年：稱膳宰屠剛，而檀弓載此事曰：賁也，宰夫也。此傳稱膳宰，而左傳稱宰夫，為皆主殺膳烹割之事故，稱雖不一，其職同也。周禮天官序官：膳夫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其屬又有庖人，內外饗，享人等，晉靈所殺，亦不必即其長也。孟子萬章：稱伊尹以割烹要湯，亦即膳宰之事。何云若今大官宰人，舉漢制以況也。

**熊蹯不熟。**〔注〕蹯，掌。〔疏〕

注：蹯，掌。○國語楚語云：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注：蹯，掌也。左傳文元年：王請食熊蹯而死。注：熊掌難熟。孟子告子云：熊掌亦我所欲也。此也。說文采部：獸足謂之蹯。熊蹯也。其肉難熟。

**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注〕



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疏〕

大戴禮保傅云。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校依賈子改升為斗。又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停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子。說文斗。味魁。羹斗也。蓋即靈公所用者。亦可。

挹酒。詩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說文作料。云勺也。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剌酒。彼升亦斗字之誤。則羹斗其即今之羹勺與羹勺。物微而得擊殺人者。蓋靈公本意殺人。盛怒之下。隨手擊搏。適當頭項。虛怯處。亦得致命也。通義云。斗。料也。保傅記曰。太宰荷斗。

而不敢煎調。是其物也。○注擊猶至頭項。○孔氏音義云。擊音擊。擊音斂。字或作擻。莊子曰。擻以馬捶。按廣雅釋詁。擊擊也。王氏疏證云。上文已有擊字。此擊字當作擊。玉篇擊。擊兒。公羊注。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廣韻引蒼頡篇。擊也。擊。擊並音五交反。

其義同也。支解將使我棄之。〔疏〕左傳云。宰夫臠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晉世家。宰夫臠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

臣枝解宰人而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疏〕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晉世家。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

人手。二人前諫。嘻者。閔二年。慶父聞之。曰。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史記藺相如傳。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注。嘻。驚而怒之辭也。檀弓。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

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舂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

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疏〕注。愬者。驚貌。○通義云。愬讀如愬。愬終吉之愬。又何焯云。愬。即自愬。膳宰之事。與舊讀異。按。孔讀是也。廣韻。山。責切。易釋文亦。

音。山。革反。子夏傳云。恐懼貌。馬本作。虢。音許。逆反。云。恐懼貌也。呂氏易音訓引此注。作驚愕也。晁氏曰。愬。虢。覲。三字同音。色。何焯解非。○注。禮。臣至言也。○禮。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擊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賈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



云君子士不答拜也。士相見禮答一拜為其始見。則君於大夫以已。雖非始見亦答拜可知。周禮士師職。王日視朝。孤卿特揖。諸侯亦宜然。盾為卿禮止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為之再拜也。左傳載靈公語曰。吾知過矣。將改之。明自知其過。故先拜以拒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特揖者奇拜。奇猶特也。特揖為奇拜。則旅揖為再拜。與三孤六卿奇拜。二十七大夫再拜。八十一元士三拜。所為禮以少為貴也。按靈公再拜。自與彼旅揖異。○注禮天至式几。○舊疏以為春秋說文。惠氏禮說云。此坐朝之禮。燕享則行之。王享諸侯。乘車送迎。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焉。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享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若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太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太僕二人相代為更。於是為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皇帝見三公。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雖有是禮。亦不常行。呂氏春秋。桓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以為上客。所謂君為臣下階者此也。

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疏〕

公羊問答云。逡巡有

作逡巡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卻退也。有作逡遁者。爾雅。逡。遁也。管子。桓公蹴然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有作巡遁者。晏子。巡遁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萬章傳。逡循甚懼。有作躡循者。莊子。躡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卻。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段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莽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遁與巡通。遁甲開山圖。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反。音義則一。可證。按小爾雅。廣義。倅。慙曰逡。爾雅釋言。逡。退也。注。逡巡。卻去也。文選注引廣雅。逡巡。卻退也。趙盾見靈公再拜。慙而不敢進。故曰逡巡。班固東都賦。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悚然意下。捧手欲辭。猶此義也。左傳。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云云。不言再拜。省文也。○注頭至至拜手。○周禮大祝。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疏。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如是諸侯於



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九拜以前三拜爲體。後六者爲用。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操字下云。首至手。何注公羊。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禮空首注合。凡經言稽首。小篆作諸。古文作覓。經傳無異稱。何注公羊。頭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于手。頭與手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皆手下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尙稽遲。頓首尙急遽。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空首者吉凶所同之禮也。經傳立文。凡單言拜。及下屬稽顙稽首言拜。言拜手者。皆空首也。言拜手稽首者。空首而稽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按段說甚明。稽首爲臣見君之禮。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襄三年左傳。公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惟定四年。申包胥請師于秦。九頓首而坐。文七年。穆嬴頓首於宣子。皆事之急遽者也。

趨而出〔注〕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

故出〔疏〕

注本欲至故出。校勘記出。冀當覺悟。云。閩監。毛本。冀作冀。鄂本。悟作寤。按。下注云。非所以意悟。用悟字。成七年注云。重錄魯不覺寤。用寤字。蓋覺寤字當作寤。猶人寐而覺悟也。按左傳亦謂靈公知盾欲諫已。先以吾知所過

見拒。故宣子稽首。以補過。義將順之也。

靈公心忤焉〔注〕忤。慙貌。慙。盾知己過。〔疏〕

注忤慙至已過。論語憲問篇。其言之不忤。集解。馬曰。忤。慙焉。廣雅釋詁。忤。慙也。禮記曲禮。容無忤。注。忤。顏色變焉。卽慙貌也。亦作慙。大元經上。階天不慙。注。慙。慙也。說文心部。忤。慙也。左傳云。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由慙心焉。

也。禮記曲禮。容無忤。注。忤。顏色變焉。卽慙貌也。亦作慙。大元經上。階天不慙。注。慙。慙也。說文心部。忤。慙也。左傳云。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由慙心焉。

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

之〔注〕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疏〕

注某者至失之。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記者忘其姓字。多以某字該之。左傳云。使鉏麇賊之。注。鉏麇。晉力士。晉世家。靈公

患之。使鉏麇刺趙盾。注。引賈逵曰。鉏麇。晉力士。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注〕



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段玉裁云此當作焉門者下當作焉閨者故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守視者也今本誤倒通義云謹案守門

曰門守閨曰閨猶漢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曰戶也按如孔說亦是並無須倒二焉在上矣詩伐檀疏引此傳則無人焉脫門者二字亦焉字在上與段義合○注焉者至者也○焉於雙聲孟子盡心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謂莫大於亡親戚

君臣上下也哀十七年左傳裔焉大國裔訓爲邊謂邊於大國也然則卿大夫家大門內卽至閨門與蓋閨門門之小者凡在內之門皆視大門爲小爾上其堂則無人焉〔注〕但言焉

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疏〕

注但言至焉者○校勘記出故不言堂焉者云鄂本無焉段玉裁云當作焉堂者經傳釋詞云今本正文作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

閨焉者注中焉堂者亦作堂焉者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蓋用段氏說盧氏文詔鍾山札記云下句注當此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注及經文疑皆後人轉寫失之按二讀皆可通玉篇焉語已之辭也故云但言焉絕語辭

而闕其戶〔注〕俯挽頭戶室戶〔疏〕

注俯挽頭○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挽作俛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俛文選注引聲類類古文俯字西京賦伏櫺檻而頰聽注頰低

頭也禮記曲禮俯而納履注俯俛也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俛注俛低也說文頁部俛低頭也太史卜書頰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頰○注戶室戶○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曰戶在於戶區域曰門禮聘禮設于戶西西陳注戶室

戶也凡由堂入室曰戶凡五架之屋棟北楹下爲三間中爲室東西爲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有牖戶在東牖在西戶西牖東爲正中爾雅所謂戶牖之間謂之辰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若如彼說則戶在中之西矣方食魚

飧〔疏〕

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飧兮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且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思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按說文食部飧舖也从夕食舖申時食也無水澆飯語段注云小雅傳孰食曰饗魏風

俯



傳執食曰飧。然則饗飧皆為執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夕飧不言執。互文錯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此為趙盾將朝時。固非夕食。左傳僖二十三年。僖負羈饋盤飧。僖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故周禮司儀注。小禮曰飧。掌客。上公飧。五牢。則又不必皆執食矣。

勇士曰嘻〔疏〕

此嘻當為驚訝聲。與上趙盾曰嘻小異。

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

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注〕易猶省

也。〔疏〕

注易猶省也。○論語八佾篇。與其易也。鄭注。易猶簡也。簡省義近。考工記。玉人注。易行去煩。苟是亦簡省之意。易繫辭傳。辭有險易。王注云。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亦平易之意。

子為晉國重

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疏〕

詩召南羔羊云。退食自公。箋云。退食。謂減膳也。正與序節儉義相足。故趙盾食魚飧。亦即儉也。晉世家云。盾閨門開。居處節。謂此。

君將

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注〕負君命也。〔疏〕

注負

君命也。○晉世家。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左傳。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皆與此詳略互相足。

遂刎頸而

死。〔注〕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也。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此之謂也。〔疏〕

左傳記鉏麇觸槐而死。晉世家謂觸樹而死。呂覽過理篇云。觸庭槐而死。國語晉語云。觸庭之槐而死。皆與此異。韋注晉語。以槐為晉外朝之樹。又與杜注槐為趙盾庭樹異。所聞各異。要皆為勇士自死也。○注



傳極至擊柝○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當刪重門擊柝易繫辭下傳文彼云以待暴客此儉約之衛勇士自死故甚之也後漢書杜林傳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是也○注孔子至謂也○校勘記出此而謂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而作之常據正孔子曰

見論語八佾篇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注〕滋猶益也〔疏〕注滋猶益也○襄八年左傳滋事無成注滋益也小爾雅廣詁滋益也說文水部滋益也

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疏〕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晉世家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

皆攻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左傳

云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本又作祗彼注云右車右本此晉世家作示眯明示即祗字與左傳釋文之義本合與祁字古音通祁从示聲也彌眯古亦通史記以此即桑下餓人又以為公宰與傳文皆不合○注禮大至御者○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正義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周禮大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御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大夫禮亦宜然鄭風箋所言係將所乘車將在中也其甲士之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與此平常乘車法不同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御者車右之間御者在中也驂乘猶參乘也謂三人共乘焉然則士以下無車右矣故子適衛冉有僕問津夫子代子路執轡明止御者矣

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注〕仡然壯勇貌〔疏〕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何注仡然壯勇貌按說文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為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仡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為仡字作



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據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立。臧氏據改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可證鄉射禮疑立。疏引鄉飲酒禮注作疑。此疏反作仇者。蓋因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據以私改耳。按鄭引此傳乎作於亦異。○注仇然壯勇貌。○廣雅釋詁。仇仇。豎豎武也。詩大雅皇矣云崇墉仡仡。傳仡仡高大也。書秦誓云仡仡勇夫。孔疏仡仡壯勇之夫。

放乎堂下而立。

〔注〕 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疏〕

周禮天官食醫云。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注放依焉。孟子離婁。放乎四海。注放至也。謂至乎堂下。或依乎堂下而立也。○注嫌靈至爲意。○晉世家云。示昧明知之。左傳亦云。提彌明知之。○注禮器至三尺。○禮器正義。天子之堂九尺。此周

法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然則每堂一尺。爲階一等。故士冠禮云。賓降三等。下至地也。此爲士三尺。階三等之證。賈誼治安策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說文。陛。升高階也。玉篇。天子階也。天子九級。薛綜注。東京賦云。殿高九尺。階九齒。彼述天子之禮。則諸侯以下。七齒五齒三齒。亦應與堂高相應矣。庶人之禮。雖不見禮。以士三尺差之。當一尺與。

趙盾

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注〕 授君劍

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進殺之。〔疏〕

注授君至殺之。○禮記曲禮云。進劍者左首。注左首尊也。正義。進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劍拊環也。少儀云。澤劍首。注澤弄也。又云。刀卻刃授穎。

注穎。穎也。是進刀劍皆以首。穎授人。不以刃授人。敬也。左傳定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是也。靈公欲於盾進劍時。卽拔劍首。以劍末刺之也。

趙盾起。將進劍。祁



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疏〕

通義云斥呼盾名君前臣名也左傳云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

三爵非禮也晉世家示眯明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皆與此異

趙盾知之〔注〕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疏〕

晉世家云趙盾令先

毋及難○注由人至覺焉○呂覽情欲而終不自知又淮南修務訓七年而後知注並云知猶覺也對文異散則通舊疏云由人曰知之此文是自己知曰覺者即昭三十一年傳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是也

踏階而走

〔注〕踏猶超遽不暇以次〔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踏與躡同一本作是音同經義雜記曰說文是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是與說文正

合則古本公羊作是階矣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是公羊傳文當本作是義當如禮經注何邵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乍行乍止之訓更密也集韻十八藥踏下引此傳文又云或作躡葉鈔釋文躡作蹶誤玉篇躡躡乍前乍卻依說文為說也左傳云遂扶以下彼釋文引服虔注作蹶云徒蹶也今杜注本往往作蹶者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蹶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屣使然按與此注超遽義亦合○注踏猶至以次○釋文遽作劇其據反本亦作遽公羊問答云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疏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說文作超距史記王翳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然則超遽猶超距不暇如常降階也燕禮疏云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踏階而走是也通義云升降階之法拾級聚足者正也施於所尊以疾為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進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急遽則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踏階皆非禮之常矣讀書叢錄云依何注踏當作是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不拾級而下曰是燕禮記疏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趙盾踏階而走說文無



踏字走，乍行乍止，讀若公羊傳走階而走，與踏字義同。廣雅釋訓：躑躅，猶豫也。猶豫即說文所謂乍行乍止。釋文所謂躑也。按洪說非是，何義自與說文不同。此時趙盾避禍疾逃，安得尙乍行乍止？且躑字與躑躅亦殊，無容牽合爲一。釋名釋姿容云：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傳言走，故注言不暇以次也。燕禮所謂升降有四等，亦未洽。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注：拾當爲涉，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又云：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降常法也。外則栗階，禮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之屬是也。鄭注：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記又云：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其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此傳之躑階，更非行禮常法，所謂不暇以次者，故有超距之象矣。敖繼公謂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躑階，亦強生分別耳。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連步升堂，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於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唯此二節是也。栗階又名散等，禮記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是也。彼栗階爲略威儀，與燕禮以栗階爲敬又不同，皆與躑階異。栗階不過二等，栗猶歷也。如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閱歷而上，若躑階，或有過二等者矣。

靈公有

周狗〔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云：可以比周之狗，按爾雅釋畜狗四尺爲獒，郭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

又宋本張華博物志：晉靈公有害狗，與周形相近，故文異。害狗，謂能害人之狗。按郭注引作害，蓋嚴顏異文。今本誤作善矣。通義云：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狻矣。○注周狗至如意。○公羊問答云：問：犬能知人意乎？曰：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按序周禮廢興，諸侯惡其害己，舊本誤作周己。鹽鐵論地廣篇：賊不害智，亦誤作周智。蓋周害形近，容或有誤，然害狗周狗，皆傳者所加，自非靈公命名，則俱無不可通。蓋比周如人意，亦足害人也。

謂之獒。

〔注〕犬四尺曰獒。〔疏〕

注：犬四尺曰獒。○爾雅釋畜云：犬四尺曰獒。左氏釋文引尙書傳：獒，大犬也。廣雅疏證：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敖。山高者曰敖山，犬高大者曰敖犬。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書序：西



旅獻獒。孔傳西戎遠國貢大犬。呼獒而屬之。〔疏〕左傳公嗾夫獒焉。釋文嗾服本作嗾。疏引服虔云嗾。嗾也。公乃嗾夫獒。使之噬盾也。晉世家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鬻狗名獒。經義雜記云。按釋文謂嗾即嗾。

字。嗾讀若誼。與嗾聲相近。故文義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訓嗾為嗾耳。說文口部。嗾。使犬聲。引春秋傳曰。公嗾夫獒。按彼之嗾。即此之呼也。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蓋方言之殊。與舊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獒亦

踏階而從之。〔疏〕據此。則踏階更非行禮之歷階可知。祁彌明逆而踐之。〔注〕以足逆躡曰踐。〔疏〕注以足至曰踐。

○葉本釋文。躡作蹋。文選東京賦。已事而踐。注。踐。退也。以足躡而退之。故曰踐也。玉篇。踐。退也。說文。足部。蹋。踐也。史記蘇秦傳。六博蹋踞者。謂以足蹋之為戲也。亦作躡。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尙穿城躡鞠。是也。絕其頤。〔注〕

領口。〔疏〕注領口。○校勘記。段氏玉裁云。玉篇引作絕其頤。說文頁部。頤。頤也。領。頤也。段云。此謂以足迎蹋之。遂使獒之頤不能噬也。方言。頤。頤也。南楚謂之頤。秦晉謂之頤。頤。其通語也。又云。依方言。則緩言曰頤。急言曰頤。頤當讀如

合也。按。頤於說文。訓為面黃。則無口義。楊雄長楊賦。稽顙樹頤。注。音蛤。玉篇。訓為口。蓋即本此。左傳云。明搏而殺之。晉世家。明為盾搏殺狗。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疏〕晉世家。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左傳。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提彌明死之。注。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己用。則此傳所云。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

而起。〔注〕甲。即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疏〕經傳釋詞曰。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與僖三十三年傳。然而晉人與

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注〕欲趨疾走。同義。殺下何注云。猶豫留住之頃。正合此傳義。



〔疏〕

正以抱而乘之。抱之上車也。据此則左傳遂扶而下。宜如服本作跌而下矣。禮脫屣上堂。降階納屣。趙盾踏階而走。蓋猶徒跌不及納屣。不能疾走。故甲中者抱之而乘也。杜本作扶。於情事不合。孔疏強附杜氏。謂堂上無屣。跌則是堂。何

須云遂跌而下。不知下者不必專指下階。凡退由階庭而門。皆謂之下也。○

注欲趨疾走。○校勘記出欲趨。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趨作趨。按紹熙本作趨。

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

〔注〕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疏〕

晉世家。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左傳

既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鬻桑之餓人也。與公羊合。惟史記謂即昧明異。注非所以意悟者。猶言非所意悟也。

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

也。〔注〕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疏〕

晉世家。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盾與之

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宣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左傳。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鬻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單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呂覽報

更篇。趙宣孟見飢桑之餓人。爲之下食。而饋之。與脯一胸。拜受而不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殺之。一人追

先及。曰。君豈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曰。何以名爲。臣飢桑之餓人也。還鬪而死。與左傳謂其亡去少異。後漢書注引呂覽曰。昔趙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饋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絕

糧。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皆詳略互見。○注暴桑。蒲蘇桑。○公羊問答云。左氏作鬻桑。杜注鬻桑。桑之多蔭鬻者。公羊作蒲蘇。韓非子。本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



茂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即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吐蒲蘇呂氏春秋作飢桑淮南子作委桑飢古委字按爾雅釋詁吡劉暴樂也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考暴樂即爆爍詩桑柔捋采其劉傳劉暴樂而希也箋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彼疏引爾雅作爆爍又引舍人曰吡劉爆爍之義也然則暴桑者即爆爍之桑爆爍為稀疏不均之名故何氏訓為蒲蘇蒲蘇猶扶疏潘尼賦之上疏也吳氏經說云蒲蘇猶扶疏也然則暴桑即搏桑矣搏蒲暴桑皆一聲之轉大雅云鬱彼桑柔柔古讀如揉左傳注桑之多翳蔭者意與此同按爾雅釋木蔽者翳郭注樹蔭翳相覆蔽者詩曰其楛其翳經義述聞木自弊以下皆釋死木也蔽即上文木自弊之蔽大雅皇矣正義引此作弊者翳又引李巡曰弊死也釋言弊踣也釋文弊字作斃郭本作蔽者借字耳皇矣傳自弊為翳釋文弊或作蔽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踣也是斃弊並與蔽通翳讀曰瘞皇矣篇其蓄其翳釋文韓詩作瘞後漢書光武紀注瘞仆也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瘞也瘞皆謂踣斃之也作翳亦借字耳周語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翳其人謂踣斃其民也毛傳自斃為翳雖與爾雅原文小異而其為踣木則同若云樹蔭翳相覆蔽則是相覆蔽之本而非踣本與上二句全不相應矣然則左氏之翳桑亦為桑之踣斃者與此暴桑正同故何氏以為蒲蘇桑也水經注雷首山北去蒲阪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永濟縣南四十五里哺飢阪在絳州北六里即食翳桑餓人處○注傳道至恩德○說苑復恩篇述此事云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宣孟收德于束脯淮南繆稱訓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闕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人心之感恩接而憎怛生故其入人深

趙盾曰子名為誰〔注〕後欲報之〔疏〕

晉世家亦云問其名左傳云問其名居

曰

吾君孰為介〔注〕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為與此甲兵豈不為盾乎〔疏〕

注介甲也○詩鄭風清人云駟介彭彭傳



介甲也。大雅瞻卬云。舍爾介狄。箋云。介甲也。釋名釋兵甲云。甲亦曰介。史記衛世家。太子與五人介。注引賈逵云。介被甲也。

子之乘矣。何問吾名。〔注〕之乘。即上車也。

猶曰。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也。〔疏〕

注之乘至報也。○校勘記出。子以上車矣。曰鄂本以作已。

又出不望報矣。云鄂本矣。作也。紹熙本亦作已。左傳。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注。不望報也。史記注引服虔注同。晉世家亦云。弗告。說苑復恩篇。與呂覽所記大同。亦云。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然不若此傳所對之詳。

趙盾驅

而出。衆無留之者。〔注〕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疏〕

晉世家云。

盾遂奔。驅而出。驅車而出也。○注明盾至見殺。○鄂本悅作說。紹熙本同。下傳。民衆不悅。亦同。繁露滅國上云。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士。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伯主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爲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盾爲賢人者。左傳云。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晉世家云。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是也。

趙穿緣民衆不悅起弑靈公。〔疏〕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趙穿殺靈公。晉世家。盾昆弟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注。虞翻曰。園名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攻本或作弑。北堂書鈔引作煞。靈公煞。即殺字。殺亦音弑。釋文。僖九年左傳。可證。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之。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所殺。是也。釋文作不說。與鄂本同。

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注〕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

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疏〕

晉世家亦云。而迎趙盾。穀梁傳。趙穿弑公。而後反趙



盾注招使還。○注復大夫位也。○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蓋即復大夫位。晉世家亦云。盾復位。家語正論。作未及山而還。杜云。晉竟之山。按晉語。陽處父及山而還。韋注。山河內溫山也。是時晉已啟南陽竟。及于河未及山。即所謂亡不越竟也。杜注殊混。晉世家亦云。未出竟。公羊以盾之罪在復不討賊。其出竟與否。不及記也。○注即所至責之。○即上傳曰。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是也。○注傳極至不臣。○正以穿為盾宗。盾出穿弑。穿弑盾反。而自反其位。處穿如常。是時成公未立。盾之復位。誰實使之。其不臣之跡。顯而易見。故注極言臣不可不臣以責之也。通義云。晉侵天子之邑。而穿為之主將。是其人素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為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於手刃其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孔氏之論極正。而左傳韓獻子猶曰。宣孟之忠。則當時已無真是非。董狐所以為良史也。然左傳謂趙宣子為法受惡。亦非孔子語。

而立成公黑臀〔注〕不書

者。明以惡夷獯。猶不書剽立。〔疏〕

左傳云。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注。黑臀。晉文公子。晉世家云。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按。晉文不應娶周女。蓋周大夫女也。○注不書至剽立。○剽立在襄十四年。彼二十六年傳云。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矣。注云。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正以不書黑臀立。亦以起夷獯之無道也。通義云。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獯。猶不書剽立。非也。君弑自必立嗣君。與衛有衍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按。衛完見弑。亦必立嗣。春秋何以書晉立。以見篡。正夷獯失道。前後不見。故於不書黑臀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蠓。〔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疏〕

注先是至所致。○取向事在上四年。公比如齊。即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又如齊。是也。五行志中

之下。宣公六年八月。蠓。劉向以為先是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

冬十月。









公羊義疏四十六

宣七年

盡九年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為主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則此當與彼同。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書日月者，彼注云：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彼書日月之義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疏〕

杜云：萊，國今東萊黃縣。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齊乘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間，鑿石通道，極為險隘，俗名萊子關。

秋，公至自伐萊。〔疏〕

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大旱。〔注〕為伐萊踰時也。〔疏〕

五行志中之上。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疏〕

大事表云：傳云：盟于黃父。杜注：黃父即黑壤，蓋二名為一地矣。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

澮水所出



八年春公至自會〔疏〕

毛本會誤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疏〕

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按史記正義黃縣在魏州按由魯至齊不知何以行至今之冠縣地

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据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疏〕

注据公至言乃○即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是不言至

復又不言乃也有疾也〔注〕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為難〔疏〕

注乃難辭也○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下傳云乃者何難

也因難故緩亦為緩詞周禮太宰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乃緩辭也是也

何言乎有疾乃復〔注〕据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為有

疾無惡〔疏〕

注据公至無惡○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云何言平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是也校勘記出乃復弑恥云閩監毛本弑作殺此誤蓋凡殺字皆改為弑遂誤改此爾紹熙

本亦作殺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

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

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敖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為重敖當誅遂當絕〔疏〕

注聞喪至代之○白虎通喪服云大夫使受命



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禮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駁之。謂當使上介攝。彼文賓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蓋出竟未遠。遇有私喪。君或使人代之。若已至彼國。當終其事。聘禮所載是也。彼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享。可知。鄭又云。己有齊斬之服。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皆與此徐行不反之義相足。禮記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是爲不能卽反。故先成服也。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是也。何氏知君當使人代之者。風俗通愆禮亦云。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是也。繁露精華篇。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以喪至責之。○杜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正義。哀十五年傳。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舊疏云。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遇疾而還。非禮。而言聞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重責之也。○注。言乃至反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介攝其命。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注。謂俟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足證有疾。俱不得反矣。○注。敖不至。當絕。○以敖非有疾。無所難。故不得言。乃與此異也。敖無所難而復。故當誅。此遂實有疾。惟不俟君命。遽爾反國。故當絕。輕於敖也。舊疏云。敖違命罪大。故當誅。誅者。罪累家也。遂前雖弑君。而宣公不以爲罪。直以當時行事而責之。責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

## 辛巳有事于太廟〔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巳。月之十八日。下壬午。月之十九日。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



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按何氏無此義。亦不必以此為禘。直不過時祭而已。

仲遂卒于垂〔疏〕

杜云垂齊地。大事表云非魯竟。故書地。當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即隱八年遇于垂之垂。

仲遂者何〔注〕据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注〕自是後無遂卒。知公子遂。何以不

稱公子〔注〕据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疏〕

注据公至子也。○即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是也。彼季友加字稱公子。此仲遂亦加字不稱公。

子。故据以難。鄂本無也字。

貶曷為貶〔注〕据叔孫得臣卒。不貶〔疏〕

注据叔至不貶。○上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然

則仲遂得臣皆合貶。彼得臣乃不去氏。示貶。故難之。

為弑子赤貶〔疏〕

通義云。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得稱字。但加字之故。傳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為獨譏

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注〕据鞏終隱之篇貶。欲

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疏〕

注据鞏至中貶。○即隱四年。鞏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傳鞏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十年夏。鞏帥師。傳此公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

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其事也。据此例。則遂宜於文公薨後子卒前貶也。

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注〕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



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疏〕

注此解至赤也

○卽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是也。未踰年。君尙未改元。是年編於文公貶。則嫌有罪於子赤。仍不見。○注元年至貶也。○上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注嫌觸諱。不成其文也。彼本宜去公子起喪娶。嫌爲弒君。削去其氏。貶喪娶。不明。界在喪娶限內。又若爲喪娶。貶弒君。意亦不明。故此注與元年注相足也。○注公會至公遂。○校勘記出下如齊也。嫌公遂。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如齊下無也字。當據以訂正。卽上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又卽書云。公子遂如齊。若不書公子。則是公會齊侯於平州。遂如齊。嫌公遂矣。○注八年至貶也。○校勘記出如齊嫌坐。上無八年二字。云閩監。毛本同。誤。鄂本公遂下有八年二字。當據正。於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乃復。貶之矣。彼廢棄君命。有疾卽還。本宜坐貶。若去公子。則仍嫌爲坐有疾。乃復貶也。舊疏云。公子翬助桓。篡弒。入篇卽不貶。見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弒。而於宣貶者。正以於子赤。則無年。遂之罪重。不得令免。會須貶之。諸見之處。悉皆有嫌。不得作文。是以正於卒時。貶見其事。○注貶加至絕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蓋嬰齊爲遂子。宜稱公孫。而稱仲嬰齊。是爲歸父後。爲遂孫矣。孫以王父字爲氏。宜氏仲故也。故先於遂。卒加仲。與仲嬰齊稱仲相起。明嬰齊所氏之由也。大宗不得絕者。通典引石渠禮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已有一嫡



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按禮喪服齊衰期章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爲人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通典引范甯云：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傳所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按禮傳所云：自謂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不可絕小宗也。祖易於上，宗曷爲下？何云小宗不絕乎？通典引鄭志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後，如田所言，亦可謂仁至義盡矣。○注地者至禮也。○校勘記：出地者絕外卒，云鄂本作地者卒外，此本絕衍字，外卒誤倒。按解云：此言于垂者，正以卒於外故也。是疏本亦作卒外，不言絕。舊疏云：欲道公子季友之文，皆不地，所以卒於外，則地之者，明當有卒於外之禮故也。聘禮述聘使死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注：成節乃去。又曰：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又曰：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王氏士讓儀禮訓解云：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注日者至樂也。○舊疏云：失禮鬼神例日也。按傳聞世大夫卒，有罪不日，無罪日，故叔孫得臣卒不日，此而日，故解之。通義云：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辛巳則祭日，非卒日也。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計至，遂卒實在前，但必退書日下，主譏猶釋之義，乃顯。○注書有至張本。○舊疏云：時祭之禮，初夏作之，卽是得時不書之例，而書之者，爲下不去樂張本故也。而言有事者，祔不合書，是以但言有事，爲下張本而已。似若文二年注云：不言吉祔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而已之類。按：不似書烝嘗明者，嫌祔祭非禮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籩。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

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

至殷曰彤。周曰繹。繹者。据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据昨日道今日斥。

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

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

注禮繹至神爾。○毛本繼誤祭。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左傳注。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禮有司徹目錄云。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爾雅釋天。

繹。又祭也。郭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詩疏引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左疏引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詩大雅序。絲衣。繹賓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國語魯語。宗不具不繹。韋注。繹。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

侯曰繹。禮記禮器云。為祊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此經祭于辛巳。繹于壬午。可為繹祭於明日之證。不灌地降神者。正祭有灌。此繹主為尸作。故不須灌地降神也。正祭魯如天子九獻。君灌為一獻。夫人灌為再獻。明堂位。

灌用玉瓚。大圭。鬱尊用黃目。是君用圭瓚。酌黃目之鬱。夫人以璋瓚也。既灌之後。則出迎牲視殺。蓋灌在尸入之後也。人道宗廟有灌。天地至尊。不灌莫稱焉。亦作裸。皇侃論語義疏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龜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



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按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注：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事。按：正祭尸者神象，則灌尸卽灌神，無二事也。○注：天子至殺也。○舊疏以天子至宴尸爲春秋說文：絲衣箋又云：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云：釋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釋，言其尋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正義釋宮云：閔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于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祊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祊是求神之名，釋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釋又於其堂也。祊於室內求神，釋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二者同時也。又云：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二是釋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按春秋爾雅詩序，皆但言釋，不言祊，是其大名曰釋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僎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經有司徹下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僎尸，禮崇也。僎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釋，引此引爾雅文。按：天子諸侯之釋，與大夫僎尸異者，僎尸在祭日，釋在明日，僎尸於廟之堂，釋則於廟門之祊。僎尸但有獻尸而不祭，釋則又祭，故名曰釋。又卿大夫僎尸，卽用正祭之牲，有司徹云：爓尸俎是也。釋祭則別用牲。詩絲衣云：自堂徂牛，鄭箋以爲視牲。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謂皆禮之異於卿大夫者。郊特牲又云：坐尸於堂。鄭注：謂朝事時，是正祭朝踐時，已事尸於堂，故釋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神非一處也。卿大夫無朝踐禮，正祭事尸於廟室，故僎尸於廟堂行之，亦其異也。其祊之異者，詩：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鄭注：索，求神也。此正祭之祊也。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祊，文承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薦熟之後，是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於祊，卽此禮器云：爲祊



乎外注。祊祭之明日釋祭也。此釋祭之祊也。郊特牲祊之於東方疏。有司徹疏。以索祭祝于祊爲明日釋祭之祊。誤。胡氏培輩儀禮正義疑郊特牲祊與釋對言。明亦正祭之祊。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西。以神位在室之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釋當在廟門。今乃在庫門。均爲失禮之事耳。此經言釋言祊言朝事。明是三事。鄭乃釋與祊牽合爲一解之。恐非。按胡說亦近是。此賓尸者。上大夫禮。有司徹又云。若不償尸。注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其牲同者。如牲亦用羊豕魚六十五之類。其異者。尸七飯以上皆同。祝侑尸八飯後見其異也。此賓尸卽禮之償尸。儀禮校勘記。償。徐本作賓。按通篇償尸之償。或作賓。或作償。諸本互錯。據經文作償。當以償爲正。賓償或古字通用。吳氏廷華云。徹而償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也。是也。禮器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實明而行事。晏朝而迎。注室事祭時堂事。償尸是也。其士曰晏尸。則無文。特牲於尸卒食三飯後。僅有獻賓衆及旅酬。無算爵諸節。無償尸之禮。晏尸者。或祭畢而酬宴之。又殺於下大夫之不償尸者也。○注必釋至之至。○舊疏云。畏敬先君之尸。而爲之設祭。則無有過誤也。周禮牛人注。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祭於廟。明日釋祭。在廟門之西室。祭義注。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償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疏償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償尸。卽天子諸侯之釋也。按釋祭禮亡。以少牢有司徹證之。其償尸之異於正祭者。婦堂設筵。皆堂上之事也。與正祭筵與奧異。賓尸迎尸。與大夫正祭不迎尸異。償尸有侑。與正祭有祝異。償尸先獻後薦。與正祭先薦後獻異。償尸鼎三。與正祭鼎五異。償尸牲體進腠。與正祭牲體進下異。償尸魚橫載。與正祭縮載異。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侑之後。與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異。以上陳祥道晰之最詳。故備錄之。償者禮之意。釋爲償尸之事。明因昨日配先祖。食勞乏。故次日復償禮之也。○注殷曰彤。周曰釋。○爾雅釋天。周曰釋。商曰彤。郝氏懿行義疏云。彤者。融之假音也。書之高宗彤日。絲衣箋云。商謂之彤。釋文。彤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言。融與釋俱訓長。是融釋義同。詩疏引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義。公羊注。彤者。彤彤不絕。是皆以彤爲融。故左氏隱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作彤彤。李善注。融與彤古字通也。錢氏大昕答問云。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於尙書爾雅。而說文肉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



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卽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肉。此必顧野王元本。非唐以後儒者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爲余箴反。轉爲余弓切。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曰。彤者相尋不絕。古人音與韻協。以尋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韻如融。乃轉聲。非正聲也。按錢郝二家之說。極爲精當。而音當如錢讀。舊疏云。郭氏爾雅。其下仍有夏曰復昨之文。而何氏不言者。正以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故不引之。○注釋者至質意也。○舊疏云。祭尊于釋。欲道今日所尋。釋。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曰。文意。昨日正祭。今日作又祭。相因而不絕。彤彤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迫近而不尊。故曰。質意也。按兩漢諸儒。說殷周異制。多主質文立說。必周秦相傳舊義。魏晉以後。無有知之者矣。○注祭必至爲尸。○禮記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注。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嫡子也。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以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也。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然則北面事尸。亦惟朝事時然也。凡堂上以南面爲尊也。天子諸侯。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詩大雅既醉傳云。天子以卿。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蓋天子用內大夫。則以卿。其侯伯入爲卿士者。亦爲尸。以侯伯七命。王朝之卿六命。相等也。不以三公者。詩疏引白虎通云。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推之。諸侯以大夫。不以卿。蓋亦避嫌之義。曾子問云。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是卿大夫爲尸於君事也。男子取諸同姓。婦人取諸異姓。禮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彼謂虞祭之時。若耐後。則夫婦共尸。取諸同姓之適也。其非宗廟之祭。則不必同姓。詩疏引石渠禮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又引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也。其大夫士。則但取孫列。或同姓適者。亦可。曾子問云。無孫。取諸同姓可也。是也。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不爲尸。注。尸必卜筮無父者。是則尸必嫡而無父者矣。曾子問又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又曰。祭喪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夏立至六尸。○禮記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注。夏



禮尸有事乃坐。又云：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又云：周旅酬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又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醜與。注：合錢飲酒爲醜。旅酬相酌似之也。正義：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中。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殷廟無尸，但有主也。記又云：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此三代質文之變。夏質，殷漸文，周彌文也。

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楯也。能爲人

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

〔疏〕

詩邶風簡兮云：方將萬舞。箋：萬舞，干舞也。疏：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言干，則有感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

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籥，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此孫氏破毛傳義也。○注：干謂至武樂。○文王世子注云：干，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廣雅釋器：小爾雅：廣器並云：干，盾也。書牧誓云：比爾于傳，干，盾也。禮既夕：甲盾，干箠。注：干，楯也。方言注：干，扞也。詩周南兔置：公侯干楯。傳：干，扞也。周禮春官序官司干注：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注：萬者，至云爾。○舊疏云：春秋說文：詩簡兮正義云：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氏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通義云：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似文舞通得稱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之證。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



之書亦云萬者或以為禹以萬人治水故樂亦稱萬按何氏云萬者篇名蓋三代皆有萬舞篇內各紀開國功業故夏時或詠治水事殷周各詠其服天下之功云爾

〔注〕籥者何籥舞也〔注〕籥所

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疏〕

注籥所至之長○文王世子注羽籥舞象文也周禮春官序官籥師注籥舞者所吹禮記檀弓云萬入去籥注籥文舞也籥師職掌教國子舞羽吹

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故知為節舞者也通義云謹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按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如公羊舊說有以萬為羽舞者矣或為衍字

其言萬入去籥何〔注〕据入者不言萬去樂

不言名〔疏〕

注据入至言名○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

去其有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之也〔疏〕

惠氏棟周禮古

義云大司樂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按古人皆謂藏為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去其有聲者皆訓為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按古語以藏為去有聲者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羽也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釋樂器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禮記明堂位少儀注皆云三孔無正文故各以所見言焉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蓋古用葦後世用竹故為笛類與吹以節舞故為有聲者也○注不欲至之也○校勘記鄂本無也字此誤衍

廢其無聲者

〔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疏〕

注廢置至人語○周禮疏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為廢謂廢去不留也通義



云謹案左傳廢六關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為置段氏說文廢字注云鄭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為廢謂廢留不去也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貨殖傳作廢著鬻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為置如徂之為存苦之為快亂之為治去之為藏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

可而為之也〔注〕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疏〕

通義云知其不可祭而猶祭但

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按此為譏其萬入去籥故何氏謂其但存心於樂知不可為而但去其有聲之樂而為之也穀梁傳以其為之變譏之也注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為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猶者何通可

以已也〔注〕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釋日者

起明日也言入者据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二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

可〔疏〕

注大夫至之祭○禮記檀弓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釋注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釋非也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

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通典禮四云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注有事至廢釋○校勘記云鄂本疊卒事二字此因重文誤脫當据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證上卒事又標注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疊卒事二字今按紹熙本疊卒事二字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昭十五年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思痛不忍舉然則未卒事者卒事已卒事者不釋故此書猶釋穀梁傳



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注言入至時書。○舊疏云欲道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注凡祭至事可。○校勘記云毛本下祭字空缺鄂本可作也。按疏標起訖作凡祭至事可。按紹熙本亦作可。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疏引鄭志答田瓊云天地社稷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視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視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然則未殯與啓殯後反哭前雖郊社之事亦不行矣。故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曰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避之。孔疏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既有常日自啓至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啓至反哭日相逢則五祀避其日也。然當未殯以前親始死之際更非大斂之後郊社之祭恐亦不宜親行當時應有權禮不可知也。曾子問又云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大夫以下期功之喪皆廢祭矣。天子諸侯絕旁期而大夫以下亦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廢時祭者蓋祖父母后夫人服天子諸侯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二王後若諸侯者與諸侯爲昆弟之爲國君者此二等功之喪或亦廢時祭與。

# 戊子夫人熊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子月之二十五日熊氏左傳作羸氏顧氏炎武唐韻正一東熊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並作頃熊頃音近敬熊音近羸正義不得其



解乃云一人有兩號非也。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寶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傅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嬴政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鼈兮，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字，著作郎王劭曰：古人讀雄爲熊，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按詩無羊，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

### 晉師白狄伐秦〔疏〕

沈氏欽韓云：赤狄白狄，猶紀年之赤夷白夷，今之花苗紅苗黑獯獯白獯獯，各有其種類耳。

### 楚人滅舒蓼〔疏〕

穀梁蓼作鄆，釋文：鄆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小雅漸漸之石序：荆舒不至，箋：舒，舒鳩，舒鄆，舒庸之屬。彼釋文與穀梁釋文同。左傳桓十一年云：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釋

文：蓼音了，本或作鄆，同。文五年傳：楚子變滅蓼。注：蓼，國。今安豐蓼縣。釋文：蓼音了，字或作鄆，音同。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鄆，音了。說文：邑部，鄆，地名。从邑，蓼聲。晉太康地記：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鄆縣界。故胡城是。潛研堂答問：說文：鄆，即舒蓼之蓼。大事表云：按舒蓼、舒鳩、舒庸、及宗，四國皆偃姓。皋陶之後，所謂羣舒也。杜注皆不明言其地，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爲古舒城，廬江縣爲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縣之境。水經注：決水篇：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八年：楚子滅舒蓼，是也。路史注引盟會圖云：舒蓼國在光州。顧炎武云：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傅氏曰：此蓋羣舒之

一，如舒庸、舒鳩之屬。按文十七年左傳：羣舒叛。

楚此三舒均宜相近，當在今鄖陽宜昌界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



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為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據歷八月二日亦為甲子或經月有誤姜

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為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宋見下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五年傳伐鄭勝晉即下九年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十年晉人以下伐鄭冬楚子伐鄭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辰陵為鄭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鄭伯肉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精奪者舊疏云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于鄂本強作疆紹熙本同五行志下之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遂疆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鶉尾壽星之間十二次之分鶉尾楚也壽星鄭也故曰楚鄭分故所應多在楚鄭也通義云師說以為荆楚將伯中國之驗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疏〕

左氏作敬贏故頃敬同韻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八日下書庚寅月之二十九日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疏〕

注熊氏至妾子○通義云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

不繫氏楚以熊為氏芊為姓或其公族屈氏鬬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為姓耳按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其子曰熊麗歷熊狂熊繹至春秋時熊暉是為成王皆以名配熊蓋鬻熊姓鬻名熊子孫以熊為氏也鬻从



鬻米聲蓋卽芈字錢氏坵說文辯證說也楚女或稱芊左傳文元年江芊是或稱熊此頃熊是也而者何難也〔疏〕

傳八年用致夫人注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其卽頃熊與通義云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後得葬穀梁傳云足乎日之辭也

乃者何〔注〕問定公日下吳乃克葬〔疏〕

注問定至克葬

○校勘記出謂問云鄂本無謂字此誤衍毛監本吳改辰非下同國本與此同疏中亦然卽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舊疏云言乃之經不干此事而於此問之者正以葬時遇雨廢葬而乃異文是以連而問之

難也〔注〕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疏〕

說文𠄎曳詞之難也象氣出難○注

禮卜至遠日○禮記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注喪事葬與練祥事也左傳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注懷思也正義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則何氏引禮證難義亦宜同禮記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庶人禮節減少得從權也又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垣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塹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禮也然則日食且止柩聽變矣其雨止為禮可知○注不克至其君○卽曾子問哭以聽變之義卜日而不得成禮故為重難之詞也

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

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吳日昃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為之也難言之得無訛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為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



行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疏〕

注言乃至而淺。○穀梁傳而緩辭也。

定十五年穀梁傳乃急辭也。二文相對爲緩急，猶此之相對爲外內淺深也。大戴禮夏小正篇乃瓜傳乃者，急瓜之辭也。又云，區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作而復，明亦以乃與而分難易也。古讀而乃三字音近義通，俱爲語詞。禮燕禮及大射儀，大夫不拜乃飲，注並云，乃猶而也，是也。經傳釋詞云，乃與而對言之則異，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也。散言之則通，又云，詩杖杜而多爲恤，言乃多爲憂也。鄉射禮曰而錯，言乃錯也。檀弓曰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故堯典試可乃已，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曲禮卒哭乃諱，雜記乃作而，史記淮陰侯傳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漢書蒯通傳乃作而，僖二十八年左傳而乘軒者，曹世家而作乃。○注下吳至言乃。○決定十五年經也。彼注云，吳日西也。下吳蓋哺時，此始日中猶緩，故曰而。至下吳則去晚近，故爲重詞，言乃以葬須見日也。○注孔子至情也。○論語顏淵篇文，今本作爲之難，鄭注，訥不忍言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云，依何氏意，似訥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其爲之也，非出於不得已，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國，牛憂之情見於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訥而行之，蓋訥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也。按包氏說，於公羊義極合。蓋雨不克葬，直至明日之日中，或日下吳乃葬，推仁人孝子之心，必有大不忍於其親，而難終葬事者，聖人卽推仁孝之心，於事之緩急，分詞之難易，故或曰而，或曰乃也。明皆不得正日，故重難也。○注雨不至葬禮。○通義云，謹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地，不可因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霽服失容，自當卻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士以上皆爲雨止也。既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襄王弗許，而惠子託爲灤水鬻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常，春秋之垂訓矣。按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



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爲雨止。與公羊左氏說異者。彼疏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對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是孔氏本此。而又小異者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按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卻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蕞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其廟。其明味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毛氏奇齡春秋傳云。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卽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蕞笠之文。以爲事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蕞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幘帟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有甚於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輶綽碑窆。儀注既繁。厥葆茶盃。工力復贖。定非帷蓋莞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觸雨而行。則萬一急於行事。偶失不戒。此非蕞笠苦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按仙民之說。本誤會傳意。楊氏毛氏辨之。是矣。然如孔氏通義說。謂發引至于壙。天子諸侯亦不爲雨止。草率將事。恐非聖人制禮之意。其與庶人有何殊異。夫未啓以前。雖庶人亦爲雨止。不得責其僭禮也。○注孔子至葬也。○論語爲政篇文。雨則不得行禮。故謂之不克也。○注魯錄至深也。○舊疏云。欲道外諸侯葬無不克之文者。以其恩淺也。○注別朝至葬也。○釋文。莫音暮。鄂本莫作暮。紹熙本作莫。毛本作莫。非下並同。監本日誤目。曾子問曰。葬行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注。侵晨夜則近姦寇。又云。爲無日而慝作。是其見日而葬之由也。朝謂日中。莫謂下吳也。舊疏云。朝莫猶早晚。



### 城平陽〔疏〕

杜云今泰山有平陽縣。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按魯有兩平陽。此係東平陽也。西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本邾邑。為魯所取。水經注洙水篇。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又西經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八年。城平陽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漢書地理志作東平陽。晉志作新泰。晉武帝元康九年改。元和郡縣志。晉武帝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為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然此所城未知

為何平

陽也

### 楚師伐陳

###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

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

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

注月者西田。即十

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注不就至得正。○決下十年公如齊。不月也。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彼為朝天子之禮。何意以諸侯亦然。上五年公如齊。此復如齊。是為合古。惟五年之中再朝。不盡合五年之數。故僅為近得正也。是以書月以見其善。十年公復如齊。是為大數。不得有善文。且取濟西田。亦無所為善。故不就十年月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為君。義如左氏。鄭元駁曰。喪服總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



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閒。出朝會服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則鄭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衆殊。則似唯魯不得出朝會矣。通典又引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三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旣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然則宣公無譏。或以其爲妾母喪。與通典又引鄭志趙商問云。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鄭元答曰。春秋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善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善。亦甯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禘祫之數。無虧於禮。然則公羊雖有母以子貴之說。究不得如嫡母重也。○注孔至至合禮。○知和而和。見論語學而篇。係有子語。此引作孔子曰者。潛研堂答問云。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於孔子。後儒未達斯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按如漢藝文志引小道可觀。蔡邕傳引致遠恐泥。後漢章帝紀引博學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皆以子夏之言爲孔子說。苑修文篇引恭近於禮。以有子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以閔子之言爲孔子。皆此類也。按如何義。似論語此章爲言事大字小之禮。小大由之。謂大小國皆書。以和爲貴也。然朝聘會盟。皆須節之以禮。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類。宣公今年如齊。明年復如齊。是爲不以禮節之矣。有國者能明乎和而節。以爲禮之用。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魯論家義。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杜云。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左傳。莧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根牟地也。一統志。根牟城。

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南。

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

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

子虎從會葬數。〔疏〕

注亟疾也。爾雅釋詁。亟疾也。詩小雅何人斯。爾之亟行。禮記少儀。小飯而亟之。箋傳注並云。亟疾也。○注屬有至婁也。○舊疏云。謂上八年葬頃熊之時。邾婁子使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

見也。去年十月未加禮。今年七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贈襚之屬。皆是葬前之事。而要繫會葬言之。言未期者。欲取諱亟之義。強故也。必知過期之後不復諱者。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邾婁子來奔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



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是也。通義云。亟。屢也。魯鄰于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為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按邾婁與魯。自文十四年後。未見構兵。自文七年取須胸後。不見取邑之文。似不必如孔義也。○注上有至明矣。○正以經從常例。不書邾婁加禮。故注推言之也。○注未期至葬數。○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于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僖公之薨。在僖三十三年十二月。葬在文元年夏四月。是第就會葬時數之。在三年內。與此相似也。若數公卒。則四年矣。此頃熊薨在去年夏。亦過期也。故亦繫會葬諸事言之。

八月。滕子卒。〔疏〕

通義云。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為特褒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疏〕

補刊石經左傳。九月下有公會二字。衍文。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九月無辛酉。十月之八日。八月之七日也。杜亦以九月無辛酉。

扈者何。晉之邑也。〔疏〕

通義云。杜預以為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此地。穀梁傳。其地于外也。注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

諸侯卒其

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

據陳侯鮑卒不地。〔疏〕注。據陳至不地。○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云。曷為以二日卒之。愆也。甲戌之日亡己。



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也不書地故難之

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

故地危之〔疏〕

通義云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注起時至危之○襄二年遂城虎牢傳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又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何善辭

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明當時有乘危伐喪者故書地以危之也

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

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

者故纂也

注左右至會也○通義云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是竟外之辭卒於封內猶皆臣子視境外之會危少愈故不如杞伯戊書如會也雖卒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雖誤所於作于○注出外至最輕○云死於師尤甚者襄十八年曹

伯負芻卒于師是也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是書于師者危甚辭舊疏云時衰多窮厄伐喪師者用兵之處而君死焉故言于師著其危甚於會次之者即定四年杞伯戊卒于會是也舊疏云與人交接之處或相劫詐未可知若柯之盟曹子劫桓公之類是也而君卒焉故言次之如人國次之者如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誤也閩監毛本如作於當據正按舊疏亦云云於人國次之者作於也即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之屬是也舊疏云正以時多背死向生而君卒於竟外似有掩襲之理但於主國有賓客之道是故又以為次矣於封內最輕者此經是也雖左右皆臣民究有外國之人亦有危理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也故亦書地示危不得醇同國內也陳侯鮑卒不地甲戌日亡己丑日死而得不知何地且不於會仍在封內也昭十有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不與人會地者彼注云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為戒是也死於外有於師於會於人國於封內之別則危有輕重故殊而書之也○注不書至墓也○校勘記出故纂也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故字僖二十四年



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其篡明者書葬。莊九年書齊小白入于齊。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隱四年書衛人立晉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以立入皆篡辭故也。篡不明者不書葬。此及夷吾是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注〕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酉，月之十六日，辛酉乃癸酉之前十二日，十月之癸酉不誤，即九

月之辛酉其誤審矣。○注不書至瑕也。○即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是也。咺有罪，故止書瑕也。通義云：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疏〕

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避諱作洩。今左氏本作洩。大戴禮三本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盧注：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通義云：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

死。何氏膏肓，以為泄冶無罪是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家。語子路初見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將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



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按家語本。王肅僞書。就左傳引孔子語。傳會爲此。泄治於陳。是否同族。均無明據。何所見無骨肉之親。卽異姓之臣。見君淫亂。若是不盡一言。謬效卷懷。開天下巧猾之端。非聖人教忠之旨。與杜預所謂泄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所貴者。同爲得罪名教之語也。



公羊義疏四十七

宣十年盡

十二年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磨改西下增之字鄂本亦有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注〕据歸謹及闡齊已取不言我〔疏〕

注据歸至言我○釋文作僇云本又作闡校勘記云閩監毛本

闡作僇按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僇冬齊人歸謹及僇亦取之我魯而來歸者不言我故据以難

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於我〔注〕据有

俄道〔疏〕

校勘記出未絕於我也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作于又出曷為未絕于我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注据有俄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當据正舊疏引桓二年傳云至乎

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彼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則疏本作俄字舊疏又云言俄爾之間則有絕於本主之道爾來十年何言未絕於我乎故難之若作我字据意不明

齊已言取之矣



〔注〕齊已言語許取之〔疏〕

爾雅釋詁已此也言齊此言語許取之也莊子齊物論已而不知其然言此而不知其然也淮南道應訓已雖無除其患言此雖不除其患也

其實未

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凡歸邑

物例皆時〔疏〕

注其人至於齊○何氏以義言之也○注不言至取邑○舊疏云元年注云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者正以篡逆之賊天下共惡齊乃許取其賂而與之同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耳

今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爾來十年仍不入已見宣有禮還復歸之功過相除可以減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書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按舊說非是此注云不當坐取邑謂魯不坐取邑耳因不從齊來故不書來故也舊解謂恕齊不書來不坐取邑誤矣通義云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為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按言歸者見魯不當坐取邑不言來者起未之齊也○注凡歸至皆時○歸邑時此及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是也歸物時者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其哀八年齊人歸謹及俾在日月之下知不蒙上日月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辰據歷為月之三日賈服解經日食或有在三日者此

類是也賈氏精於四分法定非臆造劉歆以為二月二日朔亦同沈氏欽韓云元志今歷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注與甲至累食○即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是也彼注云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師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此為楚盛中國衰故為事重日累食著異也五行志下之下云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均與何義殊劉歆以為二月



魯衛分。臧氏壽恭推四月乙卯朔。合辰在奎七度。二日丙辰在奎八度。

己巳齊侯元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書乙巳月之十六日。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疏〕白虎通姓名篇。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今君出自丁。是崔亦齊公族也。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為氏。生穆伯。穆伯生

沃沃生野。八世孫天。天生杼。按天見傳二十八。年左傳。杼見襄二十五年。其稱崔氏何〔注〕据齊高无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

氏。嫌為采邑〔疏〕注据齊至奔名。即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出奔莒。是也。○注連崔至采邑。○即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若不連氏間。嫌崔為采邑矣。貶曷為貶〔注〕据外

大夫奔不貶〔疏〕注据外至不貶。○舊疏云。即上引高无咎出奔莒之屬是也。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尹氏

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為法戒。明王者尊莫大

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疏〕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云。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為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以為舉族死乎。鄭釋之曰。云



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是鄭氏爲公穀調人也。劉氏申何云。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遁詞乎。又以爲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辨六子之辭。獨以良人爲吉。何君一語。真可解頤。鄭不兼五子之病乎。左氏以爲非其罪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之。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尙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按襄二十五年傳。謂崔氏出自丁。明丁公之後。世爲大夫。故得詳其世系。又崔天見諸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隨伯者敗楚。必非微者矣。何得以名不見經爲嫌。故劉氏箴膏肓評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黜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徵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大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弑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耶。按春秋世卿之禍最多。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其尤烈者。故春秋於世卿譏之尤力。蘇氏但以非禮目之。不亦慎乎。春秋於戰伐侵入必書。皆爲兵連禍結。重兵害衆之故。但不爲大惡爾。何得謂無譏文乎。○注復見至世也。○正以尹氏已於隱三年見譏。此復譏崔氏。故解之也。○注因齊至危之。○舊疏云。欲道等是諸侯。科取卽得。所以不於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之經見之者。因齊大國。有弑君之禍。著明於出奔故也。按孔子當齊景悼之世。蓋已逆見有齊其爲陳之禍。故於齊特著之。與晉亦大國。後亡於世卿。不於欒盈等書氏者。彼各有所主。稱氏不明。故不得氏。且欒書弑君在先。春秋未著。與杜漸防微義不能相起也。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疏〕

注不言至朝聘。○舊疏云。正以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經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也者。欲道定十



五年公薨于高寢。邾婁子來奔喪。彼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猶不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是也。

五月公至自齊〔疏〕

舊疏云。致例時而書五月者。為下癸巳出之。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巳月之十日。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注〕 据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

不稱季。〔疏〕

注据叔至稱季。○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不繫王。不稱子也。下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不稱季也。叔服以叔配字。不言王子。王札子稱字。不稱長幼之稱。又叔服王札子皆王之兄弟。故据以為難也。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

其骨肉貴體親也。〔疏〕

注子者至明之。○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天子不言母弟者，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

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也。其王子瑕奔晉，天王殺其弟年夫，言子弟者，注言尤其在位任權，故朝聘會盟不書。若其奔與殺，不復在位矣。何權之任乎。通義云，頃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於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言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按本紀以定王為匡王之弟，則不得謂為先君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不必從內錄尊敬辭也。子即王子，公穀義同，亦不必為加殊之辭。○注著其至親也。○舊疏云，以其稟氣於先王，故言骨肉貴，以其今王母弟，故曰體親也。

###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蕪。〔疏〕

左氏穀梁作繹。按蕪字廣韻在十八隊，隊為脂微等部之去聲。繹廣韻在二十二昔，為魚模等部之入聲。古韻不同部，不得相通。段必有一誤。杜云

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按文十二年左傳，稱邾文公卜遷於繹，則繹為邾婁都，魯不得取之。恐二傳誤也。通義云，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胸日者，異於公取。

### 大水。〔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蕪，役重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仇

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纘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按城平陽取根牟及蕪，事見上八年冬，九年秋，取應與董劉旨大同。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疏〕

通義云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即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注〕

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

倉廩贍振乏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

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疏〕

注民食至振乏○校勘記出贍振乏云鄂本乏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作之周書文傳解有十年之積

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又糴匡解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凡美禁畜不阜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下鬻熟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廩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裨民畜惟牛羊○注哀公至與足○見論語顏淵篇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微舒。善其憂中國。

故為信辭。〔疏〕

杜云。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故長平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六十里。穀梁作夷陵。夷陵之為辰陵。猶夷儀之為陳儀也。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

韻連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惠氏棟左傳補注。引酈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六十里。○注不日至信辭。○正以不信日。小信月。大信時故也。明王法。討微舒。見下憂中國。即斥討陳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

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疏〕

杜云。欒函。狄地。○注離不至狄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



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此離不言會謂所傳聞世也隱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靡惓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是也通義云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注下發至言之○舊疏云即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

###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下入陳稱子〔疏〕

注据下至稱子○即下楚子入陳是也

貶曷為貶〔注〕据徵

舒有罪不與外討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疏〕

通義云謹按蔡人殺陳佗從討賊辭

此不為討賊辭者佗淫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討也繁露楚莊王篇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注辟天至惡見○正以非天子命不得外討故貶也昭元年傳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此討陳夏徵舒嫌無貶文故必貶以起不與也

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

討亦不與也〔注〕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也〔疏〕

注雖自至與也○此就傳文不與外討申言之傳言不與外討嫌內討得與故復辨之明此特因楚



莊外討。故就言不與外討爾。通義云。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按弑君之賊。內討亦與。故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是也。又隱十一年。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檀弓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是宜得與也。知此傳文不與。自謂內討其大夫。孟子所謂無專殺大夫是也。

曷為不與〔注〕据善為齊

誅之〔疏〕

注据善至誅之。○即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注。月者善義兵。又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是也。彼慶封脅齊君亂齊國。猶善楚子之討。故据以難。

實

與〔注〕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

注不言至同文。○若書執。則是稱人以執。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言殺。故云與討賊同文。舊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

執。非討賊之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莊九年。齊人殺無知。皆不言執。以見此不言執。乃與討賊同文。故知實與矣。穀梁傳。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注。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沈氏欽韓云。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弑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可為中夏羞也。

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

時不伐〔疏〕

校勘記云。昭十一年疏。引作臣弑君子殺父。蓋弑字本皆作殺。後改弑君。而仍殺父耳。白虎通誅伐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御覽引書大傳云：諸侯之義，非天子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然則諸侯不得專討者，義之正，故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也。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弑君弑父者，力能討，則討之。故陳恆弑君，孔子請討，此義之變也。必曰力能討之者，君子量力不責也。故哀十四年左傳，孔子對哀公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是其義也。○注與齊至同義。○見僖元年二年，十四年傳，繁露楚莊王篇，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注不書至不伐。○舊疏云：欲決昭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是亦用兵而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動，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慶封，須先伐吳，與此異也。

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

### 上貶文〔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丁亥，月之三日。○注日者至其國。○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注：滅陳以爲楚縣。史記：陳杞世家，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是討賊後欲利其國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入陳於後，而進討賊於前，蓋先襄之而後貶之，先襄之者，以爲陳人力不能討，齊爲大國，晉爲盟主，亦長養殺君之賊，而晏然不一興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襄之，然內實懷縣陳之心，而外爲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皆知稱人爲貶，而不知稱人爲襄，討賊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穀梁傳云：入者，內勿受也。日入，惡入者也。彼以納二子



書日惡莊王為異。○注復出至貶文。○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乃復封陳。陳杞世家亦云：申叔時使於齊，還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今王以徵舒為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是其納善事也。通義云：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善義兵也。舊疏云：春秋之義，以納為篡辭，而言為下納善者，正以上有起文，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而即言納二子於陳，故知其善。所謂美惡不嫌同辭矣。按何注謂下納善者，即謂納諫，不取陳事，下猶後也。見大雅下武傳，舊說以下納善為善，其納公孫甯儀行父，非也。傳注於下納二子，皆無善文也。書日以起其利人之國，書子以起其悔過，正相起也。解詁箋云：日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疏〕  
二傳甯作寧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据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

反言納也〔疏〕

通義云：据糾及接菑刺贖之等，皆納使為君。○注据納至納也。○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上有出奔絕文，故下言納，是納為已絕之辭。今甯儀行父未見出奔，故解

之為見任大夫而反言納也。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亦無頓子出奔文，言納者，彼注云：頓子出奔不書，小國例也。正以小國出入不兩書也。子糾亦無出奔文，言納者，彼為其不能納書也。

納公黨與也〔注〕



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弑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疏〕

注徵舒至黨與。○何氏以意言也。上年左傳云。二子奔楚。世家同。明其如楚訴也。杜云。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強援。

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劉氏解詁箋云。傳言二人黨惡。卽詩刺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者。非以其訴楚討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弗受。未有善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于陳矣。按。二子爲公黨與。非經傳所與。故書納。非善辭也。然楚子存陳之善。自不可混。當別論之。杜預之說。自不可從。○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若書徵舒絕之。宜云陳公孫甯儀行父出奔楚矣。○注主書至存陳。○舊疏云。美楚能變悔改過。謂之入陳是也。以遂前功。討徵舒是也。○注不繫至可知。○舊疏云。欲決哀二年納衛世子云云。繫衛是也。左疏引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解詁箋云。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於陳也。亦本賈義。穀梁疏引驥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淫亂明絕之也。其說亦通。彼疏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于陳。故省文耳。則卽何氏義。按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亦不以納爲善辭。

# 十有一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注〕据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葬〔疏〕

注据惠至子葬〇即僖十年春晉里

克弑其君卓下即云夏晉殺其大夫里克不書卓葬也

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注〕

無所復討也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

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疏〕

注無所復討也〇通義云恕陳臣子力不能討假手於楚而討之也劉敞曰既

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苦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按傳意似恕陳臣子無所復討爾舊疏云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其臣子雖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殺里克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葬以責其臣子也楚莊本討賊而殺微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責之〇注不從至罪故〇校勘記云鄂本泄作洩下同舊疏云何氏作膏肓以為泄冶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蓋以諫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而此何氏以為有罪者其更有他罪乎〇注從討至見矣〇注義書葬兼二義一則賊已討無復再討故書葬以見恕辭一則泄冶有罪不必從殺無罪大夫去葬也故云兩見矣〇注不月至略之〇正以大國諸侯卒日葬月今不月故解之通義云不月者淫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解詁箋云何氏膏肓以為泄冶無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冶當去葬故不足也按孔劉說皆通穀梁注引泰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



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皆本公羊義。何氏謂從餘臣子恩薄略之，亦以責靈公也。甯儀行父雖有訴楚功，特公黨與耳。故書納以起內弗受之義。

###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乙卯，六月無乙卯，五月之十四日也。杜云：

邲，鄭地。大事表云：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濟水於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於邲，卽是水也。京相璠曰：在敖北方，輿紀要：其地蓋卽滎口受水之處。今在河陰縣。而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六里。管城縣明初省入鄭州。大事表又云：亦爲邲水，卽今之汴。濟水於此又兼名邲，卽楚戰處。說文：邑部，邲，晉邑，非是。

大夫不敵君。〔疏〕

繁露王道篇：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偏也。適敵通，禮記樂記注：適，讀爲無敵之敵，是也。

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

〔注〕据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疏〕

注：据城至敗也。○卽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

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是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

〔疏〕

注：不與至惡晉。○舊疏云：不與至禮也。但作一句連讀之。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亦爲一句連讀之。通義云：言不以晉人爲直，而善楚子爲有禮也。林父錄名氏，反爲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



父不度德力。輕取敗衄。中國遂衰。故特出主名。專見其罪。得臣囊瓦。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舊作一句連讀者。非按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又觀德篇。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為禮。辟楚莊也。而繁露亦似作一句讀。謂不與晉之得與楚為禮也。所以為反之也。舊疏云。內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敘晉於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惡晉者。楚莊德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賊。不利其土。入鄭皇門。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寧得殊之。既不合殊。即晉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於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惡晉也。

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

据城濮之戰。貶得臣者。不與楚為禮。

〔疏〕

注据城至為禮。○彼注云。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雖不言不與為禮。不與可知。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注〕。勝。戰勝。皇

門。鄭郭門。〔疏〕

注勝戰勝。○經義述聞。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云。今君勝鄭。而不有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

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太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按戰勝固克。何氏本其由言之。○注皇門。鄭郭門。○大事表云。其南門曰皇門。吳氏曰。諸侯國各以其所向之地為門名。皇。周邑。蓋走王圻之道。按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杜注。鄭遠郊門。下文云。入自純門。縣門不發。當是近郊門。則皇門當內城門矣。史記注引賈逵云。



鄭城門。放乎路衢。〔注〕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疏〕

注路衢至之衢。爾雅釋宮云：四達謂之衢。左傳：至於達路。注塗方九軌曰達。郭注爾雅云：交道四

出。定八年疏引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炎云：交通四出，蓋衢為四道交錯之名。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周禮保氏注說五馭有舞交衢是也。釋名釋道云：齊魯間謂四齒杷為權，亦取義於四也。楚辭天問注：九交道曰衢。淮南繆稱訓注：道六通謂之衢。荀子勸學注：衢道兩道也，並與爾雅不合。通義云：放至也。鄭伯肉袒。〔疏〕

爾雅釋訓云：檀裼，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說文肉部：臚，肉臚也。引詩：臚裼暴虎。今詩作檀。詩大叙于田釋文：檀，本又作袒是也。說文袒訓衣縫，綻則袒。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檀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云：袒去裼衣。按孫李不同。郭注本李說如說文肉袒之袒，當作臚。李郭說是也。袒去裼衣不見體，亦曰袒。當作但。說文人部：但，裼也。衣部：裼，但也是也。則孫氏所說是也。按袒與肉袒異。禮鄉射禮注：袒，左免衣也。謂袒去左袖，露臂衣。肉袒則見體矣。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則肉袒禮亦宜然。左傳云：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史記注引賈逵云：肉袒牽羊為臣隸也。左執茅旌。

〔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

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疏〕史記始皇本紀贊：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新序四引作左執旌旌。韓詩外傳亦載此傳文。執作把。按作旌非是。○注茅旌至祭者。○任氏兆麟述記云：茅旌祀宗廟所

用迎道神。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周禮大馭注：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按男巫旁招以茅，招即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以為主。士虞禮：祭于苴。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語：屏攝之位。注：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之所在，非為神主也。若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菝。此直以茅旌為神主也。○注斷曰藉。○周禮司巫及菹館注：菹之



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筐也。禮士虞禮云。苴刈茅長五寸。注。苴猶藉也。又云。取黍稷祭于苴。注云。苴所以藉祭也。苴刈茅者。謂刈茅以爲苴。而置黍稷之祭於其上。有藉義也。故謂之藉。刈者。斷焉。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也。藉義同。苴。說文艸部。苴。茅藉也。周禮甸師。共蕭茅。鄭注。茅以共祭之。苴。苴以藉祭。鄉師。共茅。鄭注。苴。士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蓋斷茅以用者爲藉。名曰苴。或作藉。凡甸師。鄉師。司巫。士虞禮。說文所記皆是也。○注不斷曰旌。○經義述聞云。謹按。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苴。館。鄭注。苴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刈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茅之藉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旌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知何據也。茅爲草名。旌則旗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按。茅當讀爲旌。旌正字。茅借字也。蓋旌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爲旌。爾雅注。旌首曰旌。李巡注。旌。牛尾。著干首。是也。其用旄者。則謂之旄旌矣。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鄭注。今使者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旒。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邶風。二子乘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衛世家。盜其白旌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旌爲旌節也。漢書蘇武傳。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是節卽旌旄也。周語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旌旄者。其自比於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據借字作解。而不求其正字。非也。旄从毛聲。茅从矛聲。古毛聲矛聲之字。往往相通。如詩鬣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髡。如髦之髦。牧誓作鬣。是其例也。新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旌旄。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殿氏春秋也。較何氏本爲長。按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又左傳云。前茅慮無。注。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蓋古有此制。今不可考矣。茅旌。鬣刀。皆祭祀所用。示不能有其宗廟之意。若謂執旌旄以自比行人。則執鬣刀。又將何爲乎。惠氏士奇禮說云。苴。說者以爲藉祭之物。而祭之用苴。非徒藉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幟。卽肆師之表。蓋盛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卽左傳之羣屏攝也。皆以苴爲之一共之。鄉師。一共之。甸師。而司巫共館。所謂包匭菁茅。故館一作包。然則茅之爲物。薄而用也。重矣。鄭伯左執茅旌。蓋以宗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動仁人孝子之心也。鄭衆亦云。屏攝。攝束茅以爲屏蔽。韋昭以屏爲屏風。攝爲要扇。非是。○注用茅至至意。○詩邶風。靜女。自



牧歸蕙傳蕙茅之始生也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蕙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易大過疏云用絜白之茅言以絜素之道奉事於上也是也說文艸部茅菅也

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

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疏〕

注鸞刀至有鸞○禮記郊特牲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

後斷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尙耳鸞刀以割取腓脍又祭統云鸞刀羞膋是鸞刀爲宗廟割切之刀矣釋名釋兵云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鸞刀之鸞當作鑾說文金部人君乘車四馬鑾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鑾和並車馬之飾鑾刀亦取象和鑾法其有節故詩小雅信南山云執其鸞刀刀之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鸞卽鈴也是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傅篇同詩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鑾曰鸞是和鸞皆鈴也其分別環鋒未知何有本否○注執宗至自首○舊疏云言已宗廟將墮滅斟酌在楚耳故言自歸首矣今律之犯罪自首謂自行投首也云血食者禮器云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嘗時所制者又云血毛詔於室灌地迎神後取血及毛皆神爲先也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注〕諸侯自稱曰寡人天

子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己有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疏〕

注諸侯至曰朕○禮記曲禮記諸侯

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謙也於臣亦然正義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也其實與鄰國諸侯言自稱亦曰寡人此傳是也臣子稱諸異邦曰寡君稱夫人曰寡小君取義同也朕者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號篇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斷上朕我也古者尊貴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



此古天子之稱其稱朕者秦漢以後稱也其諸侯有稱不穀者有稱孤者左傳隱三年疏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稱不穀○注良善至有過○詩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廣雅釋詁良善也說文富部良善也無善即有過也○注言已至莊王○邊垂猶邊陲也成十三年左傳慶劉我邊陲韓詩外傳作垂說文工部垂遠邊也从土丞聲猶稱執事之屬也故不敢斥莊王

以干天禍〔注〕干犯也謙不敢斥

莊王歸之於天〔疏〕

注干犯至於天○國語晉語云則上下不干注干犯也史記管蔡世家乃背晉干宋索隱干謂犯也楚辭繆諫恐犯忌而干諱注干觸也觸犯義同言天禍者左傳云孤不天注不為天所佑是也

是以使君王沛焉〔注〕沛焉者怒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餘〔疏〕

注沛焉至有餘○毛本若誤者文十四傳文也

漢書禮樂志沛施祐注沛然泛貌也後漢書袁術傳沛然俱起注沛然自恣縱貌也又李固傳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注沛然寬廣之意又耿純傳況沛然自足注引何氏此注云沛有餘優饒貌自引者以意增減非有別本也蓋沛訓為大故沛然為有餘之意怒有餘曰沛然力有餘亦曰沛然故引文十四年傳喻之也新序沛焉作昧焉廣雅釋詁沛怒也自是沛字於此無涉

辱到敝邑〔注〕遠自勞辱到於鄭也諸侯自稱

國曰敝邑〔疏〕

注遠自至鄭也○韓詩外傳作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注諸侯至敝邑○隱四年左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之屬是也

君如矜此喪人〔注〕自謂

已喪亡〔疏〕

新序作君如憐此喪人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故死謂之喪失位亦謂之喪昭二十五年傳喪人其何稱檀弓喪人無寶即大學之亡人也皆言如已喪亡之義也

錫之不

毛之地〔注〕境堦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疏〕

史記鄭世家云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注境堦至



肥饒○公羊問答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境塿之處漢書食貨志注磽确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境塿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黍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引此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按左傳隱三年澗溪沼沚之毛注毛草也又昭七年食土之毛注毛草也凡生地者皆曰毛不必苗穀也蜀志諸葛亮傳深入不毛亦謂不生草木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也蓋凡地所生者皆曰毛故古今注云地以名山爲輔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其五穀亦毛之一載師令民種植故據桑麻言也何氏此注亦舉其重者言之境者說文作磽石部云磽擊石也漢書賈山傳地之磽者注磽确瘠薄也孟子告子云則地有肥磽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磽塿薄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磽塿淮南原道田者爭處境塿注境塿讀人相境椽之境境塿疊韻字單舉則境亦訓塿淮南修務訓肥境高下注境塿也楚語瘠磽之地注磽确也是也趙注孟子云境薄也境塿與肥饒對故云不敢求肥饒也

使帥

一一一耄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耄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一老

夫以自安〔疏〕

唐石經耄作耄○注六十至稱老○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按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耄字誤耳經義雜記曰徐疏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耄徐據今禮記曰耄不作

耄故下云或者此耄字誤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耄豈徐彥所見本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耄徐所見本蓋卽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耄之異同後人轉寫譌八爲七耳八十曰耄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耄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許鄭義不遠曲禮有曰耄二字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失之矣何氏六十以上稱耄之說與健爲舍人爾雅注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耄蓋漢人說耄義各不同當以八十爲正也按爾雅釋詁耄老也詩疏引孫炎云耄者皮膚變黑色如鐵也郝氏義疏云耄說文及釋名俱本毛傳以爲八十易釋文引馬融注及詩正義引左傳服虔注並云七十曰耄釋言云耄左傳正義又



引舍人云年六十稱也杜預僖九年注從服虔何休注從舍人是蓋無正訓故為六十七十八十之異要為老壽之稱則同故爾雅以蓋為老也○注綏安也○詩周南樛木云福履綏之傳綏安也小雅南有嘉魚嘉賓式燕綏之箋綏安也○注謙不至自安

○釋文索舊本作策音索通義云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蓋老謂其卿大夫按左傳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是已自等俘臣故何氏謂不敢多索丁男也孔義未安 請唯君王

之命〔疏〕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云云又曰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

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皆與此詳略互見 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注〕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

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往來為惡言〔疏〕注是亦至之辭○正以楚莊誘罪於不令之臣故為謙不斥鄭伯之辭○注令善也○詩小雅湛露

云莫不令德箋令善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史記夏本紀作巧言善佞人是也○注交易至惡言○校勘記出數往來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數作屢釋文作屢往又作數音朔按屢數音義同易繫辭下傳交易而退亦謂彼此交

互變易故有往來之義也讀書叢錄云交通作狡狡猾也易輕也言不善臣數為狡猾輕慢之言說文傷輕也一日交傷其即本此按洪氏說亦可通 是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

而微至乎此〔注〕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疏〕舊疏云若祭統云請君之玉女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然則此言玉面者亦



美言之也。按史記陳丞相世家。如冠玉耳。亦謂美也。○注微喻至於此。○通義云。微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此遜辭也。經義述聞云。謹案。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面。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微至於此。卽是赦鄭之語。故下文遂言搗軍退舍。何訓微爲小。而加積言語三字。殆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耶。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按何意以微至乎此。仍據不令臣爲言。自是重複。且彼不過謙不斥鄭伯諉過臣下之辭。何爲數數言之。王義以微爲無。亦迂。不如孔氏較爲直捷。

莊王親自

手旌〔注〕自以手持旌也。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如燕尾。曰旒。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旗。注

旒首曰旌〔疏〕

韓詩外傳作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注自以至旌也。○通義云。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爲旌。按書牧誓。右秉白旌。以麾。逸周書克殷解。武王乃手大白以麾。左傳桓十年。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

其白旌以先。然則白旌也。大白也。旌也。一物也。手執之爲旌節。載之武車。則爲師節。司馬法。偃伯靈臺。注。伯。師節是也。亦曰武節。漢武帝詔躬秉武節。是也。古文伯帛白通。康叔封衛。分以少帛。卽武王之小白也。○注緇廣至曰旌。○皆爾雅釋天文。舊疏云。其間少有不同者。蓋所見異。或何氏潤色之。校勘記出緇廣。云解云。今爾雅釋天。緇作緇字。按此。則何注本作緇廣充幅。當訂正。又出加文章曰旗。云旗當作旌。疏同。疏引爾雅及孫炎注。皆作旌。又注監毛本作註。非疏同。按釋天。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舊疏引孫炎注。緇。黑繒也。與何本作緇義合。說文舂部。旒。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引周禮曰。縣鄙建旒。如郭義。帛全幅。廣二尺。四寸爲旒。其長八尺也。蓋用黑色繒。故爾雅作緇。旒。畫龜蛇。屬北方。色宜黑。又禮記檀弓。設旒夏也。旒從夏制。知黑色矣。鄭注周禮。引爾雅云。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於緇下增布字。布充幅。廣二尺二寸。非何義也。釋名釋兵云。龜蛇曰旒。旒。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釋天。又繼旒曰旒。何氏增如燕尾三字。故郭彼注云。帛續旒末爲燕尾者也。舊疏引孫炎云。帛



續旒末亦長尋詩云帛旒英英是也說文云繼旒之旗也沛然而垂釋名云白旒殷旒也以帛繼旒末也雜帛為旒以雜色綴其邊為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蓋以雜色帛言之何不言帛當從同也亦作夜詩疏及釋文旒俱作夜左傳之蒨蒨是也旒正字夜段借也釋天又云有鈴曰旒郭注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周禮司常云交龍為旒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儀禮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旒象日月升龍即何氏所云加文章也釋天又云錯革鳥曰旗郭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舊疏引李巡云以革為之置於旒端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李郭所本也詩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終也按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則孫氏所本而說文云錯革畫鳥於上所以進士衆旗衆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旗則又置革而兼畫矣御覽引爾雅舊注云刻為革鳥置竿首也與諸家義又不合何氏無說未知所從釋天又云注旒首曰旒郭注載旒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疏引李巡云旒牛尾牛尾著干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旒上也其下亦有旒縵說文云游車載旒析羽注旒首所以精進士卒按禮記明堂位云綏有虞氏之旒也注云注旒杠首所謂大麾不言析羽蓋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釋名云析羽曰旒旒精也有精光也綏有虞氏之旒也注旒竿首其形粲粲然也故謂之綏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為綏未知然否釋名又云交龍為旒旒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為旗旗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義並同

### 左右搗軍退

### 舍七里〔疏〕

楚世家云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左傳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淮南子覽冥訓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乘白旒瞋目而搗之注搗揮也公羊問答曰或以為即用鄭

伯之茅旌以搗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臆說也淮南子武王左操黃鉞右乘白旒而搗之注搗揮也舍次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按說文手部摩旌旗所以指摩也从手靡聲段注云凡旌旗皆得曰摩故許以旌旗釋摩段借之字作戲淮陰侯傳項羽本紀皆曰戲下是也又凡旗之所指曰指摩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每誓曰右乘白旒以麾小雅曰麾之以肱按此之搗即彼之麾也莊王即持旌以左右搗軍也說文手部搗字下以手指搗為別



一義蓋以手指搗者作搗以旌旗指搗者當作摩也退舍之說亦與左氏家不同賈云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杜亦云退一舍以禮鄭此云七里謂退次於七里外爲平也故新序作摩軍還舍七里也非三十里之舍也

史記稱嚴王退舍卽用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注〕南郢楚都不能二此傳不必謂三十里也

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疏〕  
通義云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注南郢楚都○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

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史記楚世家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注不能至其言○正以不二千里而言數千皆甚言之辭以動王滅鄭也 諸大

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注〕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

曰扈炊亨者曰養〔疏〕  
校勘記云廝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廝改廝非注同按紹熙本亦作廝新序雜事篇作廝役死者數百人○注艾草至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注韋昭曰析薪爲廝漢書揚雄傳蹂屍與廝

注廝破析也又嚴助傳廝與之卒注廝析薪者廝亦或作斯哀二年左傳去斯役易旅斯其所取災王彌注而爲斯賤之役是也方言官婢女廝謂之娠注女廝者婦人給使亦謂之娠玉篇廝使也賤也斯訓爲析故謂析薪者曰廝此艾草與析薪事相近故艾草爲防者亦曰廝其實廝爲賤役之通稱淮南覽冥訓廝徒馬圉注廝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謂賤役者也廣雅釋詁廝賤也廣韻廝養也漢書嚴助傳注張晏曰廝微也是也史記蘇秦列傳廝徒十萬索隱廝養馬之賤者則廝與扈同矣正義又以廝爲炊亨供養雜役則又與養同總之爲雜役之名故不必有定詁也艾草爲防者詞小雅車攻篇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爲防釋文芟作艾穀梁昭八年傳艾圃以爲防注防爲田之大限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止舍其中所謂置旃以



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樂。流旁握是也。明行軍亦宜然也。役者說文夂部。役戍邊也。引申之。服使賤者皆曰役。廣雅釋詁云。役使也。楚辭大招云。不獸役。只注。役賤也。周禮甸師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注。役為給役也。又典祀徵役於司隸而役之。注。役之作使之。又罪隸掌役百官府。注。役汲其小役。汲水漿亦賤者事。對則異。散則通。不必為汲水漿者。專名焉。扈者。惠氏棟云。閔元年。僕人鄧扈樂。即圍人。圍人即養馬者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曰扈從。又云。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蓋扈圍同部字。圍正字。扈。借也。扈為隨從服役之稱。故廣雅訓扈為使。亦不必專為養馬者也。養者。後漢書劉元傳。竈下養。注。引此傳。炊烹曰養。傳下脫注字也。易說卦傳。兌為羊。釋文云。虞翻作羔。集解載虞注。女使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作陽。注。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炊鑿。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與炊亨之義合。陽即養之借。漢書兒寬傳。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養。主給烹炊者也。史記注引韋昭云。炊烹曰養。見陳餘傳下。蓋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虞氏易作羔。經義述聞謂羔當為恙。借恙為養也。扈養之養。通作恙。田爾雅恙憂之恙。通作養也。其實亦役使通稱。故廣雅亦訓為使。史記秦始皇紀。監門之養。索隱。養即卒也。是卒亦稱養。四者通為役使之稱。對言之。則各別耳。書費誓。臣妾逋逃。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注。臣妾。廝役之屬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蓋即廝役扈養也。戰國策韓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廣雅釋詁。廝。扈養役使也。孫子作戰篇注。養二人。主炊。墨子備城門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守城法。或有婦人。蓋亦給使炊烹役與。通義云。謹按。司馬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廝。汲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古廝與廝通。詩。斧以廝之。蓋所由取名也。扈。圍也。傳言鄧扈樂是也。漢書兒寬為弟子都養。而鄭君讀易。兌為養。以為無家女行賃。炊鑿。是炊烹者通名養矣。毛本亭作烹。俗字。

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注〕無乃猶得無。〔疏〕

新序

雜事篇。今剋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鄭世家云。楚羣臣曰。自鄧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楚世家云。楚羣臣曰。王弗許。左傳亦曰。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莊王曰。古者紆不穿皮。



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注〕 杆，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杆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

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行爾。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

是故滅有鄭，恥不能早服也。〔疏〕

注杆飲水器。○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杆音于。舊疏云：其音于。若今馬孟矣。舊說云：杆是杆字。若今食幣矣。按今音作于，則舊說非。校勘記云：按說文有孟，飯器也。杆

慢也。所以涂也。然則古經皆段杆為孟。公羊問答云：問注杆飲水器。說文孟飯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杆即孟之假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杆。注杆盛湯漿。尸子：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員則水員。按後漢書引方言：盥謂之杆。又呂強傳注孟，椀屬也。亦作孟。禮記玉藻：出杆注杆，浴器也。既夕禮注：今文杆為梓，蓋為盛水之具也。故玉藻疏云：杆，浴之盆也。是也。新序作孟。荀子君道云：槃圓而水圓，杆方而水方。按此與既夕皆飲器，與玉藻之浴器別名同物異也。○注穿敗也。○說文穴部：穿，通也。从牙在穴中，通故敗，引伸義也。○注皮裘也。○說文皮部：剥取獸革者謂之皮。按經傳稱皮多指有毛者言。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小行人：璋以皮。注並云：皮，虎豹皮。禮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注皮，虎豹之皮。又云：乘皮設。注：儷皮，麋鹿皮也。孟子：梁惠王篇：事之以皮幣。注皮，狐貉之裘。儀禮士昏禮：儷皮。注皮，鹿皮。是皆据有毛者別之。若無毛者謂之革。故此言皮裘也。○注蠹壞也。○國策秦策云：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又云：有漢中蠹。高注並云：蠹，害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器物者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財用之蠹。注：蠹，害物之蟲。蓋蠹本所以壞物，因謂蠹為壞。襄三十一年傳：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是也。○注古者至有鄭。○通義云：杆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以明今伐鄭聞有損喪，固其所也。○注恥不能早服也。○毛本能誤得。

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注〕篤，厚也。不惜杆皮



之費而貴朝聘征伐者厚於禮義薄於財利〔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于作於是也新序雜事篇云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韓詩外傳是以君子之重

禮而賤財也新語云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注篤厚也○詩大雅皇矣云則篤其慶箋篤厚也又唐風椒聊云碩大且篤傳篤厚也爾雅釋詁篤厚也按說文二部竺厚也又馬部篤馬行頓遲竺正字篤借字也

要其人而

不要其土〔注〕本所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厚禮義不

顧杆皮〔疏〕

注本所至土地○校勘記出耳字云閩監毛本同是也鄂本耳作爾按此即左傳云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是也

告從〔注〕從

服從〔疏〕

注從服從○昭十一年左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順即服從之義故襄十年左傳云從之將退注從猶服也是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禮記郊特牲云從人者也注從謂順其教令謂鄭服

從也左傳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楚世家亦有其語鄭世家云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尙何求乎

不赦不詳〔注〕善用心曰詳〔疏〕

注善用心曰詳○公羊問

答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爾易視履考詳虞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修身篇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按周書皇門解以昏求臣作威不詳又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孔注高注並云詳善也易繫辭下傳虞注吉事為詳詳之本義為詳審凡从羊之字多取義於吉與善故詳為善用心也或詳即祥之借新序雜事篇作告從而赦不詳也韓詩外傳作人告以從而不舍不詳也是也繁露王道篇莊王曰古者曰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強不凌弱下云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意謂春秋美楚莊為其以質待諸侯故大之以救文也

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



何日之有〔注〕何日之有猶無有日〔疏〕

新序雜事篇云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蓄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韓詩外傳亦作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 既

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注〕荀林父也〔疏〕

既猶已也猶論語憲問篇既而曰之既也已為語終詞書洛誥云公言予往已是也結上楚子服鄭事也左傳楚世家敘

晉救鄭俱在潘廝入盟子良出質後故左傳云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也鄭世家云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故此以既字括之也通義云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為客晉為主也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注荀林父○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鄭世家云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者林父奉君命故也 曰請戰〔注〕荀林父請戰

〔疏〕

注荀林父請戰○按左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勸民焉用之唯先穀欲戰此云林父請戰者林父主帥故也左傳韓獻子謂桓子曰莸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

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故注順其文謂荀林父請戰也

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注〕國大衆彊

〔疏〕

新序雜事篇云晉疆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韓詩外傳亦云晉疆國也道近力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

王師淹病矣〔注〕淹久也諸大夫廝役

死者是〔疏〕

注久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淹留也留故久晉語云振廢淹離騷經日月忽其不淹兮章注王注並云淹久也亦作奄詩周頌臣工奄觀銍艾箋云奄久是也左傳令尹孫叔敖曰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是淹久事也○注諸大至者是○正以上子重云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

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







綠云。不盈一掬。傳同。小爾雅廣量。兩手謂之掬。舊注。一升也。考工記疏引小爾雅云。二升爲掬。二掬爲豆。豆四升。則掬亦量名。古律度量衡多取法人身。蓋一手爲溢。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也。禮喪服傳注。二十四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蓋一手一升稍強。兩手則二升也。胡氏承珙小爾雅義證云。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五。當今之一。則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合稍贏。一手之盛。足有此數。則一掬不過四合也。說文勺部。在手曰掬。禮記曲禮。受珠玉者以掬。注。掬手中。蓋以手掬之。則作掬。若訓爲兩手之掬。則當作臼。說文。臼。又手也。从匕。匕。手指相向。兩手之象形也。○注禮天至特舟。○爾雅釋水文也。說文引此四句作禮。蓋古禮經文。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引爾雅釋文。而稱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爲叔孫通所取入。故白虎通引釋親文。稱爲禮親屬記。風俗通引釋樂文。爲禮樂記。則禮記中有爾雅信矣。詩大雅大明云。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引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以爲後世法。是也。造舟者。郭注爾雅云。比船爲橋。詩疏引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舊疏引爾雅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也。與孫李郭皆異。因造有至訓。附會爲此說耳。郝氏懿行義疏云。蓋比併其船。加板於上。孔穎達謂卽今浮橋是也。方言。船。舟謂之浮梁。閒居賦云。浮梁黜以徑度。皆其義也。至其並船之數。釋文引郭圖云。天子並七船。按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若以諸侯四。大夫二。士一。推之。則天子當並六船也。按郝氏用孔疏。謂卽浮橋是也。造舟始於文王。文王親迎太姒。造舟爲梁。造猶作也。蓋文王初作之制。後世定爲天子法。故名造舟。其七船六船。或定禮後。彌加彌文。未必文王造舟卽有此制也。維舟者。郭云。維連四船。詩疏引李巡曰。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舊疏引孫炎云。維連四船。音義曰。維持使不動搖也。蓋連繫四船。不致散離。孔穎達謂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方舟者。郭云。併兩船。詩疏引李巡云。併兩船曰方舟。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者。總頭形。或从水。作汙。方言云。方舟謂之濼。郭注。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濼。荊州人呼杭。音橫。按。方。濼。舫。杭。航。音義同也。方之初義。爲併船之名。引申之。凡方皆訓併。如車不得方軌。謂不



得併軌也。禮鄉射記：不方足，謂不併足也。其詩周南南有喬木云：不可方思。邶風谷風：方之舟之。傳並用釋言：文訓方為附者。爾雅又云：庶人乘附。注：併木以渡，蓋編木以渡，與併船相類，故俱可名方。方舟為大夫制，詩所詠不必大夫故也。則對文異，散亦通矣。特舟者，郭云：單船。舊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是也。此及毛詩傳說，俱不引庶人乘附者，所見本異，或所引不具也。說苑復鵠云：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並不引士特舟，是其例也。

莊王曰：嘻，吾

兩君不相好。〔注〕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疏〕

與鄭世家莊王還擊晉，鄭反助楚破晉軍於河上，稱晉君義同。

百

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邲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

立威行，嫉妒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為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上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

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以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

大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寇。〔疏〕

通義云：緩晉師令得逸去也。以上並申明與楚子為禮之事。○注佚猶至去也。○爾雅釋言：逸，過也。廣雅釋詁：逸，過也。國語周語：是有逸罰。注：逸，過也。逸佚通，亦作軼。文

選蕪城賦：佚周令。注：佚與軼通。廣雅釋詁：軼，過也。是也。新序雜事篇：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亦作軼。○注晉見至其事。○校勘記出以求二人，云鄂本作上人，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上，舊疏云：即上十一年討夏徵舒，是其行義也。討陳既得，鄭人遂服，是其功立威行也。救鄭雖解者，晉師未至之時，楚師已解去，非謂晉人擊之令解也。猶擊之不止者，謂欲一逐而擊之，非謂已擊也。繁露竹林云：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



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如而也。義與何氏合也。○注言及至楚爾。○校勘記出大臣及君。云鄂本大作以此誤。大字剗改。當本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繁露玉杯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之例。在下者惡。故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故書齊於下。以要齊。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於鄆。伐者爲主。齊宜爲主。而與宋爲主者。彼傳云。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故退齊於下。此亦楚在下。嫌楚不直。故解之。爲其以臣敵君。其罪已著。不嫌楚曲。明晉之汲汲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注陸戰至晉寇。○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楚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卽是處也。此與僖二十二年戰於泲。同義。彼注云。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是也。隋說文肉部云。裂肉也。又土部陸云。敗城。自曰陸。篆文作壙。繫傳云。今俗作隳。隋水。謂落水也。宜陸之借字。白虎通號篇云。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韓詩外傳載此事。末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皆與公羊大莊王之義合。穀梁家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也。非聖人善善之義。

#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戊寅。楚子滅蕭。〔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

寅。月之十日。杜云。蕭。宋附庸國。大事表云。杜注。沛國蕭縣。今江南徐州有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莊十二年。蕭叔大心殺南宮牛。立桓公。有功。封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後仍入爲宋邑。水經注獲水篇。又東過蕭縣南。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城東西及南三面側臨獲水。故沛郡治。城南舊有石橋。高二丈。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地理志沛郡蕭云。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注日者。至責之。○舊疏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卽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今乃書日。故解之也。言屬上有王言。謂適上



文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矜患今反滅人為過深矣是故書曰變於常例故曰深責之耳通義云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曰始於此也

###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疏〕

杜云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清丘高五丈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南逕清丘北

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清丘山在曹州府荷澤縣西南云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方輿紀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通義云考之左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衛孔達也夫而專司盟於是始

故壹貶稱人疾之

### 宋師伐陳〔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宋師伐陳者按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盧文弨曰賈氏所闕當并衛人救陳亦闕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

### 衛人救陳



公羊義疏四十八

宣十三年

盡十五年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

左氏穀梁作伐莒。二者必有一誤。

夏楚子伐宋。

秋螻。〔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令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即上十

年冬書饑是也。歸父會齊人伐莒。見上十二年五行。

志中之下。宣公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疏〕

穀梁作先穀。唐石經穀梁亦作穀。彼釋文云。穀。戶本反。一本作穀。知唐初穀梁本有作穀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



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十三日○注日者至父也○舊疏云正以曹為小國卒月葬時即昭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

葬曹平公之屬是今而書日故以加錄解之也喜時事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傳所以養孝子之志者舊疏云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猶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是也許人子者必使父者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榮與君父共所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必使子者必使人子尊榮其父也校勘記云元本同閩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作必使人父也此脫謂喜時為子必使其父亦尊榮是以

加錄之也

###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注〕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疏〕

注月者至食之○正以圍例時此月故解之易子而食諸事見下十五年傳

葬曹文公〔疏〕

通義以上月為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宋者善內為救宋行雖



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疏〕

宋注

見至善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是春秋之例。凡盟會地與國初者。皆主國與盟也。今宋見圍。不得與會可知。而地以宋。故解之。知宋不得與者。以下五月始書宋人及楚人平。故也。如此書者。正以善內爲救宋行會。有見人之厄則矜之意。春秋美其志。故書于宋。若宋已與會然。所以養成其善也。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類是也。○注不嫌至可知。○舊疏云。舊云見刺者。謂魯人見刺也者。疑之。按平事見刺者。即傳宋人及楚人平。傳云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旣曷爲旣。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旣稱人。是其平事見刺也。魯以春會楚子。至夏宋楚始平。明魯未能解宋圍。故不嫌與實解宋同文也。舊疏引舊說疑之。浦氏鐘云。之疑非字誤。按此經方以于宋善內。何有刺之。通義云。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彼引杜云。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非何義。何注彼云。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是二者文同義異。

###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注〕

〔疏〕据上楚鄭平不書。〔疏〕注据上至不書。○即上十二年。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于路衢。鄭伯肉袒云云。莊王親自手旌。左右

搗軍。退舍七里。是其平事也。

大其平乎己也。〔注〕

己二大夫。〔疏〕注己二大夫。○謂華元。子反。專己爲平。故曰己也。後漢書王望傳。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

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本此大義也。

何大乎其平乎己。〔注〕

〔疏〕据大夫無遂事。〔疏〕注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語。大夫不得遂。今云大其平乎己。二者義



反故据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疏〕

舊疏云考諸舊本或云軍有七日之糧爾

七日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即云更留七日盡此資糧而不得勝將去宋而歸爾今定本無下七日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定本是也

於是使司馬子反〔疏〕

通義云子反楚右軍將公子側

也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注〕堙距堙上城具〔疏〕

校勘記出闚宋城云唐石經鄂

本、閩、監本同。毛本闕改窺。非韓詩外傳載此文。堙皆作圍。○注堙距堙上城具。○校勘記出土城具。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土作上。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上。公羊問答云。問堙距堙上城具有據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之法脩轡輜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傅其城也。按左傳襄六年注堙土山也蓋於城外積土而高乘以登城者築土為之故从土作堙也。說文作堙訓為塞引書縣堙洪水今本作堙與此義為虛實之分也。左傳云登諸樓車史記注引服虔云樓車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亦堙之類堙蓋用土築之爾。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疏〕

一切經音義引

通俗文云疲極曰憊說文心部憊也漢書樊噲傳又何憊也注憊力極也易遯象傳遯有疾憊也釋文引鄭注困也又既濟憊也釋文引陸注憊困劣也謂國困極也困極事見下

曰何如〔注〕問憊意也

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注〕析破骸人骨也〔疏〕

左傳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語與此同唯以華元入楚師為異然不若公羊之詳情勢亦不合杜云爨炊也用此傳也說文火部炊爨也方言爨齊謂之炊韓詩外傳作爨下同○注析破○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析劈也廣雅釋詁析分也淮南傲真訓析才士之脛注析解也說文



木部析破木也。故詁析爲破也。○注骸人骨也。○左傳釋文云。骸本又作骨。廣雅釋器。骸骨也。說文骨部。骸。脛骨也。說苑復恩云。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是骸卽骨也。故史記宋世家。楚世家。呂氏春秋行論篇。並引作骨。

司馬子

反曰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如所言。〔疏〕

注雖如所言。○禮記大傳注云。然如是也。言雖如是所言也。

吾聞之也。圍者。

〔注〕古有見圍者。〔疏〕

韓詩外傳作吾。聞圍者之國。

柑馬而秣之。〔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

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秣作末。柑當作柑。按。紹熙本亦作秣。从末。韓詩外傳。柑作箝。○注秣者至口中。○公羊問答云。說文。秣。食馬穀也。今借作秣。按。成十六年左傳。秣

馬利兵。注。秣。穀馬也。禮部韻略釋疑引字林云。秣。食馬穀。詩小雅鴛鴦云。摧之秣之。傳。秣。粟也。又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周禮太宰。七日芻秣之式。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漢書魏相傳。禁秣馬。酤酒貯積。注。秣。以粟米飢馬也。○注柑者至畜積。○釋文云。柑。以木銜馬口。公羊問答云。後漢書崔寔傳。方將柑勒鞵。鞵以救之。注。引何氏此注。柑與鉗通。後漢書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按。此經注柑字。皆當作柑。說文竹部。箝。籜也。从竹。柑聲。又金部。鉗。以鐵有所劫束也。从金。甘聲。又手部。柑。脅持也。从手。甘聲。後漢書單超傳。上下鉗口。注。柑與鉗。古字通。漢書袁盎傳注。箝。籜也。又五行志注。柑。籜也。又江充傳注。鉗。籜也。以木攝馬口如鉗。故曰柑。或作箝。鬼谷子有飛箝篇。注云。箝。謂牽持絨束。令不得脫。蓋柑箝。皆可。惟不得作柑。柑乃果名也。吳氏經說云。柑。从木。釋文。唐石經並同。而說文無柑。木者。某。从木。从甘。訓酸果。與柑馬素無涉。麥雲謂柑當止作甘。卽銜也。甘銜。古今字。以金置馬口中曰銜。行馬則銜之。止馬則卸之。故銜从金。行聲。甘。說文作目。从口。含。一象口中有物形。正銜在馬口中象也。古文一字兼數義者甚多。則甘卽柑之本字明矣。說文。柑。脅持也。鉗。以鐵有所結束也。此謂持以手。束以鐵。若口之含物。然故从手。从金。銜。馬口所銜。不能銜物。古卽有以木爲之者。不當从木。柑俗字也。馬口有柑。則不能食。置粟馬前。示敵以粟有餘也。注謂以粟置



馬口中非是。按注意秣木飲馬之名。故云以粟置馬口中也。因有柑銜其口。故須人置之也。此本權以示敵有蓄積爾。

使肥者應客〔注〕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

也。〔注〕猶曰何大露情。〔疏〕

論語子路篇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引孔氏注曰。情實也。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鄭注情猶實也。淮南繆稱訓不戴其情。高注情誠也。太露情即誠實之謂也。韓

詩外傳是作今。今與是皆指事之辭。

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注〕矜。閔。〔疏〕

注矜閔。○詩小雅鴻雁爰及矜人傳。

矜。憐也。華嚴經音義引字統云。矜。怜也。書呂刑云。矜我一日。釋文引馬注。矜。哀也。方言。矜。哀也。齊魯之間曰矜。秦晉之間曰哀。哀憐皆有閔義。

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注〕幸。僥

幸。〔疏〕

韓詩外傳二厄字皆作困。同。○注幸僥幸。○國語晉語云。武不行而勝。幸也。又荀子王制云。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注並云。僥幸也。按後漢書鮑永傳。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注幸希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希幸之也。希所不當。希曰幸。

小爾雅廣義。非分而得謂之幸。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也。蓋猶言幸災樂禍也。

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

〔疏〕左傳。寡君使元以病告。是即以情告子之事也。

司馬子反曰。諾。〔注〕諾者。受語辭。〔疏〕

注諾者受語辭。○廣雅釋詁云。諾。應也。說文同。詩魯頌闕宮云。

莫敢不諾。箋。諾。應聲也。荀子王霸云。刑賞已諾。注。諾。許也。許即受語辭也。文選。傲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相然許之辭也。

勉之矣。〔注〕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

〔疏〕

注勉猶至守之。○呂覽達鬱篇。臣乃今將為君勉之。注。勉。勵也。小爾雅廣詁。勉。力也。勉勵。勉力。皆有努力之義。故法言。孝至篇。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注云。勉。勵也。左傳昭二十年。爾其勉之。注云。勉。謂努力也。方言。猶勉努也。注。勉努者。如今



人言努力也是也。故古詩十九首內有努力加餐飯。李陵與蘇武詩有努力崇明德。皆勉語也。

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

揖而去之。反于莊王。〔注〕反報于莊王。〔疏〕

注反報于莊王。○國語晉語反使者注反報也。史記禮書反其所自始正義反猶報也。反即訓報故云反報也。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

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已憊。〔疏〕

注雖已憊。○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言雖是憊也。

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

〔注〕意未足也。〔疏〕

經傳釋詞云。而猶乃也。言然後乃歸也。莊十三年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言歸何。言國乃曰歸也。論語泰伯篇。而今而後。言乃今乃後也。注言意未足者。謂但會宋憊不足也。志在必取爾。

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

子曷為告之。〔疏〕

毛本子誤則。

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注〕區區。小貌。〔疏〕

注區區小貌。○廣雅

釋詁。區。小也。又釋訓云。區區。小也。文選朱浮與彭寵書。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李注。區區。言小也。襄十七年左傳。宋國區區。釋文。區區。小貌。漢書楚元王傳。豈謂區區之禮哉。注。區區。謂小也。又楊王孫傳。何必區區獨守所聞。注。區區。小意也。區有小義。

故區為狀辭。

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注〕先以諾受



絕子反語〔疏〕

注先以至反語○孟子梁惠王篇公曰諾注諾止不出此亦諾止不取之義恐子反仍諫故也

舍而止〔注〕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

〔疏〕

注更命至去計○左傳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左傳敘於華元見子反前為異說文△部市居曰舍漢書高帝紀欲止宮休舍注舍謂屋舍也太元去舍彼枯園注舍居也周禮司戈盾及舍注止也築室而止故亦詰舍為止韓詩外傳無諾舍而止通義云先勉受子反語言將舍宋止而弗攻以此為莊王語非何義

雖然〔注〕雖宋已知我糧短〔疏〕

玉篇虫部

雖辭兩設也經傳釋詞然詞之轉也莊王雖勉諾子反而意仍不然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注〕欲徵糧待勝也〔疏〕

注欲徵糧待勝也○此亦何氏以意

測之通義云繼乃道王本意終弗舍而止尅其憊甚七日不解必內潰云爾夫七日不去楚糧亦絕何以使宋內潰故云徵糧待勝也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

請歸爾〔疏〕

白虎通諫諍篇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明人臣三諫不從宜去子反楚公子故不從仍返國也

莊王

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

平乎己也〔注〕大其有仁恩〔疏〕

左傳華元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

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似是華元要劫為盟與此詳略互見蓋盟在先反報莊王在後也繁露竹林篇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



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是卽何氏大其有仁恩之義也。繁露又云。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溟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脩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饜。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論矣。反覆大子反之義。極爲平允。韓詩外傳云。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是亦公羊義也。

此皆大夫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皆誤。其按。紹熙本亦作皆。

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注〕据大其平。

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

稱人等不勿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



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為罪。月者專平不易。〔疏〕

注言在至稱人。〇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嬖子反於彭城。兮注：嬖，呂忱字林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嬖。

蓋亦譏刺之意。謂二子專平之美不歸於君故也。繁露陽尊陰卑篇云：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又五行對云：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〇注等不至道也。〇校勘記出等不勿貶，云疏標起訖亦作等不勿貶，言與不勿貶相等，謂貶也。此本勿作物誤，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勿，莊十九年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彼公子結不在君側，故得言遂，此與彼殊，故雖貶大夫專平，不書遂也。舊疏云：若言遂，當言楚圍宋，宋華元，楚子反，遂平于宋矣。然子反亦不得書字，貶言遂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屬是也。〇注以主至罪也。〇正以遂者專事之辭，此主書者，雖大其平，仍坐其在君側行遂事也。〇注知經至為罪。〇通義云：平例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隨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漸，舊疏云：為文實貶者，皆以時無玉霸，諸侯專事，雖違古典，于時為宜，是以春秋文雖貶惡，其實與之。即僖元年齊師云云，救邢，貶齊侯稱師，刺其專事，不言狄人滅邢而為之諱，見非實與是也。按此專坐在君側專事為罪，非謂無明王方伯專事罪之，故直貶稱人，以起其專，無為實與文不與，故經無與文也。〇注日者專平不易。〇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注不書月者，易故也。是不書月為易，則書月為不易矣。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通義云：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何氏

無此義。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一日，杜云：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大事表



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按潞氏封域極廣。國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曲梁縣。直接山東之界。延袤二省。傳云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出其東而轉攻之。以絕其奔逸也。一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潞何以稱子。〔注〕据其滅稱氏。〔疏〕

通義云。据赤狄君未嘗見。按此爲氏與爵對。舉故注云。据其滅稱氏也。孔改所據無謂。

潞子之爲善

也躬足以亡爾。〔注〕躬身。〔疏〕

經義述聞云。謹按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窮言潞子之爲善也。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

歸義而無黨援。遂至于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爲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按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按王氏說甚允。○注躬身。○說文身部。躬身也。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繁露仁義法篇。潞子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蓋亦以躬作身解。雖然。君子不可

不記也。離于夷狄。〔注〕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疏〕

注疾夷至稱子。○繁露觀德篇。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

領其意。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表。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既來。春秋列潞子之爵。爲其慕諸侯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也。是其進稱子。爲其疾夷俗也。

而未能合于中國。

〔注〕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注未能至赤狄。○若醴同中國。當書晉師滅



潞氏矣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注〕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閱傷進

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者明不當絕

當復其氏〔疏〕昭六年左傳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注言人亦不能愛女也又二十六年傳是不有寡君

人不相親愛也○注以去至進之○繁露王道篇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

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云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自詛即自阻也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繁露

仁義法述此事又云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潞子能正我故進之也○注日者痛錄之○舊疏云正以凡滅例月今

此書日故以為哀痛而詳錄之耳通義云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惡其虐之甚然以隗子歸不書日也○注名者至國也○舊

疏云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彼注云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然則此書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

通義云謹案所聞之世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錄之也○注錄以至責之○僖二十六年注云書以歸者惡不死位

是錄以歸為責辭潞子去俗歸義為春秋所閱本可不錄責而書以歸為責辭正以其行進在可責之限春秋備責賢者之故也

○注責而至其氏○舊疏云言其行既進明不當絕滅其國還當復其潞氏以為國矣按此春秋與滅國之義也穀梁傳其日潞

子嬰兒賢也論語述而篇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戴氏望注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潞子離狄內附稱其

爵列諸盟會許其慕諸夏也按孟子滕文公篇吾聞用夏變夷者又曰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

下引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是則春秋進潞子義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

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

為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今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

夫居尊卿之位。為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故降稱人。王

者至尊。不得顧。〔疏〕

注天子至尊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桓四年注亦云。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詩曰。

王謂叔父是也。蓋謂既冠之後。天子字而不名。所以尊之也。○注子者至明之。○文元年注。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故變文上札。不稱王子札也。上繫先王者。知為今王之庶兄矣。校勘記出。故變文上札。云閩監。毛本同。此本上作王。誤。按。紹熙本亦作上。○注不稱至兄也。○上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同母兄弟。稱伯仲。此但稱其字。故起其為庶兄也。所以分別之者。隱七年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注主書至二人。○舊疏云正以經不稱爵知非公故云不以禮尊之矣。正以堪殺二卿故知任以權也。通義云春秋文不空設皆為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是也。○注不言至殺之。○此明兼譏二子義也。舊疏云由其為下所提挈而殺之失大夫位故不云大夫也。君尊卿之位者正以稱其伯仲字知是尊卿耳。○注大夫至得願。○毛本重作仲誤文十六年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是則大夫相殺稱人今此不稱人故解之云正之者舊疏云正之使稱王札故也。所以正之者諸侯大夫欲分別弑君殺大夫故降稱人願弑君重故也。王者至尊無有弑理不必願故大夫相殺不假降之稱人矣。

秋。螻〔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疏〕注從十至

之應。○校勘記出內計稅畝云閩監毛本同鄂本計作議上十三年秋螻注云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未已此年又螻故注承上言之也。歸父比年再出即上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也。稅畝見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云。十五年秋螽宜無熟歲數有軍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疏〕左氏穀梁作無婁按牟無古音之轉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公食大夫禮注駕音毋釋文毋音牟方言一憮牟愛也韓鄭曰憮宋魯之

閒曰牟杜云無婁杞邑大事表云公羊作牟婁蓋即莒人所取然此時已為莒邑杜注疑有誤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疏〕

爾雅釋詁云初始也十行本作畝唐石經作畝閩監本作畝毛本作畝紹熙本亦作畝按說文作晦六尺為步百步為晦或从十久作畝錯曰十其制久聲

稅畝者何

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

者稅取之〔疏〕

孟子萬章篇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趙注今諸侯賦斂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注時宣至取之○毛本案改按五行志中之下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

亂先王制而為貪利與何氏說合通義云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為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為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按如所言則什一而貢猶是先王正法春秋何為責之與履字義亦不合穀梁傳謂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似亦與何義同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趙注助佐公田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亦用公羊義也杜注左傳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亦非按彼傳云穀出不過藉謂不過藉民之力以取所出穀爾不當履民畝而稅之也似杜亦失傳意穀梁疏引徐邈說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耳與杜合亦非

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疏〕

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鹽鐵論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欲衆

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於公事是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彼當出魯韓詩此下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似正對碩鼠詩言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注〕据用田賦不

言初亦不言稅畝〔疏〕

注据用至稅畝○哀十二年用田賦是也

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



取其一為公田〔疏〕

注什一至公田○下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與漢書食貨志同是為一夫受田一百十畝百畝入己十畝入公是為以什與民自取其一蓋一在十之外也周禮載師職凡任地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據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也此傳稅法據諸侯邦國言蓋國地狹小役少賦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又周禮所記或是貢法通義云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善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勸殷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从耒勸聲周禮曰以興勸利此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勸勸即以借釋之藉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大夫注云鄭大夫讀勸為藉杜子春讀勸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勸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于勸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為勸也許以周禮證七十而勸蓋其意同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曰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勸字亦作勸又作助助與藉古音同聲孟子公孫丑篇助而不稅即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制度終不能明惟周禮司稼人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自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為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蓋非通融之義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並用為辭殆未然矣按如姚義似即宣公履畝之法謂又取二也猶為杜說所牽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



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注孟子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其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詞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家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夫爲九夫此自任鈞臺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煩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真通人之論也鍾氏襄菽匡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能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末由攷之耳夏小正二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邨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卽助卽徹皆不離乎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按鍾氏說極爲明晰貢者以上言徹者取也以下言助者指其事言要皆借民力什取一耳孟子不憚煩言者容當時列國井田已壞故特申明舊制極言貢不如助蓋時冒貢之名非貢之實若時尚沿殷周之舊何庸畢戰問哉且夏時興創貢法若如龍子所言豈神禹之所爲哉商君阡陌之開始所本有素矣周氏謂殷周之異一則八家爲井一則九家爲井一則公田在私田外一則公田在私田中何注據殷制故云以什與民自取其一周則取一在十中矣其說似亦可通王制疏云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什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圻內有參差統而言之皆什一若圻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



是百畝之外別為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什外稅一也。劉氏以為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

古者曷為什一而藉。〔注〕据數非一。〔疏〕注据數非一。

正以周禮載師有二十而一。有十一。有十二。有二十而三。有二十而五。又論語顏淵篇。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又孟子告子篇。自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是輕重之數非一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注〕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疏〕

孟子告子下。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注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

以行禮。故以此為道。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為大桀。子為小桀也。尚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什稅一。多於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舊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為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為桀之小貪。較之趙義為長。按此及下小貉大貉等語。似當時成語。故此傳及孟子書傳並引用焉。○注奢泰至桀也。○舊疏引舊說云。不言紂者。近事不嫌不知。按桀之與紂。科取其一無定義也。舊疏云。所以不言紂者。略舉以為說爾。

寡乎什一。大貉

小貉。〔注〕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疏〕

釋文貉作貉。論語衛靈公篇。雖蠻貊之邦。行矣。亦作貉。孟子又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

也。趙注云。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舊疏云。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為大貉。行若十二三。乃取其一。則為小貉。行亦不取趙義。趙氏專以二十稅一為小貉。亦泥。蓋輕於什一。即是貉也。不必至二十取一也。尚書大傳又云。少於什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什一而稅。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貉大貉。明多方大小二字。政者正也。今書作正。小大多得其正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胥。絲。役。絲。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即稅。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



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貉。與此舊疏同。故詩疏引鄭志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什一，故刺之。亦卽大貉小貉之類。與○注蠻貉至稅薄○孟子又云：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文：貉，北方多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言惡也。此言蠻者，連舉之爾。史記匈奴列傳：居于北蠻，是北方亦稱蠻也。又云：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明無社稷宗廟等也。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

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



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墮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休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



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

頌聲作矣。〔疏〕

鹽鐵論未通云。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民饑己不獨衍。民衍己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又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慾重。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

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序。知此云頌聲作者。正爲碩鼠詩而言。公羊與三家詩皆今文。故說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明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顧父刺。行人乏而綿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則碩鼠與履畝相連爲一事矣。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與履畝稅而碩鼠作相對。所以隱譏之也。周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什一。大貉小貉。什一稅。天下之正。什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說。國中園廩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



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是周禮與春秋不必強合。公羊舉其稅之正者言，明爲後世立法故也。漢書賈山傳：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又王莽傳：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皆本此爲說。○注頌聲至致也。○詩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頌者太平歌頌之聲也。帝王之高致者，舊疏云：謂帝王之行清高，乃致頌聲，故曰高致也。舊疏又云：文宣之時，乃升平之世也，而言頌聲作者，因事而言之故也。何者？文宣之世，乃升平之世，言但能均其衆寡，等其功力，平正而行，必時和而年豐，什一而稅之，則四海不失業，歌頌功德，而歸鄉之，故曰頌聲作矣。不謂宣公之時實致頌聲。○注春秋至本也。○舊疏云：言春秋經與傳數萬之字，論其科指意義實無窮，然其上下經例相須而舉，其上下意義相待而成，以此言之，則非一言可盡。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正以此處論稅畝之事。若稅畝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爲本也。繁露玉杯云：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雷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民以食爲本，故於此稅畝特著頌聲作之故，以見相須而舉相待而成也。○注夫飢至凌弱。○校勘記：飢寒並至，鄂本、閩本同，監、毛本飢改饑。下及疏同。漢書食貨志：晁錯說上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去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刑重法，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鹽鐵論授時云：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是卽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食貨志又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故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平準書又云：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



或至兼井。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是卽強陵弱事也。疆陵弱。見隱三年左傳。○注是故至稅也。○閩監。毛本作什一。食貨志又云。故又建步立疇。正其疆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後漢書劉寵傳注。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歲。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繁露爵國云。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孟子言八口之家者。子女容有多者。舉其極言焉。○注廬舍至井田。○食貨志又云。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蓋百畝爲一頃。八家得八頃。又公田八十畝。廬舍二十畝。共一頃。是爲八家而九頃也。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劉寵傳注引井田記。又云。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百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趙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公羊問答。問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有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二畝半也。按。廬卽里也。何下注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趙同。不獨合於漢志。王制疏引書緯云。九家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爲廬舍井窻。是也。○注廬舍至市井。○劉寵傳注。井田記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市爲井。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云。謹按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閩氏若璩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又引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



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售賣故言市井按因井爲市蓋始於三代以前初作井田時民情儉朴無非尋常食用故於井田間交易非必汲水之井也後世漸趨於文百貨交易必於都會聚集之所因亦謂之市井孟子萬章篇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是也○注種穀至葬焉○校勘記云食貨志無菽字此菽當作菽菽者楸之段借字楸者梓也又出女上蠶織云閩監毛本同浦鏗云工誤上按上同尙按紹熙本作工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志又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易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箋云中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盡心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食肉矣梁惠王又云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與何氏注同故周禮載師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又閭師職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椹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皆所以責民樹畜者也禮記王制云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梁惠王趙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得服絲然則非刑餘者可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廣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尙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駟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術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井不得攝盛矣周禮閭師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鬻老然後衣絲其餘則麻桌而已故命曰布衣按此言老者不別五十六十七之異統言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井田法行。則不至有不煖不飽之患。其非老者。亦不必不衣帛食肉焉。公羊問答云。桑荻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蕭荻。注。卽蒿也。荻字當從穀。梁作楸。古楸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千樹荻。楸之誤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荻字。齊氏召南考證。以食貨志無種荻之文。駁何氏。直未讀穀梁也。○注多於至五畝。○食貨志。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農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孟子滕文公云。餘夫二十五畝。注。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與何義合。何云。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岐兼言老幼也。食貨志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月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無注。其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人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彼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室。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注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亦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而趙氏引以證孟子。則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卽孟子之受二十五畝者矣。趙氏解遂人餘夫亦如之。非謂必如受田百畝。意謂上地里二十五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則五十畝矣。未知何意。然否。○注十井至一乘。○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包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革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



十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唯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司馬法三字，而混并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詬周禮。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曾著兵法。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曰司馬法。今其書不傳，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率，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萬井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雖爲之說曰：成之十里，即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真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皆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寧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尙書、孟子、王制之文，豈可訓也。按毛氏主包說，與百里千乘正合，以六十四井五百餘夫出一乘，似亦過少。昭元年注亦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故魯頌闕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井士十人，徒二十人數之也。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不過千乘，亦與此不合。○注司空至國家，○校勘記出換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作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土，疆國家。毛本疆誤疆。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林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注徙爲爰田，易居平



肥磽也。彼之爰土，卽此之換土也。爰土，卽國語晉語之轅田。注引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僖十五年亦云：作爰田，彼之平肥磽，卽此之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左傳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換同音，故畔換卽畔援也。說文走部：趙，田易居也。段氏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謂萊，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三年一換土，易居。漢書食貨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爲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以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而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旣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但在其田，不復易居矣。按何云換土，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趙田，易居，爰、轅、趙、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之。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皆徧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意則同。然不若商鞅之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之便民也。周家亦唯鄉遂可行之，若用井法，八夫授地，各有定則，公田廬舍，按口而給，若年年更換，不勝其擾，且此八百八十畝者，若有一易再易在其中，則不容有此數，則不得有此多夫，窒礙種種，恐非久計也。○注在田至曰里。○食貨志又云：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注師古曰：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也。段氏說文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



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宣十五年公羊注：一夫受田百畝，廬舍二畝半。孟子梁惠王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按許廬義與下廬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廩，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卽廩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廩。遂人：夫一廩。先鄭云：廩，居也。後鄭云：廩，城邑之居。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廩里者，若今之邑居。廩，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云二畝半，於廩曰二畝半，以錯見互相足。按今說文廩下作畝半，焦氏不知所據。何本闔氏若璩釋地三續云：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田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七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闊九軌，又六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囚獄。以上諸項，處于王城之中，必三分居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卽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廩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卽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矣。愚按此說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按所疑甚是。農人春夏赴田，秋冬入城，近郊猶可，遠者若令歲歲兩移，民力固不給，亦何不憚煩，因疑邑者不必王城國城內，蓋近田隙地。如今時之村落鄉鎮，然虞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何必城內耶？春夏耕作，就田爲廬，以便作息，收穫以後，聚居都會，習法讀禮，講武入學，易於趨事也。○注一里八十戶。○食貨志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二萬五千五百戶也。本周禮爲說，與此不同。韓詩外傳云：八家爲鄰，則以鄰卽井，又與漢志異。八十戶爲里，正合十井之數。或當時十井之家，聚集一區，因而成里，與此與里仁爲美之里同，不必拘五都之數。又如十室之邑，豈必四井之地乎？蓋十井出一乘，無事則校室講學，有事則治兵振旅，朝夕相親，可守可戰，衆寡得其中，遠近適其平。古聖所爲，寓兵於農焉。○注八家共一巷。○說文：闕里中道，从隄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廣雅釋宮：街道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街，里中別道也。此云八家一巷，蓋一井之夫所共。



何氏亦以意言之。無正訓也。○注中里爲校室。○校勘記云。毛本校改按。按毛本作按。避所諱。全書皆然。中里猶小雅之信南山之中田。中田謂田中。中里謂里中也。廣雅釋詁云。校。教也。本孟子爲說。校。庠。序。皆鄉學名。對文異。散則通。鄭人遊於鄉校。卽以校名。不必專主夏曰校也。詩鄭風。青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因凡校量勤惰之處。亦謂之校。此校室是也。食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令民射于州序。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曰黨曰庠。州有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禮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真經術之文也。然則此中里爲校室。亦卽家塾之意。不徒考校惰勤出入。其有不帥教者亦在所簡。至十月事訖。專爲校學之所焉。○注選其至乘馬。○校勘記出辯護。云辯當作辨。辨卽今人所用之辨字。辯護謂能幹辦護衛也。食貨志云。鄰長爲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也。鄰長卽此父老里正也。說文人部。健。伉也。又犬部。犷。健犬也。漢書宣帝紀。伉健習騎射。注。伉。強也。伉健猶強健也。強健故能辨護也。公羊問荅云。何以謂之辨護也。曰。詩疏引中候。握河紀云。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辯護。供射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按說文。辨。致力也。史記項羽紀。項籍常爲主辦。故今俗猶以幹辦稱人能矣。護亦辦意。晉書紀瞻傳。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年所益多矣。護猶治也。公羊問荅又云。問。經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得服襪。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尙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衣乘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非散民可知矣。按書皋陶謨云。車服以庸。卽命爲士之義。故文



選注引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輪。又或作不得乘馬。義同。御覽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云云。與尙書大傳同。彼又云。是故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不犯也。潛夫論浮侈篇。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說苑修文云。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不敢犯。亂斯止矣。與韓詩外傳大同。皆得乘馬事也。倍田者。蓋倍於凡民。周禮載師職有官田。注云。庶人在官者。其家受田。此父老里正。當亦庶人在官。王制注所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按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然則庶人在官。其祿至厚者。亦止同上農夫。此云倍者。蓋彼謂六卿之府史胥徒。以祿代耕。此爲擇之民間。能治田事者。同一授田。故倍之以示異。理亦宜然。或何氏別有所據。○注父老至官吏。○校勘記出父老此三老。云鄂本此作比。當據正。又出庶人在官吏。云鄂本下有之字。儀禮經傳通解同。按紹熙本與鄂本同。公羊問荅云。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百官表云。十里有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按何以漢制。況古制也。問荅又云。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卽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卽正也。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彼之左右師。蓋卽此之父老里正也。○注民春至城郭。○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塗。冬則畢入於邑。故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注冬入保城。毛氏奇齡四書臆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閭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二畝。



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舍也。此易曉者。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襍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止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置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井。若有城如費邑郕邑者。所稱都邑。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有據。而趙邠卿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係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廩。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明有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則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廩。與園宅園廩。農民所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廩。溷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有邑。則必邑中有里居。乃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韋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名入保。毛氏說未免于率。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邇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千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廩市廩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按毛氏倪氏周氏三家說。各有是處。農民田間自有廬舍。專爲耕作之需。秋冬入保邑里。大約皆近田。而人民聚集之處。亦容有城堡。如今北省凡村寨皆有城垣閘閘。是必舊有。沿爲俗焉。毛氏謂里宅無城者。拘周氏謂里廬爲一。亦不合也。○注田作至得入。○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白虎通辟雍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者。有過。通考引書。



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其謂造士塾者。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向。內塾北向也。廟門體制全備。此是里門。未必定有四塾之制也。○注五穀至月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問荅云。苟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知食貨志有脫字。○注男女至其事。○食貨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詠。各言其傷。越絕書本事云。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思作詩也。詩考引韓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序云。勞者歌其事。御覽引韓詩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故以爲文。摯虞文章流別云。古之作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漢書藝文志云。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史記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蓋風雅多採自民間。雅頌多士大夫歌詠之作也。故文中子薛收曰。小人歌之。以覺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漢書匡衡傳。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國風。所以厚性情而明人倫也。蓋觀化自近始。故陳詩可以知民隱也。○注男子至四方。○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文中子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此謂詩亡。無采詩之官也。食貨志云。孟春三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說文刀部。刃。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木鐸。徇于路。采歌謠之言也。然則此之求詩者。卽班之行人。記之適人。以木鐸徇于路。使民間出男女歌詠。書之簡牘。遞薦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是。刀。是者。行也。刀者。薦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攷正也。韓詩外傳。昔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



矣。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正以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故聖人推己及物。而四方周知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息止也。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陵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可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謂王者不采風。將使夫子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彼以孟子之迹。卽說文之迓。故言此官不行也。劉歆與楊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人。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采代語。僮謠歌戲。楊答劉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又云。翁孺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二書皆卽適人之事也。道輶。適三字同音。適人卽適人。楊劉皆謂使者。采集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故許驥括之曰。詩言。班何則。但云采詩也。劉云。求代語。僮謠歌戲。則詩在其中矣。周禮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豈非楊劉所謂使者。班所謂行人與。說者雖殊。可略見古考文之事。爲政之不外正名矣。按何氏謂年六十云云。未知所據。○注十月至大學。○食貨志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云。若旣收藏。皆入教學。通考引書大傳云。擾勸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周禮黨正注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禮記疏引書傳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於州里。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鄭之塾卽此之校室。同爲教督之所故也。○注其有至進士。○校勘記出進士。云鄂本進作造。儀禮經傳通解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造。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左學。命曰造士。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卽左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又云。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按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注此庠謂鄉學也。而此云。由鄉學移之庠者。此鄉學卽謂教於校室。由里正父老移之州長黨正等。故曰移於庠。王制以庠序皆鄉學。對國學言。言各有當。不相妨也。○注行同至授官。○食貨志云。行



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王制云。習射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明上德。紕惡。皆習射焉。按有鄉射。有大射。鄭氏鄉射禮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又大射儀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以觀其禮。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卽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義。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釋之。誤矣。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曰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寓黜陟操諸侯之微權也。按盛氏褚氏。俱極分晰。蓋因祭而射以擇士。此大射之一事。其主意仍在擇賢否。定黜陟。蓋自鄉射已然。故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鄉射有二。一是州長令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詢衆庶是也。○注三年至之儲。○王制云。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貨志云。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謙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斯道也。按王制注云。通三十年之率。當必有九年之蓄。疏云。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言三十年者。舉全數。兩義皆通。鄂本畜作蓄。新書愛民云。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是也。○注雖遇至作矣。○食貨志云。故堯禹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又郎顛傳。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新書又云。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卽王制之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也。王制疏引律歷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云。七百二十歲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三。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志此言。是爲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 冬。蠖生。

未有言蠖生者。此其言蠖生何。〔注〕蠖卽蠖也。始生日蠖。大曰蠖。〔疏〕

注蠖卽至日蠖  
○五行志中之

下。冬。蠖生。劉歆以爲蠖。蠖。蠖。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貴也。董仲舒。劉向。以爲蠖。蠖。始生也。孟康曰。蠖。蠖。音。蚍。蚍。爾雅釋蟲云。蠖。蠖。左疏引李巡云。蠖。蠖。一名。蠖。蠖。蝗子也。郭注。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蚍。蚍。有翅者。非也。說文虫部。蠖。復陶也。劉歆說。蠖。蠖。蠖。子也。董仲舒說。蠖。蠖。子也。郝氏爾雅疏云。杜預注。從董。劉。以爲。蠖。子。是也。魯語。蟲。舍。蠖。蠖。章注。蠖。蠖。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以。陸。產之。醢。爲。蠖。蠖。之。屬。矣。今。呼。蠖。爲。蠖。蠖。子。蠖。蠖。讀。若。閩。釋。文。蠖。蒲。篤。反。按。蝗。子。今。通。謂。之。蠖。固。可。食。然。不。能。常。有。未。必。用。爲。祭。品。或。



魯語及祭統注之  
蟧別為一物與

蟧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注〕幸僥倖〔疏〕

注幸僥倖○左傳云冬蟧生  
饑幸之獨斷上王仲任曰君

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按王仲任語見論衡  
幸偶篇宣公篡國之君變古易常而能受過變悟蟧不為災故春秋以幸書之也僥倖者禮記中庸云小人行險以徼幸

幸

之者何〔注〕聞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

變古易常〔注〕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疏〕

通義云上上文也按注以上為宣公義  
亦通不必改作上文解也幸宣公能變

故就上言之繁露必仁且智亦云春秋之法  
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明以上指公言

應是而有天災〔注〕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眾民用饑

〔疏〕

注應是至用饑○各本眾作螺誤五行志中之下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亂先王制  
而為貪利故應是而有蟧生屬羸蟲之孽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

也故魯室稅畝而蟧災自生鹽鐵論論菑云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災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  
天災經義述聞云春秋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休又引申而為之說郵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  
蟧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為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是後衛州吁弑  
君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不還國之所致大雨雪注此桓將怒而弑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  
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篡隱百  
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年大雩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為天子所聘得



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又侈天道。以涉譎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開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所以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尤鮮。而劉向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僖十四年沙鹿崩。十六年六鷁退飛。昭二十五年有鶴鶴來巢。皆流入占驗之學。而考之本傳。則絕無此語。豈非論衡所謂語增者與。按如董何所言。某災某事所致。某異某事所應。固屬拘泥。然聖人借天戒以明人事。不明言所致。幾若人之所爲。與天無涉。敬天之怒。之謂何。後世占驗之學。自後人行之者。之過。不必歸咎於前人矣。劉子政於王氏專政。於災異之變。痛苦陳言。成帝不悟。竟移漢鼎。得以占驗之學。目之與。論語季氏篇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卽吉凶禍福之命。災異其命之兆見者也。魯宣變古易常。卽不畏聖人之言也。繁露順命篇云。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是也。故春秋握誠圖云。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又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行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行推效者哉。又必仁且知云。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儆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以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又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尙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其於災異昭應之理。至爲明顯。大事表云。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



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專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歿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即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謫見於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官。省闕失。此春秋警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大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警災異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螽。或蜚鸛鶴之類。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

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為喜而僥倖之。變螺言蝻。以不為災。書起其事。〔疏〕

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擬議之詞也。是也。○注言宣至倖之。○校勘記云。鄂本其作有。上云幸。僥幸。此倖加人旁。非通義云。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蝻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為災。而即書之。幸其見譴咎之蚤。宜於此時立震懼變動。深察天意。而其改過。則必有金滕反風之應。宣公不寤。卒致凶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子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以宣公不變。故下書饑。與何義異。○注變螺至其事。○蝻為螺子。周之冬夏之秋。物已成熟。螺子始生。不能為害。故書以起之。宣公受過變寤。易饑而為大有年。故幸之也。下之饑猶緣於秋螺。不緣於蝻生也。孔氏謂宣公見蝻不變。卒致凶饑。則何為幸之乎。蝻始生而民即饑。不得如此之速。

饑。〔疏〕

差繆略云。公羊無此經。按今唐石經公羊。及各注疏本皆有。或以何氏無注疑公羊或無。按上注云。眾民用饑。則何氏本有此經矣。



# 公羊義疏四十九

宣十六年

盡十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疏〕

左傳

注云。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大事表云。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卽留吁地。晉滅之。爲純留邑。甲氏在今直隸之廣平府雞澤縣。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按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翟。索隱。三蒼圖作圜。地理志。圜水出上郡白土縣。正義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又云。潞州本赤狄地。史文謂在圖洛間。未詳。○注言及至不進。○甲氏書氏。與上年潞氏同。彼注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是也。留吁不書氏。知其行微。故及以絕之。杜范皆以甲氏等爲潞之餘黨。蓋亦欲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者。

## 夏成周宣謝災。〔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謝作榭。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缺。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榭。惠棟云。襄九年疏引作謝。古無榭字。或止作射。周郝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三傳皆作謝。俗从木。又

災左傳作火。按紹熙本亦作謝。公羊釋文引左氏。作宣謝火。穀梁釋文亦作謝。知三傳無从木者矣。九經古義云。棟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郝敦銘云云。又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榭甚高。泰誓曰。惟宮室臺榭。釋文。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原注。摯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由晉時不識



古文曲爲之說。按禮記玉藻。卜人定龜。注謂靈射之屬。釋文射。爾雅作謝。荀子王伯篇。注謝與榭同。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

號之云爾。〔疏〕

注後周至東周。○此據作春秋時言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又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周者。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矣。故

傳就當時所名解之。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瀙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瀙水東。亦惟洛食。疏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瀙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鄭舉漢地志爲驗。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成周亦號下都。胡氏渭禹貢錐指云。王城卽邾邑。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卽成周。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瀙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東瀙西爲王城。而瀙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續漢志注。雒陽。引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河南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一十里。南望維水。北至邾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成周在東。王城在西。敬王居成周。故曰東王必大克也。○注名爲至云爾。○舊疏引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作此邑。乃名曰成周。是爲本成王所定名也。時二都並建。洛邑爲東都。平王東遷。以豐鎬爲西周。敬王後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矣。

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注〕宣宮。周宣王之

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疏〕

穀梁注。宣榭。宣王之榭本



此爲說。杜以爲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疏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五行志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與公羊異。○注宣宮至之功。○禮記疏引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有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何本先師舊說也。漢書五行志云。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謝火同義。明亦以成宣爲宗而不毀也。顧氏炎武左傳補正云。呂大臨考古圖。邢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通義云。成周非王居。而宣宮在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繫是言之。宗無數也。蓋卽特廟。特者不在七廟中。而特立一廟者也。據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在六廟外。周之成宣。在七廟外矣。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或亦先公廟之不毀者也。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蓋不以宗而不毀爲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習古文。則古文尙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至曰謝。○爾雅釋宮文。此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曰。夾室前堂。郭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箱。廟所以有廂者。箱之言相。謂左右助勸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俟事之處。覲禮注。東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文選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引爾雅。廟作廊。蓋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寢者。郭云。但有太室。郝氏義疏。寢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燕寢有堂。有室。有夾室。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隸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爲卑。故在後也。不得有無東西廂之制。蓋寢者。平常臥息之所。說文作寢。云臥也。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必備有。



堂戶房階室之制與亦所謂致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榭者郭云榭即今堂堦禮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郝氏義疏云左傳注以榭為屋歇前正義謂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按廳即後世之堂皇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集解堂無四壁曰皇是也。然則無壁者無室但有堂故杜謂屋歇前矣。通義云謝讀如序則物當棟之序謝之言射也。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按禮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凡屋無室曰榭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則鄭不以榭即序也。然鄭於禮經豫字但讀如謝不即破其字為謝而於記序則物當棟亦不破序字蓋以序榭皆無室謝序豫又同音字得相通也。禮與記之堂則物當楣皆指庠言庠大於序故有堂有室也。鄭彼注自謂豫讀如榭音非以為榭彼之豫自謂州黨學之序爾。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注〕**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

燒〔疏〕

注据天至京師○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是也彼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宋災至所燒○襄十年宋災是也舊疏云特据宋災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宋相類也

**樂器藏焉爾〔注〕**

**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疏〕**

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曰榭者所以藏樂器唐石經諸本作藏俗字按說文無藏字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疏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

也則與范本異五行志云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滅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按左氏以宣謝為講武之坐屋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義火為人火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為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蓋樂以宣節陰陽故名宣謝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為宣王并以樂器為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氏之義按說經須守家法左氏之義不得据以相難公羊本文明云宣宮之謝宣宮猶言桓宮僖宮也非謂宣王之廟乎何得謂其違公羊本文乎按禮記禮運以為臺榭注榭器之所藏也是



藏物之所通曰榭。爾雅釋宮。闈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是不必講武之屋也。詩車攻序。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焉。蓋是時必有講武之所。嗣因有中興之功。宗而不毀。或即因立宣廟。廟宜靜肅。不能再爲肄武。即因爲藏樂器所專。○注宣王至樂器。○舊疏云。蓋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不謂更造別樂何者。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也。按周本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禮記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又禮運云。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明禮樂俱有敗壞也。本紀。又此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又詩車攻諸篇。美宣王復古。容亦作樂器焉。

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

以書新周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疏〕

校勘記。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當作親周。古親新通。新讀爲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紂夏親周。故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春秋據魯。親周故殷。皆作親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親周。而故宋。是何注本作新周也。當亦爲嚴顏之樂。按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錢大昕言之當矣。惠棟未瞭此。今按阮氏之說是。○注新周至同也。○決襄三十年。宋災不別所災也。○注孔子至故宋。○此春秋通三統之義。注爲全書發其例也。劉氏逢祿釋例云。顏子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終之曰。樂則韶舞。蓋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故春秋變王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難矣。其言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至爲明顯。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著之實事。故假魯以立王法。



所謂春秋之魯也。以魯當新王。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後也。新周則故宋。合宋周春秋爲三統。故黜杞等之小國也。臧氏  
琳經義雜記云。公羊言新周。核之董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重新。聖人嘗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  
氏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更爲誣矣。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  
更遷成周。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郟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  
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於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  
反。向使周人寅畏。譴異。修政更始。興宣王之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探經旨。上本天意。稱言約  
而取意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又唯韞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晉儒  
王祖游譏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礙。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者也。按新周故宋。見之董生繁露。史公孔子世家。必西漢  
經師相傳之義。孟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卽斥新周故宋等義。眞七十子微言大義也。非何氏之剽解。魏晉俗儒。不識經師大  
旨。孔氏反祖以非何氏。此孔冲遠譏劉炫。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木者也。孔氏於三世已多違舊義。而於三統之義。又全更滅。率  
此以解公羊。其瞽者之無相與。臧氏本非今文家。置之不足責可也。○注因天至災也。○舊疏云。使周成爲國。與宋齊之屬相似。  
包氏慎言云。春秋何新乎周。曰。孔子一生夢見周公。美周之文。而其作春秋書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周之禮制。卽自  
文王而成。於武王周公。言文王以統武王周公也。周監二代。以成郁郁之文。春秋監周。以爲萬世文章之祖。新周者。揚周之文於  
萬世也。周道傷于厲王。宣王中興。文武之道。燦然復明。平王東遷。所守者宣王之法耳。成周宣謝。宣王方策所藏也。孔子適周。問  
禮老聃。柱下所守。宣王之留貽也。宣榭災。而舊章之存者鮮矣。故孔子有春秋之作。春秋爲後世新王制法。一王初起。皆用先王  
之禮樂。故曰新周。周監二代。春秋監周殷。亦二代。故黜杞故宋。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不足徵。而文獻之可徵者。唯周一姓。不再興。周之不興。於宣謝之火。兆其萌。孔子修史。至  
此而喟然於周道之衰。故不曰京師宣謝火。又不曰王室宣謝火。而特曰成周。同之列國。猶王之爲風也。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



宣謝者。宣宮之謝。樂器藏焉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有能用孔子者。孔子能興文武之道於成周。則雅頌可作。不能用而憲章文武。以作春秋。則周之禮樂。不僅爲周之禮樂。而爲萬世之禮樂。周雖亡。猶存也。荀子曰。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績也。是之謂新周也。云爾。按包氏之論。深得春秋書成周之旨。書成周。明與爲王者。後記災文同。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也。

秋。邾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

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疏〕左傳云。出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

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鄭注。器皿。其本所齋物也。律。奔妻界所齋。范云。爲夫家所遣。○注。嫁不至嫡也。○春秋之例。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者。皆書如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之屬是也。此邾伯姬出嫁不書。故以爲媵也。按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彼亦媵得書者。彼注。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鄆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知此被棄來歸。無賢行。故從媵賤常例不書也。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是內女由媵爲嫡。詳其卒葬。從夫人行。此來歸亦書。故知爲嫡也。此伯姬蓋爲他國之媵。若內女姪。則當書嫡之歸。邾如紀伯姬之屬也。通義云。來歸者。出也。始嫁不書者。容邾子爲世子時歸之。其說亦通。○注。死不至初也。○毛本以誤有。按。此決紀叔姬書卒故也。紀叔姬自莊十二年歸鄆後。能全婦道。故詳其卒葬。此不然。故死不卒。但錄其來歸而已。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是則在道至入時。猶以夫人禮待矣。通義云。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也。按孔說。非是。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女子在室期。出嫁大功。諸侯雖絕期。爲



其尊同。故服其親服。則女子許嫁諸侯而卒。則服期可知。故僖九年。書伯姬卒。明當有期之恩也。齊衰不杖期章。又有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此雖指大夫以下。以諸侯不得有無主之事。然推無主加服之義。則被出而歸。雖為夫家所絕。而父母兄弟視之。似不得竟同絕期之例。則被出卒者。理合恩錄。書卒。此鄭伯姬不書卒。故何氏云。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為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諸侯女嫁於大夫者。禮無服。為其尊不同。故莒慶之叔姬。高固之子叔姬。皆無卒文也。○注棄歸至罪月。○有罪時者。此書秋是也。無罪月者。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成八年。杞叔姬卒。恩錄之。明其終于父母。全歸道。故云無罪。益見孔氏已出。則失其貴之說。非矣。

### 冬大有年〔疏〕

詩大雅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公羊以為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而為例。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按上年傳云。則宜於此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饉。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有大有年。是宣公省悟後。應是而大有年矣。通義云。稅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恆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按孔氏此說。不值一嘆。天之愛民。原不必因國家重斂。加之薦饑。惟是孔子書之春秋。究何主意。抑書以褒天乎。亦褒天以貶魯與。此皆好為立異。而不知其語之駭也。

###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子月之二十六日也。

### 丁未蔡侯申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無丁未。二月之四日也。

###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注〕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疏〕

注不月至十年舊疏云正以

卒日葬月大國之常例今此蔡侯不月故解之與楚在文十年彼注云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者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屈貉之役左氏以為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圉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尙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據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於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按蔡自桓二年会鄧懼楚自獻舞獲後棄夏即夷故僖十四年蔡侯昏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是也終齊桓之世未嘗與盟會事晉文敗楚城濮得臣被戮始與平踐土溫翟泉之會晉文沒後首道中國以事楚屈貉之次是也故春秋尤賤而略之通義云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為與賢比胙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胙潰宜絕故不書葬故移不月之文於其卒蔡侯申但責其背中國與楚故書葬而去月以起之非比胙責輕也楚莊之賢春秋亦不得已而與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必使中國君長比而從之非聖人內夏外夷之心也孔氏於屈貉經下探其座主莊侍郎之語是也此又以為比胙責輕何先後之不侔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郈子四國大夫敗齊師于鞏齊侯逸獲君道微臣道

強之所致〔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日劉歆以為三月晦朧元志姜岌以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以今麻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入交二

日已過食限大衍是按五行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朧則侯王其舒劉歆以為舒者侯王展意顛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胸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胸不任事故



食二日仄慝十八食晦日朏者一此其效也○注是後至所致○毛本強作彊五行志下之下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邾支解鄆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鞏按邾婁戕鄆子見下十八年四國大夫敗齊師見成二年齊侯佚獲

見成二

年傳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己未月之十八日杜云斷道晉地大事表云傳云卷楚一地二名今

沁州東有斷梁城方輿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九里按如左傳文上云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似斷道與卷楚二地卷楚亦不得以卷當之杜云卷楚即斷道固是臆說顧棟高謂在沁州不知何據通義云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信辭者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位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

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

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為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為天子上



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壬午月之十三日。○注稱字者賢之。○穀梁傳其曰公弟叔

肸，賢之也。春秋稱字多賢辭。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其稱季友何賢也。亦稱字故也。○注宣公至貧賤。○穀梁傳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注引秦曰：宣公弑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新序節士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其國。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鹽鐵論論儒云：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按：衛侯之弟，轉去君稱名者，彼注云：刺轉兄爲疆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則背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故不得與叔肸等也。○注故孔至謂也。○論語秦伯篇文集解包曰：言行當常然，義疏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何義當亦同。不必以天下爲天子爾。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守死善道，如公弟叔肸、孔父、仇牧、荀息之屬。○注禮盛至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又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故不名也。禮記月令：聘名士，彼疏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注天子至夫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白虎通又云：上大夫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禮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今本脫上大夫三字。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之義也。是天子上大夫亦不名也。公子不爲大夫，卽不見於經，亦不書卒。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卒而字之，故爲起其宜爲天子大夫也。○注孔子至心焉。○論語堯曰篇文：彼無孔



子曰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文與滅國云云文選兩都賦序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兩注俱引論語與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以此為武丁事蓋皆述帝王之治不必專斥一人事此主引舉逸民連上述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鄆子于鄆

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

言于鄆者刺鄆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疏〕周禮疏引駁異義鄭君以為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即邾人

戕鄆子是也自弑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義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穀梁傳戕猶殘也挽殺也周禮疏引鄭氏書梓材注同是戕為殘賊之義也列子說符云遂共



盜而戕之。殷敬順釋文。戕一本作殘。潛研堂答問云。穀梁注。撻謂捶打。亦晉人語。說文無打字。宜何從。曰。此必打之誤。說文打。撞也。打與撞。椽連文。知撞亦有撞擊義。又問。釋文引字林云。木杖。考說文。撻訓木杖。撻訓解。撻卻是兩字。陸似溷爲一。曰。撻殺之。撻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撻字。隸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按穀梁云。撻殺。與何氏支節斷義殊。其殘一也。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鄆子。是西漢舊說。故何依用之焉。周禮大司馬云。放弑其君。則殘之。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而殺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殘之者。或焚或輶。春秋戕鄆子。穀梁傳以撻殺。注撻爲捶打。方言謂之撻。關西人呼打爲撻。晉魏河內之北。謂撻爲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撻殺。詮言訓。羿死於桃棗。注。棗。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則似古有是刑。而邾人行之。故春秋書曰。戕。小爾雅亦曰。戕。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撻殺之謂哉。董劉以爲支解。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輶也。殺君者輶。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注支解至道也。○說文肉部。肢。體四肢也。段作支。孟子告子篇。脣其四支。易坤文言傳。而暢於四支。是也。說文刀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左傳宣四年。宰夫解鼃。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是也。支解。卽史記呂后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是漢書陳湯傳。支解人民。注。謂解截其四支也。刑極殘賊。故今律。支解活人者。首犯凌遲。妻子流。亦以惡無道之甚也。杜云。弑戕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爲。故春秋變殺言戕也。○注言于至守備。○左疏引賈逵云。邾使大夫往戕賊之。杜氏釋例云。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注小國至不日。○舊疏云。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邾婁無道。殘滅人君於其國都。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鄆爲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不書其日也。而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是也。

# 甲戌。楚子旅卒。〔疏〕

穀梁旅作呂。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又替篆文。呂。从肉从旅。則旅蓋替之省體。卽呂也。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是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甲戌。月之九日。



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之少進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日而名〔疏〕

注据日而名○舊疏云書日書名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子因遂責其不與大國例同書葬也

吳楚之君不

書葬辟其號也〔注〕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

有賢行〔疏〕

禮記坊記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今本無僭字蓋鄭所据本異或鄭以意加也楚世家云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

諡乃立其長子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蓋僭王在夷王時矣自熊通自立為武王後始世僭號耳吳世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故皆不書葬明其宜絕也○注旅即莊王也○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左傳序莊王立文十四年○注葬從至誅之○包氏慎言云按絕葬明誅言當膺顯戮也穀梁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僭號失德之大者同之弑君滅國日是亦當殺當滅焉而已杜云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按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五等諸侯卒皆稱爵葬者臣子之事故一例從尊稱公若吳楚書葬則宜書葬吳某王葬楚某王與周王號嫌矣故絕其葬若無臣子辭以示誅絕春秋正名之嚴也包氏說極為切實杜氏注尤隔膜之論也○注至此至賢行○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彼注云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實按楚自莊世書荆入僖世始書楚所傳聞世諸夏猶其外數故楚君不得見經商臣弑父之賊又在誅絕之列故至莊王書卒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義也先儒以秦穆楚莊合齊桓晉文宋襄為五霸以其為春秋之所與故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戌月之二十八日

歸父還自晉至櫪遂奔齊〔疏〕

左氏櫪作室釋文云本作櫪亦作打按彼引徐音勅貞反則亦作櫪矣杜云室魯竟也

還者何善辭也〔疏〕

通義云善曰還不善曰復杜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

何善爾歸父使於晉〔注〕上

如晉是還自晉至櫪聞君薨家遣〔注〕家為魯所逐遣以先人弑君故也〔疏〕

注家為至故也○左

傳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十五年傳云公子遂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是君薨家遣事也  
墯帷〔注〕墯地曰墯今齊俗名之云爾將袒踊故設帷

重形〔疏〕

注墯地至云爾○校勘記云釋文注作墯地此从手旁非公羊問答此於經有據乎曰說文云墯野土也東門之墯傳曰墯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墯除地謂之墯賈公彥以為四邊委土為墯於中除地為墯墯內作壇謂若

三壇同墯之類也按襄二十八年左傳舍不為壇疏引服虔本作墯解云除地為墯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則亦讀如墯矣韓詩傳作東門之墯據詩釋文正義似毛詩本作壇而諸家解從墯蓋段墯為壇也定本即作墯矣說文說壇字云壇祭場也



祭場則歸地去草矣。蓋二字可通用也。左傳注：除地為壇，而張帷。左傳作壇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壇字釋文音善，曲禮踰竟為壇位。注：壇位，除地為壇。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壇之壇。鄭司農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為壇。釋文：壇，依注作壇。金縢：三壇同壇。祭法：一壇一壇，是除地為壇。封土為壇，二字自別，而壇壇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壇，一作東門之壇。毛詩解為除地，叮叮則壇是而壇借。此傳借壇為壇，同按齊俗名之。何氏以方言釋之也。焦說明晰。○注將祖至重形。○禮記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然。鄭注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似帷為死者設，其殯後又有帷。檀弓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禮朝夕哭不帷，蓋朝夕哭當暫去帷，以見殯殊而敬姜哭穆伯不去帷，故記以為非古也。此歸父在外，或設帷為將祖踊為一時權禮與。

哭君成踊〔注〕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

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為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

之殺也。〔疏〕

注：踊，辟至母矣。○禮記檀弓云：辟踊，哀戚之致也。有算為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為僻，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慙，男踊女僻，是哀痛之至也。說文走部：踊，喪僻。段注云：今禮經禮記皆作踊。足部曰：踊，跳也。

是二字義殊也。左傳：曲踊三百，踊于幕庭之類，皆从足。若即位哭三踊而出之踊，當从走，撫心為僻，跳躍為踊。辟，段借也。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也，何常聲之有？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故云如嬰兒之慕母也。左傳：即位哭三踊而出。注：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注：成踊至殺也。○三日五哭禮，見禮記奔喪篇。奔喪注云：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正義：謂初聞喪為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為五哭。所以三日為五哭者，為急欲奔喪，以已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以歸父在外，因家道不能歸國，故行變



禮但三日五哭踊如奔喪禮也。成踊者，士喪禮注。成踊三者三。疏云：凡九踊也。檀弓疏：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爲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注：謂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也。然何氏云：比三日朝哭莫不哭，則三日四哭，與五哭踊不合，或何氏之三日蓋三日後禮與。又喪大記云：鋪絞紼踊，鋪衾踊，鋪衣踊，斂衾踊，斂絞紼踊，則踊節有七。孔氏謂士小斂一踊，大夫諸侯小斂朝夕各一踊，大斂止斂時一踊之說，恐非。按奔喪禮云：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喪，如奔父喪禮，於又哭，不括髮，臣爲君斬衰，似三哭皆括髮，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卽位，又凡爲位者壹袒，然則歸父惟壹袒與。又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宣公爲舊君以否。

### 反命乎介〔注〕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

### 介以士爲衆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成十五年傳：作反命于介。左傳云：復命於介。○注：因介反命。○杜云：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疏：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

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身將出奔，不復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



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卽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令介以此言告於殯也○注禮卿至衆介○禮聘禮云遂命使者注聘使卿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又云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上介大夫爲之所以副使者或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也又云宰命司馬戒衆介衆戒皆逆命不辭注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

自是走

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言至檉者善

其得禮於檉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弑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宣公同篡之人又

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疏〕

注主書至然也○左傳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杜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是與何義同

○注言至至於檉○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未畢者未復君命也自晉明聘事畢故書于檉見其得禮於檉也○注言遂至罪也○鄂本罪作非大夫無遂事歸父不待報而去臣節究有未盡故書遂以責之○注遂弑至當逐○校勘記云鄂本遂作逐誤又不當逐鄂本同閩監毛本又誤父遂弑君之賊宜絕其世錄歸父小善以遂固宜討宣公非討遂之人故晉惠殺里克僖十年傳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衛獻公殺甯喜雖爲晉執之猶不得爲伯討故襄二十七年從君殺大夫例不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同文也○注不日至例也○舊疏云凡內大夫出奔例無罪者日卽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歸父亦無罪不日者正以仲遂弑君其家合沒但與宣公同謀魯人不合逐之若作伯討之時歸父可逐故從有罪之例按舊疏引臧孫紇公子整一明有罪一明無罪也歸父雖無過失然弑君之子本不合存故從伯討以張義如仲遂者固宣天下有能力討則討之者也春秋雖惡惡止其身然遂之罪未比尋常魯



人此逐卽以其父弑君逐之故不得全同無罪例也通義云不日者無罪也以歸父公子整與敖紇較之可決內大夫出奔有罪日無罪不日例與何義乖









# 公羊義疏五十

成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成公第七〔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成公第八卷七左傳釋文成公名黑肱宣公子魯世家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為成公左疏云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

即位諡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按襄二年傳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則公羊不必以成公為穆姜子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酉月之二十九日

無冰〔注〕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

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疏〕

注周二至二月○杜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疏引欒信徐邈並云十二月最為寒甚之

時故特於此書之范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矣校勘記云此本原刻周二之二缺上畫翻刻本遂改為周正月夏十一月閩監毛本承其誤按紹熙本作周二月夏十二月○注尚書



至燠若○書洪範文也。釋文尙書作豫奧。本又作燠。於六反。煖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僞孔本作豫。鄭王本作舒。羣經音辨引作舒。常奧若。云何休讀今本作燠。按音辨恒作常。避宋諱也。五行志中。下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慈。厥咎舒。厥罰恒。奧亦作燠。又云。庶徵之恒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按書疏引鄭王本。皆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尙書大傳作茶。茶亦舒。玉藻。諸侯茶。是也。僞孔作豫。徐仙民故讀從舒也。論衡寒溫篇。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苟悅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今本漢紀作豫。淺人改之也。上文明以急舒對舉。惠紀亦有厥咎急。厥咎舒之語。可證也。經義雜記。尙書。厥民隩。五帝本紀作其民燠。蓋古文尙書作奧。今文尙書作燠也。釋文引馬云。煖也。是馬從今文讀。何氏今文之學也。引尙書作恒奧若。是今文燠亦作奧。○注易京至賞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按例當作倒字之誤也。此本疏云。凡爲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故曰倒賞也。可證。閩監毛本亦誤作例賞矣。襄二十八疏引作倒置。置字誤。倒字不誤。按紹熙本作倒賞。不誤。五行志又云。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无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卽倒賞之義也。志又引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按洪範云。唯辟作福。唯辟作威。此經舊疏引鄭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刑罰。書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云。害于汝家。福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是也。○注是時至所致。○五行志又云。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按何氏之說。同子政。知成公幼少者。下十六年不見公傳。曷爲不恥。公幼也。左傳成二年。公衡爲質。杜云。公衡。成公子。計已有子爲質。則成公時應三十餘矣。則左氏不以爲幼。然公至十四年始娶。則公羊之說信矣。行父專權。自仲遂卒後始。魯世家於宣公初立云。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明魯君失政於宣初。遂卒後季氏日彊大也。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注〕四井為邑。四邑為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

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

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重錄之。〔疏〕

注四井至為丘。○周禮小司徒文也。彼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注九夫為井者。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乃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四甸為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詩疏引服虔云。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杜云。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杜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丘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漿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卒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百人。為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二人。其廩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為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矣。按沈氏之說。本孔氏通義云。始丘使者言始



不甸使也。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使丘出一甲，則甸有甲士四人，率三甸而增一乘，是也。與顧說亦大同也。○注甲鎧也。○周禮序官司甲注甲，今之鎧也。禮記曲禮獻甲者執冑注甲鎧也。廣雅釋器甲鎧也。○注譏始至鎧也。○穀梁傳云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又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此云譏使丘民作甲，下備引四民不相兼之說，似與穀梁合。考周禮有司甲，其職雖闕，考工函人之職甚詳。司兵云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其受兵輪亦如之。注兵輪謂師還，然則戈盾弓矢師出頒之，師入還之，皆掌於官，民不自備。意甲亦然。今使丘民自出甲，故譏之。管子乘馬云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人。白徒三十人，彼一乘卽一甸，一馬卽一丘。蓋丘甲之制早行之齊，魯從而放之，與其實井邑丘甸皆出甲，而獨舉丘者，舉丘以該井甸等。然則丘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杜謂丘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於春秋行於戰國，非周禮也。丘甲始作於齊桓之伯，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於魯。管子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爲八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然則丘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丘有馬無甲，今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猥云丘出甸賦乎。杜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注引司馬法云丘有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云甸所賦令丘出之，譏重斂。故書似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內千里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同之地，開方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然如何義四邑爲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似亦與情事未協。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丘衆也，孟子盡心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丘里者，合十姓百民，以爲風俗也。釋名曰四邑爲丘，丘聚也，皆衆之義，或以解此。然衆民作甲曰作丘甲，亦不辭。何氏云



譏始使。則自後常行之矣。左傳云。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按此如哀十二年之用田。賦不言初耳。何所見。暫爲之耶。民以食爲本。稅畝害什一之中。正故於彼特重錄之也。○注古者至用足。○穀梁傳云。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注。學習道藝者。又云。有商民。注。通四方之貨者。又云。有農民。注。播殖耕稼者。又云。有工民。注。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國語齊語云。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令夫工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乘以功。令夫商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粥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耨芟。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穢。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謂農工賈。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義皆同。校勘記出通貨財曰商。云。閩監。毛本作通財。粥貨曰商。釋文。粥貨。羊六反。此脫。按。紹熙本有粥字。此言四民不可相兼之義。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書而譏之。以成王道。師古注。用服說。又曰。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今作之。譏不正也。卽公穀說。然爲丘作甲。語亦未明。○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欲道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哀十二年春用田賦。皆書時。今書月。故如此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注〕時者。謀結鞏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

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疏〕

杜范並云。赤棘。晉地。○注時者至負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大信書時。故也。鞏之戰。在下二年。○注後爲至能保。○舊疏云。春秋之義。不信者日。故



如此解後為晉所執者即下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是也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即下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丙戌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是

###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疏〕

漢書劉向傳五行志並作貿戎左氏作茅戎古茅貿同部假借字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荀子禮論云薦器則有整而無維注整之言蒙也冒也按整蒙冒語之轉左氏傳茅戎公

羊作貿戎方輿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河津濟之處志云津北對茅城按三里蓋三十里之誤今茅津渡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茅戎蓋西羌之入居中國者鄭角弓箋云髦西夷別名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為古羌國以南為古髦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於今松潘廳及登溪營地

### 孰敗之蓋晉敗之〔注〕以晉比侵柳圍郊知王師討晉而敗之〔疏〕

注以晉至敗之○侵柳者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

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圍郊者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正以往前侵柳已犯天子在後圍郊復犯天子二經之間天子敗績據上下更無餘國犯王故知是天子討晉而為所敗也繁露王道云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漢書劉向傳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是也貿戎去洛陽二百里地近于晉故以為晉敗也穀梁傳亦曰然則孰敗之晉也

### 或曰貿戎

### 敗之〔注〕以地貿戎故〔疏〕

注以地貿戎故○舊疏云蓋晉侯不臣知王討之遂往敗之亦何傷按傳載或說即左氏義也於晉無涉矣何云以地貿戎故者謂春秋書地於貿戎故或如此說也左

傳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于徐吾氏是也通義云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之世詐敗于戎狄與詐敗戎狄同例

### 然則曷為不言晉敗



之〔注〕據侵柳園郊言晉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注〕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于貿戎莫敢

當敵敗之也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疏〕

穀梁傳云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注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過否舊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為王而使舊

王無敵者見任為王甯可會奪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注正其至之也○五行志下之上云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應也劉歆云皇極傳曰有下體生土之疥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疴云鹽鐵論世務云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注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皆正其義之義通義引穀梁傳語又引劉歆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注不日至不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故如此解

冬十月

二年春齊師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據歷丙戌為五月二日四月無丙戌也

杜云新築衛地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方輿紀要云葛孽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孽即此地今其地又有樂亭顧棟高直以為新築按趙世家作葛孽紀要又云葛孽城在廣平府肥鄉西寰宇記又作



葛築地  
與衛遠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

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八日杜云鞏齊地大事表云  
通典云鞏在平陰縣東今從高氏之說取近志謂鞏即古之

歷下城即今濟南府治之歷城縣沈氏欽韓云按地志不載沂水雜記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峴西南有鞍山非此鞍也名勝  
志鞏城在平陰縣東按傳文鞏地當在濟南府歷城山東通志鞏在歷城縣西北十里華山下今按左傳云三周華不注齊師敗  
績則在歷  
城者信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注〕据羈無氏〔疏〕

釋文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古手首通宣二  
年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禮六

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為後手士喪禮魚左首注古文首為手潛研堂金石跋尾卯敦銘拜手增手即稽首是也  
經義雜記云沈文何引穀梁傳曹公子首僂今本作曹公子手僂按大射儀注古文首為手穀梁釋文亦作手則手為假借字首  
為正字古本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譌○注据羈無氏○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曹  
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為大夫則小國例無大夫有者名氏不具故羈不氏也此稱公子故据以難  
憂內也

〔注〕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



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疏〕

通義云。曹以內被齊難。遣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繁露觀德云。

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賢是也。○注春秋至大夫。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是諸侯從王征不義克勝當美之事也。此託王於魯。諸侯能為內憂。與從王者征伐無異。故假以見王法。桓五年是其事。此其義也。與彼同。亦得正。故與曹有大夫也。○注大夫至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傳云。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然則彼以大夫敵君。貶此以隨從王者大夫。有得敵之義。故不貶也。解此以決彼稱人故也。又宣十二年。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彼傳云。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然則得臣書人。以明不敵之義。林父書名氏。所以惡晉也。以無王者大夫故也。○注不從至戰也。○校勘記。不從內言敗之者。此本敗誤敵。今訂正。按。紹熙本正作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若從魯為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鞏。宜如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挈之例矣。此因從外。故言戰。為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不掩人功之義也。通義云。從外不從日者。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鞏緩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云。明當歸功紀鄭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晉衛曹。故言戰也。○注魯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



帥詳內略外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微旨。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為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帥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錄內略外之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酉，月之二十六日。杜云：穀梁曰：牽去齊五百里，袁婁去

齊五十里。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遙，且鞍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綿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鞍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按左傳作爰婁，袁爰通。大事表云：公穀二傳並為近郊之辭。張氏洽因曰：臨淄縣西有袁婁，蓋亦約略之語耳。或曰在淄川竟，穀梁傳亦作爰婁。博物志：臨淄縣西有袁婁，一統志因云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按臨淄更在青州東，與袁地似更遠矣。

君不使乎大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君不下似脫行字，當補正。解云：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者是則疏本有行字，又隱六年疏兩引君

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注〕据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閔元年疏引同。

實晉郤克為主，經先晉，傳舉郤克是也。〔疏〕

注据高至稱使。○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彼以我無君

故彼不稱使，明君不使大夫之義，此皆大夫也。齊侯稱使，故据以難。○注不從至是也。○舊疏云：經先晉，謂未戰之時，經言及晉侯盟于赤棘是也。傳舉郤克，即下傳云：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之屬是也。或者言先晉正謂會晉郤克是也。何者？序四大夫乃言會晉郤克，則似郤克在是，而四大夫往會之，猶如宣元年宋公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侯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然。按前說是也。若如後說，注當云：經傳皆先舉晉郤克也。



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疏〕

注佚獲至亡也。○釋文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為佚。漢書地理志：漢中淫失，謂淫佚也。杜欽傳：或三四年言失欲之生害也。謂佚欲也。主父偃傳：齊王內有淫失之行，謂淫佚之行也。游俠傳：道行淫失，謂行淫泆也。九經古義云：古佚字皆作失，佚又與逸通。尚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曰：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囚。按漢石經無逸之逸，作効。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注：逸，逃也。荀子宥坐云：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注：逸，奔逸也。國語鄭語：以逸逃於褒。章注：逸，亡也。廣雅釋詁：逸，去也。皆與逃亡義近。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當絕至起之。○包氏慎言云：國君被獲，辱社稷也。絕奪其位，按僖十五年獲晉侯。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也。莊十年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大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在國反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虜耶。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是其絕賤不君，故使與大夫敵體也。春秋為內諱，故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然猶稱人以起之。彼注云：稱人國共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是也。○注君獲至敗文。○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敗為重也。然則此若去師敗績，以起齊侯見獲，則當但言季孫行父以下及齊侯戰于鞏，不言齊師敗績。又嫌與內敗文同矣。何者，春秋王魯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人衛人鄭人來戰于郎，是也。故直書行使乎大夫起之，所以辟內敗之文故也。

### 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注〕還繞。〔疏〕

注還繞。○廣雅釋詁云：旋，還也。華嚴經音義引切韻同。文選注引字林云：旋，回也。史記日者傳：旋式正棊，索隱

旋轉也。轉旋皆繞義也。左傳：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是還繞義也。

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



〔疏〕

周禮考工記治氏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銜。注。戟今三鋒戟也。釋名釋兵云。戟格也。傍有枝格也。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棘以逐之。注。棘戟也。禮記明堂位。越棘。注。棘戟同是也。說文作戟。逸者。說文

系部。復也。玉篇。退也。卻也。莊子。田子方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蓋卻退之義也。再拜稽首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者。何以表情見義。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尙書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文質也。尙書曰。周公拜手稽首。周禮大祝疏云。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法。通義云。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重難執獲人君。故爲加恭。舊疏云。禮。介者不拜。而卻克再拜者。蓋齊師已敗。行賓命之禮。投戟之後。得再拜矣。若當戰時。將軍有不可犯之色。甯有拜乎。按舊疏與孔說相兼。乃備周禮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成十六年左傳。卻至衣韎。韎之附。注。或將軍不介冑與。逢丑父

者。頃公之車右也。〔注〕人君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

校勘記出逢丑父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逢作逢。誤。按逢姓之逢。从夆。不从夆。諸家說多

誤。今按紹熙本亦作逢。左傳校勘記云。閩本逢作逢。非也。段玉裁云。字从夆。逢丑父。逢伯陵。逢蒙。皆薄紅反。東轉爲江。乃薄江反。宋人廣韻。改字从夆。薄江切。殊謬不可從。齊世家。陳于鞍。逢丑父爲齊頃公右。左傳。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注。人君至御者。○漢書文帝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義耳。其兵車之法。則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箋云。左二人。謂御者。右軍右也。中軍爲將也。左傳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卻克爲將。在鼓下也。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張侯卽解張。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人君兵車或亦如此也。

面

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似。頃公有負晉魯之



心故特異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疏〕

禮記坊記注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疏引此傳云靈之戰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也按左傳僖五

年云均服振振杜云戎事上下同服又成十六年左傳有韎韍之跗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也郤至與眾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則大夫以上服或與士不同與蓋車右與君將衣服無不似特異逢丑父以其面目相似耳○注禮皮至相似○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按知伐亦皮弁當作知田獵亦皮弁詩六月疏引孝經注田獵戰伐冠皮弁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韓詩傳亦有是語蓋皆今文家說其周禮弁師云凡兵事章弁服蓋古文家說也○注頃公至自代○舊疏云即下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眇者逐眇者是也校勘記出故特異丑父備急閩監本同蓋誤宋本毛本巽作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選巽蓋選之壞字耳按頃公選丑父備急自代爾似與負晉魯之心無涉也

代頃公當左〔注〕升

車象陽陽道尙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疏〕

齊世家云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左傳云逢丑父與公易位晉世家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注升車至

居右○御覽引五經要記云國君及元戎率軍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禮記曲禮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蓋此代頃公當左謂在車右之左爾仍居中也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此兵車御者在左當亦馮式不敢與君並處君之左故自車右視之則君居左臣居右也其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故左傳云韓厥代御居中其甲士兵車之法則詩魯頌閟宮箋云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與此又不同也

使頃公

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注〕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勢未得去邪〔疏〕

齊世家結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



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取飲左傳及華泉終結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注不知至去邪○校勘記出將欲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將欲作欲將

曰革取清者〔注〕革更也

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疏〕

注革更也○詩大雅皇矣不長夏以革傳革更也襄十四年左傳失則革之注革更也易雜卦傳革去故也呂覽執一云天地

陰陽不革而成注革改也說文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象故凡更改皆謂革也遠取清者蓋即左傳所謂華泉也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注〕不書獲者內大惡

諱〔疏〕

晉世家云下取飲以得脫去左傳鄭周父御佐車宛夜為右載齊侯以免齊世家云因其亡脫去入其軍○注不書至惡諱○各本大作多誤依宋本正為內大惡諱者隱六年注明鄭擅獲諸侯當絕傳十五年注見獲與獲人君皆

當絕明獲諸侯當坐絕故不書為內諱也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者彼傳云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蓋為中國諱獲但責其不死位也

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

已免矣〔疏〕

後漢書馮異傳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

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注〕顧問執法者

曰法斲〔注〕斲斬〔疏〕

注斲斲○爾雅釋器云魚曰斲之此疏引樊光云斲斲也彼釋文引字林云斲斲也與此合說文斤部云斲斲也後漢書董卓傳論夫以列肝斲趾之性注斲斲也文選羽獵賦斲

巨獍注引章昭曰斲斲也

於是斲逢丑父〔注〕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

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



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疏〕

齊世家云。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左傳。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皆與此傳異。○注丑父至君也。○以丑父不書於春秋。又無起賢文故也。齊齊侯使國佐如師。絕齊侯之意已起。若賢丑父。嫌賞人臣。絕人君矣。襄二十九年傳。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又曰。許人臣必使臣。許人字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丑父賢。則丑父榮。而不及其君。非賢人所欲也。故沒其賢文。○注若以至難也。○舊疏云。今若以丑父賢。以爲齊宜有君。而不絕頃公。卽開諸侯不死社稷。大戴禮曾子制言上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虛注。不苟免也。孔氏廣森補注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曾子此義責之。按襄六年。齊侯滅萊。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定十四年。以頓子嬪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頓子以不死位爲重。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名絕之也。是諸侯死難之義也。若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彼注云。不但去滅。復云。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貴。以不死位也。則又異也。○注如以至當貴。○校勘記出當貴。云。閩監。毛本同。誤也。當作非王法所得貴。按疏標起訖云。注如以至得貴。解云。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則疏本作得字。今毛本疏標起訖。亦改作當貴矣。舊疏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得善之。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者。非何氏意。按繁露竹林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君子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其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弗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



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又曰：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以為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是則董生於丑父事反復申論，言第言無可貴之義耳，亦無譏丑父意。與何氏合。

### 己酉及齊國佐盟於袁

婁〔疏〕

通義云：此傳覆舉經句也。尋此似公羊經本云齊國佐，今本無齊者。後人沿二家之經而誤脫耳。推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再繫齊也。按孔說是也。

曷為不

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注〕据國佐如師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

齊〔注〕不書恥之〔疏〕

毛本于誤與左傳宣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犇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沈氏引穀梁為說，則是年事也。惟彼無臧孫許耳。通義謂不書此臧

孫許於今元年始以名氏見經，蓋聘齊之時猶未為卿也。凡內大夫行，凡卿例不書。按宣十八年左傳臧孫許已能逐東門氏，則非大夫所為。孔氏之說未然。與董生何義皆乖。○注不書恥之。○舊疏云：謂魯使尊卿聘齊為所侮戲，假藉大國而雪其恥，是以不出如齊恥之矣。其郤克不書者，自從外相如之例。繁露玉英云：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何氏不



書恥之所本也。校勘記云：據疏此下有臧孫許眇也五字一句。今各本脫去。則疏文無所系。按舊疏云：注臧孫許眇也者。正以當聘之時。無有內魯之義。晉爲大國。卻克宜先。而魯宜後。傳先言或跛。故知眇者是臧孫許矣。或曰：一本云臧孫許跛。舊解言或跛或眇。據魯序上。非也。舊疏又云：按此一句宜在不書恥之下。今定本無疑脫誤也。校勘記云：此二十字。當是校書者札記語。非作疏者本文也。作疏時注固不脫。且疏內少言定本者。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爲。則知公羊疏出唐以前人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釋曰：卻克眇。左氏以爲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卻克眇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跛當作眇。釋文：卻克眇。亡小反。良夫跛。波可反。二年傳：敖卻獻子。范解謂笑其跛。釋文：跛。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卻克跛。此傳言卻克眇。范注當依傳。而作跛者。恐非。按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卻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卻克眇。孫良夫跛。又公羊成二年傳：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齊君之母也。踊于楛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何注：臧孫許眇者也。元注云：今本無此注。徐疏引有之。疏又云：今定本無疑。脫誤也。然則今本從定本也。經義雜記又云：據左傳云：卻子登。婦人笑于房。則卻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杜注與傳合。沈文何引穀梁傳。知古本穀梁作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故范二年注云：謂笑其跛。公羊傳上言晉卻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客或跛或眇。何注以臧孫許爲眇。則卻克跛矣。然則卻克之跛。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穀梁傳跛眇互倒。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亦以范注跛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也。何注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亡小反。在或跛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也。讀書叢錄左氏正義沈氏引穀梁傳：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七百二十六引亦作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定本作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非是。按何氏此注五字。不宜系不書恥之下。宜爲下使眇者。迺眇者下注語。觀舊疏所引舊解。可證合併時誤衍在此。而又將下注文脫去。校書者誤。卽此下注語。故不可通耳。卻克跛自是定解。以臧氏洪氏爲允。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弟之子嫁於齊生頃公

〔疏〕

注蕭同至頃公○史記作桐左傳作蕭同叔子杜注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賈逵曰蕭附庸子姓當謂蕭宋之附庸與宋同姓蕭叔大心即蕭之先附庸蓋以叔為稱蕭叔朝公是也穀梁注蕭國也同姓

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以穀梁傳云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故范如此解也與二傳史記皆殊干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也通義云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直云蕭同叔子矣水經注汝水篇蕭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蕭女聘齊為頃公之母郤克所謂蕭同叔子也按蕭為國名同宜為蕭君字姪子猶言姪女孔氏義為明允何氏以蕭同為國名春秋有蕭有蕭叔其蕭同別無所見姪子謂為姪之子似亦迂范謂同為姓列國無同姓者亦未知所據

踊于楮而窺客〔注〕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

楮齊人語〔疏〕

校勘記云鄂本及漢制考作踊于楮而窺客注同楮字从手非閩監毛本窺作闕唐石經缺釋文作闕云本又作窺按紹熙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公羊問答云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

景公為露寢之臺而鴉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踊此其證廣雅釋詁云踊上也又云踊跳也禮記檀弓辟斯踊注踊躍跳躍皆上義也說文足部踊跳也詩邶風擊鼓云踊躍用兵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曲踊三百注跳踊也○注凡無至曰楮○舊疏云無高下猶言莫問高下但當有懸絕而加躡板者皆曰楮矣吳氏凌雲經說云說文楮楮也步項切即今棒字非此義楮當讀與桴同論語乘桴浮于海爾雅作乘桴桴之為桴猶桴之為桴也古所謂桴今之浮橋是其遺制古所謂楮今之浮梯是其遺制吳俗名浮梯為踏楮从音从桴从付之字古皆同用左傳編楮說文作楮部婁說文作附婁釋文楮音普口步侯二反未合古音按方言墮墮也郭注江南人呼梯為墮所以墮物而登者說文墮上黨猗氏阪也亦謂阪道如梯故得稱墮墮皆與從音之字音近廣



雅釋器云。楛。版也。楛與楛同。釋文云。高下有絕。加蹠板曰楛。脫一無字。蹠者。說文云。蹈也。方言。蹠。登也。廣雅。釋詁云。蹠。履也。釋名釋姿容云。蹠。攝也。登其上使攝服也。高下懸絕。有板橫其間。可登。如今匠氏之跳矣。

### 則客或跛

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注〕迓。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

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致殮。廡明。至于館。〔疏〕

校勘記出迓字。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迓。本又作訝。周禮。秋官掌訝。注。鄭司農云。訝。讀為跛者。訝跛者之訝。釋曰。此

公羊傳文。時晉使郤克聘齊。郤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按鄭司農所據公羊傳。作跛者訝跛者。賈公彥所據公羊傳。作跛者御跛者。皆與今本異。訝。正字。御。段借字。迓。俗字。按釋文。迓。本又作訝。疑陸本當作訝。云本又作迓。禮記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注。御當為迓。迓。迎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世人譏之。與賈公彥所見本同。晉世家。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說文。蹇。跛也。釋名。蹇。跛蹇也。卽此之跛也。穀梁傳上元年云。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說文。跛。行不正也。禮記問喪。跛者不踊。易履九三。跛能履。有足疾者也。說文目部。眇。目小也。履又云。眇能視。虞翻曰。離目不正。兌為小。故眇而視有目疾者也。通義云。左傳曰。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然則郤克跛也。眇者謂許。○注。迓。迎至者也。○鄂本無也字。禮聘禮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聘禮記。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周禮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訝。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此之迓。卽迎待賓者也。卿主迎者。當是主迎卿者。○注。聘禮。至于館。○校勘記出大夫率。至于館。盧文弨云。至當作迓。按儀禮率作帥。又出至于館。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至作訝。當據正。盧文弨曰。儀禮。脰作飪。音義同。按聘禮云。大夫帥至乎館。卿至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殮。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廡明。訝



賓于館。鄭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鄉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蓋致館使鄉，重其禮也。與訝者自別一人，故鄉不俟設殮之畢即退也。殮者，鄭云：食不備禮曰殮。周禮宰夫云：掌賓客之殮，牽是也。鄭又云：飪，熱也。熱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何氏連飪引之，又以飪作臚。彼有熱有腥，此止言臚者。胡氏儀禮正義云：或據毛傳熟食曰殮，謂此殮之設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主於熟，賓即次未舉火以熟為先，故云殮也。按下注亦有新至尙熱之說，義可兩存焉。是殮主於熟，故何氏連牲臚引之。鄭又云：此訝下大夫也。按禮厥明以下，皆敘行聘廟中儀節，故以為下大夫與上經帥至于館者同。郤克臧孫許皆卿，當是大夫也。

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踳閭。將別，恨為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疏〕

注閭當道門○

穀梁傳：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注：胥閭，門名。荀子大略云：弔者在閭。注：閭，門。文選注引字林云：閭，里門也。周禮秋官序官脩閭氏注：閭，謂里門里居也。民家散處，皆謂之里。論語里仁是也。故里門亦得為當道門，不必二十五家始為里也。按脩閭氏云：比宿櫟而守閭，互，互，謂行馬閭其門也。說文走部：迺，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是當道有互，互更有門，謂之閭，所以禁奇袤。晏子曰：急門閭之政，而淫門惡之。緩民間之政，而淫民說，是也。墨子自楚還過宋，大雨庇其閭中，守閭者勿內，守閭者即周禮之宿互者也。時魯衛大夫已出齊國，必野間分途之地，相與私語，而為人所覺也。○注閉一，至踳閭。○詩疏引字林云：踳，一足意也。按一足者，謂一足門外，一足門內，猶騎物也。因謂之踳，釋名釋姿容云：踳，支也。兩腳支別，也是也。因之一人在外，一人在內，對峙門中，亦如騎然，故亦謂之踳。集韻四紙：踳，隱綺反。引此傳：韓非子亡徵篇：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踳者也。方言：踳，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踳。梁楚之間，謂之踳。雍梁之西郊，凡獸支體不具者，謂之踳。漢書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踳。應劭曰：踳，隻也。踳，隻不偶也。此當讀如倚，蓋跛倚而立，一足著地，故有奇隻之象。廣雅云：踳，蹇也。蹇，即跛也。○注將別至聽之。○宣十七年左傳：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晉世家亦云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齊世家亦有是語

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注〕知必為國家憂明芻蕘之言不可廢且起頃公不覺寤〔疏〕

穀梁傳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注明芻至可

廢○說苑權謀云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淮南主術訓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鹽鐵論刺議云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韓詩外傳云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一大夫歸

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注〕怪師勝猶不解往問之

〔疏〕

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注媚人國佐也疏引杜譜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按史記晉世家齊世家皆以郤克請伐齊晉侯弗許後晉伐齊齊以公子彊為質晉兵罷會齊伐魯取

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變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左傳亦同此傳似以晉魯合謀在先也○注怪師至問之○各本怪作惟俗字也

郤克曰與我紀侯之

甗〔注〕齊襄公滅紀所得甗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甗玉甗〔疏〕

穀梁傳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

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注齊襄至得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襄公滅紀也甗為紀邑未識即僖十九年宋齊戰地否其土肥饒何氏以意言之○注或說甗玉甗○公羊問答云或說何也曰說文甗甗也方言曰甗自關而東謂之甗郭注



有言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注：甗皆滅紀所得，彼別言與地，故以甗為器名。正義云：鄭衆注考工云：甗，無底甗，方言云：甗，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甗也。下文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為之。傳文玉在甗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穀梁傳：郤克曰：以紀侯之甗來。注：甗，玉甗，齊滅紀，故得其寶，則或說蓋取二傳為義。按或說是也。若是地名，不必言紀侯之甗。春秋取邑多矣，從無連本國言之者。紀滅近百年，郤克毋庸贅述也。紀侯之甗與大鼎同，所謂器從名，地從主人也。爾雅釋器云：鼎之款足者為鬲。說文：鬲，鼎屬，鬲屬，蓋鬲以金冶而成，鬲以陶煖而成者。此為玉甗，則當作甗。阮氏鐘鼎彝器款識有穀父鬲，鬲當作甗也。竹書紀年：定王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亦以甗為器也。

### 反魯衛之侵

地使耕者東畝。〔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

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耕至晉地。○舊疏引舊

云：如者，往也。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非公羊義。按杜云：使墾畝東西行。穀梁注：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左傳又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則何氏謂如晉地當訓如作往也。而舊疏云：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故言此。是以下傳云：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何氏云：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者，是其晉東畝之義也。其說非也。讀書叢錄云：後漢書孔融傳注引公羊傳，此與下文皆作使耕者東西其畝。按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引舊云：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及舊本皆當作東西其畝。疏云：蓋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疏本已脫西其二字，按無西其字亦通。穀梁左傳齊世家皆止作盡東其畝。

### 且以蕭同姪子為質

〔注〕見侮戲本由蕭同姪子。〔疏〕

注見侮至姪子。○晉世家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齊世家：齊侯請以寶器謝，弗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是為其見侮戲故也。

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



畝是則土齊也〔注〕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疏〕

舊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經義述聞云謹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

國佐自答上語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刪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文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尙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請諾相應爲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字也下注云言正尊不可爲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上文皆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爲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迹自明僖二年傳宋公曰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亦是自答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亦與此同原注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又云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隋和之珠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按王氏之說是也穀梁傳亦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歸來則諾此齊以獻與晉而曰與我者順郤克語答之也○注則晉至可行○穀梁傳使耕者盡東其畝則終土齊也注引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爲土本何氏說也九經古義云按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詳具禮說經義述聞云惠說非也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僖四年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以蔡之地爲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爲晉土故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讀按王氏所駁惠說甚爲允洽而通義引惠士奇曰古土杜通毛詩自土沮漆自杜沮漆土齊猶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埤東衛之畝者亦以此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然齊卽東其畝亦無杜塞之理與周禮之杜之絕不相涉孔義不可從也左傳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引先王之命專斥盡東其畝之語尤與杜齊之說無干也俞氏懋云謹按使耕者東畝晉非能遂得齊之土地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土



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惠氏棟讀土曰杜。引周禮及司馬法。王霸記。然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惠說亦未為得。今按土當讀為度。土與度聲相近。尚書棗誓。杜乃獲。周官雍氏注。引作敷。乃獲。土之為度。猶杜之為敷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地。鄭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地也。並古文段土為度之證。故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偃豬。是規度一也。國語楚語曰。實讒敗楚國。使不規東夏。章注曰。規。猶有也。其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之規東夏矣。因段土為度。學者遂失其義。僖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不土其地。亦即不度其地也。

蕭同姪子

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注〕言至尊不可為質。〔疏〕

齊世家對

曰。叔子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質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晉世家。齊侯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穀梁傳。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注言尊同也是其義也。○注言尊至為質。○左傳。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請戰。〔注〕如欲使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此至尊不可為質之義也。

耕者東西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疏〕

晉世家云。請復戰。左傳對曰。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

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彼云敝器。土地不敢愛。故知為耕者東畝。蕭同姪子為質兩事矣。

壹戰不勝。請

再。再戰不勝。請三。〔注〕言齊雖敗。尚可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子之有也。何必



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疏〕

穀梁傳云：不可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投，推手曰揖，齊使對畢，即去，亦決戰意也。

郤克、臧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爲之請。〔注〕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

辭爲國佐請。〔疏〕

校勘記出眖字，云唐石經同，葉鈔釋文亦作眖，音舜，閩監毛本誤作眖，按紹熙本亦作眖，釋文有王乙達結二反，蓋唐初本已有作眖者，文七年傳注以目通指曰眖是也。○注郤克至佐請，○左傳魯

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仇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蓋即會郤克意以國佐辭爲請語也。

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

盟。〔注〕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

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夫汲追與之盟。〔疏〕

左傳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傳：於是而與之盟，晉世家：晉乃許與平而去。○注逮及至婁也。○爾雅釋詁云：逮及也。穀梁傳曰：牽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又云：爰婁在師之外，如穀梁意，則已逼近齊都，退與盟于袁婁也。此云逮于袁婁，當在鞏之東，國佐攝而去之，魯衛追及之也。要皆去齊都不遠，故左傳有背城借一之語也。○注傳極至由生。○穀梁傳：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繁露竹林云：齊頃公親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伯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



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斷逢丑父，深木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讎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與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說苑敬慎云：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伯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于鞏，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斷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注因錄至之盟。○校勘記出汲追與之盟，云鄂本疊汲字，此脫。按紹熙本亦疊汲字。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注大夫使受命不受辭，故善國佐可拒則拒，可許則許。安社稷，利國家，能專之也。繁露王道云：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後漢孔融傳：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禮記少儀云：會同主詡。注詡，謂敏而有功。若齊國佐是也。通義云：傳道此者，明晉未能怙齊，進退權在國佐，與屈完來就盟于師者異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三十日。

庚寅，衛侯遫卒。〔疏〕

包氏慎言云：庚寅九月之九日，不蒙上月。左氏穀梁作速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穆公遫。

取汶陽田。

汶陽者何？鞏之賂也。〔注〕以國佐言反魯衛之侵地，請諾。本所侵地非一，總繫汶陽者，省。



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乘勝脅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疏〕

左傳僖元年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

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釋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注以國至請諾。○見上傳。左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注本所至文也。○舊疏云。知侵伐非一者。正以下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以此言之。則知汶陽大判之名明矣。○注不言至齊邑。○舊疏云。決襄十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漚水。繫邾婁言之故也。通義云。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意也。按此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書取之曹。同為有所避也。彼為避取同姓田。故不言曹。此為避藉人之力。脅齊求賂無恥。故不言齊。若但以內邑故不繫國齊。則彼之不繫曹。亦可從內邑不言國之例。無庸發諱取同姓田之傳矣。

###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疏〕

杜云。博縣西北有蜀亭。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有蜀山湖。與南旺湖東西相對。為泰安府接境。通義

云。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申。月之十五日。舊疏云。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差繆略云。左氏無許人。公羊無齊人。按唐石經左氏公羊。皆無許人有齊人。石經穀梁。與左氏同。通義云。間無事再舉地



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例也。鄆微國盟會恆不序。獨此序者。鄆君戕于邾婁。未三年而二國大夫同盟。忘仇蔑君。莫此為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在譏限。義或然也。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注〕据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疏〕

注据會至人也。○鄂本据作據。當據正。

得

一貶焉爾。〔注〕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具見其惡。故貶之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傒矣。

不沒公者。明不主為公故也。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

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疏〕

紹熙本作壹貶。校勘記出一貶。云唐石經一作壹。蓋因何注作

一貶轉改也。通義云。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按既言大夫不敵君。則貶宜皆貶。設僅一會或一盟。將稱人以貶乎。抑不稱人以起其非實微者乎。故不可通也。○注得一至之爾。○舊疏云。正以於此處得一貶焉爾。按一當如壹解。謂專壹於貶楚嬰齊也。○注不然至僎矣。○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不為公諱沒公文。為欲貶嬰齊故也。○注不沒至故也。○舊疏云。高傒本意敵公。故恥之。今嬰齊者。止自亢性驕蹇。不主為公。是以春秋不沒公以見之矣。按何意謂主於貶嬰齊。故不沒公文也。穀梁所謂於是而後公得所申其事也。注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盟會。○注上會至其未。○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者。舊疏云。即宣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上文冬。楚師鄭師侵衛之屬是也。以其非一。故謂之數也。包氏慎言云。此言楚子之侵伐中國。由於嬰齊道之。孟子所謂長君之惡者也。故當先誅嬰齊。齊侯緩



亟伐諸侯。罪當絕。嬰齊道君侵伐中國。與亟伐者同科。亦當絕。故貶稱人。同於微者。明其黜退。奪其政權。僖二十八年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言當治以亟伐之罪。宜絕其氏姓也。按。上舉嬰齊。此貶稱人。起人。卽嬰齊也。猶僖二十八年下殺得臣。上稱人。明上之人。卽下之得臣也。大夫不敵君。故諸侯大夫皆貶稱人。先舉嬰齊於上。以貶之。誅首惡也。先本以及末也。







公羊義疏五十一

成三年

盡七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疏〕

穀梁注云：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辛亥葬衛繆公〔疏〕

釋文：繆音穆。左氏穀梁作穆。詳隱三年。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據歷為二月朔日。按如包氏所推，則為過時而日隱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疏〕

舊疏云：莊公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氏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然則此言公至自伐鄭者，不得意故也。通義云：時諸侯次於伯牛，遣師東侵鄭，敗於丘輿，故以不得意致。

伐也。舊疏又云：莊六年注云：皆例時。今此書二月者，為下甲子出也。

甲子新宮災，二日哭〔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四日。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

穀梁傳曰：新宮者何？禰宮也。注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

入廟，故謂之新宮。杜亦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范所本也。○注以無至宮廟。○校勘記云：按當作以無新公。乃合。魯桓公廟謂之桓宮，僖公廟謂之僖宮，煬公廟謂之煬宮。魯無新公，故疑之而問也。

宣宮則曷



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

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

通義云。始入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穀梁傳曰。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注。迫近言親廟也。桓僖遠

祖則稱諡。○注親之至言也。○穀梁注云。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故亦不忍正言其諡也。○注謂之至更

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沐。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

每有親死者。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喪大

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唯曰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

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按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宮中。西北隅。鄭注云。於此戶。謾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當

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蓋西北隅爲幽隱之地。漏見日光。故爲當室之白。義本康成也。按穀梁傳。壞廟之道。易檐可也。卽謂

易其西北角。當在耐廟時。與新死撤西北扉者。自是兩事。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新主入廟。禮無明文。唯春秋吉禘。在二十七

月。繼禘之後。以禫月遇吉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耐祖。而不以妃配。必逾月吉禘。然後遷祖於禫廟。名曰新宮。今宣以十八

年十月薨。則成二年十一月爲大祥。三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禫。已逾月。正二十八日吉禘之際。其名新宮。當在吉禘後。已經遷

主。故燬而哭之也。新宮卽先公之宮。先公居五廟之末。名曰禫廟。伯禽以來。卽已有之。雖名曰新宮。而實則舊廟。必待吉禘之日。

將四親廟并祧。合食大祖。及其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然後逐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禫。而各入廟焉。是一日

不吉禘。則一日不遷廟。一日不遷廟。則一日不易廟也。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宮。而此稱新不稱宣。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

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者。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乎。按

此稱新宮。自以新入廟而災。故不忍正言。若丹楹刻桷。無所不忍。卽在莊公初年。亦可正稱桓宮矣。

其言二日哭何。



〔注〕据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疏〕

注据桓至日哭。○鄂本据作據桓僖宮災。見宣三年。

廟災三日哭。禮也。〔注〕善得

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疏〕

穀梁傳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注痛傷至哭之。○白虎通災異云。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災三日哭。傳必三日哭。何

也。禮也。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禮。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故哭也。禮記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也。故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廟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

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記主於始祖言耳。

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

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疏〕

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公不言諡。恭也。劉向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

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廟。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經義雜記云。按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太重。結怨彊齊。則與宣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為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詞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



之不欲父命之說似疏矣。按當以五行志一曰說爲正。臧氏謂天何不誅之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夫商臣弑父尙未顯誅。亂臣賊子天雖昭報不爽。安能駢示之罰。適宜宮災。故春秋書以示戒也。傳云禮也。亦謂其三日哭得處變之禮也。何有微文婉刺。其卽譏貶宣成已於災著之矣。何氏謂成公幼少云云。係推言之爾。新宮爲廟之極親。故以不得久承宗廟爲戒也。通義云。桓宣皆篡立者。二公之宮並以災書於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是也。舊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言媵。次第宜立。隱公攝位久不還。天示其變。隱猶不覺。是以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氏云。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返於桓。失其宜也。然則桓正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豈若宣公以庶篡嫡。其子失政。故災其宮矣。而哀三年桓宮僖宮災者。彼是已毀後復立之。是不宜立。故天災之。不謂怒其篡隱也。按舊說亦泥。桓宣同爲弑君。無分輕重。桓廟不災。或偶不災爾。天道遠。人道邇。天事焉能盡如人測乎。况桓公不終於齊。受害哲婦。天之報之者。不爲不憐矣。故不必更災其廟與。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注〕棘民初未服於魯。〔疏〕

杜云。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事表云。今當為泰安府肥城縣地。水經

注汶水篇。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徑棘亭。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南去汶水八十里。方輿紀要在兗州寧陽縣西北。○注棘民至於魯。○舊疏云。言初未服者。欲言終服於魯矣。公羊之義。以圍為不克之文。若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

其言圍之何。〔注〕據國內兵不舉。〔疏〕不聽也。  
注據國至不舉。○舊疏云。即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

〔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

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疏〕  
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注不聽至起之。○易艮象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疏聽從也。故昭二十六年左傳。姑慈婦聽。亦謂婦從也。不從故叛。成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受也。不受成。亦即叛義。必內諱叛。故於書圍起之。○注不先至圍之。○論語季氏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然。故譏之。舊疏云。國內之兵。本自不書。而此書者。惡其失所會。與圍外邑同矣。

○注得曰至曰圍。○舊疏云。取者是得文。故言得曰取。即上文取汶陽田。及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之屬是也。不得曰圍者。即定四年楚人圍蔡之屬是也。

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為鞏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疏〕



注成公至所生○作丘甲見上元年。羣之戰見上二年。伐鄭圍棘並見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疏〕

左氏作廡咎如。穀梁作牆咎如。古將牆皆從耳得聲。通廡當是从牆之省聲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洛誥傳。負廡而歌。又多士傳。天子貢廡。

鄭注廡謂之庸。又說棘廡外閉之即祭義之棘牆也。詩小雅常棣。兄弟閱于牆。釋文牆本或作廡。是也。左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杜注廡咎如。赤狄別種。潞氏入廡咎如。故討之。大事表云。按是年赤狄之種盡絕。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午丁未。一為閏月之朔日。一為閏月之二日也。

此聘也。其言盟何。〔注〕据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疏〕

注据不至重也。○舊疏云。春秋之義。舉重略輕。即莊十年

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是也。今聘盟兩受命書。故云不舉重矣。嫌生事者。嫌是荀庚初受命。但聘至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也。以輕問重者。聘輕而盟重。即此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是也。

聘而言

盟者。尋舊盟也。〔注〕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疏〕

注尋猶尋繹也

○說文尋繹理也繹猶絡繹不絕故亦訓長廣韻尋長也方言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是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禮疏引賈逵注尋溫也服注同杜云重也皆與尋繹義相足左傳兩言且尋盟與此同范云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也是也○注以不至誓也○舊疏云若其特結約誓當但舉重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皆因聘爲之不言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盟此則言聘又言盟故知非特結盟而尋繹舊事盟矣○注書者至非之○解詁箋云來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之故不舉重惡屢盟也按言亦所聞世宋華孫衛孫良夫何不詳錄之與君子屢盟二語詩小雅巧言文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此修禮相聘復有疑貳而盟故並舉以見其非解詁箋云昔日亦惡不信是也

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

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疏〕

注謂之至狄之○左傳疏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范甯云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

虞傳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此定四年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是皆以不稱爵爲狄之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按鄭自宣十二年後敗晉圍宋執解揚致諸夏弱蠻楚強皆鄭爲之不徒伐喪叛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疏〕

釋文堅作𣦵云苦刃反本或作堅按舊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則疏本亦作𣦵與釋文同也今穀梁亦作堅又後人據左氏改矣九經古義云公羊

作𣦵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𣦵古文以為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𣦵寶智三老袁良碑云優𣦵之寵今文盤庚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𣦵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𣦵𣦵與堅同𣦵亦為古文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𣦵公羊从古文作𣦵穀梁以為賢左氏以為堅師讀各異故也按說文𣦵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知古文𣦵堅賢三字通也玉篇之𣦵當是𣦵字之誤釋名釋采帛云絹緇也其絲緇厚而疎之畢氏沅疏證云今本緇皆作𣦵譌段云緇古堅字當从系臣聲是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申月之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寅四月無甲寅五月之十一日也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疏〕

左氏作鄆下五年秋大水注作城鄆左氏正義引釋例土地名云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孫文子公待於鄆杜云此西鄆昭

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為公欲叛晉而城鄆以為備當西鄆也大事表云今在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東六十里鄆自唐季為戰爭要地馬氏宗樋左傳補注云釋例以此為西鄆非是此為莒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樋按

鄆近費故為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注鄆李氏邑是也

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疏〕

注未踰至其惡○莊三十

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冬齊衛子是也本年三月鄭伯取卒此書鄭伯稱爵故解之通典引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朝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訓於王事不敢伸具私恩鄭伯伐許是也謹案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駁之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至孟津之上猶稱大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非王事而稱子耶是鄭用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爾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



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按桓十三年經書衛侯為惠公。成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服虔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也。然則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為禮。與公羊同。異義所載左氏說。不知何人臆見。致杜預輩得以彌縫其無父無君之見。故鄭駁從公羊為不易之論也。繁露竹林云。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其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狹而擊之。鄭罷敝危亡。終身愁幸。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與事不審時。其如此爾。此公羊先師舊義。故何氏依用之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注〕始歸不書。與鄰伯姬同。〔疏〕

注始歸至姬同。○宣十六年。鄰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

書者。後嫡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則今書月。為無罪文也。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杜云。出也。上年左傳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是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故仍繫杞也。易同人六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禮記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此



與鄭伯姬其  
皆犯六出與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疏〕

左氏作荀首穀梁同按秀首同部段借字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河作江誤也穀梁注梁山晉之望也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北經義述聞云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

鄉縣北乃灤水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水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故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也夏陽春秋之梁國亦非韓也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為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為晉所滅之韓國而隋人遂改夏陽為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按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注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大事表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本為韓國鎮山晉滅韓其地屬晉仍本鄭義以詩之梁山即此之梁山也水經注云河水又南徑梁山原公羊傳所謂河上之山也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西十九里與郃陽縣接界通義云梁山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

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



河三日不涸〔注〕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為重〔疏〕

校勘記云壅河三日不涸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壅河於勇反不

音流按釋文當本作雍今从土當後人所加穀梁傳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又輦者對曰壅過河三日不流彼釋文壅過於勇反下於葛反經義雜記曰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涸無過字壅過義同不當複見傳又云天有山山崩之天有河河壅之亦有壅無過疑二過皆衍文或本為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靡河三日不流則西漢儒所據穀梁無過字陸德明為過作音是唐初本已衍矣釋文涸音流通義涸古流字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使以此問伯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過河水三日不流以過代壅知不得壅過兼有也○注故不日以起之○舊疏云謂起其三日不涸也則但一日不可不書日矣若無所起例當書日即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是也

外異不書〔疏〕

舊疏云正以文十一年長秋之齊晉不書故也

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山者陽

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正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為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溴梁之盟徧刺天下之

大夫〔疏〕

注山者至內害○校勘記出與正道同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正作王按紹熙本正作王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五行志下之上梁山崩穀梁傳曰靡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

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寧出衛獻三家逐晉昭單劉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為梁山晉望也崩地崩也古者



三代命祀祭不越境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至鶉火。樂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按劉歆專主晉說董仲舒劉向說與爲天下記異義合通義云。山者高大尊道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遏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徧於天下。按博物志云山崩川溢臣盛君衰。詩云百川沸騰山谷易處。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大亂之道也。義通於此。漢書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謂此水經注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地故曰河潤千里。此壅之不流故爲王道將絕之象。劉董取象於民。不若何氏爲允。○注自是至十二。○舊疏云春秋說文若對經數之從今以後訖於六十年則不及此數。自今盡昭十六年弑君止。亡國止九。然則春秋書遂其可書者矣。說文舉者悉言之是以多少異爾。或者此注誤也。舊疏又云弑君十四者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吳子門于巢爲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衛寧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殺蔡侯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亡國止九者。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遂滅偃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三年滅蔡。是也。按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又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操。傳云弑也。昭云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爲圍所弑。數楚處殺蔡侯般。則昭十六年楚殺戎曼子亦宜列入。是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所見。或有誤字也。○注故溟至大夫。○校勘記云。溴梁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作溟。釋文。溟。苦闐反。當據正。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

秋大水〔注〕先是既有上甲、肇、棘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



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疆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齊、陰勝、陽。按彼引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立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時魯方謀立武宮，故有簡宗廟之戒也。此專主立武宮示異，與董劉何皆殊。通義云：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廟之戒。魯人不悟，卒蹈失禮也。按作丘甲見上元年，鞏之戰見上二年，圍棘見上三年，城鄆見上四年。按但謀立武宮，天卽示以大水，傷害稼，天心仁愛，恐不如是設謀而不立。此異將何屬，當以董劉何三家爲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注〕定王。〔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注定王。○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不書葬，故注明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注〕約備疆楚。〔疏〕

包注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六日。杜云：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大事表云：今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續漢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桐牢亭在開

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渦。○注約備疆楚。○左傳云：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蓋服鄭兼以備楚，故繁露竹林云：鄭乃恐懼而成蟲牢之盟，兼左氏義也。董生所據公羊，或作蟲牢，時晉楚方爭鄭，鄭自宣十二年後，此始與中國盟，故約以備楚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疏〕

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致例



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前魯大夫獲齊侯者即上二年鞏戰時也言今親相見者即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以下于蟲牢是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經書辛巳月之十八日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疏〕

注在春秋前○禮記疏引世本云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按魯世家伯禽卒子考公

曾立卒立弟熙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卒厲公擢立卒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湏立卒子敖立是為武公蓋世本引不具也是在春秋前也沈氏欽韓云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明堂位武世室也文十五年注世室言世世不毀也立者何不宜立也〔疏〕  
舊疏云亦有直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二字也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

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

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

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

立武宮〔疏〕

注天子至七廟○禮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



纘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按禮緯稽命嘉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据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獨斷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未分別二祧在內與否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四十八人議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功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是鄭何與韋元成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爲立廟蓋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蓋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等云周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



每廟二人。自太廟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廟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之說爲長。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尊卑同制。君臣不別。其義非也。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疏又云。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此馬昭張融孔穎達申鄭難之說也。按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主。躬接於天。萬世不隳。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據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聖人不爲無服之人制制。亦不爲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皆在緯學未興之先。則孔氏引緯文釋鄭注。猶未當也。尹更始。盧植等。皆以七廟專爲周制。而王肅之徒。又以殷周同七廟。據僞古文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爲證。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此秦火以前之書也。則殷不七廟明矣。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禮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於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凡在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是欲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此王肅所本。其實劉歆所據天子七日



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欲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因定用五廟之制。亦未以五廟爲非也。且劉亦不以周以前皆七廟也。蓋降殺以兩。等威之別。至周始嚴。周有七廟。若遂定爲歷代定制。豈其然乎。九廟之說。新莽亂制。王肅據以與鄭立異。忘其爲聖門之亂臣賊子矣。卽如諸侯五廟。魯以伯禽爲始祖。而有周公之廟。得謂諸侯皆六廟乎。鄭有厲王之廟。得謂諸侯皆立其所自出之廟乎。○注天子至二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曰。非別子始爵者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然則王制以太祖與一昭一穆爲三。而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者。禮記疏引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然則鄭以王制爲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廟。若周制。則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曾祖父三廟而已。隨時而遷。無太祖也。王制疏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爲百世不遷之宗矣。周道如此。明殷道不然。春秋譏世卿。又從殷之質。何意當以爲大夫者。得立其父祖曾三世之廟而已。孔疏又云。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按諸侯之卿。尊者不過三命。似不得與天子大夫同制。禮不言者。偶不具爾。不得遽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制也。元士二廟。卽祭法之適士二廟也。鄭云上士。蓋據諸侯之士言之。故以官師爲中士。下士也。如何意。則天子之士二廟。諸侯之士。同官師也。獨斷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本王制爲說爾。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天子之元士二廟。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省於君。干祿及其高祖。疑指天子大夫得及曾祖。有省者。得及高祖也。又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高祖妾姑矣。蓋大夫士雖有親廟。亦別有祧廟以祔祧主也。○注諸侯至一廟。○舊疏云。諸侯之士一廟。禮說文。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諸



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按此與鄭注同。鄭注王制云。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也。祭法云。適士二廟。注。適士。上士也。亦指諸侯之士。又云。官師一廟。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注云。諸侯之士一廟。則無分上中下士矣。然諸侯之卿大夫比天子元士。則諸侯之士亦宜降等。命數既殊。廟制應異。緯嚳與鄭君之義。似不及何注也。禮記曲禮云。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夕禮一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仍本鄭義也。獨斷云。士一廟。降大夫二。謂諸侯士。又云。士二廟。卽元士也。與何義合。又云。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禮記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空祿。謂無廟。祿祭之於壇。禫。正義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通爲大夫。亦有太祖。王制。大夫三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容有善於其君。得祿於太祖廟中。徧祿太祖以下也。此仍據周制言。大夫得有太祖也。干祿及其高祖者。高祖於元孫有服。故省於其君者。得從權上祿於廟制無與也。○注立武至書之。○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薄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是卽譏立武宮義也。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傳譏其不宜立者。記人所言。多夸大之詞。未可據以爲實也。故彼正義云。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世。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公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詞也。是也。通義云。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立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義或然也。○注臧孫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室之功立武宮。非禮也。疏引服虔云。室之戰。禘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上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曲棘。注。時者。謀結室之戰。不相負也。又二年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二大夫出。相與踰闔而語。則伐齊之役。實起於許。故注本而言之。左傳謂季文子者。時文子執政。爲魯上卿。故也。因人之力。立廟自夸。不徒立毀廟爲非禮也。



取鄆。

鄆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杜以為附庸國。大事表云。在沂州府鄆城縣東北。穀梁亦云。鄆國也。杜所本。

曷為不繫於邾婁。諱亟也。

〔注〕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為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疏〕

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僖二十二年。

公伐邾婁。取須胸之屬。皆繫邾婁。故問而解之。○注諱魯至人矣。○即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是魯與邾同盟也。旋盟而旋取其邑。背盟失信過亟。故諱而不繫邾婁。使若所取之邑非同盟之國邑然矣。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注〕不書葬者。為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彊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

去葬。使若非伐喪。〔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申。月之十一日。○注楚伐至侵之。○即下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無中國救鄭文。下又云。晉欒書帥師侵鄭。是又侵之也。○注故去至伐喪。○繁露竹林云。死不得



書葬見其罪也與何氏異通義云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用董氏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闕監本同毛本脫率師二字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皆作救鄭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故晉欒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嚴杰曰上文鄭伯費卒注云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

鄭與左穀本異也

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注〕麋鼠者鼠中

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麋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

災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疏〕

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



南郊。兔牛亦然。○注：鼯鼠至微者。○說文：鼠部，鼯，小鼠也。玉篇：鼯鼠，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鼠也。釋文引博物志云：鼠之最微者，或以爲耳鼠。爾雅釋獸云：鼯鼠，郭注有螫毒者。左疏引李巡云：鼯鼠，一名鼯鼠。孫炎云：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按今俗傳，鼯鼠能入人耳，甘而不知痛，其爲螫毒不特牛有害矣。莊子應帝王云：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漢書所謂社鼯不灌，屋鼠不熏也。淮南人間訓云：塘漏若鼯穴，非一堞之所能塞也。蓋鼯鼠本小，其穴自小矣。公羊問答曰：說文：鼯，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鼯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是鼠中之最微者也。○注：角生至之象。○舊疏云：言角在牲體之上，指於天，亦是上逆之象。○注：易京至牛角。○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備露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顛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旤，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鼯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鼯鼠齧郊牛角。何氏卽本董義，繁露順命云：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鼯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淺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注：書又至災也。○舊疏云：重譴如煩重之重也。按讀如字亦通。又引異義公羊說云：鼯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按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救之。經義雜記云：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鼯鼠食郊牛角，何也。周禮封人飾其牛牲，而設楅於角，設衡於鼻，又以絳牽牲入



廟而歌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牲物。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充人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牲。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頒於職人。然則肆師展於祭初。充人展於將祭。穀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舉。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牲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人君朝巡之體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書之。○注不重至言鼠。○左傳疏引此注。食牛上有後字。當據補。通義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 吳伐郟〔注〕 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疏〕

水經注沂水篇。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

流。又屈南過郟縣西。郟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十七年。郟子朝魯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五年。越子朱勾伐郟。以郟子鳩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地理志東海郡郟下云。故國少昊後。盈姓。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正義。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注吳國至漸進。○毛本因誤言鄂本。固監本同。不誤。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云云。何注。不言楚言荆者。楚強而近中國。卒暴貴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然則吳楚相敵。亦宜言揚。而經言吳者。正以罕與中國交。至今升平之世。乃始見經。故因其始見於升平。故經直以漸進之。通義。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之。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而以爲不取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按世家。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



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始與中國通。適有伐鄭故在升平之世。春秋因以張法也。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之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大哉禮乎。此升平之世。已入內諸夏外四夷之限。故吳得以國見經。與楚之稱荆自殊。亦非如胡氏所云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疏〕

通義云。月者為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疏〕

通義云。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間有異事。猶文無所成。故不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疏〕

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以下有齊侯。按唐石經公羊泐數字。以字

數計之。有齊侯。石經穀梁有齊侯。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八月無戊辰。九月之四日。七月之三日也。杜云。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大事表云。戰國時孫臏殺龐涓處。今大名府治東南

十五里有馬陵道。又有馬陵城。續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注引杜云。馬陵。衛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按衛地不至河東。劉昭一地兩位非也。杜亦無平陽之說。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通義云。不重



言諸侯者間  
無異事文省

### 公至自會〔疏〕

通義云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 吳入州來〔疏〕

杜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也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郭注今在壽春古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大事表云今為江南鳳陽府壽州即壽春也自成七年吳入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敗州來遂

入吳自是入郢之禍兆矣吳蓋爭之七十餘年而後得哀二年吳遷蔡於州來謂之下蔡山是壽春城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夾淮為固歷東漢至六朝當為重鎮今壽州治即古壽春縣城為楚考烈王所築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即下蔡矣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也李氏兆洛鳳臺縣志州來即今下蔡鎮差繆略云公穀作州萊按於他書均未之見

### 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

注先是至所致○公會諸侯救鄭見上秋云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者承上三年大雩為說也彼

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丘甲為鞏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也是也

###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公羊義疏五十二

成八年  
盡九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注〕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即聞晉語。自歸之。但

當言歸。〔疏〕

注以此至言歸。○舊疏云。其自歸言歸者。哀八年夏。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善魯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陽之田于齊。今乃如此作文。而又言之。則知被晉使之。非其本情。通義云。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

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按此實晉使歸。而曰來言。故為內辭也。穀梁傳曰。于齊。緩辭也。不盡使我也。注若曰。為之請歸。不使晉命制于我。與公羊義同。

曷為使我歸之。〔注〕

据本魯邑。〔疏〕

注据本魯邑。○舊疏云。莊十三年。曹子劫齊侯。反其所取侵地之時。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衛之侵地下。其經曰。取汶陽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是魯物。明矣。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

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反其所取侵地。〔注〕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





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鞏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為其義。諸侯不得相

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疏〕

說苑敬慎云。齊頃公賴逢丑父

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於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齊世家云。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悅。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繁露竹林云。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甯。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又王道云。齊頃公弔死視疾。是其事也。○注晉侯至喪邑。○通義云。弔死視疾。勸死士也。不飲酒。不食肉。志復仇也。故晉侯高其義。畏其德。○注魯見至故諱。○明經書來言義也。即穀梁不使盡職之意也。○注不言至使也。○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然則與莊二十七年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者。別亦以君命行。惟對聘問為私耳。按。上二年經取汶陽田。與僖三十年取濟西田同文。皆當坐取邑。則歸之為善辭矣。春秋為魯諱為晉使之恥。復作聞義自歸善辭。故言歸之于也。所以為兩為其義也。

### 晉欒書帥師侵蔡。

###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疏〕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按以士昏禮準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即下達也士禮使媒

諸侯不必求媒故使臣下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

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

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何氏以宋公無母與服云母命不通者異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紀履緌來逆女不書納幣〔疏〕

注据紀至納幣○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是也

錄伯姬

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疏〕

注伯姬至衆女○襄三十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伯

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衛人來媵傳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又晉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又齊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以賢故詳錄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疏〕

晉世家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左傳晉趙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趙世家云屠岸賈者於寵于靈公



及至于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舉請誅之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與左氏傳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疏〕

左傳錫作賜易師九二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禮觀禮云天子賜舍注今文賜皆為

錫蓋左氏多古文故作賜公穀皆今文改作錫也差繆略云賜公羊作錫趙氏坦異文箋云石經公羊作錫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注〕据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

注据天至天子○即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元

年春王正月正也〔注〕正者文不變也〔疏〕

注正者文不變也○毛本正誤王舊疏云据始言之其實二年三年以下之經皆如是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

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武王似春王春秋稱王不變也其餘皆通矣〔注〕其餘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諡

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



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良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疏〕

杜云。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孔疏。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卽此事是也。三稱並行。

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引公羊此傳云云。杜用彼說也。按何云。皆相通矣。者。以見刺譏是非。則與杜義殊。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注。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其義以稱天子與稱天王。王者同。亦不以爲褻貶所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注其餘至非也。○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按其餘卽謂不繫乎歲首者。皆刺譏所繫。與稱天王。天子同也。或稱王者。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或言天王者。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八年。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或言天子。此文是也。通義云。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猶覲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含。臨文隨稱。無有意義。按孔義與何義乖。猶杜云。史異辭之謬說也。莊元年。榮叔之下注云。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又文五年。王使榮叔注云。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又王使召伯注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注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是則天王者正稱。其稱王者。皆有所譏刺。與稱天子同。唯春下之王。正而不變。非刺譏所繫也。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許所引之左氏說。蓋卽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卽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



皇帝則猶泥於左氏家說。禮記疏又引徐愼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亦卽左氏說。獨斷王圻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者。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注王者號也。○舊疏云。言正是當時天子之號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王者當王之號。三統通稱。三王之前曰五帝。繁露三代改制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是也。○注德合元者稱皇。○文選注引鈞命決云。道機合者稱皇。初學記引七經義綱曰。以化合神者曰皇。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化合神者曰皇帝。疏引中候勅省圖。鄭注。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元卽春秋元年之元。隱元年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也。舊疏云。謂元氣是總三氣之名。是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皇。皇者美大之名。繁露王道篇所記五帝三皇之治天下是也。○注孔子至明諡。○舊疏云。春秋說文。宋氏云。言皇之德象合元矣。逍遙猶勤動。行其德術。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者。爲其諡矣。風俗通引運斗樞云。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含宏履中。開陰陽布綱。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道德經。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禮記疏引河上公注云。下德。謂號諡之君。則五帝所行也。知上德爲三皇之世。卽此象元義。蓋卽以德明爲諡矣。故繁露三代改制云。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亦不及三皇。○注德合至可放。○獨斷云。帝者。諦也。象能行天道。事天審諦。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天者稱帝。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同。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王注。德合天地者稱帝。蓋皆取德合天地爲義。文有詳略也。易是類謀云。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真圖。易繫辭上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注仁義至歸往。○白虎通號篇云。仁義合者稱王。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仁義者稱王。白虎通引禮諡法記。仁義所生稱王。周書諡法解。仁義所在曰王文。選注引稽耀嘉。仁義所在爲王。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風俗通引書大傳。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白虎通號篇。亦有是語。呂覽下賢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繁露滅國云。王者。民之所往也。是也。○注天子者爵稱也。○禮記疏引異義。天子有爵否。易孟京說。易有君人



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與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按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說。鄭駁之。按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則此與易孟京說同也。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稱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易孟京與何氏所本也。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云。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尙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書亡佚篇曰。厥兆天子爵。又號篇云。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是天子爲爵稱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則亦以天子爲爵矣。舊疏引辨名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特性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天子有諡。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注聖人至天子。○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虬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邪。且夫蒲盧之氣。媪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途。是以王者常置圖籙坐旁。以自正也。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



而奔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詩周頌時邁曰。昊天其子之。箋云。天其子愛之。周禮疏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各郊其所生之帝。如周則靈威仰。殷則汁光紀也。○注此錫至賜也。○舊疏云。決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天王矣。彼注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然則文公初受命。而未有功。王賜之。故見非。但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如父教子。未當錫。是以爲之。張義言天子矣。按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彼自謂諸侯三年喪畢受爵之命。此蓋天子特命。與彼不同也。而曲禮有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之禮者。彼鄭注云。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蓋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若未葬。則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來朝聘例書時。天子錫命則書月。魯人喜得王命。故詳錄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曰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尙爲杞夫人。〔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五日。○注棄而至夫人。○舊疏云。外夫人卒例日。卽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是也。今此已棄而書日。故解之。其棄者。卽上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爲下脅杞歸其喪者。卽下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歸之。是也。按此亦如大夫見黜例。不書卒。此杞叔姬被出。亦不合書卒。此書爲下歸喪于杞。書亦如公孫敖出奔。宜絕。因爲齊人脅歸其喪。故仍書卒。皆以殺恥也。然內女既爲諸侯夫人。雖見棄來歸。未經改適。當有恩禮。服如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孫叔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郟。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疏〕

〔注〕据

逆至媵也。○舊疏云。蓋通內外言之。何者。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皆不書媵也。○注言來至夫人。○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嫡。莊十九年注云。言往媵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也。

錄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

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疏〕

左氏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云。異姓則否。十年春。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為短。鄭箴云。禮稱

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直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為榮。不得貶也。劉氏逢祿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共姬之賢。為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鄭又以非禮為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按劉氏之說。亦非公羊義。公羊新周故宋。無託宋見王之義。諸侯不得博異氣。亦鄭氏就曲禮強為之解耳。○注伯姬至錄之。○通義云。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迄於致女。事事



詳錄之。○注媵例時。○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及下九年夏。晉人來媵。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注〕据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

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為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

杞伯自來逆之。〔疏〕

注言以至脅也。○舊疏云。為讀如子為衛君乎之為也。與忿怒執人同辭者。即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不得專其本意者。正以以者行其

意之辭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明知杞伯有忿怒。是以知其被脅耳。按左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注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與公羊合。○注已棄至逆之。○禮喪服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蓋婦人被出。則與夫家義絕。故仍如在室服三年。以無受我而厚之者也。今伯姬既出。仍脅夫家歸其喪。是為恥深惡重。故以杞伯自逆為文。為內諱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彼疏引徐邈云。為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蓋交譏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不日者。已得鄭盟。



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為信辭。使若莒潰。

非盟失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不潰日相起。〔疏〕

杜云。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注不日至信辭。○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雖得鄭盟。旋即執不以罪。即下晉人執鄭伯。僖四年。

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又下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亦無中國救莒文。其不信已明。理合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使若至中國。○舊疏云。謂其作信辭也。所以甚惡中國之無信矣。○注因與至相起。○舊疏云。其言因非正為之辭矣。言此盟不日。非直甚中國之無信。亦因欲起其下潰書日者。乃是中國無信。同盟不相救。至為夷狄所潰矣。言相者。兩事相共之辭。則下潰書日。亦起此盟之不信矣。通義云。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罪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肯盟。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然同盟國多矣。即為小信辭。無以別其為鄭不肯盟中國之失。自在稱人以執見之也。

###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疏〕

通義云。錄伯姬詳矣。獨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為伯姬榮。故自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



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絜。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

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

舊疏云。未有言致女者。謂春秋無此經也。○注古者至義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注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

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故詩疏引易歸妹鄭注。及箴膏肓。皆引士昏禮。婦人三月而後祭行。則雖見舅姑。尙未祭行。猶未成婦也。其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故士昏禮。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昏禮畢。將臥息。又詩疏引駁異義云。昏禮之莫。枕席相連也。此鄭氏之義。若賈服之義。則隱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疏引賈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又引此如宋致女下服注云。謂成昏。按何氏之義。亦與賈服同。故白虎通嫁娶篇。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明古皆三月廟見。乃成夫婦也。故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也。○注父母至致之。○禮記坊記云。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



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其云宋共不親迎。本之列女傳。以不親釋不至。亦卽不肯聽命之意。似鄭氏此解。亦以致女爲成昏。然何氏之意。則以大夫致女是常禮。如列女傳義。則似因共公不親迎。特使大夫致之。令其無違。則又少殊也。故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按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納女。猶致女也。此其辭也。是也。然鄭氏以此專指不親迎者言。似未達。穀梁傳曰。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范云。刺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范云。內稱。謂稱使。彼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是宋公不親迎者。穀梁家說。子政習穀梁。故列女傳本之。徐氏責伯姬之解。過矣。○注必三至婦禮。○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亦卽白虎通。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而知義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賈疏謂姑沒。舅存。則不行奠菜之禮也。褚氏寅亮云。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尙在。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曾子問疏云。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是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當以棗栗脯修見舅姑也。雖厥明見舅姑。仍三月見祖廟。所以示成婦也。故詩魏風葛屨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是也。劉氏毓崧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云。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氏据此。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賈服釋左氏。以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今按。見於列女傳者。莫著於宋恭姬。



三傳舊注皆主此義。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其位皆諸侯夫人。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媿所配者。公子忽。位在諸侯夫人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上。所行若彼。則鍼子所以譏先配後祖矣。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責其成禮于齊。較諸公子忽更爲非禮。然則觀於春秋。襄伯姬。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媿。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矣。士以下無致女之儀。大夫以上有之。其辭載於曲禮。天子諸侯大夫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當夕成昏。故有致不致之殊。非第以位尊卑之別也。士以下無反馬。大夫以上有之。見於左傳。象著於易。爻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反馬者。夫家之禮。不親迎固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反馬與留車相對。鄭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留車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必俟反馬以後。乃婦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見棄。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得去夫。故聘幣既行。雖未娶。而夫名已定。祖廟待見。雖已嫁。而婦道未成。蓋一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皆有姆教。既教於未嫁之先。復教於既嫁之後。而寒素者多斂抑。富貴者每驕矜。故士之女易於信從。大夫以上。難於聽受。是以先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共也。初嫁三月。教以待見祖廟。此大夫以上所特也。三月成婦。與三月教成。皆取一時可以有成之義。一以慎擇婦之禮也。古者爲子擇婦。將聘。必審其家世。既娶。必察其性情。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關於家國。故先廟見而後成昏。昏義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成昏。次日卽成婦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云云。大夫以上昏禮。蓋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必至三月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性情之賢。然後妻可以事夫。媵可以事君子。婦可以奉宗廟。壻可以見外舅姑。而擇婦之禮成。一以全出妻之禮也。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禮有七出之文。顧士以下。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閱閱多崇。其情難處。先王於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仍得以處子改適於嚴峻之中。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施諸尙未成昏者。尤見確切。要之士以下無世祿。居必狹隘。罕有異宮。大夫以上有世祿。居必寬宏。且多別館。無異宮者。成昏



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士庶嫁娶多遲。成昏於旦夕。無遲莫之憂。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昏禮。所以與士不同。揆之人情。固非窒礙難用也。凡上中下三篇。極爲詳晰。擇其要者。惟以親迎。則不致女。非公羊義。○注書者至同義。○上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今此書致女。亦詳錄義也。列女傳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用公羊義也。○注所以至榮之。○何校本。潔作絜。按。潔乃俗字。紹熙本正作絜。舊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絜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毛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亦其義也。据舊疏義。明亦三月後致女。後始成昏矣。共姬以未親迎。不肯聽命。故必得父母之命也。○注言女至之黨。○禮記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非。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疏。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又雜記云。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也。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按此之廟見。卽上文之三月而廟見也。廟見卽祭禰也。卽昏禮之奠菜也。與昏禮記之祭行別。彼云然後。則不必適三月。若廟見。則必三月行之。廟見之後。無論何時。適遇祭事。卽得助祭。韋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卽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於高曾祖禰。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于禰。卽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萬氏以廟見與祭禰分別。舅姑存沒。可也。謂廟見卽祭行。則謬。胡氏培壘儀禮正義云。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沒者。非謂舅姑沒者。止行祭禰。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禰爲廟見。如注疏家之說。與萬氏大同。按曾子問廟見祭禰。當是一事。謂舅姑沒者。其高曾祖廟。自當於祭行時及之。蓋廟見止如舅姑



在時之厥明之見舅姑也。故亦止于禰耳。擇日者。雖在三月之限。必擇吉日。敬之至也。劉氏毓崧謂大夫以上贊醴婦。婦盥饋。餽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昏義謂贊醴婦為成婦禮。婦以特豚饋為明婦順。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為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按三月不成昏可也。未及三月。并舅姑亦不見。揆諸人情。恐未盡洽。蓋婦者對舅姑之稱。亦係已昏未昏之別。昏義所謂婦禮。婦義就士昏禮釋之。無婦字。則不辭。不必為此正名之稱。則大夫以上。舅姑若在。即預行盥饋諸禮。亦無不可。似未必見舅姑後。即婦而不女也。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疏〕

注義與上同。謂亦如上書致女。

皆與書納幣同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三日。

晉人執鄭伯。〔疏〕

僖四年傳例曰。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獨行成。晉人殺之。明執不以罪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為夷狄所

潰〔疏〕

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歷謂是年閏十一月也○注日者至所潰○舊疏云凡潰例月即僖四年春王正月蔡潰文三年春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義具上公會晉侯以下同盟于蒲注通義云潰日者惡楚比克莒

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義亦可通

楚人入運〔疏〕

通義云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所謂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疏〕

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大事表云經於成九年定六年俱書城中城國都之內城也杜謂在廩丘者非是定六年高氏開曰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汪氏克寬曰定公豈能役衆修城蓋陽虎欲去三家將挾公以

自固耳按高汪說亦無據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沭陽縣西按厚丘城在沭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注今刊本訛為廩丘一統志於曹州古蹟亦引中城在范縣東南即承此注廩丘之譌







公羊義疏五十三

成十年盡十四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注〕据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疏〕

注据上至牲也○上七年夏不郊猶三望是不郊不言乃也僖

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其不從言免牲也

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

諱使若重難不得郊〔疏〕

注不免至得郊○穀梁上七年傳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所以重天牲也此不言免故為失事天道坐盜天牲也公羊問答云問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

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据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通義云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云諱使若重難者宣八年傳而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故乃為重難詞也穀梁傳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通義又云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瀆過此可知矣一發傳一



不發傳其義同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

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與今本異。○注不致至免牲。○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

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此皆不致，故如此解。成公數卜郊不從，即此上文五卜郊不從是也。五卜郊，故云數。○注不致至而已。○舊疏云：謂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說。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也。○注故奪至起之。○桓二年注：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故為奪臣子辭。舊疏云：桓元年注云：不致之者，至故復脫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疏〕

穀梁傳於九年晉人來媵云：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八年衛人來媵傳同，此不發傳，義亦宜同，皆

與公羊合。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注〕侈，大也。朝廷侈於妬上，婦人侈於妬下。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



天子娶十二女〔疏〕

注侈大至容之。○校勘記出故侈大其能容之。云解云。考諸舊本。大上無侈字。按上云侈大也。故此云大其能容之。舊本是。今衍。公羊問答云。問。何為婦人以衆多為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

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姊之多。是婦人以多為侈之證。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內女嫁於諸侯。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最詳。故媵不稱婦。而叔姬書婦。以其節。婦不書媵。而共姬之婦書。三國來媵。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為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俗儒謂三國來媵為非禮。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不皆書。獨此賢女共姬之婦。而備書之。以示譏哉。且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此獨屢書。其未歸也。衛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來媵。未聞內女之嫁若是者。公羊所謂婦人以衆多為侈者。不其然乎。朝廷侈於妬上二語。疑有成文。舊疏云。妬其有賢才而居於已上位者。是朝廷侈之妬也。不能容衆妾而妬惡之者。是婦人妬也。○注唯天至二女。○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娶作取。按釋文作取。云七住反。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舊疏云。保乾圖文。孔子為後王立制。非古禮也。白虎通嫁娶篇。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衆禮之中。昏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蓋亦本此為說。獨斷云。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三者為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制也。檀弓注云。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然則娶十二者。春秋監前代以為後王法與。

丙午晉侯獯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丙午。五月無丙午。四月之七日也。○注不書至同等。○殺大夫趙同等。見上八年舊



疏云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見其合絕之是以僖九年晉侯詭諸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是也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注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蓋趙同等無罪被殺故或致

妖厲爲

崇與

### 秋七月

公如晉〔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

之意當絕之〔疏〕

注如晉至絕之○鄂本作當詔之誤舊疏云謂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郊乃反是無事天之意包氏慎言云七年春王正月颺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颺鼠又食其角注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颺鼠食郊

牛角書又食者重魯不覺悟重有災也異義公羊說颺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成公七年郊因颺鼠食牛角而不郊至十年卜郊不從不知罪已思改更以奉天以卜不從而不郊又不免牲何注坐以盜天性五月公會晉侯衛侯等伐鄭不書致伐奪臣子喜君脫危而至之辭則盜天性者宜坐誅責之罪冬公如晉過郊時乃反則怨懟無事天之意故絕之以爲君天下而不謹於奉天者戒記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言禍至之無止時也立君以奉祀曠於祀事即當從廢疾例黜退重祭主也

### 冬十月〔疏〕

校勘記云此本鄂本閩監毛本皆脫唯唐石經有之嚴杰曰左穀皆有此三字與公羊經異錢大昕云何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然則石經有此三字非何義也故知唐石經未必是歷來版本未必非也按無者是也紹熙本

亦無此三字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亦云無此三字孫氏志祖讀書脞錄續編云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云云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有冬十月三字



公羊經文偶脫爾。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謬戾甚矣。且謂成公以下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按左氏不可說公羊。孫氏膚淺之徒。無足辨也。浦鏜云。中庸疏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今有者。後人妄增。當爲衍文。是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今本左氏春秋經。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然。公羊唐石經。經亦有之。穀梁唐石經已泐。不可知。今按。凡有者皆謬也。禮記中庸注曰。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正義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義。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據正義。則成十年經。左氏無冬十月矣。孔冲遠所見如此。唐石經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官本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此古本之流傳未泯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月。故知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爲無事。首時過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云去冬十月者。知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在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十月。亦必後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氏公羊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知穀梁亦決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證之於音義。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皆見中庸正義。又正義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同。何以爲貶絕。范則云未詳。杜則謂闕文。若賈服之說。則又與三家異。但中庸疏所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有。既不視朔。又不登臺。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冬十月。

發例。

十有一年春王三二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疏〕

釋文。郤州本亦作讐。九經古義云。世本。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讐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讐。世本亦作州。司馬貞

云。州讐聲相近。字異耳。按惠氏所引世本。見左傳正義。又閔元年左傳。畢萬為右。注。畢萬。魏讐祖父。正義引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即讐也。是也。司馬貞說見魏世家。索隱。左疏引服虔云。郤讐。郤克從祖昆弟。按左傳疏引世本。又云。郤豹生郤芮。芮生缺。缺生克。克與州皆豹之曾孫也。故為從祖昆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丑。月之二十五日也。聘盟兼書者。舊疏云。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云。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舊盟。故約誓也。書者。惡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省文。又春秋王魯。故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故莅盟來盟。悉書時。此經及上三年荀庚盟之。屬悉書日。皆不與信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疏〕

杜注左傳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按周自平王東遷。西都久為秦有。周之采地。不應仍存。當亦在東圻矣。魯世家。索隱云。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世為



周公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然則此及僖九年之宰周公。其皆君陳後與。

周公者何。天子之二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私

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

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

左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與此少異。左傳疏引鄭答孫皓曰。凡自周無

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白虎通諫諍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無可放。故不言出。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注私土至公也。○正以書出。故知自其私土出也。周公本西周圻內國。東遷後不知在何地也。諸侯入爲三公者。詩衛風淇奧。美武公云。故能入相于周。衛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又鄭風緇衣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是皆入爲王朝之臣者也。以稱公。故知爲三公。其實亦卽卿士。卿爲典事。公其兼官。詩疏引顧命。鄭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是其義也。○注周公至錄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其驕蹇明矣。何氏義與左傳大同。杜云。王旣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驕蹇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義云。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爲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注不月者。小國也。○春秋之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小國時。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此書時。明小國入爲三公者。自其私土而出。故從小國例。舊疏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旣視公侯。何言小國。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周公本小國諸侯。於王圻之內。雖有采地。但從私土而去。故從小國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疏〕

左氏穀梁作瑱澤定七年同沙古音莎與瑱同部字左氏定七年經齊侯衛侯盟于沙釋文沙如字又星和反傳曰乃盟于瑱注瑱即沙也可證杜云瑱澤地

闕方輿紀要瑱侯亭在開封府

新鄭縣宛陵城西亦曰瑱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疏〕

杜云交剛地闕大事表云按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直名白狄為狄不復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又云或云交剛在今隰州境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注不使夷狄

敵中國是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疏〕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疏〕

注月者至天子○舊疏云正以朝聘時故也通義云趙汭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為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

舊疏云公下自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公下有至字晉侯下有齊侯二字彼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有至

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此係宋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臆增也按是年石經實非補刻何蓋偶誤公羊疏以至字為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据彼疏引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朱梁謂宋人補刻亦非是按左傳亦無至字彼校勘記云



石經公下有  
至字衍文也。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  
穀梁閔、監、毛本宋本穀梁

傳無齊  
侯二字。

其言自京師何。  
〔注〕据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  
〔疏〕注据僖至王所○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

下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是也。舊疏云彼亦朝天子而往圍許不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之。通義云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  
公鑿行也。  
〔注〕以起公鑿

行也。鑿猶更造之意。  
〔疏〕注鑿猶至之意○公羊問答云問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憲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西南夷傳憲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

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集解引蘇林云鑿空開道也說文金部鑿穿木也釋名釋用器鑿有所穿也廣雅釋詁鑿穿也又淮南汜論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注鑿穿也凡有所穿鑿皆更造之象也漢司隸楊厥碑選通石門選即鑿也亦或作選省體也。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注〕時本欲直

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寢成其意使若故朝然

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  
〔疏〕注時本至事也○舊疏標注作生事修朝禮而行解云生事之上亦有復字者衍文則舊疏本無復字杜云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炫



述義云。魯朝聘皆言如。書其始發言往。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為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為伐秦。即其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按如何意。公本無朝王意。然猶有尊畏之心。不敢過京師而不朝。善善從長。即而襄成之。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穀梁傳。非如曰如。不叛京師也。注。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是其義也。○注。間無至鑿行。○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彼以間無異事。故不復舉劉子及諸侯。此亦間無事。亦但書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矣。今復舉公。故解之。明其善也。

### 曹伯廬卒于師〔疏〕

釋文。廬。本亦作盧。古廬盧字多通用。左氏桓十二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本作廬戎。云本亦作盧。昭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二十年書。蔡侯廬卒。作盧。史記吳世家。餘橋夷吾卒。子柯廬立。

吳越春秋作柯廬。荀子富國篇。君盧屋妾。注。盧當為廬。莊子讓王篇。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釋文云。司馬本作盧水。是也。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

注。月者至用兵。○舊疏云。正以致例時故也。通義云。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亦通。

### 冬葬曹宣公〔疏〕

小國君卒月葬時故。穀梁傳。葬時正也。

###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

### 卒又不得日〔疏〕

注。莒大至得卒。○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是邾婁卒於所傳聞世。春秋序莒常在邾婁上。明莒大於邾婁而不得書卒。故解之。按彼注云。小國未當卒而卒。為慕伯者尊天子行進也。則書邾婁子卒非常。



例矣。所聞世合卒，又以庶其被弑，故不得書卒也。庶其事在文十八年。○注至此至得日。○此決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瑱卒，書日故也。彼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此莒始書卒無進行，故略不日也。舊疏云：所以書日者，非直行進，其邾子克往前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也。曹亦小國，桓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書日者，彼注云：始卒與大國同例者，春秋敬老重恩也，故為魯恩錄之是也。通義引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也。葬也。

### 夏 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疏〕

通義云：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擘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焉。

### 秋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綸一譏而已〔疏〕

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

今此不月者，蓋以成公即位十有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故略之。通義云：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按孔說非是。成公二年已會楚嬰齊于蜀，則即位雖幼，必非襁褓，至小亦宜七八齡矣。即位至此年，計已逾冠，故舊疏謂其即位十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也。孔疏引左傳國君十五生子之文，甯成公時始十五六耶。○注凡娶至而已。○校勘記出凡娶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閩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凡取云。又作娶。閩監毛本蓋据此。紹熙本亦作娶。紀履綸事見隱二年，彼傳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然則春秋於公不親迎不譏，從可知例也。舊疏云：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喪服未除，是其太早也。成十四年秋，始使僑如如齊逆女，非重繼嗣，是其太晚也。但略舉一二人，則桓三年娶于齊，文四年娶于齊，合在其間矣。又引舊解云：隱二年履綸之下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然則外之娶妻，莫問早晚，其不親迎，皆不復書，而譏之者，悉從履綸之例，一譏而已。所以此處注之者。



正以內逆女常書之末是以於此決之。按此注意謂皆不譏者疑即指親迎言非謂不譏其早晚也。文公娶太早經書公子遂納幣譏之成公娶晚經不月以起之也。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疏〕

毛本率改帥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疏〕

左傳舍族尊夫人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叔孫僑如舍族為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

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為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者則此類也。劉氏逢祿評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按此與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可知例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

秦伯卒



公羊義疏五十四

成十五年  
盡十六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四日。

仲嬰齊者何。〔注〕疑仲遂後故問之。〔疏〕

注疑仲至問之。○舊疏何氏欲解弟子問所不知之意。何者欲言仲遂之子宜稱公孫今經稱仲故執不知問。

公孫

嬰齊也。〔注〕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於經為仲嬰齊。〔疏〕

注未見至嬰齊。○舊疏云未見於經謂未作大

夫不得見於經當爾之時猶為公子之子故為公孫嬰齊矣。今為大夫而死得見於經更為公子之孫孫以王父字為氏故為仲嬰齊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為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則子叔聲伯也。此文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室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蓋歸父奔後魯人尚未立後傳故云徐傷歸父無後也。為大夫未久即卒又未有所事故不見經。

公孫

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注〕据本



公孫〔疏〕

注据本公孫○舊疏云言其本公孫昭穆須正雖代兄為大夫甯得更為公孫之子乎故難之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注〕更為公孫之

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疏〕

後漢書安帝紀云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章懷注為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謂嬰齊為歸父後即為歸父之子為歸父之子故以歸

父父字仲為氏是為以王父字為氏真子之禮如此為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為人後者為之子非以為之子釋為人後乃以明為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於真子喪服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謂為之子也傳又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為之子也喪服親疏遠近一如真子然則為之子信矣為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為後者皆如是○注更為至公孫○正以嬰齊實公孫今為公孫歸父後故去其公孫之氏同諸歸父也子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注〕据氏非一孫以王父字為氏也〔注〕謂

諸侯子也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疏〕

注謂諸至所出○禮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孫以王父字為氏故王父

即謂諸侯子也白虎通姓名云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風景齊有高國崔以知其為子孫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禮記大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昊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



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韓魏趙是也。然則孫以王父字爲氏。專斥天子諸侯子孫言。而猶必賜之於君也。大傳疏又云。若子孫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亦所以明所自出故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疏〕  
唐石經鄂本監毛本同。此本閩本脫一後字。今訂正。按紹熙本亦疊後字。歸父使于晉

而未反。〔注〕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榿。奔齊。訖今未還。〔疏〕

注。訖今未還。○爾雅釋詁。訖。至也。至今未還也。與漢書成帝詔訖今不改之訖同。

何以後之。〔注〕据已絕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字

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於仲。惠諡也。〔疏〕

注。叔仲至氏也。○舊疏云。卽文十一年叔彭生

之氏族也。○注文家至氏之。○白虎通姓名云。質家所以積于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廣川書跋引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白虎通又云。卽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騮。不積於叔何。蓋以爲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仲。明其無二也。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其次卽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又其次爲蔡叔度。曹叔振鐸。邠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未爲聃季載。是文家積于叔之證也。質家積于仲。古籍散亡。無可驗也。舊疏云。經言文家字積于叔。欲道彭生之經。所以不連仲之意也。言叔仲有長幼者。欲道彭生之傳。所以連叔仲之意也。何者。彭生之祖。生於叔氏。其父武仲。又長幼當仲。是以彭生遠而言之。雖非正禮。要是當時之事。是以傳家述其私稱。連言仲矣。按叔仲云者。猶言叔氏之仲也。○注經云。至於仲。○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嬰齊此經何故。不連其父歸父之字。而單言仲者。欲明春秋當質。正得積於仲。是以不得更以佗字連之。○注惠諡也。○周書諡法解。愛人好與曰惠。又柔質慈民曰惠。是也。

文



公死子幼〔注〕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疏〕

注禮至老夫。○禮記曲禮文：彼無從字，此較詳備。通義云：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碻使告于陳曰：老

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曰老夫，蓋藐慢遂之辭。鄭注：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亦引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是也。意老夫亦非卿大夫正稱。

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

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注〕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

為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為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疏〕

釋文：弑亦作殺。音試。文十八年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與此敘少有先後耳。○注：殺叔至為重。○通義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兩弑君，晉一弑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弑子赤，曷為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弑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荀息，有何補於君？而書于冊哉？然則曷為不書卒？書卒則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為不書刺刺者？有罪乃刺之，雖無罪，必有說，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



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春秋。按春秋不書殺叔仲惠伯，自爲舉重略輕，蓋亦內辭也。若欲書之，聖人自有書法以張義，不必如舊疏所云。宜言冬十月子赤及叔仲彭生卒，夫游夏之徒，且不能贊一辭，後人何必強作解事乎？○注叔仲至死之。○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及者何？累也。又云：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里克知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此叔仲惠伯亦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以卻仲遂，遂因殺叔仲惠伯，弑子赤，是與荀息事相類也。桓二年，莊十二年，僖十年，皆有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均指叔仲惠伯。下皆云：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云云，然則叔仲惠伯甯有不賢而彼傳皆如此發，何邵公雖云叔仲惠伯直先見殺，不如荀息死之義，亦未洽。何者？仲遂欲廢嫡立庶，先與惠伯謀，其必嚴憚惠伯與孔父義形於色，無所區別，故仲遂退而先殺惠伯，次弑子赤。左傳謂以君命召惠伯，應是殺惡及視先事，不然，遂重在弑君子赤已死，則惠伯存否聽之可矣，何必矯命爲耶？當時所以不與三人並見累者，或仍爲內諱，故與。

### 宣公

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注〕臧孫許宣諡。〔疏〕

校勘記出臧宣公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臧宣叔。宣十八年疏引此傳同，當據正。唐石經

缺，按紹熙本作臧宣叔。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卿則非少司寇之謂。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按孔子之攝相，自謂攝政夾谷相禮之事，非執政之相，與此不同。臧孫之相，自謂當國者，蓋魯命卿不一，諸卿中又一執政者，如晉六卿，而別一有執政者也。周氏引管仲子產事爲證，是也。然晉執政者常將中軍，宋執政者常爲右師，魯叔孫穆子嘗執政，而於卿位居二，則又各國之殊也。○注臧孫許宣諡。○左傳宣十八年云：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授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是也宣謚者謚法解聖善周聞曰宣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

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宣十八年疏引作雜言曰仲

氏也其然乎疏校勘記云鄂於是遣歸父之家注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

疏左傳又云遂逐東門氏遂與遣同左傳僖二十三年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亦謂逐之也漢書孔光傳遣歸故郡即逐歸故郡也歸父在外故先逐其家也注時見至大夫舊疏云時見君幼少恐有禍變欲以有防衛之義示其諸

夫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櫟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于

介自是走之齊疏自歸父使於晉下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注徐者皆共之辭

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為惡身見逐絕不忿懟也疏注徐者至東語說文彳部徐安行也廣雅釋詁徐遲也國策宋策臣請受邊城徐其政而留其日注徐緩也蓋魯

人乍聽臧孫許言皆知仲遂當絕繼見歸父無罪見逐不忿懟故共傷歸父無後也何氏以徐為皆共者廣雅釋詁徐皆也呂覽辨上亦無使有餘注餘猶多也餘徐皆从余聲徐其餘之借與注傷其至懟也即謂其聞君薨家遣哭君成踊反命乎介事

宣十八年注亦云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



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疏〕

通義云。久而更傷歸父無罪逐絕。不廢臣禮。故爲立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爾。是也。○注

弟無至父孫。○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按禮。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歿而旁支入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卽立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卽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爲禰紇。而必以嬰齊禰歸父。此魯人之叛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以後。甯後其子爾。乃不知其已悖典禮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千古爲後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誤者失之。崑山徐氏爲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以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仲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眞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綿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歿其實也。明其爲遂子也。通義云。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而氏之爾。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者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訾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按孔氏直混天子諸侯與



卿大夫爲一。故如此解。爲殤後之後。謂宗子爲殤死。族人承其宗者。與此後字別。爲祖母後。爲祖庶母後。皆論服制。本不必皆以父母稱之也。禮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是爲諸侯。有爲祖後者。有爲曾祖後者。皆服斬。亦不必以父母稱之也。重黎之事。亦不例諸大夫士。孔氏未免好辨矣。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狸軫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著。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弟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然考舊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自謂天子諸侯之制。非謂大夫士亦得立其弟爲後也。劉說援據亦非。總之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奪宗。故得以弟爲兄後。叔爲姪。後兄爲弟後。俱無不可。不奪宗。則必取諸昭穆相當者爲後。不得混施。不明乎此。宜乎宗法廟制俱轆轤不通矣。歸父無罪被逐。魯人傷其無後。欲爲立後。此國人清議也。季文子等於遂之弑君。并不以爲可仇。唯歸父欲去三桓。故疾之尤甚。因坐以其父弑君之罪。其意仍在歸父。并非罪遂。而又迫於國人之言。不得不爲歸父立後。乃不立歸父之子。而立歸父之弟。名爲後歸父。仍是絕歸父以後。遂此季臧之奸巧也。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此也。聖人書之以仲。不言仲孫。正不與其子爲父孫。并所以絕遂不與其有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疏〕

校勘記 出宋世

子成。云鄂本。元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成作戌。釋文。世子戌。音恤。本或作成。蓋唐初本已有作成者矣。左氏穀梁俱作戌。按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亦作戌。二傳作成。彼釋文云。宋戌。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戌之經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云。平公子成。與城音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



也包氏慎言云三月  
書癸丑月之十二日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為篡喜時〔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八年注作歸于京師無之字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之不同然

則石經此處有之字其誤甚矣左氏穀梁亦無之通義云僖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特為此經發傳而今板本于上仍有之字者誤按彼云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注云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據彼及注則此經不得有之字矣有者衍文○注為篡喜時○事具昭二十年傳通義云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為伯討也按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又十三年彼傳云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又曰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是年彼傳云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子臧即此之喜時係讓國而非負芻所篡與公羊異孔氏乃取左氏為說何耶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疏〕

注不日至略之○正以大國君卒日葬月此不日故解之多取三國媵者

即上九年伯姬歸于宋有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是也舊疏云雖於伯姬為榮而宋公有失故死略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營庚辰。月之十一日。通義云。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為國亂渴葬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疏〕

鄂本奔作犇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

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疏〕

注不省至之也。○舊疏云。襄三十年秋。鄭

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彼則省文。不言鄭。良霄自許入于鄭。今則不省文。故決之。必知不省文。是大之者。正以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故知也。通義云。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害。能假晉力。以威蕩氏。卒拔強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安國。故繁辭大之也。言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者。舊疏以為春秋說文。左傳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也。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是亦以華元為憂國出奔。但不以為山所譖耳。宋世家謂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又異。○注言歸至無惡。○舊疏云。即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無惡。是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明晉人理其罪。宋人乃反華元。誅山也。史記。左傳。皆言魚石止華元。至河乃還。誅山。然設非晉力。桓氏未必反順華元。若是也。

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疏〕



通義云。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本。左氏言背其族也。之義。○注不氏至元故。○舊疏云。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然則此華元歸後。山見殺。故須貶山以見其義。左傳。華元反。使華喜公孫帥師。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是山殺在華元歸後也。

宋魚石出奔楚。〔注〕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

〔疏〕

注與山至及也。○杜云。公子目夷之曾孫。左傳。六官者。皆桓族也。注。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是與山有親也。舊疏以注有山者。魚石之親語。因云。若其不貶。宜言魚山矣。疑山亦魚氏。非也。山即蕩澤。故世家作唐山。唐即左氏之蕩也。○注後得至殺山。○正以復入爲出。無惡入有惡文也。魚石復入。見下十八年。云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者。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然則彼爲君漏言。致射姑殺處父。故坐君殺。君書國。兼惡射姑可知。此文與彼同。亦似君漏言。致魚石殺山。然惟下有復入文。則魚石無惡。其非魚石殺山可知。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邾婁

人、會吳于鍾離。〔疏〕

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大事表云。昭四年。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以備吳。二十四年。楚子爲吳師。以略吳疆。師還。吳踵楚。遂滅巢及鍾離。南北朝時爲重鎮。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東四里有鍾離舊城。水經注。淮水篇。又東過鍾離縣北。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爲縣。春秋左傳。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一統志。故城在鳳陽府鳳陽縣東。舊有東西二城。濠水流於其中。按是時鍾離應尙爲國。若已屬楚。不得會



其地矣

曷為殊會吳〔注〕据楚不殊〔疏〕

注据楚不殊○即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是也

外吳也〔疏〕

繁露觀德

云是故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謂其有夷狄之行也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通義云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貴賤不嫌辭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焉鄭玉曰首戴之會齊及魯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曷為外也〔注〕据襄五年不外之〔疏〕

注据襄至外之○襄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是也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注〕

內其國者假魯以為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醕而適見

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疏〕

舊疏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即經云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是也云內諸夏而外夷狄即經序諸大夫訖乃言會吳于鍾離是也按舊疏第就此經言之其實

傳凡言春秋皆謂春秋通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所傳聞世也內諸夏而外夷狄謂所聞世也至所見世則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矣繁露竹林云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是也漢書



匈奴傳論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明皆道春秋之法。非當時果外吳外楚也。○注內其至師也。○即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即假魯以爲京師也。是以儀父來盟。則襄滕薛來朝。則襄外來盟者稱來。我往彼盟。稱蒞。齊侯獻捷。亦稱來。見王義。尊內言如。不言朝聘。皆京師魯之義。故僖三年注。春秋王魯。故言蒞。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白事於王是也。○注諸夏至侯也。○校勘記云。此本閩監本土誤。士鄂本毛本不誤。今訂正。魯亦諸夏。假魯爲京師。故以諸夏爲外土諸侯也。論語八佾。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注謂之至辭也。○校勘記出大總下上言之辭。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上作土。當据正。按。紹熙本亦作下土。夏者大也。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孟子滕文公。吾聞用夏變夷者。閔元年左傳。諸夏親暱。襄四年左傳。諸夷必叛華夏。皆總下土言之。謂之大者。言有禮儀之大也。○注不殊至殊也。○即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之屬。是不殊也。通義云。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攢函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悉在內外之文最明。○注至於至之行。○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伯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也。是卓然有君子之行。故又不得殊也。○注吳似至殊。吳。○史記吳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乎。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所謂似夷狄差醜也。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決楚之始見時。尙未合殊故也。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注〕据大一統。〔疏〕

注据大一統。○即隱元年

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舊疏云。王者施政。欲其遠近徧及。海內如一。而殊外內。故難之是也。

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

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疏〕

注明當至治之

○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書外離會，至所見世，用心尤深而詳明。先正京師，乃正諸夏，乃正夷狄，以漸治之也。故隱二年會戎于潛，書內離會以正內，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不名見責小國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所聞世內諸夏而詳錄之。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是也。說苑指武篇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通義云：此春秋為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羈縻弗絕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操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義然也。繁露天地陰陽云：近者詳，遠者略，亦謂先近而後遠也。○注葉公至者來。○見論語子路篇。今本無于孔子，蓋以意足之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孔子世家：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書傳略說：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皆以意增損，非有異文也。○注季孫至是也。○見論語顏淵篇。舊疏云：帥，長也。言子為諸侯之長，而為正，誰敢不為正乎。亦是先正於近，乃始及遠之義。故引之。按大戴禮哀公問篇：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察之率，萬民之表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皆謂正己以正物，即由近而及遠也。○注月者至夷狄。○通義云：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



許遷于葉〔疏〕

杜云許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是也大事表云許畏鄭請遷于楚楚遷許于葉而許之舊都盡歸于鄭鄭人謂之舊許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東侵舊許是也又云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

外之蔽也楚子遷許于析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鎮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

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疏〕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云雨著木成冰杜云冰封著樹漢書劉向傳晝冥晦雨木冰師古曰雨木冰

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間樹雨音于具反按今時間有之所謂樹稼是也皆盛寒所致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也○注木者至徵也○五行志上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霧氣寒冰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儒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鄆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經義雜記云雨木冰杜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何注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穀梁傳雨而木冰也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冑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為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至也與何邵公義同五行志載劉歆劉向及



各說按左氏無傳當從劉子駿說說文氣部氛氣也从气分聲雰氛或从雨則氛雰爲一字釋名釋天氣粉也潤氣著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劉說與釋名合氛雰字異也穀梁當從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脇木得雨而冰是不必以冰爲木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氣脇木之義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古微書考異郵云天雨水冰貴臣將死也專主大臣言蓋震爲木震爲長子大臣之象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爲叔孫僑如出奔刺公子偃之兆而少陽象幼君冰脅木象公爲晉所恥行父被執取應亦切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注〕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

於昭公是以知滕小〔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辛未月之六日通義云滕文公也○注滕始至不名○宣九年秋八月是始卒於宣公也此經書辛未滕子卒是日於成公也二者皆不名故云不名若然隱

七年書滕侯卒彼注云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襄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故也○注邾婁至公名○文十三年邾婁子籛籛卒是卒於文公也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闚卒是日於襄公也籛籛闚皆名故曰名也若然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書邾婁子瑱卒已見於所傳聞世而云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者莊十六年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莊二十八年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明皆以行進與隱七年之書滕侯卒皆非常例也○注俱葬於昭公○昭三年滕子泉卒又云葬滕成公昭元年邾婁子華卒下云葬邾婁悼公是俱葬於昭公也○注是以知滕小○舊疏云春秋於所聞之世始錄微國之卒書日書名明其大小滕子卒葬皆在邾婁之後邾婁之君名於所聞之世於滕則未是以知其小於邾婁也何氏所以不於會序比之而据其卒葬者會是主會次之其大小仍自難明故如此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重。故十七年復食。〔疏〕

注是後至

尤重○校勘記出晉厲公見餓殺尤重云闕監毛本尤誤猶鄂本餓作殺誤尤字與此本同按紹熙本不誤楚滅舒庸見下十七年晉厲公見餓殺者下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舊疏引春秋說以為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出之二月而死故此注云見餓殺也五行志下之下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與何氏義異劉歆以為四月二日魯衛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丙寅劉歆以為四月二日是也○注故十七年復食○即下十七年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甲午甲

午本六月之晦日春秋不記晦故特言記異以別之按繁露王道述災異有晝晦謂此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疏〕

杜云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水經注潯水篇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處也史記注引服虔云

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紀要鄢陵舊城在開封府鄢陵縣西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僞陵即杜所故續志作隰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志陳留郡有僞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僞是也則克段之僞與潁川之僞陵有別

楚子鄭師

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注〕据宋公戰于泓敗績稱師〔疏〕

注据宋至稱師〇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

敗績是也通義云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爲主人而戰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陵諸夏鄭附從僭夷善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爲主與黷同義

王夷也王夷者何傷乎矢也〔注〕

時爲飛矢所中〔疏〕

廣雅釋詁夷傷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體創曰夷釋名釋疾病夷侈也侈開皮膚爲創也說文疒部夷傷也成十三年左傳艾夷我農功釋文夷本作夷故左傳云子反命軍吏察夷傷注夷

亦傷也疏引服注云金創爲夷是也說文刃部刃傷也从刃从一又創云刃或從倉繫傳云按史此正刀創字也金創爲夷即通俗文之體創爲夷是金創矣故注云爲飛矢所中左傳史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及戰射共王中目楚

世家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是其事也

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王夷末言爾〔注〕末無也無

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



當蒙上日也。〔疏〕注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未有以言之。注末猶無也。禮記檀弓云。未吾禁也。注末無也。○注凡舉至

故敗績舉師也。穀梁傳曰。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繁露對膠西王篇。王痍君獲。不言師敗。重傷君也。○注以言至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月。令狐鄆陵之經。言戰言敗績。知非詐。故當蒙上日甲午矣。謂結日偏戰故也。

###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 秋公會晉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疏〕

杜云。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大事表云。今沙隨城在歸德府寧陵縣西六里。水經注。汜水篇。

汜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成十六年。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注曰。在寧陵縣北沙陽亭。世以為堂城。非也。

### 不見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注〕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疏〕

通義云。不得為晉侯所見。○注不見至執之。○

下傳云。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

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据不得意。扈之會。公失序。不致。

### 〔疏〕

注据不得意。○舊疏云。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今會不得意。而致會。故据以難。○注扈之至不致。○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

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映晉大夫與公盟也。彼公不得意。不書致。故据以難。通義云。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誤以為行父再執。與經不合。

不恥也。曷



爲不恥〔注〕据扈之會公失序恥〔疏〕

注据扈至序恥○文七年注云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明恥故諱也故彼不曰順諱爲善文也此反爲得意

辭故据以難

公幼也〔注〕因公幼殺恥爲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疏〕

注因公至諱辭○舊疏云實不

見今而致會若得意然故言爲諱辭耳白虎通爵篇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經不以爲魯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也是也通義云公不見見實以叔孫僑如淫通繆姜而譖公于晉之故時公尙幼未能親政凡有咎辱責在大臣故不以病公也按孔氏牽涉左氏之說果爾則晉人信譖何反責魯大臣而爲公幼殺恥也且左氏家以公衡爲成公子則亦無公幼之說白虎通正先師舊義與何氏說合○注不書至重矣○舊疏云是時累代公執而下經但舉其一故此注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按經書行父之執在伐鄭後與此致會無涉傳何爲逆据以問明沙隨已有執季孫事孔氏謂行父止一執蓋仍爲左傳所泥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疏〕

通義云王之上大夫稱子杜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沈氏欽韓云圻內國有封爵如蘇子稱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

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爲侯伯不當爲子男也蓋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不曰公不獨尹子爲然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注〕据曹伯襄復歸于曹



〔疏〕

注据曹至于曹○見僖二十八年

易也〔注〕易故未言之不復舉國名〔疏〕

注易故至國名○毛本末作未誤按何意亦未無也無所取於舉國名也

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注〕据本纂喜時也

〔疏〕

釋文喜時左傳作欣時○注据本纂喜時○上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為纂喜時故据以難

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

〔注〕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負芻〔疏〕

通義云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名喜時內平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未失國者同故不名以起之

外治諸京師

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疏〕

通義云此釋不言復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緣賢者之心而為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

以執罪已明矣是也○注訟治于京師○鄂本訟作說誤  
僖二十八年傳治反衛侯注亦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

其言自京師何〔注〕据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後復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有力文言甚

易欲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疏〕

注据僖至京師○即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也○注不連至時錯○僖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若連歸問云其言歸自京師何即嫌天子有力與上說喜時之內平其國外治諸京師為喜時之力意  
違故但問自京師與衛侯鄭不同之故也舊疏云問者之意欲道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亦是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今曹伯



亦天子所歸。獨言自京師。文相違背也。上說言其所以易。正猶公子喜時之力。若此處并問天子有力之文。即與上說喜時之力自相違也。

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

自京師者。與內据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据喜

時平國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執歸書者。賢喜時為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

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疏〕

注言歸至同文。○舊疏云與上十三年公至自京師相似。○注欲言至難矣。○通義云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人不得易其位。

故無難矣。因明喜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負芻之罪也。○注主所至力也。○通義云。倒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於曹。則嫌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喜時意錯。○注執歸至功也。○舊疏云。以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一年。執宋公之屬。皆不書其歸也。若然。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又云。晉人執衛侯。下云。曹伯襄復歸于曹。三十年。衛侯鄭復歸于衛。皆是被執而書之者。曹伯下注云。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衛侯下注云。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是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疏〕

左氏穀梁作茗丘。史記管蔡世家云。陳司徒招。索隱。招。或作茗。又陳杞世家。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陳司徒招。又名茗。招

茗皆从召得聲。得通也。詩小雅茗之華。釋文。茗。徐音韶。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澆者。釋文。韶。本或作招。獨斷。舜曰。大招。一曰。大招。是也。杜云。茗丘。晉地。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疏〕

禮記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引此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



也。則鄭所見公羊本作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傳稱欲人愛此行人，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又中庸云：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存問之言。穀梁莊元年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仁之也，即仁之也。古人與仁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知其仁也。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謂非仁者之言也。呂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韓勅造孔子廟碑：四方士仁，謂士人也，驗其人，謂驗其仁也是也。九經古義：按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德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御覽引元命包云：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是則仁之義也。

曰在招丘，悽矣。〔注〕悽，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閱錄之辭。〔疏〕

注：悽，悲也。○昭九年傳：存陳悽矣。釋文：悽，悲也。本此注爲義。說文無悽字，欠部云：歎，歎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歎，泣餘聲也。亦作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索隱：唏，歎聲，蓋皆歎之借也。廣雅釋詁亦云：歎，悲也。楚辭九辯：憯悽增歎，離騷：曾歎歎，余鬱邑兮，是也。方言：唏，痛也。凡哀而不泣曰唏。淮南說山訓：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歎，明通用也。

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

本作仁之何，此與表記注合。按此誤字而有合於古者也。公羊本三云：人之，後來皆改作仁之，則此作人之爲誤字矣。今按：紹熙本亦作仁之何，皆當如表記注所引作人字爲是。十行本不誤也，而人字又以作儿爲正。說文人下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說文仁訓親愛人，謂此儿字是親愛人也。凡禮記中庸之仁者人也，表記之仁者人也，此人也之人字，皆說文儿字，非人字也。詩衛風淇奥箋云：謂仁於施舍，亦當作儿於施舍，彼俗本作人，較勝於元本也。

代公執

也。〔疏〕

通義云：善其以身衛君，故仁錄之。

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注〕不書者，



不與無惡〔疏〕

即上夏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下云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不見內君大夫會知其不與也○注不書至無惡○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

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別外內也故不與無惡也按左傳云戰之日齊國佐高无咎至于師衛侯出于壤隤注壤隤魯邑是魯師未出竟故僞如告郤犇有魯侯待于壤隤

以待勝者之語也即上文孟獻子亦

但曰有勝矣亦不見有出師之文

公會晉侯〔注〕會沙隨也〔疏〕

注會沙隨也○即上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是也將

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疏〕

据何氏義此執季孫為會沙隨時事

成公將

會晉厲公〔注〕

謂上伐鄭言諡者別嬰齊所請也明言公會晉侯者嬰齊所請事也故下與

嬰齊傳合同〔疏〕

校勘記出成公將會厲公云唐石經作晉厲公此脫晉字按紹熙本有晉字襄三年疏引此文亦有晉字○注謂上伐鄭○鄂本下有也字紹熙本亦有別於沙隨之會即上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

婁人伐鄭是也○注言諡至合同○謂此傳稱成公將會厲公與上公會晉侯僅稱公殊也嬰齊所請者下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傳云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是上言公會晉侯將執公是上經沙隨之事

嬰齊為公請者也後則沙隨之會行父與嬰齊並請也左傳亦有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事惟彼傳無嬰齊出奔事又以執季孫止此茗丘一次也通義云此一事而再言之者先凡而後目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

而詳敘之蓋晉人緣乞師不與惠公而以會不當期為罪名耳傳本釋經經唯一書執季孫行父而邵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按孔氏以行父止執茗丘一次仍本左氏立說詳釋傳文似是兩事公會晉侯以下一事也成公將會晉厲公又一事也序事甚



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

大者也。〔疏〕

舊疏云：言聽獄者失之大者矣。鹽鐵論周秦云：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

無罪無罪者寡矣。

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

是執季孫行父。〔注〕善其過則稱己，善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

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為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疏〕

注善其至稱君。○說苑臣術云：功臣事立歸善于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

臣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襄十九年：君不尸小事，臣不尸大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注累代至其所。○正以沙隨之會代公執，伐鄭會不當期，又代公執，是累代公執在危殆地也。左傳疏引賈云：齊執行父舍于茗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己無罪也。公羊禮說云：問者曰：必痛之何？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其行合禮焉，其志可哀也。言月為傷痛文者，舊疏云：正以凡執例時故也。即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之屬是也。通義云：內大夫無罪被執例月，義亦通。○注為代至出使。○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單伯，傳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傳曰：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傳又曰：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注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此行父既非事執，亦非以己執，故解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乙亥月之十三日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注〕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為重

〔疏〕

注行父至為重○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書隱如至自晉又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書舍至自晉皆書其至此不致故解之正以書公至自會故行父致從省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疏〕

舊疏云考諸舊本此經之下悉皆無注若有注者衍字耳又云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也穀梁傳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公羊義疏五十五

成十七年  
盡十八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疏〕

左氏穀梁作北宮括。杜云括成公會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疏〕

包氏慎言云：積閏分六月後已盈，宜置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月之二十七日九月書用郊之日為辛，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為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杜

云：柯陵，鄭西地。風俗通云：國語周語，周單子會晉厲公于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則柯陵即加陵，古柯加同韻。按爾雅釋地云：陵莫大於加陵。郭注：今所在未聞。韋昭注周語亦云：柯陵，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葵丘異。穀梁傳：柯陵之盟，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嘗辛丑用郊之日為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為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

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

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用幣。左傳曰。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于門。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鄆子用之。皆

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此於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于地。故云下降。是則陰生于午。故於爻象為姤。極於亥。於象為坤。七月為否。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言味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

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

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疏〕

禮記郊特性云

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注魯郊至用也。○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春三月。云鄂本。閩監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博。毛本誤作博。疏同。按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浦校本作轉卜。非。僖三十一年傳。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



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魯郊博卜春三月事也。御覽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辛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郊，卜從郊，不從即止，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疏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常用之月也。然則公羊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三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牲注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類聚引白虎通云：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注言正至制也。○舊疏云：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也。春秋因魯以制法，令自今以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故也。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然則鄭注所駁，蓋即董仲舒劉向之說也。郊特牲疏又云：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也。故云始也。按何氏義與鄭同，皆以三王之郊，用建寅之月，魯郊用正月，博卜三正者，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亦不定在子月，此傳特言正月，故何氏以爲春秋制也。則又異乎周魯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觸旂，十有二疏，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魯於子月郊天之據。二記述其常，故只言子月，其實魯郊卜不定子丑寅三月也。郊特牲疏又引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曰：祈穀而郊，又云：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云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及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則是周魯不別矣。魯若子寅兩月並郊。則天子止一郊。魯反兩郊。理尤不通者也。魯轉卜三正。得一則止。則丑月郊。容或有之。特經傳偶未及耳。其左傳之祈蟄而郊。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自指天子之禮。據郊之常月言也。郊特牲疏又云。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按冬至日係圜丘之祭。郊日宜用辛。止用冬至之月耳。各不相蒙。郊特牲疏又云。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與鄭元同。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裘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裘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元同。按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圜丘祭皇天。配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圜丘之祭也。被裘以象天。郊祭之禮也。魯不得用大裘而冕。明圜丘與郊是二祭。周既祭圜丘。又郊。魯止一郊也。張融之說。名爲申鄭。反與鄭謬矣。家語王肅僞書。不必引以相混也。○注正月至之意。○校勘記出上辛。尤始新。云闕。監毛本同。鄂本作猶。是也。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時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祀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高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又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在周正正月。蓋何氏亦本之公羊先師也。○注日者。明用辛例。○正以經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辛爲正也。○注不郊則不日。○卽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七年春王正月。颶風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故不日也。

或曰用然後郊。〔注〕



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

通義云：或意未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頰宮，然後郊，要本非

傳所取，闕疑殆焉。讀書叢錄云：按用當作卜，說文用从卜，从中，字形相似，又涉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下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傳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據魯禮以正之者也。按洪義亦迂曲。俞氏羣經平議云：如此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又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蓋卽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中而後郊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卽爲卜中卜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齊九月辛丑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卽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解詁：運，轉也。巳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注或曰：至名也。○校勘記：浦鏜云：名，衍字。從續通解校：按何意，以或曰用者爲將郊先有事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有名字是也。郊，特性曰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正義：存安廟室之神，此存義也。○注：晉人至泮宮。○並禮器文：禮器蜚林作配林，天作上帝，泮



作類。魯人在首甸。彼鄭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溫夷。并州川正義。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用。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鄭又云。配林。林名。公羊禮疏引盧植注云。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岳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矣。釋文。蜚。芳尾反。又音配。惠棟曰。古配字讀爲妃。故配林一作蜚林。音相近。禮正義。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鄭又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爲郊宮。經義述聞云。鄭注引詩所謂類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類宮。而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類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卽魯頌之類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正釋郊宮二字。字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類宮。蓋郊宮卽類宮。故本亦有作類宮者。後人多聞類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云。郊爲類。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類宮一語。遂以類宮釋類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正義所見經注文。已經改竄。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其誤久矣。按禮記之誤。或如王氏所說。而公羊注之作泮宮。安見非卽王氏所改注中之。或作類宮之本。與禮器疏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類宮。告后稷也。義或然也。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爲鄭學者。謂爲殷制。周人質文相變。則周人立太學於國。小學在郊。類宮宜在郊。蓋皆小學也。○注九月至小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彼以不郊而望。故譏其望。明郊則不譏。此九月郊。據或云。失禮尤者。故大小皆譏也。尤悖禮者。蓋對定十五年之夏五月郊言也。○注又夕至日下。○舊疏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牲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矣。按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牲。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禮之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續漢志注引干寶云。展牲。若今夕牲。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禩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劉芳對曰。臣謹按周禮牧人職。止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



嘗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寢引證有據。當從卿議。公羊禮說云。夕牲之禮。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郊不  
在廟。何注。告牲后稷。是祭后稷而告牲。非郊天而告牲于后稷之廟也。徐疏以爲古禮郊之前日。陳其牲物。告牲於后稷。此臆說  
也。傳曰。用然後郊。注。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按禮器注。魯以周公之故。得郊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頻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  
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注。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據此。則知告后稷以配天。不聞郊前一日告牲於后稷也。郊  
特性。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云。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此告卜郊于祖。亦不聞告牲也。孔賈疏皆云。卜  
在祭前十日。據此。卜日告廟。夕牲又告廟。十日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何也。若云。卽以下日之時告牲。則告牲當在祭前十日。  
不得謂郊之前一日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鬻牛求牛。鄭司農云。鬻牛。前祭一日之牛也。疏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  
此言。凡祭祀。則鬻牛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牲告牲。何以不指頻宮之祭。而必欲以爲郊天之牛。夕牲告牲于后稷  
乎。特性饋食。是士祭宗廟。何嘗不告牲。祭后稷而反不告牲耶。說文。牲。牛純色也。郊特性。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  
純之道也。則正是灌而迎牲告牲。又安有告牲后稷之事。充人疏言。漢法以況。則古禮已亡。故舉漢法以況也。漢法。郊祭之夕牲  
告牲于壇。不於廟。尤其明證也。續漢志。正月天郊。夕牲。注引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哺。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  
東。大祝吏牽牲入。跪曰。請省牲。太史令酌毛血。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亦何嘗有郊牲必告廟之事。又晉書禮志。武帝將  
親祠。車駕夕牲。儀注不拜。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此則宗廟夕牲之證也。魏書禮志。帝曰。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則郊是一事。  
告廟一事。設使郊特性必告廟。魏主安得欲廢之耶。又此處用字。當指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九月用郊。失禮之大。郊既  
不可祭。后稷失禮之小者。故云。小大盡譏之。僖不郊而望。故但譏其小。此已郊。知不獨譏小也。若以用爲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  
丑用郊。蓋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告牲。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謂之日上。  
而徐疏遂舉郊前日午後以實之。近於鑿矣。何鄭同時。鄭舉漢法曰。若今夕牲。則何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義。以用郊  
者。謂不宜用九月爲正解。自或曰。用者以下。皆申明或曰。用然後郊之說。以不郊下。則何氏駁或說也。或曰。以九月郊。尤悖禮。故



言用大小盡譏蓋讀用郊二字並列以用亦祭名謂辛丑日先用後郊並行二禮也何氏據僖公事駁之謂不郊始譏望之小祭此已郊矣而為譏用明用亦小祭也又夕牲告牲不與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舊疏殊未了了且告牲自與告殺異也

晉侯使荀營來乞師〔疏〕

差繆略云營公羊作嬰唐石經公羊泐今注疏本作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疏〕

注月者至月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正

壬申為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來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疏〕

杜云狸軫地闕彼疏引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狸軾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

稱季平子行東歸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狸軾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狸辰字左傳作狸軾穀梁作狸蜃蜃軾辰音並相近得通釋文軾之忍反是也水經注范解皆以為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注〕据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疏〕

注据下至十月○舊

疏云即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則丁亥為十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即丁卯為十月十一日矣即從丁卯數之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為十月十六日左疏引長麻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十月庚



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蓋左氏不信待公至。然後卒大夫之說。故杜以爲日誤。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經齊壬申。壬申爲十月之十六日。穀梁亦云。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六月有閏。則壬申又爲九月日矣。

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疏〕

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又雜記云。大夫士死於道。則升

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轎而行。至於家。而說轎。載以輪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輜車。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按。嬰齊以罪出。宜如士禮。書春秋。則大夫矣。故必待君命。乃可以大夫

卒。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注〕据昭公出奔卒叔孫舍。〔疏〕

据昭至孫舍。○即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是也。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注〕不書者。以爲公請除出奔之罪也。〔疏〕

注不書至罪也。○大

夫出奔當絕。嬰齊有爲公請之功。功罪得以相除。故不書也。舊疏云。其請公者。謂上沙隨時也。與季文子之請同時。

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疏〕

通義云。上

年行父代執。管憾未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止一執。故以嬰齊之請爲伐鄭時事。然行父如執于沙隨之會。後未再執。經何爲退書招巨之文。在伐鄭後。明沙隨之執不書。所書者。伐鄭後一執也。孔以行父之代執。在沙隨。故以嬰齊之請。分屬伐鄭之會。意以後此之將執公而未執。別無爲請者。宜由於嬰齊。

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注〕十月壬申

日。狸軫。魯地。〔疏〕

注十月壬申日。○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注狸軫魯地。○穀梁傳。其地未踰竟也。

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國人



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疏〕

穀梁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注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

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穀梁之意以為致公而後錄其卒與公羊義異然則昭公孫齊何為書叔孫舍卒乎。○注國人至夫禮○正以臣無自爵之義大夫者君之所命公尙未反故國人無君命不敢以大夫禮待也。

公至

〔注〕十一月至是也。〔疏〕

注十一月至是也○即上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是也。舊疏云若以上傳言之則嬰齊之請魯侯許之皆是沙隨時也若在沙隨會時即在伐鄭之上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

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敢卒之按沙隨會與伐鄭皆在秋為時必促故得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也。

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

〔注〕許反為大夫即受命矣然後卒之。〔注〕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

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一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朔是時歷於歲終乃置閏也。元志姜岌云十月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欽

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五行志下之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鄆齊滅萊鄭伯弑死劉歆以為九月周楚分臧氏壽恭云合辰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為周之分星翼為楚之分星故曰周楚分又云劉歆以為九月朔則壬申劉歆以為七月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



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小小餘五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二十二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小小餘六十五八月丁亥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說左氏者以壬申為十月十五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蓋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為十五日定為十五日者左氏說也長麻謂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者亦未允

邾婁子貜且卒〔疏〕

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鄆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疏〕

穀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注云厲公見殺之禍上十八年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左傳樂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亦以殺三郤故蓋三傳義大同

楚人滅舒庸〔注〕舒庸東夷道吳圍巢〔疏〕

注舒庸至圍巢○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按舊疏

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邵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間有隱合必係公羊舊傳不得顯與左氏絕無殊間也且舒庸當亦羣舒之一當近今湖北鄖陽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



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曰起其事。深為有國者戒也。〔疏〕

左傳疏引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

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定本蒲作滿。彼釋文云州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作壽曼。壽州曼滿聲相通。當如正義說作滿。劉知幾史通雜駁篇亦以蒲為誤。二傳釋文皆無說。知左氏之誤蒲久矣。○注日者至申日。○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申月之五日。包氏以上年歲終宜置閏故也。與何氏義不合。舊疏云正以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以弑者例皆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彼注云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也。其不略之故。具於彼。注又云知庚申二月日者。亦以上十二月丁巳朔言之也。去年十二月丁巳朔。知今年二月丙辰朔也。何者以長歷推之。今年正月小故也。二月丙辰朔。數丁巳。戊午。己未。庚申。為五日也。○注上繫至死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是也。○注厲公至戒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者。即去年殺三郤。今年殺胥童。是也。左傳以胥童嬖於厲公。與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氏。後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與緯說殊。按如彼。則大夫相殺。不得稱國以殺也。穀梁傳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疏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新語至德云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仇。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繁露王道云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又云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又服制云晉厲公之強。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中國即國中也。即謂殺四大夫事也。又俞序云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行四方。而無所繼。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數稱晉欒書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



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通義云：實樂書弑，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舉衆弑詞，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

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其專封。

〔疏〕

杜云：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大事表云：舊為大彭氏國。春秋時為宋邑。今為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項羽都此，為西楚伯王時，號江陵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水經注：汜水篇，又東至彭城縣北，城即殷大夫彭祖國也。於春秋為宋地。

楚伐宋，井之以封魚石。崔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於邳地，勤魚石於彭城，是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注不書至意也。○校勘記出楚為魚石伐，云鄂本下有宋字。此脫。按紹熙本有宋字。舊疏云：如上注者。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故也。按左傳：楚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是也。○注



楚以至錄之○舊疏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魚石出時直為與山有親更無實罪故曰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為入惡從犯君錄之按僖元年傳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又曰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仍繫之宋以示不與楚封魚石也○注主書至專封○校勘記出主書者云鄂本者下有起此脫解云起其專封之義按紹熙本者下有起字舊疏云必起其專封者正欲責之故也上言楚子伐宋下即言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專封明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疏〕

范云築墻為鹿地之苑彼疏引徐邈何休皆云地名今公羊無此注疏又云范知非為鹿築囿而以鹿為地名即囿既是地名則此鹿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注〕刺奢秦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

子男五里取一也〔疏〕

楊疏引徐何說又云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即及蛇泉亦是譏也今何氏亦無此語○注刺奢秦妨民○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數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



也。○注天子至一也。○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無此語。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按穀梁傳疏引毛詩傳作三十里。蓋誤字。穀梁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本穀梁疏引作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與何注不合。係刻本之誤。非楊氏所据有異本。故浦氏鏗公羊注校改也。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据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卽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据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閹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

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囿方百里。爲孟子。司馬法文。今孟子固無此文也。是則臧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囿。無論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爲訓。小國地方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十里之囿乎。當以此注爲正。皆取一者。據孟子。王

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言也。

## 己丑公薨于路寢〔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己丑月之八日。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疏〕

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經古義云。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作彭。聲之誤也。按襄十二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

得段  
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注〕不日者。時

欲行義。為宋誅魚石。故善而為信辭。或喪盟略。〔疏〕

杜云。虛打地闕。或云即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兗州泗水縣得卞縣之地。即春秋之虛打也。一統志云。今泗水

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喪盟略。○謂我有喪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未。月之二十八日。



# 公羊義疏五十六

襄元年  
盡六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襄公第九卷八左傳釋文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魯世家成公卒子午立是為

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杜云於是公年四歲左傳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即位時三歲元年四歲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注〕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

之〔疏〕

注据晉至問之○即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曷為者也

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按左傳華元自晉反國即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此又合諸侯圍彭城與操兵鄉國相似不加叛文



故据以難也。舊疏云：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采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興義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為善不得與之。**為宋誅也。**〔注〕故華元無惡文。〔疏〕注故華至惡文。○正以華元有君命誅叛人，故不加華元叛辭也。與趙鞅未稟君命異，人臣無自專之義，其意雖善，其事不醇。

故春秋貴之也。左傳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舊疏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叛人，以衛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

**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

**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疏〕

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成十八年左傳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

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焉。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注〕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

侯為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助。〔疏〕

注說在至八年。○即謂成十八年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其初出時直與山有親，辟而去，其入彭城則

外託強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書復入以罪之。通義云：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包氏慎言曰：既出復入居國邑，以犯君論。十八年注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於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楚以封魚石，復本繫於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案魚石出奔大國，結大國以取本國之邑，以受其封，是挾楚以脅宋，既六國大夫合圍為宋誅魚石，而不著魚石出奔文，又不著殺文，則諸侯未能取彭城也。傳云以入為罪，則規圖彭城，非石之意。楚人乘閒所以封魚石，借以閒宋，明魚石之罪，罪在不當受楚封而入居之，原情不加以脅國之罪，故以犯君論誅。○注書者至之助。○校勘記出猶有屈彊臣之助，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



功當據以訂正。舊疏云：傳云爲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有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猶有功，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爲宋誅矣。楚已取之。

矣。曷爲繫之宋。〔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

注據莒至繫杞○取牟婁

事見隱二年，以牟婁來奔，見昭五年。校勘記出后，莒牟夷云，岡監毛本同，鄂本后作後，當據正。下注同。疏中亦誤作后。按紹熙本作後，桓二年傳云：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楚已取彭城，宜屬之楚矣，故難之。

不與諸侯

專封也。〔注〕故奪繫於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

注故奪至邑者○通義云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

取直言彭城，嫌與通濫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於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舊疏云：僖二年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衛者，彼以衛國已滅，故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不與之理實異，是以齊侯封衛，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左傳亦云：非宋地，追書也。杜云：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又曰：且不登叛人也。杜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彼疏引釋例云：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削正與僞，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左氏疏云：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封城還繫於宋也。是亦奪繫於宋，使若宋邑之義也。○注楚救至兵也。○舊疏云：經傳無文，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封之故也。楚人并兵於魚石，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元討之，卽宋國封內之兵，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救不書也。按舊說非是，何意以彭城已爲楚所取，以封魚石，故從封內兵，不書楚救也。春秋繫之宋者，所以抑楚，不與其專封，不書楚救者，起其實爲楚所取故也。舊疏又云：封內之兵，例所不



錄者正以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哀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亦是封內之兵而得書者彼以國夏為伯討是以得書然則春秋不與蒯瞶之直故令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也今此魚石不成叛是以與彼異也

###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

左氏穀梁屈作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古屈厥同部得相假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刺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鄭者

### 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疏〕

左氏穀梁合作鄆杜云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續漢志注引作縣東南有鄆城范云鄆鄭地鄆或為合趙氏坦異文箋云鄆古或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譌

作合據古遺文曾作曾合作曾是也大事表云襄邑今為歸德府睢州水經注淮水篇渙水又東經鄆城北春秋襄元年魯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鄆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鄆城一統志鄆城在歸德府柘城北紀要睢州東南皆本杜注差繆略云穀梁亦作合又邾人在杞人下按今注疏本及三傳石經皆杞在邾下○注刺欲至能也○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文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知不至得刺○正以上文有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以下圍宋彭城為宋討魚石等內無鄭人下有楚公子壬夫侵宋又成十八年有楚子鄭伯伐宋明魯為晉與國鄭為楚與國鄭背諸夏即蠻夷晉韓屈伐之魯必不救果即救而不能春秋決無刺文也

###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疏〕

唐石經公子壬夫磨改匡謬正俗云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為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故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

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干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為王夫不宜穿鑿改為壬左傳校勘記云顏說非也石經以下皆作壬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壬音而林反



九月辛酉，天王崩。〔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月之十六日。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疏〕

舊疏云：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

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按舊說是也。惟又云：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告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為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此義近贅，孔子作春秋，本不據赴告之文，乃左氏有此說。不必牽涉說公羊也。既云據百二十國寶書矣，何為又設此一難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

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又文九年傳：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此簡王於去年九月崩，今年正月即葬，始五月，不及時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十九日。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注〕不書葬者，諱伐喪。〔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無庚辰，五月之九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論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論師古

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論。按古今人表又有洽淪氏，服虔曰：淪音鰥，鰥與昆同音，古昆字作羸，故毛詩敝笱云：其魚魴鰥。鄭箋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鰥。爾雅云：鯤，魚子。孔穎達云：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是鰥本音古魂反，故洽淪綸巾諸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綸為工頑反。今人讀綸巾字為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舊疏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書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背殯用兵，或譏其篡，或刺不討賊，或枉殺大夫，此鄭伯襄公之子，繼體為君，復非篡立，從成十五年即位以來，未有罪惡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惟上事明也，而下又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為諸侯諱其伐喪故也。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是也。恥之甚，是以諱之深也。通義云：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接同罪，亦通。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疏〕

通義云：晉宋將卑師衆，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疏〕

左傳：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



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

正言也。〔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嘗己丑。月之十九日。范云。齊諡。按諡法。執心克莊曰齊。穀梁釋文。齊如字。一音側皆反。○注齊姜至人也。○舊疏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通典引劉智喪服釋疑。荅問云。高曾祖母

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否。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劉氏用左氏義。舊疏云。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貶之至此。卽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按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歿。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宣公之薨。襄公未生。不及爲服。齊姜薨時。成公已歿。襄宜爲之重服三年也。而後代有疑孫非承重於祖者。父卒後。祖母歿。不服重者。殊謬。通典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後漢荊州牧劉表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已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否乎。劉智荅云。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爲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爲已服用。此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周。已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三年。特爲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適子。間無適孫。然則已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已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禮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父在無二適。父沒祖存。已位則正。不得爲祖父後。乃爲祖母適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后祖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爲之齊衰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三年。自謂已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衰三年。祖母齊衰三年。今已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衰周爾。此皆謂不宜持重者。



也。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成粲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可謂殊塗而同繆者矣。又吳商駁之云：嘗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爲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爲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服，周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爲己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爲人後，爲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己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己爲小功五月，而已後爲從父後，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己先爲祖父小功，今爲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衆，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粲又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母，亦當周。又齊衰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三年也。據爲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爲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按吳氏之駁，極爲明晰。○注傳家至言也。○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不書致，明有惡也。舊疏云：襄公母死未期，己爲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爲諱，若爲祖差輕，可言也。又引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云傳家依違者，舊疏云：公羊口授相傳，五世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閒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桓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彼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在齊者，齊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此文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也。

#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注〕以下戍繫鄭。〔疏〕

大事表云：虎牢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二里。本鄭地。後入晉。莊二十一年左傳：惠王與鄭以虎牢。注云：虎牢

河南成皋縣是也。水經注河水篇：成皋縣之故城在亓上。縈帶埜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廢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柳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秦以為關，漢乃縣之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而列觀臨河，岌岌孤上。○注以下戍繫鄭。○即下十年冬，戍鄭虎牢。傳：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是也。其言城之何。〔注〕据外城邑不書。〔疏〕

注据外至不書。○僖元年城邢，又二年城楚丘，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外城國都

有之。故注專据外城邑不書難之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故也。

取之也。〔疏〕

通義云：取其邑而城之為守固也。

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

〔注〕据取牟婁。〔疏〕

注据取牟婁。○即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為中國諱也。〔疏〕

校勘記云：疏中標注有諱伐喪也四字。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

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

曷為為中國諱。〔注〕据莒伐杞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疏〕

据莒至國諱。○



校勘記云。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為中。云于僞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為皆同。此陸本有注之證。解云。正據莒人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據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證。淺人襲疏語為之。而未覺其與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疏〕

通義云。晉霸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言為晉諱也。鄭背中國甘心於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為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舊疏云。曷為不繫乎鄭者。正據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若繫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

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即實遂。但當言取之。〔疏〕

注使若至

之者。○通義引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罃。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實之也。按何氏不信左傳。意以取虎牢之謀發於諸侯。此歸惡乎大夫言遂爾。何者。若實大夫自生事取之。無勞為諸侯諱取矣。故注又云。即實遂。但當言取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壬戌月之二十七日○注盟地至都也○

杜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云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至自晉也文三年盟於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中國就已出盟於外若似相就然范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舊疏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檮故言不于都矣三傳之說皆無大異也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

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疏〕

鄂本與上長檮合為一節按紹熙本同監毛本皆以上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系之此經下蓋諸本皆

合一節也○注以晉至起之○舊疏云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檮今若又言至自長檮即嫌似次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注不別至可知○校勘記出失意如晉云鄂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于作於為是當據正按紹熙本如亦作于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至地不得意不至今此但書至自晉本上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解之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即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公會晉侯將執公又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成公將會晉厲公不當期將執公是成公比失意不容于晉事也今此襄公如晉即見與盟是得容盟其得意可知不必更書盟地起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疏〕

包氏慎言云己未月之二十五日杜云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大事表云今曲梁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治永年縣東北即國語所謂雞丘若今雞澤縣乃隋析

廣平縣所置非春秋時雞澤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注盟下至光也○上二年左傳云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力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力也知當時之不服命者唯齊上于戚有會無盟此特盟于雞澤故云信在世子光也舊疏云言信任在於世子光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也是也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此與彼同故注亦云信在世子光也而通義云日在下者齊侯使世子光亢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則新城之日又何說乎舊疏云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云齊光亢諸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衆人畏之故卻日以待之非也

###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据曹伯襄言會諸侯。鄆子言會盟。〔疏〕

注据曹至諸侯○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注鄆子

至會盟○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婁是也

後會也。〔注〕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之。〔疏〕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不直至僑盟○舊疏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晉侯以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止得言如會矣按下云叔孫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明諸侯不親與矣○注又下至



及之○即下文及陳袁僑盟言及是也。舊疏云。言下方殊文道及袁僑盟。故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下又有戊寅。七月之十四日也。

曷為殊及陳袁僑。〔注〕据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疏〕

注据俱至

皆盟○正以袁僑亦諸侯之大夫。故据以難。經若言諸侯大夫。嫌諸侯大夫皆在盟。故言之以絕之。穀梁傳。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以諸侯不與盟。

為其與袁僑盟

也。〔注〕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備責。遂與之盟。

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為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

上地。〔疏〕

注陳鄭楚之與國○舊疏云。即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按陳自晉文卒後。鮮與中國通矣。○注陳侯至盟也。○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

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是則鄭無慕中國之心。故絕其使。齊乞以惡之。與此袁僑書如會異。知此及袁僑以殊之為善辭也。陳侯亦使大夫。不親來而有善辭者。正以下四年陳侯午卒。明有疾不得自來。與鄭伯不肯殊。春秋原情不責也。起主為袁僑盟者。杜云。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穀梁以為及以及與之也。與公羊異。禮君不敵臣。使大夫與袁僑盟。正是得正。何為反抑諸侯失正。而專與袁僑異之。此違義之大者也。○注復出至國也。○



舊疏云。欲決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之經不重出齊也。是以僖四年傳。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春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強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故喜得之。所以奪夷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蓋春秋繁而不殺者正也。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職是故也。○注不重至上地。○舊疏云。正以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矣。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諸侯在。臣繫於君。得因上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閒無事。必再舉地。首戴葵丘。平丘是也。大夫盟。閒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教也。按孔氏謂君繁。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盟。實皆臣統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閒有事無事殊也。

### 秋。公至自會〔疏〕

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是也。此會雞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強夏弱夷。得意明矣。

### 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 四年春王二月己酉。陳侯午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酉。三月無己酉。二月之十七日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何以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

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夫子益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忌

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疏〕

左氏穀梁作媯氏，下定弋同。杜云：媯，杞姓。范與杜同。釋文云：莒女也。用何注？按媯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媯氏。

公羊作弋。定媯，公羊作定弋。定十五年媯氏，穀梁作弋氏。葬定媯，穀梁作定弋。禮記月令：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注：今月令翳爲弋。按媯从以聲，以弋同音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三十日。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亥，月之二十三日。

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疏〕

注：定弋至妾子。○通義云：謹按弋氏，左氏經爲媯氏，媯姓。

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媯。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媯。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鄆由太媯。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寧武子曰：杞鄆何事？是鄆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鄆爲媯姓。襄公之母，其鄆女與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弋氏公穀皆作媯氏。定十五年定媯，穀梁作弋氏。疏：弋媯聲勢相同。國語：杞鄆由太媯。夏本紀：禹爲媯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襄氏、杞氏、鄆氏、襄杞鄆皆媯姓也。詩：孟弋卽似氏也。莒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鄆世子巫之姊妹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古人讀似媯二字皆如己。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媯。是己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媯氏。賈侍中說：己意，己實也。意已卽薏苡，是己媯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媯。公羊作弋。弋媯聲相近。由於媯有以音。詩：美孟弋矣。弋卽媯。按文七年左傳：穆伯



娶于莒。曰戴己。釋文。己音紀。一音祀。祀音从己。己音以。則莒姓蓋音以之己。非音紀之己。以媯同音。故何氏以為莒女也。國語又  
以莒曹姓。又或以莒嬴姓。出自少昊氏之後。武王封茲。與期於莒。則不定莒何姓矣。云成公妾子者。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  
女。是為適夫人。則定媯蓋二媯矣。范云。成公夫人  
者。非楊疏亦知非適。故仍引妾子為君禮律之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疏〕

注据晉至不書。○校勘記

出莊孫許。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莊作臧。當據正。疏中作臧孫許。不誤。按紹熙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恥  
之。自謂不書臧孫許如齊也。其晉郤克不書。自從外大夫相如不書之恆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



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據蔡侯此據郤克者欲逐其相類故也彼齊侯鄭伯是君事不干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鄆世子巫事非君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引譬類得其象也義或然也

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注〕以不殊鄆世子俱言如也〔疏〕

注以不至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言及鄆世子與叔孫豹共作

一文知叔孫率之矣然則臧孫許與郤克聘齊蓋意起于晉魯往隨之此蓋鄆世子有求於晉恐不能達故使魯帥而往與

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注〕據非

內大夫蓋舅出也〔注〕巫者鄆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

舊疏云言

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立其出也之類或言此蓋宜訓為皆若隱三年傳云蓋通于下似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也○注巫者至舅出○舊疏云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子謂之出也通義云定弋鄆女蓋即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為舅襄公於巫為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經義述聞云孔解舅出長於舊注而以襄公與巫為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為巫之外孫則傳當實之曰蓋公與巫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詳釋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為舅一為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如者蓋與巫為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與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婚媾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杜注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世敵之國而猶如是況小國乎解詁箋云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巫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解謂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昏於杞杞鄭同姓故相與往殆于晉情事相合按爾雅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郭引此傳語不別舅出何人如何義則鄆前後夫人皆莒女蓋其姪姊也世子巫前夫人所生鄆子欲立為後者後夫人所生女之子襄公與巫為從母昆弟



也。同一舅之所出。釋名釋親屬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孔王劉義甚新。亦未有的據。仍舊說亦無不可通。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

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疏〕

注殆疑至人語。○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凝作疑。此誤。按釋文疑。魚竭反。如作凝。不得音魚。竭反矣。此本載音義亦誤。凝按紹熙本注及音義皆作疑。不誤。通義云。殆危也。告危

于晉也。經義述聞云。何訓殆為疑。往疑于晉。則為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為疑。不可訓為讞也。孔訓殆為危。往危於晉。則尤為不詞。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于晉。不言告殆於晉也。今案。殆讀為治。殆治古音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彊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為治。治。訟理也。以鄆子欲立異姓為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僖二十八年左傳。叔武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會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于晉同義。古謂訟理為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訟獄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訝士曰。凡四方有治於土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土者也。按。王義明爽。何氏以殆訓疑。以疑讞申成其義。蓋當時方言有此語。往殆晉。猶言往讞于晉。與王氏治字義亦合。故經義述聞又云。何云。殆疑也。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良公取之。拙者疑殆。殆猶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怠疑惑也。言使君子易為其所疑惑也。後人但知殆訓為危為近。而不知又訓為疑。蓋古義之失傳久矣。按呂氏春秋去尤云。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殍。殍者迷也。疑殆之殆。亦迷惑意也。

莒將滅之。則曷為

相與往殆乎晉。〔注〕 据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



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爲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

〔疏〕

注時莒至外孫○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經義述聞云依傳莒女爲鄆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鄆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無如此則與取後乎莒之文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釋傳文當作鄆女有爲莒夫人者寫者上下有誤耳鄆女爲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鄆之外孫也鄆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解詁箋云傳文莒鄆二字互錯穀梁傳滅鄆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鄆出也鄆子黜巫而立之巫來訴於魯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脅立者戚之會貶鄆人于吳人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兩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滅鄆解詁同通義又云主書者罪鄆子也俞氏樾云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鄆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鄆子欲立而曰欲立其出更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鄆夫人而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爲鄆子之後也傳不曰鄆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出者從夫人言也○注主者至可也○校勘記云主者善之監毛本同閩本作書者善之鄂本作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按紹熙本與鄂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鄆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者雖不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界



故不殊。蓋起所恥。〔疏〕

左傳作善道。古道稻同音。段借字。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云。善稻。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

言讀齊叢錄云。伊緩乃吳語善字之雙聲。子張姓申。史記云。姓顓孫。吳子名乘。左氏云。壽夢皆雙聲字。趙氏坦。吳文箋云。九經字樣。郎邪。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道。故為郡名。按善道之得名。或取此義。杜云。善道地。闕大事表云。阮勝之南。兗州記曰。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都盱眙。許慎曰。張目為盱。舉目為眙。城居山上。可以矚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泗州。按御覽引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注不殊至所恥。○繁露觀德云。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見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意謂殊吳不殊衛。是獨見內也。與何氏義異。按所聞世內諸夏。董義勝也。見使畀。故不殊。疑畀當作卑。通義云。不殊孫林父。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又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解詁箋云。何君約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為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明文。董子曰。衛諸夏也。善稻之會。獨見內之。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魯衛晉吳同會文也。按於吳見義者。繁露又云。吳俱夷狄也。獨先外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所聞世始外夷狄。故吳見於經。殊之以張義。則荆楚之見於所傳聞世者。尚不合外。非義所著也。

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

施之所致。〔疏〕

注先君至所致。○校勘記出不施所致。云鄂本施下有之。此脫。舊疏云。圍彭城在元年。即經云。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在上二年。冬遂城虎牢是也。三年再會者。蓋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

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頗有二事。停軍費重。而致旱。緣是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踰年乃反者。即上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以下。次于合。二年秋。



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以下于戚於此諸事豈不為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稱而言之見其致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又略不悉耳五行志申之上庶徵之恆暘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為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犇楚楚伐宋圍彭城以封魚石鄭畔於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衆之應蓋劉歆說與何氏大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疏〕

舊疏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書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蓋以略夷狄之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注〕据上善稻之會不稱人〔疏〕

注据上至稱人○即上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是也

吳鄆人云則

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鄆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



抑鄆者。經書莒人滅鄆。文與巫訴。巫當存。惡鄆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

甚鄆也。等不使鄆稱國者。鄆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疏〕

通義云。不得先言鄆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為之也。若言吳鄆人。則

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嫌進吳者。後會于粗。仍殊之。自明矣。鄆敘于會者。刺晉將平莒。鄆之難。卒弗能正也。按。刺晉之文。不見鄆。抑吳下。當仍何注為長。鄆與會。自必書。無緣為刺晉起也。○注孔子至稱人。○所引孔子曰。論語子路篇文。下又云。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是其義也。方欲抑鄆在吳下。若吳仍常例稱國。則必書吳鄆人。是辭不順也。故亦使吳稱人。非進吳也。○注所以至不見。○校勘記。文與巫訴。鄂本同。閩監。毛本文誤。又疏同。按。紹熙本亦作又。亦無不可通。下六年。莒人滅鄆。注。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滅也。是文為惡莒也。上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注。主書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文為善巫。則巫當存也。是二經皆無惡鄆文也。○注見惡至鄆也。○論語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即此義。○注等不至同文。○解鄆不等吳稱國義也。范注云。鄆以外甥為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是也。鄆不得稱國。所以深抑之也。

### 公至自會。

###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注〕据下救陳言諸侯。〔疏〕

注据下至諸侯。○即下云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歷敘諸侯也。

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

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疏〕

注離至至也。○廣

雅釋詁，離，分也。又云，散也。呂覽大樂云，離則復合。注，離，散也。各諸侯分散，前後沓至，故曰離至也。○注陳坐至無信。○舊疏云，其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即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其被強楚之害者，正見中國戍之故也。按下云，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是陳被楚害事。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是救陳不急起自晉，故諸侯亦前後至，不同心也。故書以刺中國無信。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刺諸侯之後，謂此。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

魯獨戍之，戍例時。〔疏〕

下十年戍鄭虎牢，傳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與此同，蓋皆以魯巫時書也。○注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言其事者，若莊

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文矣。是也。○注微者至戍之。○僖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衛也。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城，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戍陳，亦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戍，明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注戍例時。○正以此傳書冬戍陳，及下十年書冬戍鄭虎牢，故也。

###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疏〕

穀梁同無

婁字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蓋脫也襄二年前傳知武子曰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蓋東諸侯皆唯齊是視今齊世子光與會知莒邾滕薛無緣不來也左傳會于城綠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是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救陳。〔疏〕

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此書至自救亦不得意文以下七年會于鄆陳侯逃歸明不能終救事也救例時月者舊疏云月為下年起其義也是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注〕始卒更名日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疏〕

包氏慎言

云三月書壬午月之三日○注始卒至略也○鄂本更作便按紹熙本亦作便是也所聞之世小國始卒故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籛條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葬皆未備書今此詳錄故解之也新黜未忍便略者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也若然僖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而此云始卒者彼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為表異卒錄之則傳聞之世小國本不合卒其書卒者皆非春秋常例亦如莊公之世書邾婁子克卒書邾婁子瑣卒之屬也

夏宋華弱來奔。〔疏〕

差繆略云弱公羊作溺按弱溺通禹貢弱水說文水部作溺是也今注疏各本及唐石經俱作弱



秋葬杞桓公〔疏〕

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是所聞世當葬時上卒雖書日示詳此仍依常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鄆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

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疏〕

注莒稱至夫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故莒公子稱人為從莒無大夫之常例也○注言滅至滅也○繁露玉英云至於

鄆取乎莒之以之為同居曰莒人滅鄆按繁露莒下之字衍同居者喪服小記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是也彼謂繼父皆無主後明以之為主後矣故此鄆取莒公子為主後故曰同居也通典禮二十九云後漢吳商異姓為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為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而服之也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為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文也晉書賈充傳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為黎氏子奉充後郎中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又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通義云謹按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實莒魯鄆



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鄆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鄆也。已姓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莅宗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後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鄆。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盧氏文詔龍城札記云。莒人滅鄆。鄆以外孫莒公子異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陸淳云。鄆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陸說。文詔案。莒人苟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意辭之。令其自擇宗姓爲後。於王者興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爲人後。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一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陸劉之說。吾所不取。汪氏琬爲外祖後。辨云。廣之之嗣於毛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鄆類。與予則曰。不類。鄆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爲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亦不可以已乎。爲人後者爲之子。莒公子之後鄆也。爲之子者也。今毛氏獨撫廣之爲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禰。而有所後之祖。殆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鄆類也。徐氏乾學讀禮通考。按汪氏云。鄆無後。而以莒之子爲後。鄆未嘗無後也。公羊傳明言鄆世子巫是鄆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鄆更娶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于莒爲夫人。生公子。鄆子愛後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鄆已先立世子巫。後舍巫而立外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鄆世子巫。而左氏謂之太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爲後。必告於大國者也。舍衆著之適長。而暱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爲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三傳注疏。略有同異。意者其別有故而傳之。或譌與。今但以公穀之辭推之。其罪實浮於賈充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無後者爲之置後。今鄆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爲後。何爲而不滅亡。與案律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鄆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之說。不識春秋抑鄆吳下之義。故如彼解。○注不月至兵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又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以此言之。卽知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年狄滅濫之屬。皆蒙上月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彼注云。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



微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衛侯燬滅邢。楚子滅蕭。蔡歸姓滅沈之屬。皆當文自釋。不勞備說。按穀梁傳亦曰。非滅也。注。非以兵滅。又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與此同。

### 冬。叔孫豹如邾婁。

### 季孫宿如晉。〔疏〕

通義云。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衰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見法而已。國語作夙。鄭氏檀弓注引世本云。行父生夙。宿。古文夙字。

###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疏〕

杜云。萊國。東萊黃縣。大事表云。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之國。史記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

國之所都也。

###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注〕

〔注〕据譚子言奔。〔疏〕

注据譚子言奔。○即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通義云。諸言奔者。皆責以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按凡書以歸殺之。或書以歸。從可知也。

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

### 〔疏〕

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曰。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

也。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繁露竹林云。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不知義而疑之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



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告滕文公曰：鑿斯池焉，築斯城焉，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注：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去之也。則公羊之說正。左氏之說權也。禮記禮運云：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辯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故詩大明正義云：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爲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太王爲狄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則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實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春秋時國滅君逃，不可以公劉太王律。公劉太王居岐居邠，雖云播遷，宗社仍存，是亡猶不亡也。春秋國既滅亡，宗祀卽斬，徒爲寓公，全生忍辱，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爲權也。孟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爲正。其引太王事，不過廣爲譬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爾。戰國擾攘，滕文更向何處遷徙哉。○注明國當存。○正以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新王興滅國，故當存也。○注不書至爲重。○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以滅國爲重也。舊疏云：欲決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舉國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是也。



公羊義疏五十七

襄七年盡

十二年

七年春，郟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疏〕

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為魯季孫之邑。按漢書地理志，東海費下云：故魯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蠓〔注〕。先是，郟、小邾婁子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煩擾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

○並見上賓主之賦者，禮聘禮。周禮掌客職，禮記聘義所載禾米芻薪牢餼之屬是也。五行志中之下，襄公七年八月，蠓，劉向以為先是襄與師救陳，滕子邾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疏〕

包氏慎言云。九年閏七月後已盈。然經書冬十月壬戌為十月之廿二日。前有閏。則此為

九月日。非

十月日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鄆。〔疏〕

釋文。鄆。字林。九吹反。說文。自部。隲。鄭地。阪。

引春秋傳曰。將

會鄭伯于隲。

鄭伯髡原如會。〔疏〕

唐石經作髡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舊疏本作髡頑。解云。正本作頑字。一本作原。非也。校勘記云。疏文所據之本。較之釋文。多得其正。按頑从元聲。與原同部。段借字。讀書叢錄。史記鄭世家索

隱引左傳。作髡原。是左氏作髡頑。此傳作髡頑。故疏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本是後人據釋文改之。然則一本蓋據左氏以改公羊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

有丙戌。月之十七日。時蓋閏十月。故十二月有丙戌也。釋文云。左氏作鄆。按說文無鄆字。古祇借用操字。後世去手加邑。此與穀梁作操。猶是古字也。釋文操。一音七南反。盧云。古柔與參往往易混。此音七南。必本有作參字者。

操者何。鄭之邑也。〔疏〕

杜云。鄆。鄭地。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亦以操為鄭地。路史國名紀引盟會圖疏云。鄆。侯國。在慈州。鄭伯卒處。按慈州今山西吉州。疑迂遠。

諸侯



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据陳侯鮑卒不地。〔疏〕

注据陳至不地。○即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是也。彼傳云曷爲以二

日卒之。愆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明卒於封內也。彼不地。故据以難。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亦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彼以卒于會故地。與此殊。

隱之也。何隱爾。弑

也。〔疏〕

通義云。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薨常地。則不地爲變。外諸侯卒常不地。則錄地爲變。各從變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轍也。釋文作殺也。音試。

孰弑之。其大夫弑之。

〔疏〕

左傳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鄭世家云。子駟使厨人藥殺釐公。

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注〕据鄭公子歸生弑其

君夷書。〔疏〕

注据鄭至夷書。○見宣四年。

爲中國諱也。〔疏〕

繁露王道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弑。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不書弑。蓋兼二義。一爲中國諱。一爲鄭伯棄蠻夷。即中

國而見弑。故深隱之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据歸生弑君不爲中國諱。〔疏〕

注据歸至國諱。○仍本上据以難。

鄭伯將會

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疏〕

唐石經。諸本同。

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注〕据城虎牢事。〔疏〕

昭十二年疏引此傳。作即

伐我喪。○注据城虎牢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彼以二年六月鄭伯論卒。冬即仲孫薳會諸侯之大夫取虎牢。伐喪明矣。

以中國爲彊。



則不若楚〔注〕言楚屬圍陳不能救〔疏〕

注言楚至能救○即上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不見諸侯救文是也

於是弑之〔注〕禍

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疏〕

穀梁傳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說苑尊賢云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與公穀義

皆鄭伯髡原何以名〔注〕据陳侯如會不名〔疏〕

注据陳至不名○即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

傷而反

未至乎舍而卒也〔注〕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

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

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

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是因卒故名與陳侯異也○注舍昨至

處也○正以傳云傷而反故知昨日所舍止處也通義云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是尚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閒既緩即不得預名也○注以操至反也○校勘記云鄂本定作鄭此誤按紹熙本亦作鄭未出竟故知傷而反也○注未見至舍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致其志也故未見為往辭舊疏云凡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當往辭若其迴還至舍便絕未見之意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注古者保辜○九經古義云史游急就章疢瘠保辜詬呼號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則坐重辜也漢書功臣表云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保辜以二旬為限歟以平人言之限內當以殺人論之漢律所云殺人者刑是也限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



人抵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鬪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按唐律鬪訟篇：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傷亦二十日爲異。○注：諸侯至死也。○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故據以難。舊疏云：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解詁箋云：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弑君，誅無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按劉氏之說甚正。然古今律各少殊。唐律有毆詈祖父母父母條，毆者斬，傷者徒，無謀殺文，蓋謀亦止斬矣。今律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斬決，不問傷否，已殺者凌遲，皆無弑君傷君律，應具於謀反大逆中矣。唐律謀反及大逆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下皆絞，十五以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蓋卽何氏所謂其身梟首其家被執也。無傷律，蓋傷亦同罪。此與漢律殊者也。疏議：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祇寶命，下臨率土，而有狡豎凶徒，謀危社稷，始興狂計，其事未行，將而必誅，卽同真反是也。何氏分別辜內外殺傷者，唐律云：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後世保辜律止用於鬪殺，雖凡人謀，故亦不用此律。與唐律注餘條毆傷及殺傷各準此，又不同矣。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弑故養

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疏〕

舊疏云：上陳侯如會，袁僑如會之輩，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未見諸侯，而言如會，故據未見而難之。○注：鄭伯至之心。○校勘記：出故養遂而致之，云監毛本同，誤。

也。鄂本闕本遂作遂，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養遂。繁露觀德云：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又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



君也。注引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弑中國之君，故去弑而言卒，使若正卒然是也。是即所以達賢者之心也。即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之義。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

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疏〕

注起鄭伯無義〇穀

梁注云：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蓋用何義？刺中國無義者，上傳云：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注：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是也。蓋與上五年書成陳義同。〇注加逃至背也。〇繁露觀德云：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按操當作鄒。穀梁傳曰：以其言諸侯故逃之也。注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今本有也字。論衡問孔篇：劉達三都賦注：詩茗之華，疏引論語皆無也字。與此同。論衡云：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其說論語義與何同。論語包注：諸夏中國亡無也，亦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不若中國雖偶無君而禮義不廢也。故抑陳棄華即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鄒之會，鄭伯以弑陳侯逃歸，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

之道，故善錄之。〔疏〕

注月者至錄之。〇正以朝例時故也。釋文：弑作殺。音試。通義云：月者正月也。上鄒之會不致，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按公修禮大國，書月善之，與僖十年十五年兩書公如齊之屬同。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

隱十一年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故据難之

爲中國諱也〔注〕探順事上使若無

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疏〕

注探順至賊然○校勘記云探順事上鄂本作上事按紹熙本作上事仍順不書大夫弑之義故若無賊然也通義云黃

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也蔡侯肸鄭伯論皆以從楚不葬鄭僖公之卒弑也子駟未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弑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是也

○注不月至足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例今鄭爲大國不月故如此解本爲中國諱故書葬非正例也故仍去月以起之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疏〕

舊疏云穀梁作公子濕毛本濕作溼彼釋文云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燮按古變濕溼音義通

此侵也其言獲何〔注〕据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疏〕

注据宋至獲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犗者曰侵故如此解

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

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鬪

當坐獲〔疏〕

穀梁傳人敬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至之易○舊疏云春秋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



之何易也者。是此傳言適得之。即是易之甚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鬪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變。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也。其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傳。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齊人取子糾事。見莊九年。校勘記云。糾。鄂本同。閩監。毛本。糾作糾。按。紹熙本亦作糾。○注又將至坐獲。○校勘記云。不明伺候。閩監。毛本作候。伺。注及釋文同。僖三年。徐人取舒。注。取者。猶無守禦之備。明公子變之獲。實取也。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鬻。傳。大夫生死皆曰獲。宣二年。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今蔡公子變。不明伺候。致令見獲。故書獲以坐罪。明守禦不足。恥及乎國。禮記射義。所謂賁軍之將。又檀弓所謂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疏〕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時公在晉故。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注〕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疏〕

注由城至之應。○城費。見上七年。公比出。

會。謂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冬。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鄆。是也。如晉者。即上正月。公如晉。莒人伐我。即上莒人伐我東鄙是也。五行志中之上。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蓋劉歆說。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疏〕

釋文二傳作災。

曷為或言災。或言火。〔疏〕

襄三十年宋災之屬是或言災也。或曰火者。此經是也。舊疏數莊二十年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瘠也。非火災也。

大者曰災。小

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疏〕

左氏

宣十六年傳。以為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何意以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但害及於大則為災。害及於小則言火。以春秋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無足記也。所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迨火。死書災也。社稷宗廟者。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蒲社災是也。朝廷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在庫門外者為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曰燕朝。釋名釋宮室云。廷。停也。人所廷集之處。說文。廷。朝中也。春秋不見朝廷災事。因亦物之大者連述之耳。蓋非此者皆小矣。○注災者至見火。○校勘記出。故可以見火。云諸本同。浦鐘云。大誤。火。按解云。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浦校是。按盧校本亦作大。舊疏云。本實是火。而謂之災。離其本體。故曰

離本辭。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据西宮災不言火。〔疏〕

注据西至言火。○僖二十年書西宮災是也。彼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



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而彼言災。故據以難。舊疏云。桓十四年。御廩災。亦應是小。所以不據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義不強。豈似西宮為小寢內室乎。是也。

內不言火者。

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疏〕

通義云。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

大災也。檀弓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注春秋。至有災。○何義以甚之者。先自克責。較孔義為長。亦先正己後正人之義。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也。

何以書。

記災也。〔疏〕

五行志。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鍤。具緘缶。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

使奔火所。又飭衆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入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既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謹告。故不可必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

用之應。〔疏〕

莊十二年秋。宋大水。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渌移不書。此與彼同。舊疏又云。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者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備載也。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疏引



徐邈說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為後王。以宋為故。是亦以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經義雜記云。公穀以宋為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即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為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為一己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為故。此用何邵公舊說。皆非本傳旨也。按臧氏說。穀梁故宋。為以宋故志之。亦未見然。穀梁三統之義。亦僅見此傳注。○注是時至之應。○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是周樂已毀也。此宋復災。故為先聖法度寢遠不用之應。

###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月之三十日。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癸未。月之二十三日。左氏穀梁繆作穆。音義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

伐鄭。十有一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

鄭故奪臣子辭。〔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亥。十一月之十一日。通義云。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杜云。戲。鄭地。范同。○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



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論得意與否。皆須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公母喪未除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喜辭也。公羊以繆姜為成公夫人。於襄公為適母。服尤重。今背喪用兵。責之尤重。故奪臣子辭也。

###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

### 子光會吳于柵〔疏〕

杜云。柵。楚地。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柵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柵。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柵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

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沫。謂之柵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柵鄭地當之。其說更非。齊氏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漢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柵水。即此柵也。前志。楚國傅陽。故偃陽國。是柵即近偃陽之地。既會于柵。即滅偃陽耳。偃陽故城。今在嶧縣南。柵即嶧縣泲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渣口城。即今泲河入承水之泲口。又汪氏克寬曰。偃陽國及柵地。皆在沛縣。蓋地相接云。水經注。沫水。篇。沫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柵口城中。柵水出於楚之柵也。春秋。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柵。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柵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故城東北。郡國志曰。偃陽有柵水。柵水西南流於沂。而注於沫。謂之柵口。城得其名矣。又淮水篇。漁水又東。逕鄆縣故城南。春秋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鄆。今其地鄆聚是也。王莽之鄆治矣。按古文。柵作鄆。應劭讀作嵯。漢地志。沛郡鄆縣注。鄆。本作鄆也。釋例云。柵地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柵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柵亭。譙國鄆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北縣北有柵亭。云。偃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酈元曰。沫水又東南。歷柵口城中。柵水出於楚之柵地。東南流。逕傅陽縣



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偃陽國也按釋例或曰卽京相璠土地名說也繁露觀德云吳俱夷狄也  
相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按此書法與鍾離同彼爲殊吳此爲內之未詳董君何義

###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午月之九日時於五月後方置閏也舊疏云左氏經作偃字  
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而南州人云道仍有偃陽之類如逼近之逼矣左氏音義

偃陽徐甫目反又被力反本或作逼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福陽穀梁作傅陽按此釋文偃音福福傅一音  
之轉九經古義云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棟按古福字亦讀作副  
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古本數字今亦讀作副又地理志下楚國傅陽故偃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偃音福左氏  
所云偃陽妘姓者也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注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續漢書  
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粗水注左傳襄十年滅福陽杜預曰卽此縣也水經注沫水篇引作偃陽又作傅陽左傳校勘記徐仙民  
音甫目反惠云徐音是也古今人表有福陽子按注云妘姓師古曰卽偃陽也郡國志注引經文亦作福並音之轉大事表云杜  
注彭城傅陽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東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水經注沫水篇粗水逕偃陽故城東北地  
理志曰故偃陽國也春秋襄十年會于粗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滅之偃陽妘姓也漢以爲縣方輿紀要偃陽城在兗州府嶧縣  
南五十里城西有粗水渣口戌在縣東  
南粗渣同音側加反蓋卽今之渣口

公至自會〔注〕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

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疏〕

注滅日至錄之○正以滅



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書日故解之開道強夷滅中國者舊疏以為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三十年吳滅徐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之屬皆是強夷迭害諸夏故言連蔓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按楚滅中國已久不必至此始禍似當斥吳言也通義云晉悼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疾錄之是也。○注滅者至書致。○校勘記出不當書晉云鄂本晉作致此誤。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正以主書致者別其得意與否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邑皆得意無為書致滅國得意可知亦不當書致矣。○注書致至下滅。○校勘記云鄂本深諱下有使字此脫按正義本有使字按紹熙本亦有正以致以會書所以深諱公之與滅也。穀梁傳曰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何意為內諱即此義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與盜同文。〔疏〕

釋文：斐、左氏作

駢上九年左傳公子駢杜注子駟詩秦風小戎駟驪是駢箋云駢兩駢也正義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駢在外兩馬謂之駢故云中中服駢兩駢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駢字子駟是有駢乃成駟也古名字必相配駢爲正字斐其假借也○注不言至同文○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是大夫相殺稱人故下稱其大夫此不然故解之君殺大夫而稱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此爲士殺其大夫故言盜文十六年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云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是也舊疏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盜故與盜同文也蓋以士既降從盜文則所殺者亦近盜故絕去大夫稱矣是以哀四年盜弑蔡侯申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弑蔡侯申不言其君故此亦不得言其大夫特彼不言其君者爲刑人所止不常厥居故不繫國君臣義盡故去其君以見義此不言其大夫則與實盜同文故也通義云斐鄭大夫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弑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伐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蓋亦與聞乎弑者也前弑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甚爲精洽蓋至與盜同文不僅絕去大夫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

戊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刺



諸侯既取虎牢以為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之〔疏〕

舊疏云五年成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同故也○注刺諸至附之○取虎牢事見上二年

彼經云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是也五年成陳注云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懈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此為刺中國不能同心安附之與彼義同

諸侯已取

之矣曷為繫之鄭〔注〕据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杞〔疏〕

注据莒至于杞○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

婁及防茲來奔是也本杞之邑者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

欲共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

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反故正之云爾〔疏〕

注諸侯至意也○正以上二年傳云取之也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雖為中國諱亦宜坐取邑惟諸侯皆不有則無主名

仍宜繫鄭以見義故此解之也穀梁傳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謂二年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鄭而棄外與公羊義異其云二年去楚諸侯始城虎牢亦與左傳公羊情事不合

○注所以至云爾○上二年傳云取之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上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既諱取此復責戍之舒緩則與義反故特繫之鄭明無主有見上之取本中國無利虎牢之心特城以拒楚故不當坐取邑於義仍正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為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據上卿道中下。故總

言三卿。〔疏〕

通義云。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舊疏云。公羊以為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為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書而譏之。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

伯二師。諸侯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為通稱。而臨時名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也。○注為軍至官也。○舊疏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為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為軍置三卿官也。公羊禮說云。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已。襄公委任強臣。乃作中卿。以益司馬官。踰王制矣。魯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僖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故以三萬為三軍。若云舉大數。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為四萬。又不



當言三萬矣。言三萬者，其為二萬五千人可知。故鄭答臨頌云：魯頌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也。則魯本無三卿，有何疑焉？按鄭氏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係古周禮說。依何氏則隱五年注云：二千五百人以上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劉氏逢祿公羊議禮制軍制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穀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蓋調遣之卒五分而去其一也。其乘數則百有二十，蓋亦以意言耳。○注卿大至小異。○舊疏云：卿大夫皆是爵號，總而言之，皆曰卿大夫，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總名三卿之意也。○注方據至三卿。○舊疏云：卿與大夫析而言之，其實有異，而皆謂之卿者，方據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矣。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似大司馬序官云：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公羊禮說云：經何以言三軍，而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曰甘誓曰：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是即中下亦謂卿之意也。禮說又云：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為三軍之將，魯卿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四五乎？昭十年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纒帥師伐莒，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為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不得藉口於卿有四五矣。

作三軍

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疏〕

注欲問至問之。○舊疏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舉作三軍者。

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為是嫌其作軍大多而書乎？為是嫌其大少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譏何譏爾，古者上卿

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



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

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疏〕

注說古至

官數○舊疏云言古者司馬一官，但上卿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省，不作軍將故也。通義云，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按卿亦可稱士，其分在國在軍，別無所見。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亦在軍旅者乎。軍五百乘，亦非何氏義。○注古者至爲治○繁露爵國云：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入有差。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功德小者受小爵，士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是亦以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爲四等也。繁露又曰：諸侯大國四軍，其一軍以奉公家也。然諸經皆言三軍，無云四軍者。浚先生曙繁露注云：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義或然也。繁露又云：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方里八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稱，率百畝而三□方里而二十四□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法三分而除其一，城地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圃葵園臺沼椽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爲大□□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



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爲京。軍九。三京。軍以奉王家。又云。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三分之爲大國。軍三。而立大國。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又云。三卿九大夫。上士各五人。下士各五人。通大夫。上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爲次國。軍三。而立次國。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三卿九大夫。上士各五人。下士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爲小國。軍三。而立小國。按四萬疑誤。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一百石。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三人亦疑誤。大國次國止二人。小國不應轉多也。又云。此周制也。按繁露文多錯誤。大率以天子諸侯皆卿大夫。上士。下士四等。彼之卿。卽此之上卿。彼之大夫。卽此之下卿。與周官所載周制不合。蓋仍春秋家說。時古周禮說尙未盛行故也。何氏以此古者爲古制。司馬官數而下備詳。司徒司空之制。則司徒司空亦止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第官數不同耳。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以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與何氏義合。明堂位疏亦云。魯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引公羊說。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亦與董生三卿九大夫義殊。師傅各異。不必強同也。何注統名卿。分上下。王制則統名大夫。亦分上大夫卿。下大夫。其士。則王制有三等。彼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蓋漢儒雜采周秦官制爲



說不能盡一也。○注襄公至譏之。○舊疏云。襄公委任強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也。國家內亂者。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左氏傳云。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正義引膏肓云。作三軍。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卿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劉氏評曰。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中軍爲卑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假以明侯國軍制耳。蓋襄公委任強臣。故季武有三軍之作。實爲卑弱公室。然不得不假尊國制爲名。劉氏之說是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與白虎通合。然則諸侯正制。當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替於春秋不得爲大國。當止二命卿。故有司徒司空耳。今襄公復立司徒司空。並職。司馬之下。小司馬之上。又增一中卿。亦與司徒司空之屬等。是踰乎先王舊制矣。穀梁傳曰。作三軍。非正也。是以譏之也。鄂本強作彊。共作恭。紹熙本亦作彊。○注言軍至置之。○舊疏云。言本所以置中卿官者。正欲令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日本以軍數置之。按魯於成襄之世。不止三卿。而軍仍二軍。舊制有事分將。此蓋三家欲各專一軍。增作三軍。因於司馬下增置官屬。與司徒司空二卿埒。故經以作三軍。書也。○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言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

〔疏〕

注成公下文不致。○卽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下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是也。○注此致至所起。○此致者。卽下文公會晉侯以下伐

鄭。又云。公至自伐鄭。是也。按。等乃不郊。則等不免牲耳。何氏謂成公怨懟。或別有所見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未。月之十一日。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九經古義云。棟按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

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寫之訛。當從公穀為正。春秋異文箋云。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同盟之地。當屬鄭邑。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於義為得。作亳者。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毛聲。京亦从高省。象高形。篆文相似。故易混。大事表云。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仍依違杜氏作亳之說耳。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會于蕭魚〔疏〕

杜云蕭魚鄭地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注〕

注據伐至之文。○舊疏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

文。故曰常難。言今有詳錄之文者。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也。與前經異。故難之。

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

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為重。〔疏〕

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駟行成。甲戌。晉

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救鄭囚。皆禮而歸之。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謂此。○注中國至為重。○舊疏云。即上九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戲。一也。十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伐鄭。二也。冬戍鄭虎牢。三也。今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城北。四也。通此則五矣。故曰三年之中五起兵耳。至是乃服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亦是其服文矣。云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者。謂鄭之遂服。不復伐之。至昭公之時。楚滅陳。蔡。蠻夷內侵。乃是諸夏之患也。上十年左傳云。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又曰。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故無干戈之患也。注云。三駕。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范云。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亦得鄭為重之意也。

公至自會。〔疏〕

春秋之例。得意致會。故上注云。鄭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也。穀梁傳。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疏〕  
穀梁作良霄按公羊左傳釋文皆不云穀梁作霄蓋誤字穀梁傳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蓋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注〕為楚救鄭〔疏〕  
注為楚救鄭○左傳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按此不似何氏注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疏〕  
校勘記云三月唐石經鄂本闕本同監毛本三誤正穀梁台作部杜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穀梁釋文部

本作台詩生民即有邵家室詩攷引白虎通作即有台家室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部正字台段借也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南一統志台亭在沂州府費縣南差繆略云部左氏皆作台今公羊石經及注疏本亦作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

辭也〔注〕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

楚伐鄭不救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荆以彊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

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疏〕  
孔氏音義熹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通義云凡以兵取內邑者悉諱言圍也按伐而言圍者此及下十五

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之屬是也○注外取至信也○舊疏云凡外取魯邑有所嘉有所惡皆當書昭二十五年冬齊人取運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注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



書之。是其有嘉而書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是其有惡而書也。今亦有所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故也。意謂蕭魚同會。曾不踰時。莒即犯魯。晉不能治。故書圍不書取。以深惡之也。○注前九至亟作。○鄂本強作彊。前九年書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即書同盟于戲。明得鄭。故下書楚子伐鄭也。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明鄭又背中國。即楚然上無救鄭文。知楚子伐鄭諸侯不救也。兵革亟作。即上十一年注。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注蕭魚至最難。○舊疏云。正以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鄭人與會而已。經無同盟之文。故知服鄭最難矣。○注不務至起之。○復相貪犯。謂此也。舊疏云。不直言取。而諱之言圍。作無所嘉惡之文者。欲以起禍深不可言故也。是也。○月者加責之。○欲決下十七年圍洮。圍防不書月故也。去年秋會于蕭魚。始服鄭。今年春莒即伐我圍台。故特月以加責。所以疾始也。故下十五年圍成。亦不月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

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疏〕

左氏穀梁運作鄆。穀梁台作郛。水經注。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居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按東鄆在今沂水縣北。○注入運者。討叛也。○昭元年取

運。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是運爲內邑常叛者。蓋爲近莒之故。今季孫入之。故知討叛。○注封內至遂舉。○春秋之義。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兵而至不書。是也。今書救台與入運者。爲惡季孫之遂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郛。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是也。○注討叛至其事。○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則此討叛理不合惡。今書遂以惡。故解之。隱二年莒人入向。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此亦書入。知亦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惡之也。舊疏云。下注云。季孫宿遂取運。以自益其邑。然則此言得而不取者。謂得運不取。以入國家耳。非謂全不取也。言故書入以起其事者。以起其不取運以入國家之



事也申釋  
注意甚明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注〕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

鄆而自益其邑。〔疏〕

舊疏云。大夫無遂事云云。莊十九年公子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惡遂。故明之。通義云。莒已取台。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然何氏云。封內兵書。則不以運為莒邑矣。〇

注時公至其邑。〇校勘記云。鄂本而作以。正義正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論語季氏篇。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文公時祿去公室。宣公後政歸季氏。故知公微弱。政教不行也。遂者。專事之辭。故知季孫取鄆自益。如入國家。則無為書遂惡之矣。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

左傳作士魴。舊疏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校勘記云。按疏中標經。當本作士魴。唐石經。諸本同作士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

迭為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疏〕

吳世家。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二十五年。王壽夢卒。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服虔以壽夢為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

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為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疊韻。借兩字為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按十年左傳疏引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云云。李氏貽德買服注輯述云。壽夢發聲者。言為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者。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為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為勾吳。謁為諸樊。皆其徵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為壽夢。疾呼之為乘。壽夢於文為二。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郭注。蜀人呼筆



爲不律也。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棘爲茅蒐，與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切實權，與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視天夢夢，與林蒸勝強相韻，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言吳子乘卒，服意經書爲乘，其國語則爲壽夢，傳故著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是也。沈氏欽韓云：夢乘同聲，今徽甯人語猶然。○注至此至楚後。○舊疏云：宣十八年，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嘗卒者，正以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又云：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然則於傳聞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至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也。按楚吳書卒，皆在所聞世，似無先後別。注特因推明賢季子，故順經文言之耳。○注賢季至其父。○校勘記云：疏中因作乃，舊疏云：吳子乘不慕諸夏，會大晚，理宜略之。今得書卒，其間有因。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知由賢季子，乃卒其父，故書卒也。按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葬曹文公。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此卒吳子，蓋與彼同。○注是後至爲君。○下二十九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也。僚者，長庶也。卽之，是其迭爲君之事也。所以欲見之者，與二十九年賢季子讓國事相起。○注卒皆至於楚。○舊疏云：言皆不日者，卽此文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之屬，故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



楚子審卒之屬皆書日。故決之也。凡爲人宜道接而生恩。楚邇於諸夏。數會同。親而邇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隅。而與諸夏罕接。故皆不日。以見其遠也。通義云。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略之。尤外於楚。劉氏逢祿。秦楚吳進黜。表云。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強也最驟。故亡也。忽焉。秦強於內治。敗穀之後。不動遠略。故興焉。勃焉。楚之長駕遠馭。強於秦。而其內治亦強於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聖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禮義。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按詳略之旨。遠邇之義。同一夷也。先後輕重見焉。其卽所以財成輔相與。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公羊義疏五十八

襄十三年

盡十九年

十有二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傳作啣舊疏云正本皆作邾字有作詩者誤校勘記云詩唐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

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邾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邾亭从邑寺聲杜云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大事表云今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邾城在州東南一統志邾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

鐘鼎款識

有邾亭鼎

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諱背蕭魚之會亟〔疏〕

注諱背至會亟○舊疏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

間故如

此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嚙、曹人、莒

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

會彊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疏〕

杜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謂齊崔杼宋華閱仲江衛北宮結稱人者杜云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是也嚙釋文

云二傳作薑春秋異文箋云公孫薑字子嬌說文訓嬌為蟲即字思名子嬌當名薑不名嚙矣公羊作公孫嚙蓋段音字說文嚙从口薑省聲公羊不省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為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月者至旒然○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穀梁疏云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遠會蠻夷危之故月兼從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即下十六年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流一本作贅旒校勘記云穀梁疏引此亦作贅浦鏜云二誤三從穀梁疏校按綴正字贅段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為彊臣所逐出奔溴梁之盟信在大夫。〔疏〕

包氏慎言云春二月

其朔日經為乙未書日食據麻則月之二日○注是後至大夫○舊疏云彊臣謂孫甯矣案衛侯出奔見下溴梁之盟見下十六年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為前年十二



月二日。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溴梁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嚙、曹人、莒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

舊疏云。舊本作荀偃。若作荀偃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為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

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為重。見逐說在二十七年。〔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己未。月之二十七日。左氏穀梁作衛侯出奔齊。杜注不書名。從告。此舊疏云。舉君絕為重者。謂

書衎之名。見齊當絕。不合為諸侯。知公羊本有衎字矣。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失地名。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衎侯名為得。左穀或脫名字。差繆略云。左氏無衎字。則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不修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衎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繆。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衎字。左傳脫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危。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為說。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皆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為孫甯所逐。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古義。造為從告之說。顯與傳違。正義回護杜說。駭難先儒。即其說而細繹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為得。○注日者至日也。○校勘記云。鄂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字。此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入。按紹熙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奔之例。大國書月。重乖離之禍。小國時。此日。故解之。



下二十六年衛侯衍復歸于衛書二月甲午書日故此亦書日明相起爲一事也然者下二十七年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是出者孫甯納者甯氏出納者同故皆書日以相起也通義云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衍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孫甯之罪者後弒君入戚已顯○注不書至爲重○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此與彼同故舊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衍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爲諸侯也包氏慎言云沒孫甯出君之文而以君自出奔錄著其失衆不能自安居民上爲後世守土無與者戒也錢氏大昕答問云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于正統其罪不可掩也義皆嚴正杜云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非輕孫甯之罪惟君臨一國率士皆所制馭不能撫有其衆預計亂賊於未萌因書出奔見絕以國爲重故也○注見逐至七年○卽彼經衛侯之弟鮒出奔晉傳云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也孫甯逐君事詳左傳史記大率相同因孫甯強恣亦多衛侯失衆所致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囁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

云：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疏〕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穀梁疏云：公羊以劉夏為天子下大夫。据此，則大夫之上疑脫下字。

劉者何？邑也。

〔疏〕

詩王風丘中有麻云：彼留子嗟。毛傳：留，大夫氏。惠氏周惕詩說云：說文留，从畱，戶開為𠄎，𠄎為春門，戶闔為𠄎，𠄎為秋門，則留自𠄎，𠄎為酉之省文。董道据此，謂不從𠄎。漢人言𠄎，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為留，其轉為劉，以田

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為留，或為留，豈古文从省留，與留通耶？後世留異文，謂糸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為據也。按周大夫劉氏，王季子之後，宣十五年左右傳注，劉康公，王季子是也。劉夏即劉定公，為康公之子，則王風之食采于劉者，別是一氏。其處秦者，則范氏之後，與此二者又別也。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

其稱劉何？〔注〕据宰渠伯糾繫官。

〔疏〕

注据宰至繫官。○即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

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

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



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願為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

夫。明非禮也。〔疏〕

注諸侯至稱子。○舊疏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正以卒葬並書。即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為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卒。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無葬文。是也。通義

云。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為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知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為大夫。未識當時何稱也。○注所謂至稅爾。○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為采。謂有采地也。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知宰即采之段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尸。宰也。即主事之宰。案。官也。即官宰之宰。案亦宰也。按禮記疏引鄭注。易訟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論語憲問篇。齊伯氏駢邑三百。是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天子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采取其賦稅。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若禮運之采。始封之采也。則書大傳所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謂之興滅國。繼絕世。紀季之鄆。即紀之采。國滅而采不滅者也。入為天子大夫。所受之采。即鄭風緇衣詩所云。還予授子之餐兮。傳。諸侯入為天子大夫。受爵祿。及此經之劉是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家邑。即縣。注云。



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卽四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也。邑者。其公田之所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則此劉夏始受采地。爲下大夫而食縣者與。○注禮記至附庸。○孟子萬章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不同。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制蓋別有所據。要非周所定也。其曰田者。卽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謂皆實田。誤也。周公於圻內外之國。旣各別差其里數。而尙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卽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之里數。圻內視夏商。則減。圻外則大增。何也。曰。圻外諸國。夏殷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圻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措更焉。以就井田。以爲上下之差。故減也。按周禮大司徒。一則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一則云。其食者半。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田之多者。至地之半。若圻內諸侯視之。恐不足給。蓋王制孟子所說。均不可通。諸周禮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天子圻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卽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義異。又云。按王制下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鄭云。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爾。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以此言之。天子圻內。九十三國。言天子圻內。不封諸侯者。謂采地以爲國。比圻外諸侯田。自采取其租稅而已。不得取。卽有



其人民身沒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難之義或然也。○注稱子至是也。○舊疏云參讀爲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何者正欲顧其爲天子大夫其稱子所以得三見義者一則可以見諸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本爵何者是圻外諸侯容其稱爵雖不得正稱其本爵亦得稱子以見之一則可以見大夫稱故曰參見義也。按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正義云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尙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也。又引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尙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是也。正義又云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也。注言傳曰天子大夫者卽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按詩小雅鴻雁云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卽諸侯爲天子大夫者是皆稱子也。又衛風淇奥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衛兩武公皆以侯伯入爲天子卿士者也。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大雅烝民云仲山甫出祖傳述職也。又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有齊有許也。時召穆公亦以上公作二伯兼卿士。韋昭國語注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是也。○注不稱至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則何氏謂天子親迎故詩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而此注又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公羊家說皆不同未知何義。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曰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辨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按異義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



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許慎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故劉氏如此駁也。舊疏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之義。以爲不親迎。與又以異義。公羊說爲章句家說。非何氏意。皆勉強也。又云。子是大夫之稱。今既而去之。故曰。既去大夫。去其正稱。明非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王后。君前臣名之義。亦通。

外逆女不書。〔疏〕

通義云。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

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是也。

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疏〕

注明魯至之禮。○鄂本迎作逆。穀梁傳曰。

過我。故志之也。通義云。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者。疾始可知。〔疏〕

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

九十里。○注俱犯至可知。○即上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變荆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年疾始故也。舊疏云。齊侯圍成。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夏之無信。故言圍以起之。蓋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背蕭魚約。不月。故解之也。

公

救成。至遇。〔疏〕

杜云。遇。魯地。

其言至遇何。〔注〕据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

注据季至所至。○即上十二年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

不敢進也。〔注〕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



重民也。故與至攜同文。封內兵書者。為不進張本。〔疏〕

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至成。通義云。著畏齊之甚。○注不言至同文。○校勘記云。攜鄂本同。

閩監毛本攜改攜。按釋文作至攜。此本載音義同。此疏及僖二十六年經傳釋文皆作至攜。按紹熙本亦作攜。釋文考證云。舊攜作攜。又似充反作囚充。今據僖二十六年考證。攜本或作雋。故有似充一音。云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者。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是也。蓋彼為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為齊強魯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遇。使與至攜同文也。至攜文見僖二十六年。彼云。公追齊師。至攜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是也。繁露竹林云。莊王之舍鄭伯。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次。為恕辭也。○注封內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日。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郛。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泐下圍成作成。則此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衛之禍。徧滿天下。〔疏〕

包氏

慎言云。八月書丁巳。據歷為七月之二日。劉歆以為五月二日。劉孝孫以為八月朔日。長歷以為八月丙戌朔。沈氏欽韓云。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岌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注是後至天下。○溴梁盟。信在大夫。見下十六年傳。又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闞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弑其君密州。是齊蔡



莒吳衛之禍徧天下也。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癸亥，九月無閏，則爲月之十日。釋文：侯周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

〔疏〕

毛本溴作澳，誤。釋文作昊。云本又作溴。杜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濫入河。大事表云：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水隄也。溴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至濫縣入河。按郭彼注：溴水名梁隄也。水經濟水注：溴水出原武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引爾雅而云：梁水隄也。溴水又南注於河。一統志：溴水自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此舊疏引孫炎注云：梁水橋也。釋宮云：隄謂之梁，故云水隄也。舊疏又引郭氏音義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濫入河，與杜同。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據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疏〕

注



葵至夫盟。○葵丘之盟。見僖九年。舊疏云。按彼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即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為牡丘字矣。 **信**

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

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注故書至大

夫。○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舊疏云。信在大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不能約信。唯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矣。

何言乎信在大夫。

〔注〕据上三年戊寅不起。〔疏〕

注据上至不起。○舊疏云。即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連言諸侯。是其不起之文。

徧刺天下之

大夫也。〔疏〕

繁露竹林云。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尊君尊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執趙武於溴梁。兮。以晉為盟主。文子晉卿。而為不臣之行。春秋書刺之。如執然也。据左傳。時荀偃將中軍也。此盟亦荀偃

也。主之。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注〕据戊寅不刺之。〔疏〕

注据戊至刺之。○道上三年戊寅文也。舊疏云。不復言上戊寅者。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

君若贅旒然。〔注〕

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為贅壻矣。以旂旒喻者。為下所執持。

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

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



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疏〕

釋文。贅。本又作綴。旒。本又作流。孔氏。

音義云。文選西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綴也。又褚淵碑文。康國祚於綴旒注。贅。猶綴也。皆不以爲公羊傳語。蓋西都賦注有衍文。或公羊傳下有脫文也。陸德明與李善同時。陸氏所見本有作綴。則傳文不得有是語矣。文選注引感精符云。禍賊蜂起。君若贅旒。本此傳也。○注旒旂旒。○說文从部游。旒旗之流也。从从。汙聲。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經傳作旒。俗字也。旗之正幅爲綵。旒則屬也。周禮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大常。注。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兩旁三人持之。然則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旒者。每旁六旒。九旒則兩旁一四一五。已下推可知也。旒亦曰旒。亦作髻。見司馬相如大人賦。○注贅繫至壻矣。○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史記秦本紀云。贅壻賈人。臣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爲贅壻。正何氏所謂就壻也。又滑稽傳。淳于棼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是也。謂之繫屬者。說文貝部。贅。以物質錢也。从敖。貝。則與質義同。以物繫屬于錢。謂之贅。因凡繫屬之物皆名贅。詩大雅桑柔云。具贅卒荒。傳。贅。屬也。廣雅釋言。贅。屬也。釋名釋疾病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廣雅釋言。又云。贅。眈。亦以眈屬於肉。故亦稱贅。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書大傳作贅其耆老。說苑奉使云。梁王贅其羣臣。卽屬其羣臣也。是贅屬互通。釋文本又作綴者。魏志太祖紀。建安十八年。詔曰。當此之時。若綴旒然。是也。鄂本名誤民。○注以旂至數名。○詩商頌長發云。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正義引此傳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旒爲旌旗之垂。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



垂者名爲旒也。阮氏元學經室集云：詩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及郵表嘏。注郵表嘏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嘏郵。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裘古文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綴毛物於其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之段借。故以裘爲標志。卽以表爲標志。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之球乃表裘之裘。詩之綴旒是言受地於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公羊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之上而已。故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遺腹之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贅旒之義也。贅綴音近。義相段。按何氏意以旒屬於旗。爲人所執持。猶君屬於臣。爲下所執持。猶言太阿倒持之謂。阮氏之說非何義也。姑存之。○注禮記至士五。○今玉藻無此文。舊疏引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御覽引禮緯注云。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敘貴賤也。廣雅釋天云。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卿大夫七旒。至軾。士三旒。至肩。按降殺以兩。則士當五旒也。凡曳地。齊軫。齊較之屬。皆謂旒之長數。其正幅則爾雅釋天惟云旒長尋。餘未聞也。周禮巾車職。王建太常十有二旒。則諸侯建旒。上公當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其旒各視其命之數。與此及緯文不同。蓋周制也。○注不言至大夫。○舊疏云。不言諸侯之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左傳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時諸侯咸在。偃擅使諸大夫盟。盟高厚。如彼文。使者苟偃使也。諸大夫聽荀偃命。其君雖在。蔑視如無。故列敘諸侯會於上。又書大夫盟於下。見時君自失其權。天下大夫皆不臣也。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左傳疏引賈服說亦云。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卽本公穀爲說。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亦主徧刺天下大夫。並見君失權也。孔疏謂君使之盟。非自專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臆說也。○注不殊至同也。○決上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殊叔孫豹也。蓋春秋多爲內諱。或責內深。見先自詳正。此不別明內外同惡也。○注至此至信在。○校勘記出三委于臣。云浦鏜云。正誤三從六經。正誤校。按此本疏引注云。而君遂失實權。



閩監毛本疏無實字。又大夫故得信在。鄂本在作任。此誤。蕭魚之會。見上十一年。大夫常行。則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于向。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匄。以下于戚之屬是也。○注故孔至假人。○成二年左傳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云。器。車服。名。爵號。史記魯世家。史墨對趙簡子曰。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後漢書丁鴻傳。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舊疏以爲家語文。家語乃王肅僞書。非何所據也。○注不重至同義。○上三年注云。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是也。春秋書大夫盟紀。其實不書地。正大義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疏〕

注錄以至治之。○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屬。皆言歸之于京師。又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屬。不言所歸。此言以歸。故解之。舊疏云。稱人以執。非伯討已。是晉之惡矣。復言以歸。不決於天子。又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也。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有無罪皆當歸京師也。杜亦云。不以歸京師。非禮也。穀梁疏。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人以歸。非禮明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



出奔。兵事最甚。〔疏〕

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有戊寅。五月有甲子。據歷。戊寅為二月之二十八日。甲子為四月之十五日。○注是時至最甚。○其後叛臣二者。下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衛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是也。弑君五者。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閔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楚滅舒鳩者。見下二十五年。齊侯襲莒者。見下二十三年。乖離出奔者。見下十七年。宋華臣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奔楚。陳侯之弟光奔楚。邾婁庶其來奔是也。兵事最甚者。下齊侯伐我。十七年。宋伐陳。衛伐曹。齊侯伐我。圍洮。齊高厚伐我。圍防。十八年。齊侯伐我。公會晉侯。以下圍齊。楚伐鄭。十八年。衛孫林父伐齊。晉士匄侵齊之屬是也。五行志下之上。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為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為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闞殺吳子。專強之象。按占經引潛潭巴云。地震下謀上。又云。地動搖。臣子謀上。故何氏劉氏取應大同。孔說亦通。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疏〕

舊疏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偃者。誤矣。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郕。按今本左傳作郕。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水。郕作成。與石經合。通義云。前為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睫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磨改二。按左氏穀梁皆二月，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午，月之十五日。校勘記又云：釋文唐

石經，睫作睫。左氏作邾子邾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日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脰。鄭司農云：脰讀爲鬚。頭無髮之鬚，是脰有睫音。故或作睫。劉昌宗周禮音云：脰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通義云：宣公也。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疏〕

左氏穀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有桃墟。穀梁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洮，魯地。釋文：洮，本或作桃。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春秋傳曰：分曹地。

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應別一地。泗水篇：泗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此桃正在魯北境，與齊接壤，地有岡巒之險，故圍之也。方輿紀要：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漢置桃鄉縣。沈氏欽韓云：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非卞縣之桃墟。杜預誤也。滕縣東又有桃山故城，亦非此桃。按當以在弁者爲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疏〕

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此經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高厚爲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



說非也。

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疏〕  
注比年至之應。○即上齊侯齊高厚圍成圍洮圍防諸役也。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疏〕  
杜云：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范同，皆取此傳為說。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疏〕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按：稱人以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疏〕  
穀梁作齊侯，異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書齊侯。左氏及公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



同圍齊〔疏〕

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錢氏大昕答問云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按左疏引沈氏

云君在故稱圍劉炫云按下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圍其三門即是圍事孔疏駁之謂十九年諸侯伐鄭傳稱圍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爲實圍齊也杜經注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此通義所本

曹伯負芻卒于師〔疏〕

穀梁傳閱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襄與信辭〔疏〕

左氏穀梁作祝柯杜云祝柯縣今屬濟南郡釋例土地名齊地祝柯濟南郡祝阿縣也左氏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是古柯阿通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衛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是也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篇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揚是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有阿膠阿柯通也按祝阿與東阿不一地東阿卽春秋之柯又名阿漢屬東郡今爲陽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爲長清齊河二縣地大事表云今濟南府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有故祝阿縣是也杜范皆云前年圍齊之諸侯也通義云必復舉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是也○注下有至信辭○下有執卽下書晉人執邾婁子是也方同盟



即執人嫌不信宜書日故解之此云善同伐齊即杜所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圍之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義亦相足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据諸侯圍許致圍〔疏〕

注据諸至致圍○即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

未

圍齊也〔注〕故致伐起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疏〕

穀梁傳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注齊若無罪

諸侯豈得同病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焉注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左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蓋以左傳有圍其三門事故以為實圍也

曷為抑齊

〔注〕据侵蔡伐楚猶不抑〔疏〕

注据侵至不抑○即僖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為疆夷數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矣猶不抑之故以為難也

為其

亟伐也〔疏〕

上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春齊侯伐北鄙圍洮又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棧牟傳棧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

也內既諱亟知亟非善辭矣

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注〕以下葬略或說是也



亟伐者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疏〕

即上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時齊世子光在莒子之上也。按會盟則主會者為之。此罪齊者蓋

世子驕蹇齊又強大晉不得不序之諸侯之上與釋文作僑本或作驕。○注以下至是也。○即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葬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罪蓋並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按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并數爾。○舊疏云即上圍成圍洮圍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然則彼言亟者背信大疾故云亟今此直是頻擊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彼文據疏中注義則宣九年之亟訓為疾此亟訓為數較彼似從末滅矣。○注加圍至爵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為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爵土耳包氏慎言云疏以齊侯之亟伐為上年之圍成圍洮圍防等比之滅入為輕然則滅人國者絕罪合死圍從死罪減二等故奪爵土入滅一等猶當放逐矣。

### 取邾婁田自漚水〔疏〕

杜云漚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部漚水在魯水經注泗水篇漚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繹山詩所

謂保有鳧繹是也。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薛故城皆在今山東滕縣。不云在魯邾婁之間。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附庸非敵故立文如是一統志漚水源出滕縣東北百里述山西流會諸泉水逕縣南。又西會南梁河入運河。舊名為南沙河。西南流入泗。不與南梁會。自漚河東徙過其南流。乃北出趙溝會南梁以入運河也。方輿紀要漚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薛河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漚水。京相璠云薛縣漚水首受蕃



縣西注山陽湖陸薛蕃皆今  
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澗水河〔注〕据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疏〕

通義云据取澗東田不言自澗水○注据齊至濟水○即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是

不言自濟水也。以澗為竟也。何言乎以澗為竟〔注〕据取邑未嘗道竟界。澗移也。〔注〕魯本

與邾婁以澗為竟。澗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

邑。故云爾。〔疏〕

注魯本至有之○穀梁傳曰。軋辭也。范云。軋。委曲。隨澗水。言取邾田之多。即此移入邾界。魯隨有之義也。左傳疏引賈服。亦取公羊為說。曰。刺晉偏而魯貪。孔疏以傳有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

晉偏而魯貪。馬氏宗榷左傳補注云。左傳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澗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澗水為竟。是也。舊疏云。澗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据此文也。然則澗移為外異。更明澗移入邾婁竟內。故不得書於春秋矣。○注諸

侯至云爾。○即賈

服所謂魯貪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疏〕

通義云。葬者。纂明。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卯。月之朔日也。釋文。瑗。于春反。一音環。二傳作環。史記齊世家亦作環。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从玉。爰聲。環。璧也。从玉。嬰聲。音義並通。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疏〕

左傳亦云。禮也。杜云。詳錄所至。乃還者。善得禮。禮記曲禮云。禮從宜。注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

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正義引皇氏云。下二事謂大夫為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當從時之宜也。然則曲禮之禮。即左傳之禮也。杜云。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是也。穀梁說少異。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之辭。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墀帷而歸命于介。彼疏引廢疾難此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內。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劉氏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為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侯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偵乎。按。穀梁之義。甚迂。軍之所處。荆棘生焉。禮之所以不伐喪者。正為不忍驚擾孝子。亂其哀戚。若仍駐師其竟。奉命之後。始引師去。彼國君民。能得安乎。鄭氏注禮。正取公羊之說。釋廢疾語。特故與何為難耳。

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注〕据公子買戍衛。不卒戍。言戍衛。遂公



意〔疏〕

注據公至公意○即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公子買不

可使往猶書戍衛遂公意見不得壅塞君命今士句奉命而出聞喪而反與壅塞同而經大之故據以難

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

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士句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

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句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毅者未侵齊也言聞者

在竟外舉侵者張本〔疏〕

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經大夫受命不受辭用公羊莊十九傳文故彼傳下云出竟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即進退在大夫義也繁露精華云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以私妨公也○注兵不至所在○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又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為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受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



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鬚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說苑指武云。將帥受命者，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叢子問軍禮云。故天子命將，親潔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陽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揖之，示弗御也。舊疏引司馬法云。闔外之事，將軍裁之，皆兵不從中御外義也。臨事制宜，卽傳之專進退也。唯義所在而已。○注士句至善之。○校勘記出恩動二句。云閩監本同，鄂本、毛本、心下有義字。按解云。哀痛其喪，是其恩。故曰心恩動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是疏本有義字，當據補。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白虎通誅伐云。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已。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眈伐喪而榮復仇。又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伐喪無義，故大惡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其義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喪之世，無歲無兵。此後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內，不書侵伐。至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是見兵事故也。舊疏云。明年仲孫遯伐邾，亦是兵而言數年者，正以魯與邾數相冒犯，非齊晉之事。義或然也。云起時善之者，舊疏云。士句此事實依古禮，時莫能然，特以爲善。故云起時善之。○注言乃至見之。○宣八年傳。乃者何？難也。今此亦言乃，故爲士句有難重廢命之心也。通義云。蘇轍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上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也。劉敞曰。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父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此仍穀梁爲義，蓋不伐喪之義。時久不知，士句遵行古禮，合春秋之義。然未得君命，故少遲疑。經書乃美士句之臣也。○注言至至齊也。○上五年公救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彼至遇爲未敢進，此至穀爲不進，義各有主，故言未侵齊也。○注言聞者在竟外。○舊疏云。古禮，庶人爲君齊衰三月。若其入竟，卽舉而知之，何道聞乎？故如此解。按穀爲齊地，似非竟



外蓋士句侵齊即在齊侯瑗卒之月庶人之服恐尙未徧容得諸聞也○注舉侵者張本○以既聞齊侯卒即還無有侵事書侵者道出師所由張本非侵齊無所謂乃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疏〕

包氏慎言云辛卯為七月朔日月之二十六日為丙辰而經書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則辛卯必為望後之日方可長歷以為二十九日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疏〕

釋文喜二傳作嘉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按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唐石經喜作嘉喜即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為是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

也〔疏〕

注不月至孝也○卒日葬月大國常例今不月故解之抑其父即上十八年傳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是也彼傳又曰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則使其子處諸侯之上亦合抑然

子亦不能無過故去其月以奪臣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驕蹇致父被惡名為不孝也不月所以奪恩者以葬生者之事略其父葬不孝著明桓九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郭〔注〕言西郭者据都城錄道東西〔疏〕

杜云魯西郭大事表云汪克寬曰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中城為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疏〕

杜云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事表云後漢志內黃縣有柯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境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齊阿邑在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



十里曰阿城鎮。本兩國地。高氏地名。考混爲一。謂地相接者。非一。統志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 城武城〔疏〕

杜云。泰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爲武城宰。卽此。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史記仲尼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

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鄆。是曾子所居。卽鄆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南武城者。因清河之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城。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邪。起館臺。考春秋時琅邪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邪。則與武城密邇。閻潛丘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城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國家圖書館



000020046